武俠世界

苗山四鳳（追魂劍客故事之二）曹若冰・著

本故事氣魄雄偉，內容緊湊，情節曲折奇異，高潮迭起，筆調輕鬆生動，佈局變化，在在出人意外。書中人物讀來確是栩栩如生，活現紙上之感，祇看書中主角三戲苗山四鳳一節，已值回本刊代價。



$3.00

1032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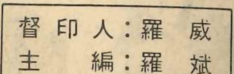
今期巨型小說是追魂劍客故事之二「苗山四鳳」，由曹若冰執筆，是篇內容情節發展啣接「修羅令」，過程中打鬥激烈，高潮迭起，佈局變化，在在出人意表，祇看文中主角三戲四鳳的一段精采場面，莊諧並重，令你捧腹。

＊＊　　＊＊　　＊＊

下期裡，我們爲了迎合讀者所需，謹將武盲先生（台灣政大教授，本屆文學獎得主唐文標先生）之「教人怎樣著寫武俠小說？」一文以及古龍之「楚留香的故事——前序」以巨大篇幅刋載，以上兩篇都是難得一睹的珍貴作品，他們對於著寫武俠小說之種種實際情況與寫作意境，作出有層次及具體性之概述，能使讀者在一氣呵成之下閱讀兩篇精采的文章，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敬希屆時先睹爲快

＊＊　　＊＊　　＊＊

下期巨型故事是馬雲的俠義傳奇小說：「情劍絕刀」，是篇寫盡湖海中恩怨情仇，俠義倫理事蹟。故事中描述一柄情劍，一把絕刀，分別操縱於兩名江湖高手之上，再加上一名冷艷異常的女殺手，於是……過程驚險緊張，令你看後拍案叫絕。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3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追魂劍客故事之二

苗山四鳳

文·曹若冰
圖·子成

高人施絕學　金鰲戲四鳳

一片烏雲，遮蓋了天空的日頭，天邊隱隱的响着一陣一陣的悶雷。

天，要下雨了。

馬英超自從和艾永昌父女分手之後，他便孤獨落寞地走着；心裏有一種茫然之感。

爲什麼？

他不知道，也說不出來。

他只覺得心裏好空虛，好空虛……

好像欠缺了什麼，也好像是失落了什麼？

突然——

天空閃過一道電閃，緊接着一聲震人焦雷。

他抬眼四望了一下，四外一片荒野，只有三數里外，有一座茅屋。

他心裏暗說：「我必須得加快脚步走，不然非成個落湯鷄不可。」

於是，他立即騰身飛掠，直朝那座茅屋奔去。

正好，他剛奔近那茅屋兩丈左右距離處，雨就下起來了。

那座茅屋是間小茶館兒，在這四野無人家的地方，這間小茶館兒，顯然是有心人專爲過路的行旅客商歇脚用的。

他奔進小茶館內，身上雖然未成落湯鷄，但外衣却已經濕了。

小茶館兒門外有一棵大榆樹，大榆樹下拴着一匹模樣神駿的胭脂馬。

馬英超目光一瞥那馬，心中不由暗讚了一聲道：「好馬！可比我的那匹馬好多了。」

小茶館兒裏有一個客人；那是位二十二三歲年紀，容貌艷麗的紫衣少女。

那紫衣少女不時的輕蹙黛眉，看樣子不是爲雨阻心煩，便是心中有着什麼不愉快之事。

馬英超在一張桌子上坐下，要了壺茶，他一面喝着茶，一面在暗想：「這紫衣少女是何許人？爲何一人獨行？看樣子不但可能是大戶人家之女，而且似乎還有着什麼心事……」

倏地——

那大榆樹下拴着的那匹胭脂馬，發出了一聲長嘶。

紫衣少女黛眉不由又是一蹙，叫道：「店家！」

「來了！來了！」店家由後面屋裏快步走出來，雙手端着一個小竹筐子，向紫衣少女笑說道：「姑娘！我這荒野小店，實在沒有好的飼料，只有這麼一點兒玉米跟麥麯子，您看還可以麼？」

那紫衣少女閃動着秋水般的美目，朝小竹筐子裏看了一眼，現出一副莫可奈何的神情，微點點頭，她竟然連話也懶得說一句。

店家將小竹筐子拿到大榆樹，放在那馬前。

那馬想是已經餓極了，立刻歡嘶一聲，低頭向小竹筐子裏嚼吃起來。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看樣子一時半會兒還不可能會停。

馬英超神情冷漠地坐着，紫衣少女則是雙眉深蹙地望着外面的雨勢發呆。

店家坐在一邊，背倚着牆壁在打盹。

也許是雨意惱人，也許是靜坐久了令人感覺到太以無聊。

馬英超有點無聊地轉臉望去，巧了，那紫衣少女一雙水汪汪的美目，也正好朝他望了過來。

四目相接，那紫衣少女竟弧犀微微地朝他展顏一笑。

那一笑，美極，也動人嫵媚至極。

馬英超雖然是個性情冷漠之人，但也不禁被那動人嫵媚的笑意笑得心頭怦然一跳。

這要是換個人，在這一笑之下，一定會沒話找話說，上前逗搭。

可是，馬英超他沒有，只朝紫衣少女禮貌地點了點頭，臉上神色依舊是一片淡漠的樣子。

他雖然沒說話，那紫衣少女却開了口，語聲甜美的問道：「相公從延津來？」

紫衣少女既然跟他說話，他自是不便不理。他微一點頭道：「正是。」

紫衣少女忽然輕嘆了口氣，道：「這陣雨眞討厭，令人進退不得。」

馬英超淡笑了笑道：「這雨的確討厭，姑娘是要去延津麼？」

紫衣少女黛眉蹙了蹙道：「我也不知道該去那裏，唉……」輕嘆了口氣，又道：「人生的路程是走不完的。」

馬英超不禁一怔，暗想道：「這是怎麼回事？這麼一個美麗動人的少女，怎麼會說出這樣悲觀消極的話來？這話又意味着什麼？難道她遭受了什麼沉痛傷心的打擊？……」

他心裏暗想着，臉上不由頓時現露詫異之色地望着紫衣少女。

紫衣少女忽然一笑道：「你覺得很奇怪，是不是？」

馬英超淡漠地笑了笑道：「在下確是有點兒奇怪，不過在下與姑娘的看法却有些不同。」

「怎樣不同？」

「在下認爲，世界上沒有走不完的路程。」

「嗯。」紫衣少女淡淡說道：「你這話似乎有點兒道理，只是應該改正一下，不是走不完，而是……」語聲一頓，笑了笑，又道：「打個譬喩來說吧，如果我要去延津，若不是遇上了這場雨，此刻不是早就到達延津了麼？」

這話聽來雖然有點道理，但却似是而非，也顯得有些牽强，不够完美。

馬英超本想更正說：「這是觀念的問題，不是眞正走不走得完的問題。」只是，他話到口邊却又嚥了回去，淡淡地輕「嗯」了一聲。

紫衣少女話題忽然一轉，望着他問道：「相公要去那兒？」

這一問，問得馬英超立刻皺了眉。

要去那兒？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原本毫無目的，只能說是走到那兒算那兒。

於是，他搖了搖頭道：「我沒有一定的地方。」

「怎麼？」紫衣少女雙目微睜地道：「相公也沒有家麼？」

「我從小就是個孤兒。」

「哦！我們倒是同病相憐的人呢。」

馬英超沒有接話，這話，他覺得有點不好接。

紫衣少女忽又一聲輕嘆道：「眞煩死人，這場雨眞無聊，若不是恰巧跟相公相遇，連個說話聊聊的伴兒也沒有。」

她說着竟站起嬌軀，朝馬英超走了過來。

馬英超也正感枯坐無聊，見她走過來，也未在意。

只是偶然相逢，紫衣少女沒問他的姓名，他自然也懶得問她。本來也是，雨一停歇，彼此就要各奔西東，問了又做什麼呢？

閒聊了一陣子之後，紫衣少女忽然伸手拿起茶壺替馬英超添滿了一杯茶，然後端起自己的茶杯，含笑說道：「我們眞是有緣，這場雨雖然討厭煩人，但却使我們得能相遇聊天。爲一個緣字，我謹以茶代酒，奉敬相公一杯。」

「謝謝姑娘。」馬英超立即伸手拿起茶杯，朝紫衣少女一擧，一口喝乾。

紫衣少女望着笑了笑，沒再說話。

片刻之後，雨勢已經漸小。

紫衣少女緩緩站起身子，走向店門口站立，長長的吁了口氣。

突然——

她發出了一聲長嘯，嘯聲在灰雲低垂的雨空中震盪，令人心中生起了凜悸的感覺。

馬英超聽得心頭不由一震！暗忖道：

「此女好精深的內功，我怎地竟未有看出來……」

他心頭雖然驚震，只是他仍未在意，依舊若無其事的坐在那兒沒動，臉色神情仍是一副冷漠的樣子。

驀地——

一陣緊促急驟的轡鈴聲遙空傳來，由遠而近。

馬英超抬眼朝店外望去，只見四騎黑馬飛馳奔來，他心中不由微微一動，轉眼望向紫衣少女，而紫衣少女嘴角正含着笑意的望着他。

那店家本來在打盹，已被轡鈴聲驚醒．連忙站起身子，三步併做兩步的趕到店門口，準備招呼客人。

生意上門了，怎能不上前迎接招呼。

四騎黑馬，勢如旋風般地奔馳到店外．馬背上是四個黑衣少女，忽地同時一勒馬韁，刹住奔勢。

一陣馬嘶聲中，四個黑衣漢子已由馬背上騰身掠起，身如飛鳥般掠落店門口。

店家一看這四個黑衣漢子的容貌長像．立時不由倒抽了口冷氣，心說：「我的媽呀，怎麼城隍廟裏的判官、小鬼全都跑出來了……」

說是判官、小鬼，眞是恰當不過。

當先掠落的一個黑衣漢子，是個一身肥肉，一張臉白慘慘的，雙眼有若銅鈴，吊客眉，血盆嘴，手中提着一根形似哭喪棒的狠牙棒。

第二個，是個臉如黑炭，身高不滿五尺的矮個子，人矮，腦袋却大得出奇，小眼睛，小嘴巴，露出兩顆黃黃的大門牙，背上交叉的揹着一雙短拐。

第三個高瘦無比，瘦得只賸一副骨架子。

青慘慘的一張臉，臉上的表情似笑非笑，一副陰陽怪氣的樣子。手裏握着一柄緬鋼長刀，寒光閃閃冷氣森森逼人。

第四個，長像活像鍾馗，紅鬚繞頰，肩後斜露着劍柄，雙目如炬，寒芒懾人。

四個黑衣漢子身形掠落，突然一齊哈哈仰天狂笑。

笑落，肥胖漢子把目光一瞥馬英超，望着紫衣少女問道：「紫鳳姑娘！得手了麼？」

紫衣少女——紫鳳抬手一指馬英超，說道：「人在那兒，趁雨勢未停，你們快把他弄走吧，大姊在等着呢。」

馬英超一見這四個黑衣漢子的容貌長相，心中立刻已猜到四人的出身來歷，再一聽肥胖漢子稱呼紫衣少女「紫鳳姑娘」，便知自己猜的不錯，這四個果然是「苗山四鬼」，紫衣少女則是「苗山四鳳」中的「紫鳳」。

他心中不由冷笑暗道：「別說只是你們五個，就是你們的老邪婆師父親自來，也未必能奈何得了我呢，看來你們五個在想找死……」

他心念才動，陡然感覺到一陣頭暈眼花，四肢發軟無力。心中不禁陡然一驚，暗道：「不好！」

連忙急提一口眞氣。那知，他不提眞氣還好，一提眞氣，立時更覺頭暈，四肢也更加的發軟無力。

現在，他明白了。是着了紫鳳的道兒．中了暗算了。

怎麼中的暗算呢？

他心中略一思索，已知毛病在紫鳳替他添滿的那一杯茶上。

對了，一定是那一杯茶。一定是紫鳳在替他添茶時做的手脚，他竟然沒有發覺，這眞是……

俗語說得好：上一回當，學一回乖。有這一回的經驗，下次就不會再上當了。

可是，眼前這情形，他還有下次嗎？

只見紫鳳的臉色神情頓時有如換了個人，完全不似先前那副端莊嫻淑的樣子，望着馬英超嫣然媚笑地道：「對不起啦，公子，我這也是沒法子，爲了想由你身上找到你的那位朋友，只好暫時委屈你了，還望你不要見怪。」

見怪？馬英超才沒有那種心情見怪呢。以他的性情，此刻若不是四肢無力，他們五個要不立刻全數濺血斷魂他劍下那才怪呢？

紫鳳語聲一落，便朝四鬼揮了揮手。

四鬼中立有兩鬼大步走到馬英超身旁，一左一右的架起馬英超，出店上馬，飛馳而去。

小茶館兒內，一切歸於平靜。只賸那店家猶自站立在門口，望着他們的去向發楞。他心裏在暗自咒駡着：「眞倒霉，從早上開門到現在，賣了兩壺茶，却連一個子兒的茶錢也沒有撈着。」

對於這事，店家以為是綠林响馬綁架勾當，他好心地替馬英超直唸菩薩保祐。

雨停日出。

× × ×

小茶館兒內又有過路客人入店歇脚喝茶，於是店家便有聲有色的向客人們述說着這件事。

於是，這件事情很快的傳了開來。傳到了新鄉城內，也傳到了剛到達新鄉的艾永昌父女的耳中。

這消息震驚了他父女倆，父女倆略一商議，便走了回頭路，趕來這間小茶館兒內，向店家查問求證事實的眞假。

在事情獲得證實之後，父女倆心裏駭然了。從店家的描述中，已知被擄去的人確實是馬英超，那紫衣少女等人則是苗山「金瞳魔姬」手下「四鳳」中的紫鳳。

馬英超對艾永昌父女有救命之恩，如今馬英超中人暗算被擄，他父女既然知道．豈能袖手不管？

可是，他父女有能力管得了嗎？

苗山「四鬼，四鳳」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學功力，他父女心中都明白有數，以他父女二人的武功，要想從「四鬼」紫鳳五人手中救出馬英超來，那可說是勢比登天還難的事。

怎麼辦？……

艾永昌是雙眉深鎖，一籌莫展。艾玉霜的芳心裏則是又急又亂。

父女倆幾經磋商，終於決定打聽出馬英超被擄去了何處，然後再作計較。

可是——

很快地，兩天過去了。

艾永昌父女一點消息也沒打聽出來，不知馬英超被擄去何處？也不知苗山「四鬼」和紫鳳的所在？

然而，第三天——

延津城却出現了奇事。

在一座大廟的石粉牆壁上，寫着兩行狂草大寫：「追魂劍客傲武林，候敎天下英雄。」

於是，延津城的江湖人傳說紛紛，「追魂劍客」如今正住在延津城內。

於是，這週圍數百里內，黑白兩道的江湖人物全都趕來了延津城。於是，延津城各方江湖豪雄齊集，城裏城外的客棧都住滿了。

雖然，大多數人此來的目的，是想看看這位崛起江湖還不到一年，即已煞威名震江湖，劍下已毀過不少成名高手的「追魂劍客」，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但，也有不少人是因爲「追魂劍客」的這種太過狂妄，太過目中無人，特地趕來會會這位「追魂劍客」，與之一較强弱的。

可是，各方江湖豪雄齊集延津城已經是第三天了，却無一人見到過「追魂劍客」的影子。

× × ×

夕陽西下，日落黃昏。

這是各方江湖豪雄齊集延津城第四天的黃昏時分，延津城中奔出了一位一紅一黑兩匹駿馬。

紅馬上是個姿容艷麗的紫衣少女，黑馬上則是個虬鬚繞頰，腰懸長劍，形如「鍾馗」的黑衣壯漢。

他們，正是苗山「四鳳」中的紫鳳，「四鬼」中的「賽鍾馗」胡如海。

二人縱馬出城，胡如海忽然忍不住的說道：「姑娘！你覺得奇怪麼？」

紫鳳微微一怔，道：「奇怪什麼？」

胡如海說道：「那小子不去救他的朋友，反而在城中弄這種玄虛，把這附近數百里內的各方江湖人都引了來，他自己却又藏頭縮尾的不現身露面，他這是什麼意思？」

紫鳳微一沉吟道：「以你的猜想看法呢？」

胡如海道：「以我看，他這『追魂劍客』雖然名震江湖，但說不定是個虛名之輩。」

紫鳳搖頭道：「那不可能，難道你沒聽說大姊跟他動手的事麼，以大姊的武功，跟他搏鬥十多招，他連手都沒還，大姊的雙掌却連他的衣角都沾不上。」

胡如海道：「可是這麼多天了，他怎麼還不去救他的朋友呢？」

語聲一頓又起，道：「聽說，他跟他那位朋友一向是形影不離的，如今他那位朋友已經被我們弄去了這麼多天，他怎麼還有心情在……」

他話未說完，紫鳳陡地沉聲叱喝道：「老四，你怎麼這麼口沒遮攔，胡說些什麼？」

胡如海被叱喝得話音一窒，嘿嘿乾笑了一聲，沒再說話。

二人出的本是南門，但南行不久，便折馬而行，沿着小路飛馳。

盞茶辰光過後，已抵達一座松柏環繞的莊院之前。二人飄身下馬，莊院內立即奔出兩名壯漢將二人的馬韁接了過來。

莊內大廳上正坐着六個人，也正是另外的「三鳳」跟「三鬼」。

紫鳳跟胡如海一進入大廳，紫鳳不待廳中的三「鳳」、「三鬼」開口，便對坐在當中的「四鳳」之首——紅鳳說道：「大姊！那傢伙神出鬼沒，我跟老四就是找不到他的踪跡！」

江鳳雙眉微蹙了蹙，道：「二妹！你先坐下歇歇，我看這事有點兒奇怪。」

紫鳳跟胡如海分別坐下。

綠鳳突然一聲冷哼道：「他再神出鬼沒，我就不相信他能够逃出我們的手掌心去。」

白鳳美目轉了轉，說道：「大姊！你看他這麼做的目的，是不是在故意引誘我們去找他，然後他再跟踪我們到這裏來救人？」

「嗯！這倒有可能。」紅鳳沉吟地點了點頭，抬眼望着紫鳳問道：「二妹！路上你可曾留意身後？」

「留意了。」紫鳳點頭道：「沒發現一點動靜。」

「四鬼」中的老三「冷無常」徐青忽然嘿嘿一笑道：「就怕那小子不來，依我的意思，不如先把那個小白臉兒書呆子宰了，然後我們大家一起去城裏找他去。」

老二「矮無常」陰立武一拍大腿道：「老三說的是，爲了那少年，竟然讓我們勞師動衆，而且還摸不着他，這事要傳出去實在丟人，讓人笑話，我讚成老三的意思。」

老大「奪命無常」皮成剛陰陽怪氣地一笑說道：「老二！我認爲老三的意思，並不是好主意，我不讚成。」

老四「賽鍾馗」胡如海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咱們苗山出來的人，要是連那小子都對付不了，在江湖上也就太沒臉面了。」

紅鳳心裏因爲另有打算心事，也是她心裏的秘密，只是不便向人說出而已。

因此，四鬼話聲一落，她便淡淡一笑說道：「你們把事情看得太膚淺，太容易了，尤其這件事實在魯莽不得，殺一個人雖然十分簡單，只是我們應該顧慮到後果的問題。」美目一瞥「冷無常」徐青道：「你懂個什麼，沒有餌，怎麼釣魚。」

徐青心裏雖然有點不服這話，但他沒開口辯駁。

因爲，在苗山「金瞳仙娘」崔瑤珍手下，「四鳳」的身份高過「四鬼」，而紅鳳又是「四鳳」之首的大姊，是個權威人物。

驀地——

廳外院中响起一聲冷笑，接着廳門口人影一閃，一個黑巾蒙面的黑衣人當門傲立。

這蒙面黑衣人，正是那名震江湖的「追魂劍客」。然而，他眞是那「追魂劍客」嗎？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四鳳、四鬼」等人心中全都不禁猛然一震，紛紛站起。

綠鳳首先一聲嬌叱，「四鬼」跟着同聲怒喝，身形幌動，他們就要撲向「追魂劍客」。

紅鳳突然沉喝道：「站住！」

「四鬼」聞喝一怔，他四個可不敢不聽紅鳳的，立時一齊刹住撲勢目視紅鳳。

紅鳳緩緩說道：「人家來此是客，我

們做主人的豈可冒失無禮。」

語聲一頓，轉朝「追魂劍客」含笑說道：「閣下先入廳請坐。」

「追魂劍客」沒說話，冷哼了一聲，跨步入廳，傲然坐下。

紅鳳朝紫鳳等跟「四鬼」微一擺手，紛紛落坐，坐定，紅鳳凝目含笑道：「閣下心裏很生氣麼？」

「追魂劍客」語冷如冰地道：「別說廢話，我那位朋友他現在何處？」

紅鳳道：「你放心吧，他很好，是你的朋友，我們怎會不以禮相待。」

「追魂劍客」冷冷道：「那麼就請你將他放出來吧。你們想要怎麼樣，全由我一人接着。」

「呀！」紅鳳嬌笑道：「看你說話的這種神氣，好像我們是什麼深仇大敵似的，我們要是拿你當作敵人，他還能活到今天麼？我們只不過是要借他請你來談談而已。」

「哼！這可眞是榮譽的邀請，你想跟我談什麼？你說吧。」

紅鳳道：「一句話，希望你跟我們成爲朋友，跟我們衷誠合作。」

「合作什麼？」

「一伏牛山中的寶藏。」

「你想要我跟你們聯手？」

「正是這意，這樣的話，對我們彼此都有利。」

「這是你的意思，還是你們山主的意思？」

「是我的意思。」

「你們的山主知道？」

「目前還不知道。」

「你想你們山主會同意？」

「我想絕沒有問題，山主一定會同意的。」

「萬一不同意呢？」

「我有把握，這絕不會有萬一。」

「哦。」「追魂劍客」沉吟了一下，道：「還有別的話要談的麼？」

「有是有。只是……」紅鳳語聲微頓了頓，說道：「要等你先答應了這件事，才好再說。」

「追魂劍客」冷冷道：「那就請你先把我那位朋友放出來再說吧。」

紅鳳道：「你可是答應跟我們合作了嗎？」

「追魂劍客」冷然搖頭道：「你這樣跟我談朋友談合作，似乎意存要脅，也太過欺人，在我未見着我那位朋友之前，一切免談。」

他語聲冷凝如冰，令人聽來感覺很不是味道。

「四鬼」靜坐一傍，心中早感不耐，因此，他話聲一落，立刻不由同時挑眉發出了一聲冷哼。

「追魂劍客」目光冷電般地掃視了四人一眼，冷冷道：「四位可是不服？」

「冷無常」徐青嘿嘿一笑道：「閣下應該放識相點，要不是咱們紅鳳大姊要跟你談合作，咱們豈能容你這樣說話？」

紫、綠、白三鳳在傍也全都口發冷哼，同時挑眉瞪目，大有話不投機，立即動手之意。

大廳中的空氣頓時變得緊張起來，那形勢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紅鳳見狀，忙朝「四鬼」和三鳳等人擺了擺手，目視「追魂劍客」笑說道：「你的意思可是只要我先放你的朋友，你便答應麼？」

「追魂劍客」猶疑了一下，道：「那是以後的事，我從不願意在別人的限制條件下作任何承諾。」

紅鳳臉色微微一變，道：「閣下如此盛氣凌人，未免也太不識好歹了。」

「追魂劍客」說道：「我生性向來如此。」

紅鳳道：「你該知道我們苗山的人可從沒有向人如此低聲下氣過，我這樣一再容忍，你要弄清楚，我並不是怕你。」

「追魂劍客」冷冷道：「怕不怕我，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我也沒說你們怕我，是不是？」

冷無常徐青又忍不住一聲冷笑道：「大姊！我看你就別跟他徒費唇舌了，他既然敬酒不吃要吃罰酒，干脆就讓我先給他一點顏色看看好了。」

話落，身形一閃，人已掠出廳外院子裏。

白鳳在「四鳳、四鬼」中是年紀最輕的一個，但性子也最急，她也跟着一聲冷笑道：「大姊！你雖是一番好意，奈何他却不識好歹，他實在不知天高地厚，也狂妄得讓人生氣。」

語聲一頓，倏然轉朝「追魂劍客」喝道：「要我先放人可以，只是你必須先露兩手給我們開開眼界才行。」

紫鳳，綠鳳也同聲附和他說道：「對，你閣下應該先讓我們瞧一瞧你的神功絕學。」

紅鳳心中雖然不願意把事情鬧僵，可是，紫鳳等三人既都這麼說，她也莫可奈何，不便過份反對。

況且，那「冷無常」徐青人已站在院子裏，準備動手一搏。

紅鳳黛眉暗皺了皺，沉聲說道：「閣下，你聽見了麼？」

「追魂劍客」冷漠地道：「我耳朶不聾，句句入耳。」

紅鳳暗暗吸了口氣，道：「那麼閣下請吧，說眞話，對閣下的絕學，我正要領教一番呢。」

她這麼一說，傍立的「三鬼」立時全都臉泛笑意，三人身形齊動，掠落院中。

話既已說僵，以「追魂劍客」往常那冷傲的個性，應該也立刻閃身掠落院中跟「四鬼」動手一搏，給「四鬼」一頓教訓才是。

可是，奇怪地，他心裏却掠閃過一絲猶疑。

他爲何猶疑？怕什麼？又在担心的什麼？……

幸而，猶疑只是他自己心裏的事，並且是有如電光火石般一閃即逝，紅鳳當然毫無所知。

他心裏猶疑一閃之後，旋即暗暗一咬牙，把心一橫，站起身子，昂然地大踏步走向廳外。

紅鳳跟紫、綠、白三鳳，也立即邁步隨後走向廳外。

「追魂劍客」一走到院中，「四鬼」

立時身形閃動，形成了個大圈子，將「追魂劍客」圈在當中。

「冷無常」徐青腳下跨前兩步，雙掌一抬待要出手，紅鳳却及時抬手一擺阻止地道：「你且退後，讓我來。」

話落，緩步走近「追魂劍客」對面的丈許之處站立，目注「追魂劍客」稍頓，突然一笑說道：「閣下可否將蒙面巾取下來，讓我們一睹風采？」

「追魂劍客」冷然搖頭道：「無此必要。」

紅鳳道：「難道閣下不能見人？」

這話，雖然令人惱怒，但實際却是個「激」字。

可是「追魂劍客」對此竟未惱怒，也未受激，只冷哼了一聲，依舊冷然傲立。

紅鳳自月前與「追魂劍客」動手之後，雖因他一身武學功力高絕，一心想將他拉攏成爲苗山屬下，奪取伏牛藏寶，雄霸天下武林。

當然，這是爲公，除此之外，她還另有私心，那是關係一個「情」字。

「四鳳」自幼生長苗山，出身「金瞳魔姬」門下，雖然不是淫娃蕩婦，但也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女子。

何況，她芳華虛渡已雙十有四，年紀已經老大不小了呢。

俗語說得好：美人愛英雄。紅鳳雖非絕代美人，亦算得紅粉中的翹楚，是個美人兒。

「追魂劍客」一身武功高絕，她私心又怎得不生愛慕？

自然，她也更急切的想看到他的廬山眞面目，看看自己私心愛慕的郎君是俊還是醜？是個什麼樣的長相？

「追魂劍客」自然不知紅鳳私心對他已生愛慕情愫。他拒絕露出眞面目，在他是爲理所當然，可是紅鳳心中却是又氣又怒，她臉色一變，雙目突射寒電地冷笑道：「閣下也太冷傲無情了。」

語聲一頓，黛眉微挑了挑，又道：「今天我就讓你看看苗山天下無敵的神功絕學。」

「追魂劍客」心中雖然實在不想與紅鳳等人動手，但情勢已成騎虎，已無法挽回。他冷然一哂道：「如此，妳就盡力施展吧。不過，妳要認爲苗山武學便是天下無敵，那只是妳們自誇自擂，自以爲是的說法。」

紅鳳臉色不由又是一變。

紫、綠、白三鳳和「四鬼」，同時發出一聲怒哼。

紅鳳臉色一變之後，腳下突然跨前一步，雙掌合十，目光凝注逼視着「追魂劍客」。

他心中不禁大爲奇詫不解，不知紅鳳在弄什麼玄虛？……

片刻之後，紅鳳的雙目中突然現出兩股奇異炫人的光彩。

至此，他心中突然明白了，這是「金瞳魔姬」名震武林的「金瞳」魔功。

他再也想不到，紅鳳竟已獲傳苗山絕學，練成了「金瞳」魔功，他心中不禁有點後悔起來，後悔實在不該把話說僵。

可是，現在後悔也已經遲了，來不及了。

他連忙運功守住心神，竭力保持鎮定，以抗「金瞳」魔功。

本來，他是可以避開紅鳳的目光，不與接觸的。

但是，他不能。

因爲他是「追魂劍客」，他不能弱了「追魂劍客」的名頭。

漸漸，他被紅鳳雙目中的那奇異光采吸引住了，心中有點兒恍惚起來；身軀微起震顫，心神已經再不能鎮定。

紅鳳的腳步在緩緩向前逼進，他則在一步一步的後退，後退。

突然間，紅鳳的右掌輕揮，拍出了一掌。

紅鳳原以爲，他一身武學功力奇高，憑她這僅有三成火候的「金瞳」魔功，絕不可能奈何得了他的。

那知事情竟大出她意外地，她一掌拍出，「追魂劍客」的身軀竟隨着她的掌力凌空飛起。

紅鳳心中不禁一怔，還以爲他這是故意借勢飛起，趁機欲走。

可是，她心中方自一怔，「追魂劍客」的身子已砰然一聲，摔落地上。

紅鳳心中不由又是一怔，皺眉暗道，「他在攪什麼鬼？……」

她以爲他是故裝的，因爲她不相信他會如此不濟，不堪一擊。

於是，她默默地站在那兒沒動，只靜靜地看着地上的「追魂劍客」，看他究竟在攪什麼鬼？

可是，片刻之後，他仍然沒有動靜。

她心中忽然泛起了疑念，緩緩移動着腳步，朝他身旁走去。

這時，三鳳跟「四鬼」心中都在暗笑，「追魂劍客」原來也只不過如此，稀鬆平常得很。

紅鳳已經走到了「追魂劍客」的身旁，可是，「追魂劍客」仍然靜靜地躺在地上，沒有一點兒動靜。

這情形很明顯，「追魂劍客」已經傷在她那一掌之下，昏過去了。

紅鳳的臉色神情猶豫了一下，倏地俯身伸手，閃電般抓下了「追魂劍客」臉上的蒙面黑巾。

突然，她雙目奇采飛閃，心中却是非常的後悔；不該那麼冒失拍出那一掌。

原來她扯開黑巾，展現在她眼前的，竟是一張清秀俊美絕倫的臉孔。

只是，如今他雙目緊閉，臉色微現蒼白。

她伸手一探他的鼻息，鼻息輕微，顯然受傷不輕。

她內心不由甚感歉疚，暗說：「眞對不起，害你傷得這麼重，我實在不該拍出那一掌的……」

這時，三鳳跟「四鬼」等人全都走了過來。

紫鳳一見「追魂劍客」的臉孔，也是雙目奇采飛閃地說道：「眞俊，比他的那個書呆子朋友還俊，還令人愛。」

「冷無常」徐青却突然冷哼一聲道：「眞不中用，眞是個浪得虛名之輩。」

此刻紅鳳心中是既急且亂，那有心思去理紫鳳他們，她默默地抱起「追魂劍客」的身子，走向大廳，轉向後院。

× × ×

夜，三更已過。

紅鳳的香閨中，靜悄悄地。

檀木床，羅帳玉鈎，鴛鴦枕兒成雙，只是床上的人兒只有一個；是那位受了傷的「追魂劍客」。

紅鳳靜靜地坐在床邊兒上，她黛眉輕蹙，呆望着「追魂劍客」那清秀俊俏的臉兒出神。

她心裏在想：「難怪他要以黑巾蒙面，不願以眞面目示人，原來他竟是這麼個俏郎君……」

她不時的伸手撫摸着他的臉兒，顯見她心中對他已是愛極。

俗語有云：姐兒愛俏。這話一點兒都不錯，也由紅鳳的動作上獲得了絕對的證實。

她雖已給他服過療傷靈藥，傷勢已絕對無礙，但在天亮以前，是絕不可能醒過來。

倏然，她臉上飛起了兩朵紅霞，雙目中閃漾起兩道灼熱的光彩。

接着，她牙兒輕咬，站起嬌軀，寬衣解帶，上了床。

她想幹什麼?……

驀地——

房外突然响起一聲冷笑。

這是誰?眞是個煞風景討厭的人。

紅鳳心中怦然一驚。

房門輕响，燈光搖曳中，房中巳經多了個人。

紅鳳本能地一把抓起衣裳，掩住裸露的酥胸，抬眼望去。

她神情不禁愕然一呆，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這人也是一身黑衣，黑巾蒙面。

赫然又是一個「追魂劍客」。

紅鳳神情一呆之後，立即冷聲喝問道：「你是誰？」

「追魂劍客。」

「你是追魂劍客？」

「嗯，如假包換。」

「那麼他是……」

「追魂劍客」目光瞥視了床上昏睡中的「追魂劍客」一眼，冷冷道：「是妳傷了他？」

紅鳳道：「現在我也正在救他。」

「妳在救他？」

「我要不是在救他，我怎會讓他躺在我的床上。」

「只怕妳是別有用心吧？」

「你以爲我別有什麼用心？」

「妳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紅鳳本想穿上衣服的，但她眼珠兒一轉，竟連掩在酥胸的衣裳也丟開了，赤裸地下床站在「追魂劍客」面前，嫣然媚地說道：「你知道我是什麼用心嗎？」

「追魂劍客」搖頭道：「不知道。」

紅鳳道：「我在拿他代表你。」

「追魂劍客」一怔，道：「代表我什麼？」

「嗯。」紅鳳扭動着蛇腰，胸前雙峯顫動着，媚笑着說道：「是呀！自從那夜跟你動手以後，我心裏一直在想念你，你知道麼？」

語聲一頓又起，道：「要不是爲了你，你那位書生朋友跟床上的這位，他們早就沒有命了。」

「追魂劍客」淡淡道：「這麼說，我倒得謝謝妳了。」

紅鳳道：「謝倒不必，只要你明白我的心意就好了。」

「追魂劍客」冷冷道：「可惜妳表錯了情。」

紅鳳雙目一瞪道：「你！……」

「追魂劍客」淡漠地一笑，道：「說實在話，對妳這份心意，我無福消受，也絲毫不感興趣，如果妳有興趣，那妳就找床上躺着的那位好了。」

語聲微微一頓，淡笑了笑，又道：「只是，妳會失望的。」

「失望?」紅鳳朝床上看了一眼道：「爲什麼？」

「因爲他跟妳一樣，也是個女人，兩個女人能做那件事麼？」

「他也是個女人？」

「妳眞健忘，她就是妳見過的那艾姑娘。」

原來床上躺着的那位「追魂劍客」是個冒牌貨，是艾玉霜喬裝的。

至此，事情巳經明朗化了，那延津城大廟的石粉牆壁上留字，引來週圍數百里內黑白兩道江湖人物的「追魂劍客」不是馬英超，而是艾玉霜姑娘攪的鬼。

當然，這也是因爲紅鳳她們並不知道，紫鳳在小茶館兒裏擄刦的那位俊書生就是貨眞價實的「追魂劍客」，要不然，她們便不會得上當中計，讓紫鳳跟「賽鍾馗」胡如海前往延津城中查探「追魂劍客」的蹤跡了。

紅鳳一聽床上躺着的冒牌「追魂劍客」是艾玉霜姑娘，她芳心不由又羞又怒，突然一跺脚道：「原來是你們在故意戲弄我……」

「追魂劍客」冷笑道：「戲弄妳？妳別自我陶醉了，我還沒那好的閑情呢。」

他語氣中充滿了不屑，讓人聽來心中冒火。

紅鳳惱怒了，顧不得穿衣裳，心裏一咬牙，立即暗暗運氣行功，雙掌一會，雙目陡睜地凝注着「追魂劍客」。

顯然，她又在施展苗山譽稱武林絕學的「金瞳」魔功了。

刹那間，她雙目中幻現出一片奇異的光彩。

「追魂劍客」雖然狂傲自負一身武學功力高絕，並未將紅鳳放在眼裏，可是對於這名震武林的苗山絕學魔功，却也不敢過份大意輕敵。

他一見紅鳳雙目中幻現異采，光華流轉，口中立時一聲冷哼，抬手曲指彈出一縷指風直朝紅鳳的氣海穴擊去。

紅鳳身爲苗山「四鳳、四鬼」之首，一身武功自是不弱，突聞指風破空輕响擊到，心中倏然一驚，急地嬌軀一側旁閃避開。

「追魂劍客」陡地一聲冷笑，跨步探手直抓紅鳳的右腕脈門。

他出手奇快如電，令人頗有閃避不及之感。

可是，紅鳳的武功身手確有不俗的造詣，他快，她也不慢；一扭腰，人已閃入

床側帷幔之後。

「追魂劍客」正要跟踪撲去，驀聽得「嗤嗤」聲响中，寒芒電射，三枚暗器，成品字形由帷幔後面射出。

這是苗山名震武林的獨門暗器——子午釘。

子午釘釘身喂有劇毒，如被打中，非有苗山獨門解藥，子不過午必死。

「追魂劍客」冷笑道：「雕虫小技，也敢用來獻醜。」

右掌疾揮，三枚子午釘立時全被他的掌力震飛。

然而，他這裏剛將三枚子午釘震飛，帷幔後面突又飛射出數道黃光。

那數道黃光形似彈丸，只是它並非射向「追魂劍客」身上，而是射向地面。

「追魂劍客」看得心中不由微微一怔・大感詫異不解。

他這裏方自微微一怔，那裏那些黃色彈丸，已落紛紛爆炸開來。

刹時烟霧瀰漫滿室，而且有一股似香似臭的氣味。

「追魂劍客」心中立時恍然明白，知道這必是江湖傳說的苗山「迷香毒霧」。據說這種「迷香毒霧」只一吸入少許，人便頭腦昏沉，四肢發軟無力，昏然欲睡。

他雖然功力精深，對這種毒霧可也不敢輕視吸入。

他連忙屏住呼吸，閃身跨步床前，俯身抱起艾玉霜姑娘，轉身電射出房飛掠而去。

等到紅鳳穿好衣裳追出房外時，他早已走得沒有了影子。

× × ×

「追魂劍客」抱着艾玉霜姑娘掠身飛奔，一口氣奔出十多里，忽見路旁有一座破廟，他停步略微打量了一下，便即掠身進入。

恰好，這是一座無人的破廟。

他放下艾玉霜姑娘，立即仔細檢查她的傷勢。

她雙眸緊閉，昏迷不醒，臉色微現蒼白，但呼吸却甚平勻。

他對她的印象原就十分美好，心底有着一股愛意，只因他好強之心太重，乃將心底那份愛意自抑着。

此刻他見她爲他受傷，那份自抑在心底的愛意，不由又增濃了幾許。

況且，她此際雙頰嫣紅，鼻息沉沉，尤其是她身上那股少女所特有的陣陣幽香，往他鼻管裏直鑽，更是引人遐思。

他雖是自小隨師習藝，在深山荒谷中長大，養成一副冷淡高傲的性格，平素不喜女色。

但是，他到底是個男人，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男人，在這等情形，心中也不禁自然的被引起了些微的衝動。

突然——

艾玉霜姑娘口中發出了一聲輕輕的呻吟，嬌靨上微現痛苦之色。

他這才倏然驚覺，暗說道：「我這是怎麼啦，竟忘了檢查她的傷勢……」

於是，他立即一斂心神，以右手三指輕按着姑娘的腕脈閉目凝神診脈。

片刻之後，他收回手，緩緩輕吁了口氣。

他已診斷出艾玉霜的內傷很重，爲此他不禁雙眉微蹙，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他望着姑娘沉吟了許久，爲了療傷救人，終於，他暗一咬牙，伸手去解姑娘衣襟上的扣子，他的那隻手似乎有點不聽話的在顫抖，顫抖得好不厲害。

好困難，好困難。姑娘的衣襟終於被解開了，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令他心胸忍不住一陣激盪的紅兜肚兒和凝脂般白玉的酥胸，雙峯微隆……

他連忙深吸一口氣，抑制住心胸的激盪，伸手去解姑娘貼胸的紅兜肚兒；他的手也顫抖得更厲害了。

紅兜肚兒解開，他也清楚地看到了；姑娘那白玉般的酥胸上，有一個清皙的紫色掌印。

他雙眉不由又是一皺，旋即他又深吸一口氣，貫力凝聚掌心，按在姑娘的酥胸上。

盞茶辰光過後，姑娘的嬌軀微微蠕動，終於緩緩地睜開了一雙美目。

艾玉霜人一清醒，一見自己的胸衣被解開，黑衣蒙面人的一隻手正按在她的酥胸上。她芳心不由又羞又怒，猛然抬手一掌，直擊在「追魂劍客」的肩膊上，她嬌軀也乘勢躍起，雙手按着衣襟，驚聲道：

「你……」

「追魂劍客」被她一掌擊得身軀幌了幌，淡然笑道：「我怎麼了，艾姑娘？」

艾玉霜嬌靨兒飛紅，一面扣着衣襟，一面說道：「你怎麼可以如此無禮。」

「追魂劍客」若有所悟地一笑，說道：「姑娘！我並不是無禮，只是在替妳療傷。」

經他這麼一說，艾玉霜這才恍然記起，她原已傷在紅鳳掌下，傷勢頗重，此際怎會毫無痛苦，能一躍而起？

她明白了，是她誤會了他。

「呵……」艾玉霜愧歉地說道：「對不起，馬大哥！是我誤會了你。」

原來這「追魂劍客」竟是馬英超。

馬英超淡淡道：「不要緊，姑娘也別客氣。」

語聲一頓，問道：「妳現在覺得怎麼樣？還有什麼不適的感覺麼？」

艾玉霜微一搖頭道：「謝謝馬大哥，我已經完全好了。」眨了眨美目，問道：「是你將我救來這裏的？」

馬英超又恢復了他那習慣性的冷漠，淡然地點了點頭，沒說話。

艾玉霜見他沒說話，芳心不由有氣的一跺蓮足道：「你這人……怎麼啦？」

馬英超愕然一怔，道：「我什麼怎麼了？」

「你怎麼不說話？」

「姑娘要我說什麼？」

這話問啞了艾玉霜，怔了一怔，心中不由暗暗一嘆。話鋒一轉，問道：「我爹呢？」

「呵……」馬英超倏然長身站起，說道：「姑娘在此地歇着，我這就趕回去看看。」

艾玉霜吃驚地道：「我爹還在那莊中麼？」

馬英超道：「因爲急着救妳，我竟將

他老人家忘了，是不是還在那莊中，我也不知道。」

艾玉霜說道：「那麼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馬英超微一沉吟，道：「不！妳不能去。」

艾玉霜美目凝注道：「爲什麼？」

馬英超答道：「一是因爲妳傷勢初癒，二是妳跟我同去，反而不能使我專心對敵。」

話落，立即邁步往廟外走去。

艾玉霜芳心不由有點發急地嬌喊道：「喂！你等一等。」

馬英超脚步一停，回首凝望着她。

艾玉霜道：「我看我還是跟你一起去吧，我……實在有點不放心。」

「不放心什麼？」

「不放心你。」

「妳怕我不是四鳳四鬼之敵？」

「那倒不是。」

「是爲什麼？」

「我怕你會殺了她們。」

馬英超不由一怔，問道：「這又是爲什麼？」

艾玉霜眨眨美目道：「我不願你跟苗山的人結仇，尤其是『金瞳魔姬』。」

「有道理麼？」

「苗山的勢力太强，人太多。」

「哦。」馬英超淡淡道：「姑娘該知道『灰衣帮』的人也很多，實力也很强，不好鬥。」

艾玉霜微微點頭道：「我知道，但與苗山不同，『灰衣帮』的實力雖然很强，却不能與苗山比。」

馬英超笑了笑，問道：「要是令尊已經傷在她們的手下，或是落在她們的手裏呢？」

艾玉霜默然了。的確也是，要是老父傷在苗山「四鳳、四鬼」的手下或是落在她們的手裏，豈能置之不顧？

馬英超倏又一笑，說道：「仁慈就是懦弱，寬恕敵人，便是替自己留下禍根，姑娘應該明白這道理，這也是我向來不願寬恕敵人的原因。」

話落，也不待艾玉霜再說什麼，騰身電射飛掠而去。

艾玉霜站在那兒沒動。他的話雖然似乎有點道理，但她心裏仍感覺得難過，也感覺很失望。

她心想：「他的性情觀念要是能稍稍改變一下多好……」

突然——

她想起了老父，萬一老父眞陷身在那莊中，怎麼辦？……

她芳心不由憂急起來，擰身便往廟外掠去。

剛掠出廟門，倏地，她怔住了。

只見一位老比丘，脚下有若行雲流水般，飄逸若仙地行了過來。

她心中先是一驚，及至看清楚老比丘生得慈眉善目，不像邪惡之人，芳心這才稍安。

老比丘停步站立在她對面六七尺處，朝她展顏一笑，說道：「姑娘！貧尼可以跟妳談談麼？」

艾玉霜心中不由感覺奇怪地暗忖道：

「我身着男裝，她怎能一眼就看出我是個姑娘的？……」

她暗忖間，老比丘接着又道：「姑娘！妳別驚疑，貧尼是專程來找妳的。」

艾玉霜定了定神，道：「老人家找晚輩有何見教？」

老比丘說道：「貧尼是想求妳做一件事。」

「求我做一件事？」艾玉霜詫異地道：「老人家！我請教法號是？……」

「貧尼上白下雲。」

「哦。原來是白雲師太，師太要晚輩效勞何事？」

對白雲師太，她雖然從未耳聞，根本不知是何許人，不過，她有個直覺感，就是這位白雲師太，一定是一位世外高人。

白雲師太含笑說道：「姑娘！我們到廟裏去坐下來談如何？」

艾玉霜沒說話，微點了點頭。

於是，二人走進廟內，在殿中地上盤膝坐下。

坐定，白雲師太慈目凝光地注視着艾玉霜稍頃，語音慈祥地含笑說道：「姑娘！妳心地仁厚，又深具慧根，實在是一個很難得的人才。」

艾玉霜此刻正担心着老父的安危，有點兒心神不安地道：「謝謝師太誇獎。」

白雲師太似乎已看透她的心事，含笑問道：「姑娘！妳是在担心妳爹麼？」

艾玉霜點頭道：「是的，師太。」

白雲師太道：「放心吧。姑娘！妳爹早已離開那莊院，這時恐怕已經回到城裏客棧裏了。」

「眞的？」

白雲師太正容說道：「姑娘！出家人誡打謊語，貧尼怎會說謊欺騙妳。」

艾玉霜連忙就着坐姿微一檢衽道：「晚輩一時失言，尚望師太原諒勿怪。」

白雲師太慈祥地一笑，道：「姑娘！身爲人女，心憂自己父親的安危，這是人之常情，貧尼怎會怪妳，何況貧尼此來還有求於妳，自是更不會怪妳。」

艾玉霜美目眨動了一下，道：「究竟是什麼事，師太請說，只要是晚輩能做得到的，晚輩無不盡力。」

白雲師太雙掌合十道：「貧尼謝謝姑娘。」

艾玉霜肅容欠身道：「晚輩不敢當，師太請別多禮。」

白雲師太又慈祥地笑了笑，旋即神情倏然一肅，道：「姑娘！貧尼請求妳拯救一個人，妳答應麼？」

艾玉霜一怔，道：「拯救一個人？」

「嗯。」白雲師太點頭道：「只有妳才能救他。」

艾玉霜美目一凝，道：「是誰？」

「就是剛才跟妳一起的那少年人。」

「是馬大哥。」

「正是他。姑娘！目前他正走向魔道，貧尼要妳拯救他。」

語聲微頓，笑了笑又道：「貧尼知道妳也正在這樣做，但是貧尼怕妳會搖動決心，所以特地來求妳。」

「哦……」

艾玉霜大感詫異不解地望着白雲師太，心中産了一連串的疑問……

白雲師太爲何要求她？對馬大哥爲何如此關切？……

她跟馬大哥又有什麼關係？……

艾玉霜想問還未開口，白雲師太却開了口，道：「姑娘！對貧尼的請求，妳心裏有許多的疑問，是不是？」

艾玉霜毫不猶豫地一點頭道：「是的，師太！您……」

白雲師太不待她說完，忽然輕嘆了口氣，說道：「姑娘！別存着什麼疑問，只要妳存心愛他，妳就必須有決心，堅定妳自己的信念。」

語聲微頓了頓，又道：「他需要愛，只有愛才能改變他，包括他的氣質和個性，姑娘！爲妳自己，爲他，爲天下武林的和平與安寧，妳都必須拯救她。」

艾玉霜眨眨美目道：「師太！您老人家跟他是？……」

白雲師太抬手朝她一擺，慈笑地說道：「姑娘！妳先別問這個，將來妳都會明白的。」

艾玉霜美目凝注道：「師太認爲晚輩一定能够改變他？」

白雲師太反問道：「姑娘！妳有決心嗎？」

艾玉霜略微遲疑了一下，道：「晚輩自信有。」

白雲師太點頭一笑道：「這就是了，只要妳有決心，一定能够，他本性原是善良的。」

艾玉霜道：「那我就盡力試試。」

白雲師太道：「姑娘！不是試試，而是一定要決心去做，絕不能稍有灰心，用妳的愛心與耐心，終有一天妳會獲得成功，他也一定會屬於妳的。」

艾玉霜嬌靨上倏然泛起了紅暈，含羞地點了點頭。

白雲師太接着又道：「姑娘！妳必須記住，千萬不能告訴他貧尼求妳拯救他的事，否則，對他對貧尼將都會不好。」

艾玉霜詫異地道：「這是爲什麼？」

白雲師太道：「此中原因，日後妳自會明白，姑娘！妳答應貧尼麼？」

艾玉霜點頭道：「晚輩遵命，一定盡心盡力去做就是。」

「謝謝妳。姑娘！」白雲師太慈目中閃過一抹異采，緩緩站起身子說道：「貧尼該走了，他馬上就回來。記住！千萬別提說起貧尼的事。」

艾玉霜跟着站起身子，心中亂紛紛的跟着白雲師太走到廟門口，默默地站着沒說話。

白雲師太飄然走了，她却木然地站在那兒望着白雲師太去遠了的背影出神。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白雲師太的背影早已消失不見。

驀地——

她身旁响起了一個輕柔的聲音道：「艾姑娘！妳在想什麼？」

艾玉霜猛然一驚，側臉一看，馬英超已經站立在她身旁。他是幾時到她身旁的，她竟然毫無所覺。

這時，馬英超已除去了臉上的蒙面黑巾。

「呀！嚇了我一跳。」艾玉霜拍着胸脯說。

馬英超道：「對不起，我沒有想到這個。」

艾玉霜眨眨美目，問道：「我爹呢？你沒找着他老人家麼？」

馬英超搖頭道：「那莊裏所有的人全都走光了，我本想去追他們的，却又不放心妳一人在這兒等，所以我先趕回來。」

艾玉霜聽他語氣中對她含着關懷之意，芳心不由一甜，柔聲說道：「我爹也許先回城裏去了，別担心他老人家了。」

馬英超道：「但願老人家已回城裏去了，否則，我與『四鳳、四鬼』他們決不干休。」

他說時雙目冷芒電射，臉龐上滿佈殺機。

艾玉霜看得心中不由暗暗一凜，皺皺眉頭道：「看你，又來了，三句話不到，就又想殺人，你那樣子好怕人。」

馬英超威態連忙一歛，笑說道：「玉霜！我只不過是這麼說說而已。」

艾玉霜語聲輕柔地道：「大哥！答應我，以後別動不動就殺人，好麼？」

馬英超點頭道：「我答應妳。只是，如果情勢對我不利，別人要殺我時，那可不能怪我。」

「那是當然。」艾玉霜微點了點頭，話鋒一轉，道：「大哥！你現在總該不能不承認你就是『追魂劍客』了吧？」

馬英超點頭道：「玉霜！我希望妳仍能代爲守密。」

艾玉霜含笑地點了點頭，道：「大哥！我們回城裏去吧，看看我爹究竟回去了沒有？」

「好。」馬英超點點頭。

於是，二人展開身法，直向延津城奔去。

回到客棧裏，果然，艾永昌已經早回來了，而且已經睡了。

× × ×

這是一席惜別酒筵。

地點在延津城裏「醉仙樓」上的雅座房間裏，主客只有三個人；是艾永昌父女跟馬英超。

艾永昌父女要回家，雖然，他父女都希望馬英超能跟他父女一起走；到他們家裏去盤桓一些日子，他父女也誠懇地邀請過馬英超。

但是，馬英超却婉言謝絕了。因爲他有他的事情，他必須在江湖上闖蕩。

三人正吃喝間，驀聞隔壁雅座的房間裏有人猛地一拍桌子，一個蒼老的聲音，氣憤地說道：「呸！不識抬擧的東西，我老人家眞是越想越有氣，你小子竟然辜負人家姑娘的一片心意。」

艾永昌父女聞言全都不禁一怔，馬英超臉上却立刻變了色，雙目寒芒閃灼，隱露殺機。

那蒼老的話音一落，便聽得一個年輕人的聲音笑說道：「老爺子！您這是怎麼啦？一壺酒還沒喝完，怎地竟說起酒話來了，您這是在罵誰呀？」

蒼老的聲音似乎氣兒很大，道：「我罵誰，自有人心裏明白。哼！那老兒也眞丢人，有閨女還怕嫁不出去，偏偏愁眉苦臉的唉聲嘆氣，要是我老人家，寧願將閨女嫁給你。」

「嫁給我？」年輕人的聲音道：「我可沒那個福氣，老爺子！這件事我看您大概也不敢伸手管了吧？」

蒼老的聲音突然哈哈一笑道：「小子！你敢拿話激我老人家？」

年輕人的聲音道：「老爺子！您可別冤枉我，我怎麼敢拿話激您。」

「好了。小子！你的鬼心眼兒我老人家豈會不知道，老實說吧，這件事我老人家不但要伸手管，而且也管定了。」

「當眞？」

「我老人家說話，幾時不兌現過，小子！你敢小看我老人家？」

「那麼，老爺子！我先敬您一杯，成人之美可是件功德無量的好事。」

這番話，艾永昌父女全都聽得出來，分明全是針對馬英超和艾玉霜之事而發。

馬英超聽得却是雙眉高挑，寒着一張臉孔，雙目威稜電射凜人。

看他那神情，似是就要發作。

艾永昌見狀，連忙招呼道：「少俠！咱們喝酒，酒樓中高談闊論，旁若無人的事情常有，與咱們無關。」

說着舉杯邀飲。

馬英超沒說話，默默地舉起酒杯喝了一口。不過，他心中却在冷笑地暗忖道：「隔壁那老兒不知是何許人，聽他那瘋言瘋語的口氣，似是對我而發，他敢管我的事情，看來他是活得不耐煩了……」

他暗忖間，忽聽那蒼老的聲音又說道：「哎呀！不好，小子。」

年輕人的聲音道：「什麼事啊？老爺子。」

蒼老的聲音道：「小子！如果有人瞧着我老人家不順眼，想來宰我，那你怎麼辦？」

年輕人的聲音笑道：「老爺子！您可眞會說笑，放眼當今天下武林，有那個不長眼的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對您老人家動這種念頭，那他眞是不想活了。」

馬英超聽得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怪呀！我心中想的事情，那老兒怎麼知道了？……」

只聽那蒼老的聲接着又道：「小子！我老人家要是被害，你一定不會饒他，替我老人家報仇，是不是？」

「老爺子！您放心吧，眞要有那不開眼的人，徒兒一定替您報仇，絕不會饒過他的。」

原來隔壁雅座房間裏的一老一少，竟是師徒兩個。

驀地——

那蒼老的聲音大聲嚷叫道：「哎呀！不好了，我的冤家對頭來了，小子！咱們得快跑。」

年輕人的聲音道：「老爺子！您的冤家對頭在那兒？」

「在街上，就快到酒樓門口了，小子！我老人家得趕快躲開他們，要是被他們碰上，我這條老命準得完蛋。」

馬英超跟艾永昌父女的雅座房間，本是靠窗臨街，聞言不由全都探首窗外朝街上望去；只見東邊街上快步奔來四男四女，正是那苗山「四鳳、四鬼」八個。

馬英超心中不禁一怔，暗道：「他們來得好快，爲我？還是當眞爲了隔壁的那老兒？……」

他暗忖未已，隔壁雅座裏突然响起一聲震耳的報君知聲音，衝出一個鬚髮俱白的瞽目老人。

只見他腳步踉蹌，似是酒醉，又像是慌慌張張的樣子，手裏的報君知左搖右幌，不時發出「噹」的聲响。他身後跟着一個臉黑炭般十七八的少年，穿着一件青布長衫，背後斜揹着一柄長劍。

只聽那少年喊道：「老爺子！您怎麼啦，跑慢點兒，當心撞上了。」

艾玉霜一見，不由望着乃父問道：「爹！您知道他是誰嗎？」

艾永昌低聲地說道：「無影金鰲雲天維。」

艾玉霜美目不由一睜，道：「眞是他嗎？」

馬英超點頭道：「一點也不錯，正是他。」

語聲一頓，說道：「玉霜，好戲就要上場了。」

艾玉霜連忙探首凝目朝窗外望去；只見那「無影金鰲」雲天維腳下跌跌撞撞的向街上奔去，一面奔跑，口中一面直嚷，道：「哎呀！乖徒兒，快跑呀！人家苗山絕學可厲害得很啦。」

要跑，他應該向左才是，但他却往右奔。

這一來，正好跟「四鳳、四鬼」對面迎上。

雙方奔勢都很快速，眼看就要撞上，雲天維竟猛地停下身來，身子像風擺殘荷般地將「四鳳、四鬼」的路擋住，手裏的報君知敲的「噹噹」直响，口中却直嚷嚷道：「哎呀！這是那兒呀，怎麼有野人味兒，乖徒兒！替我看看，是不是跑錯了地方？」

那黑臉少年先前似乎還不太明白，如今已恍然醒悟過來，站在旁邊說道：「老爺子！我看您就別跑啦，人家就站在您面前，已經對上了，還跑個什麼勁兒。」

「不成。」雲天維手裏的報君知又「噹噹」連敲了兩下，嚷道：「乖徒兒！我還不想死，可憐我雙目失明，不辨方向，快告訴我，應該往那兒跑才對？」

艾玉霜聽得不由掩嘴而笑，低聲道：「爹！您看得出這是怎麼回事嗎？」

艾永昌沉吟地低聲道：「看這情形，他跟苗山之間可能有什麼過節。」

「無影金鰲」雲天維名列當世武林「四異」之二，一向遊戲江湖，是位風塵異人。

艾永昌原以爲雲天維跟苗山的人可能有什麼過節，所以才故意戲弄「四鳳、四鬼」。

可是，他倏然發現情形似乎不是，因爲那「四鳳、四鬼」都是一臉茫然的神色，好像並不知道眼前的這瞽目老兒是誰？

他在暗想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突然，雲天維手裏的報君知又「噹」的一聲敲响，一個身子猛地向前一衝，左手一伸，其快如電，剛好在紅鳳的右頰上摸了一把。

紅鳳頓時大怒，徒地一聲嬌叱，揮手就是一掌拍出。

雲天維口裏一聲「唉呀」，順着紅鳳的掌勢，腳下一個蹌踉，身子滴溜溜一轉。剛好，正巧轉到紫鳳身旁。他上身前傾，嘴兒正碰在紫鳳的香腮上。

紫鳳氣得抬手出指就戟，但是雲天維的口裏却已嚷了聲：「好香。」

紫鳳的玉指才一戟出，雲天維身軀一幌，不但已避開了紫鳳的一指，人也閃到了白鳳的身後，口裏叫嚷道：「乖徒兒快救我，她們要打我呢。」

他口裏嚷叫着，左肩一歪，恰好撞在白鳳的背上。

白鳳被撞得嬌軀前衝了兩步，猛地旋身叱喝道：「老鬼！你找死！」

抬手出掌，快如電閃地拍出。

與此同時，綠鳳已是一聲冷笑，跟着出了手，飛起一腳踢出。

原來雲天維肩撞白鳳之際，他的左手却未閒着，竟在綠鳳的臀部摸揑了一把。

這一來，「四鳳」立時全都出了手，粉拳玉掌，蓮足齊施，攻向雲天維。

以「四鳳」的武學功力，雖然都是當今的武林一流高手，但却是奈何雲天維不得。

只見雲天維的身形看來雖是踉踉蹌蹌的樣子，但在「四鳳」的粉拳、玉掌、蓮足齊施中，却飄忽無定。他一隻手拿着報君知，另一隻手却東摸一把，西揑一下；直逗得「四鳳」嬌叱連連。然而，她們展盡一身所學，竟連雲天維的一片衣角也沾不上。

雲天維一面戲弄着「四鳳」，口裏則一面不住的嚷嚷道：「哎呀！不行啦，這四個小妞兒太厲害，我老人家就要吃不消啦，快跑啦，別再呆着啦，再呆下去就跑不了啦。」

艾永昌一聽這話，心中不由微微一動，暗忖道：「這話難道是對我說的……」

他心中這樣一想，立刻側臉望了馬英超一眼，說道：「少俠！咱們別儘看熱鬧了，該走了。」

馬英超沒表示意見。

艾永昌招來店伙計，算過店賬，與馬英超，艾玉霜下樓出店而去。

這裏艾永昌父女跟馬英超剛離去不久，那裏東街上馳來了一輛雙套馬車，車轅上的馭者是一個身形魁梧高大，神態威武的黑衣中年大漢。

馬車一到，車廂內立刻响起一個甜美的聲音說道：「妳們都住手。」

「四鳳」聞聲立時停手後退，與「四鬼」一齊走近車前躬身行禮。

車簾兒挑開，車中人是一位三十多歲年紀的美艷少婦；她正是名震苗疆的苗山山主「金瞳魔姬」，又號「老邪婆」的崔瑤珍。

她年紀看來雖只三十多歲，事實上已是五十開外之人。

「金瞳魔姬」崔瑤珍目光瞥視了雲天維一眼，望着紅鳳問道：「那瞎眼老兒是誰？」

紅鳳搖頭道：「不知道，是他無故攔阻住弟子等的去路，而且瘋言瘋語，舉動十分輕薄。」

「哦。」崔瑤珍目光又瞥視了雲天維一眼，道：「妳們四個對付不了他？」

紅鳳道：「這老兒古怪得很，不知他使的是什麼身法，弟子等四人竟連他的衣角也未能沾上。」

「有這等事？」崔瑤珍眉鋒微微一皺，緩緩站起身子跨步下了車廂，向雲天維面前走了過來。

雲天維突然嚷道：「黑小子呵！你在那裏呀，那些小妞兒都走了沒有？」

那黑臉少年本來站在一邊，可是這時竟不見了人影，不知他躲到那兒去了。

崔瑤珍走到雲天維的面前，目光凝注，雙眉微蹙地說道：「閣下是武林那一位高人？何必眞人不露相，跟孩子們一般見識。」

雲天維搖頭道：「大嫂子！妳弄錯了，小老兒只是個跑江湖替人算命看相混飯吃的瞎子，並不是什麼武林高人矮人。」

語聲一頓，又高聲叫嚷道：「黑小子呀！你在那裏呵，我們該去做生意了。」

紅鳳在旁一聲冷笑道：「瞎老兒！你別再裝下去了，你可知道是誰在向你問話麼？」

雲天維怔了怔，翻動着一雙白眼珠子道：「不是一位大嫂子嗎？」

崔瑤珍忽然輕聲一笑，道：「閣下！別再裝瘋賣傻小家氣了，我不相信你眞不認識我，告訴你吧，我住在苗山。」

雲天維一怔，旋即倏然大喜地說道：「呵！那眞巧極了，我們是鄉親啦。」

崔瑤珍不由也是一怔，詫異地道：「你也住在苗山？」

雲天維點點頭道：「我瞎子從前正是住在苗山，我還有個媳婦兒住在那兒呢，只是自我雙目失明之後，她就不要我，把我趕出來啦。」

「哦！你住在苗山什麼地方？」

「鳳凰谷。」

崔瑤珍臉色倏然一變，雙目金光陡然暴射。旋而，金光斂隱，微笑着說道：「呀！我們當眞是鄉親呢，你那媳婦兒她是不是姓崔？」

「對！對！對極了。」雲天維連連點頭道：「大嫂子！敢情妳也知道我那媳婦兒？」

崔瑤珍淡淡道：「我不但知道她，跟她還很熟呢。」

「呵！這下子可好了，遇上鄉親啦。大嫂子！妳送我回家去好不好？」

「這當然好。」崔瑤珍的臉上突然現起一層寒霜，說道：「你放心吧，我一定送你回家去就是。」

話聲中，水袖突然一揚，一股香風直朝雲天維衝去。

雲天維突然聳聳鼻子，說道：「呵！好香呵，好香。」

他口裏說着，身子忽然搖幌起來，道：「哎呀！這是怎麼了，我頭有點兒暈，不成，我得睡一會兒才行。」

話落，身子一歪，躺倒地上不動了，睡着了。

崔瑤珍却笑了笑，回頭朝「四鬼」說道：「這瞎子怪可憐的，你們先把他送回店裏去，好好地照料着他。」

「冷無常」徐青立刻應聲大踏步上前，暗暗出指點了雲天維的穴道，抱起雲天維的身子而去。

封邱出命案　忙煞小飛狐

午正，日正當中。

由延津往開封的大路上，一個鬢髮蒼白的駝背老人，左肩上揹着一個小包裹，右手拿着一根竹杖，踽踽獨行着。他脚步蹣跚，走得一副很吃力的樣子。

他形單影隻，神情落寞，看來，這是個晚景淒涼而又孤獨的老人。

中時剛過，開封已然在望。

驀地——

一聲嬌叱，由路旁十多丈外的一座樹林裏傳來，駝背老人神情一怔，停步沉思了剎那，隨即邁步直朝樹林邊走了過去。

走近樹林邊，抬眼朝林中望去，三個面日英武的青年壯漢，正圍着一個十六七歲年紀的小姑娘在激鬥。

三柄長劍，寒光閃閃，那招式頗具凌厲。只是，那小姑娘手裏雖然並未使用兵刄，只拿着一根細長的皮馬鞭兒，獨敵三名壯漢，臉上却毫無懼容。

一邊，站立着一個年約二十多歲，手中拿着一柄摺扇，神情瀟洒，飄逸的藍衫少年書生。他輕搖着摺扇，目視小姑娘，意態有點輕浮的含笑說道：「這可眞是怪事，妳說有人跟我長得很像，問問妳那人現在那兒，叫什麼名字，這並不犯法呀！小姑娘！妳也太不講理了，要不是我閃避得快，豈不要挨妳幾馬鞭麼。」

小姑娘冷冷地道：「認錯人也是常事，我爲什麼要告訴你？哼？你也不睜大眼睛看看，姑娘是什麼人，你們竟敢仗着人多欺侮姑娘。呸！別作夢了，別以爲你們是三支劍，就是再加上三支，也未必是姑娘的敵手。」

藍衫少年書生忽然哈哈一笑道：「小姑娘！妳好大的口氣，這麼一說，妳必是大有來頭之人，我倒要請敎妳的尊姓大名了？」

小姑娘冷笑道：「呸！你配！」

藍衫少年書生雙眉微微一挑，道：「好個刁蠻的小丫頭……」

小姑娘突然一聲冷哼道：「你敢叫我小丫頭，我就敎訓你。」

話聲中，嬌軀一閃，已脫出三名青年壯漢的圍攻，右手振腕抖鞭，馬鞭兒筆直的直朝藍衫少年書生當頭抽落。

藍衫少年書生微微一笑，右手摺扇一抬，迎着小姑娘的馬鞭兒鞭梢點去。

小姑娘雖然並不知道藍衫少年書生是何許人物，但見他竟以手中摺扇點來。已知他一身功力必然不俗，要不怎敢？

她自是不肯讓自己的馬鞭兒讓他的摺扇點上，口中一聲冷哼，倏地挫腕一帶，鞭梢兒在空中响起「叭」的一聲暴响，閃電般反捲倒回。

藍衫少年書生一笑道：「丫頭……」

他丫頭兩字才出口，小姑娘陡地一聲冷叱，馬鞭兒突如靈蛇般地疾伸，又已筆直的直朝他抽到。

這一鞭，奇快如電，藍衫少年書生想再以手中摺扇相迎，已是不及。莫奈何，只得閃身橫跨一步避開。

可是小姑娘似是早巳料想到他會往旁邊跨步閃避，他剛一跨步，身形尚未站穩，她的馬鞭兒已經又如閃電般倒回，第三鞭跟着出手。

藍衫少年書生只覺得眼前鞭影一閃，鞭梢已直朝他面門點來。他心頭不禁陡然一驚，忙不迭地一仰身形，倒縱出丈外。

小姑娘並未跟踪出手，忽然輕聲一笑，道說：「你知道厲害了麼，還敢欺侮姑娘麼？」

藍衫少年書生一時大意，險險挨上一鞭，心中不由頗爲惱怒，小姑娘話聲一落，他立時冷聲說道：「妳太不講理了，須知我並不是怕妳。」

「你不怕我，那你爲什麼不出手？」

「我是怕誤傷了妳。」

「呸！別臭美了，你眞能够傷得了我麼？」

「我能不能傷得了妳，那是另一回事，只是今天妳非得說出那個跟我長得像的人叫什麼名字不可。」

「我不說便怎麼樣？」

「那妳就休想走出這片樹林。」、

「呸！你別吹大氣了，我小飛狐還從不曾被人嚇住過。」

「小飛狐？」藍衫少年書生一怔，道：「妳叫小飛狐？」

「嗯。」小飛狐明眸微睜地道：「你也知道我的外號？」

藍衫少年書生道：「妳可是從大漠來的？」

小飛狐冷冷道：「是便怎麼樣？」

藍衫少年書生忽然朗聲一笑道：「這麼說來，我們是自己人了。」

「呸！誰跟你是自己人。」

「家父與『塞外飛狐』沙天鵬當年曾是好友。」

小飛狐明眸一眨道：「你是誰？」

那先前圍攻小飛狐的三名青年壯漢，是「銀劍堡」的「銀劍三英」阮平、阮雄、阮義，此刻正橫釗劍站立旁邊，阮平忽然一聲大笑道：「小姑娘！妳聽淸楚了，咱們公子便是名滿天下武林『銀劍堡』的少堡主。」

小飛狐明眸微微一睜，道：「你就是『銀劍公子』孔玉龍？」

孔玉龍點頭得意地一笑道：「不錯，現在妳該相信我的確是自己人了吧。」

「呸！」小飛狐又啐了一口，道：「你們『銀劍堡』就能嚇唬得了我？哼！原來你們是想仗着『銀龍劍法』欺負我，『銀龍劍法』又有什麼了不起。」說完小嘴兒一披，一臉不屑之色。

孔玉龍原本以爲小飛狐先前不知他是誰，所以才刁蠻不講理，如今聽她這麼一說，又臉露不屑之色，臉上不由立時泛起了怒意，喝道：「小丫頭，『塞外飛狐』當年也不敢說這種話，妳小小年紀，竟敢瞧不起『銀龍』劍法，妳太也不知天高地厚了……」

小飛狐霍地跨前一步，臉兒一揚，道：「我就是瞧不起，怎麼樣？」

孔玉龍心中突然怒氣上冲，喝道：「小丫頭，妳既這麼說，今天我倒要替『塞外飛狐』管敎管敎妳。」

話落，倏然進步欺身，手中摺扇一抬，疾朝小飛狐肩井穴點到。

小飛狐口中一聲冷哼，塌肩側身避開

摺扇，右手皮馬鞭兒一揮，「叭」的一聲暴响，橫掃而出。

剎那間，但見扇影鞭影縱橫，打鬥得十分激烈。

可是，扇短鞭長，二十多招過後，孔玉龍居然只有招架的份兒，手中短扇竟然無法還攻。

若說「銀劍堡」的「銀劍公子」連一個十幾歲的小妞兒都對付不了，這話誰也不信。

突然——

孔玉龍口中一聲朗笑，手中摺扇招式倏地一變，展開了一輪搶攻，挑，點、打劃、快逾疾電，片刻工夫，立將小飛狐的一根長鞭迫得無法施展。

二十招不到，孔玉龍驀地一聲大喝道：「撒手！」

大喝中，小飛狐倏然一聲驚呼，身似巧燕翻雲，倒縱出丈外，但她手中的皮馬鞭巳被孔玉龍奪出手去。

小飛狐頓時氣得臉色發白，手中皮馬鞭被人奪出手去，這大概還是她生平頭一回。

站立在一邊的「銀劍三英」見狀，忽然齊地哈哈大笑，阮平說道：「小妞兒，妳還兇不兇了？」

小飛狐幾曾受人這等譏笑過，臉上不禁一陣紅，一陣白。她倏然抬臂反探，驀見綠芒電閃，手中已握着一柄冷氣森森逼人的短劍，圓瞪着一雙明眸，喝道：「你們神氣什麼，姑娘可跟你們沒完，今天你們一個也別想活。」

孔玉龍目光瞥視了她手中的短劍一眼，淡淡道：「妳也用劍？」

小飛狐雙眉倏地一揚，道：「難道除了你們『銀劍堡』的人，別人就不配用劍嗎？」

孔玉龍淡然一笑道：「劍非『銀劍堡』專用兵刄，武林中自是誰都能用，我的意思只是說在『銀劍堡』人的面前用劍，似乎有點班門弄斧。」

他口中雖說武林中誰都能用劍，但那句「班門弄斧」跟他那自負的神態，却暗示着誰都不配在「銀劍堡」人面前用劍。

他那種自負的神態，那種語氣，眞氣得小飛狐恨不得立刻一劍扎他兩個窟窿。她嬌靨一寒，冷叱道：「別廢話，你亮劍吧！」

「亮劍？」孔玉龍輕蔑地一笑，抬了抬手裏的摺扇道：「我看還是免了吧，只憑這柄摺扇，就儘够妳吃力的了。」

「呸！」小飛狐手中短劍一振，寒芒閃動，道：「其實我就是不用劍，也能取你們的性命，只是因爲你是『銀劍公子』，我偏要在劍法上勝你才心滿意足，讓你明白『銀龍』劍法並不足以傲誇天下武林，所以今天你非亮劍不可。」

她這番話，只聽得坐在林邊的駝背老人連連點頭，他之所以一直靜坐林邊不動，便是想看看名震武林的『銀龍劍法』，究竟有什麼奇絕獨特之處。小飛狐這一堅持，恰好合了他的心意。

孔玉龍素向心高氣傲，對「銀龍」劍法極是自負，他認爲小飛狐只是個十多歲的小姑娘，若以「銀龍」劍法與她搏戰，不僅不值得，還有點大才小用，也太自貶身價。

因此，他眨眨雙目，冷漠地一笑道：「要是我不亮劍呢？」

「不行！你非亮劍不可。」

「不行便又怎麼樣？」阮平突然插嘴問。

小飛狐雙眉一揚，道：「呸！誰跟你說話，等我先收拾了他，你們三個也跑不了。」

「銀劍三英」不由又是發出一陣哈哈大笑。

小飛狐被笑得急了，氣得幾乎要哭，她到底只是個十七歲的小姑娘。

一直靜坐在林邊的駝背老人微皺皺眉頭，忽然立起身來，故意將手中竹杖在地上敲得很重，瞇着雙眼，緩緩往林內走了進去。

小飛狐跟孔玉龍等人發現有人走來，立時一齊抬眼凝注。

駝背老人微微氣喘的走到距離孔玉龍等人丈許之處停步站立，仰起臉，瞇着雙眼，朝孔玉龍等人一個一個的看下去，最後目光落在小飛狐的臉兒上，沙啞着聲音道：「小姑娘！妳別跟他們打架吧。」

小飛狐心中正沒好氣，明眸一瞪，道：「要你管。」

駝背老人碰了個釘子搖搖頭，轉向孔玉龍，瞇着眼睛道：「你們爲什麼欺負人家一個小姑娘？嗯？」

孔玉龍神色冷淡的看了他一眼，沒說話，他是懶得開口。

「銀劍三英」的老三阮義，心地爲人比較善良，脚下跨前兩步，望着駝背老人說道：「老人家！沒你的事，你還是快些走開吧。」

駝背老人楞楞望着阮義，口中「呵呵」了兩聲，眨眨眼睛道：「那你們就別欺負她吧，男人欺負女人，大人欺負小孩，多沒意思……」

老二阮雄性情比較暴燥，接口說道：「老三！你跟他囉嗦個什麼，攆他走就是了。」

老大阮平忽然朝駝背老人揮揮手說道：「老兒！沒你的事，快走開吧，好留着你的那條老命多活些日子。」

駝背老人搖搖頭道：「年頭變了，年頭變了，唉……」

他嘴裏說着，不但沒有走開，反而拄着竹杖，一副龍鍾老態的樣子，一步一步的走向小飛狐身後，在丈許多遠的一塊草地上矮身坐了下去。

孔玉龍一直冷眼看着這駝背老人有些兒古怪，若是常人，碰上這種動刀動劍的場面，避之唯恐不及，那有反而走近的道理，他心中不由大是起疑。

可是小飛狐却不管這些，她一挺手中短劍，喝道：「我叫你亮劍，你聽見了沒有？」

孔玉龍雙眉一挑，冷冷道：「我聽見了，只是妳得先贏了我手中這柄摺扇，我再亮也不遲。」

小飛狐一再出言相逼，孔玉龍始終不肯亮劍，這對她而言，無異是一種侮辱，顯然地，孔玉龍是瞧不起她，不屑用劍跟她動手。

她生性倔强，孔玉龍越是不肯亮劍，

她就更要他非亮劍不可。她心念電閃，眸珠子一轉，忽然輕聲一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啦，你怕『銀龍』劍法勝不了我，丟了你們『銀劍堡』的威名。對不對？」

孔玉龍雙眉一挑，道：「誰說的？」

「我說的，要不然你爲什麼不敢亮劍跟我動手？」小飛狐披披嘴道：「看來你們『銀劍堡』威震武林的『銀龍』劍法，只不過是徒具虛名……」

俗語說得好：「請將不如激將」，絕大多數的人，都受不得一個「激」字。

果然，孔玉龍被激怒了，他臉色一變，雙眉高挑，道：「妳一定要我亮劍？」

小飛狐冷冷道：「不過如果你不敢就算了。」

孔玉龍陡然哈哈一聲狂笑道：「好！好！妳既然這麼說，我就讓妳見識見識『銀龍』劍法。」

他右手握住腰間的劍把，拇指一按把簧，「嗆」的一聲輕响，銀光一閃，龍紋銀劍已然出鞘。

小飛狐忽然格格嬌笑道：「這才是，告訴你吧，『天痴』劍法等閒我也不肯輕易施展的。」

孔玉龍心中倏然一驚，道：「妳會『天痴』劍法？」

小飛狐冷冷道：「怎麼？你怕了？」

孔玉龍雙眉一挑又垂，目光凝注地道：「天痴上人是妳的什麼人？」

小飛狐道：「是我師父，怎麼樣？」

孔玉龍心裏有點猶豫了，他倒不是怕「銀龍」劍法難勝「天痴」劍法，而是因爲小飛狐是天痴上人的徒弟。天痴上人性情怪僻，最喜護短，他跟小飛狐動手，如果不勝，那會有損他「銀劍堡」的威譽，要是勝了，必將觸怒天痴上人。萬一天痴上人爲護短，爲爭他「天痴」劍法的榮譽找上「銀劍堡」來，那豈不是個大麻煩？

他本是個城府甚深，工於心計之人，他心念電轉，突然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我們更不是外人了，令祖『塞外飛狐』跟家父是老朋友，令師昔年也曾數度前往找『銀劍堡』跟家父研討砌磋劍術。說什麼我們也不該因這一點小誤會動手。姑娘！我們算啦。我們這是不打不相識，不是我托大了，認眞說起來，妳還得叫我一聲叔叔呢，我還能跟妳動手麼？」

他雖因小飛狐是天痴上人的弟子心中有所顧忌，不願跟小飛狐動手，免得惹來麻煩，可是小飛狐却依然不肯罷休地道：「呸！別自說自話皮厚了，誰要叫你叔叔。今天不動手可不行，剛才你們那麼兇，現在却又說得這麼好聽，哼！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心意麼，還不是自量不是天痴劍法之敵，不敢動手。」

孔玉龍想不到小飛狐竟然這般刁蠻，一定要逼着他動手。他心中不禁忍無可忍，雙眉高挑，臉色沉寒地冷冷道：「妳眞一定要逼我動手？」

小飛狐道：「少廢話，你動手吧。」

情勢擠逼至此，有如拉滿了的弓弦，不得不發。孔玉龍他沒再說話，臉色凝寒地抬腕振劍，銀龍劍在胸前劃了半個弧形，劍虹如電，身隨劍走，出劍直朝小飛狐面門點去。

劍似遊龍，快如閃電，雖然只才出手一招，即已顯出「銀劍公子」在劍術上實有精湛不俗的造詣。

小飛狐突然格格一聲嬌笑，側身橫跨三尺，手中短劍疾揮，綠芒閃動，竟朝銀劍劍身削去。

兩劍相接，「嗆」的一聲暴响，綠芒金星飛濺中，小飛狐陡然發出一聲驚呼，嬌軀向後暴退。

孔玉龍身形也向後疾退，低頭檢視銀劍劍身。

「銀劍三英」在旁見狀，臉上齊現驚色。

駝背老人不禁雙眉微皺，抬眼凝目朝小飛狐望去，只見小飛狐左手撫着右腕，明眸現露驚色地望孔玉龍。

顯然，她是仗恃自己的短劍鋒利，第一招就想削斷孔玉龍的銀劍，沒想到銀劍未被削斷，反而將自己的虎口震痛，短劍險險脫手震飛。

孔玉龍低頭檢視銀劍，劍身巳現出一個米粒般的缺口，劍身受損，他心中不禁十分惱怒，瞪目沉喝道：「丫頭，原來妳是仗恃手中短劍鋒利，好得很，今天我一定要妳識得『銀龍』劍法的厲害。」

一振手中銀劍，正要發招攻出。

驀地——

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人影一閃，那坐在小飛狐身後丈外草地上的駝背老人，竟於此際突然橫身站立在孔玉龍小飛狐二人的中間。而且有一股無形暗勁，迫得孔玉龍的身形一窒，不得不收招停勢後退。

孔玉龍心中不禁凜然一震。

小飛狐口中發出了一聲驚「咦」。

「銀劍三英」則瞪大着六隻眼睛，全都險露驚愕駭然之色。

雖然，孔玉龍早在駝背老人走進林中來時，他心中就覺得這老兒有點古怪，起了懷疑，却未想到這個看來庸俗而又老態龍鍾的駝背老人，竟然是個內功深厚的武林高手。

孔玉龍心中一震之後，旋即震目怒瞪，喝道：「老兒！你是誰？」

駝背老人冷冷地看了孔玉龍一眼，沒答理他，却向小飛狐笑說道：「姑娘！妳眞了不起，竟能接得下名震武林『銀龍』劍法絕招……」

小飛狐黛眉一揚，小嘴兒一噘，才要開口，可是駝背老人却朝她搖手一笑又道：「姑娘！妳先別開口，也別生氣，小老兒這可不是多管閒事，而是因爲封邱城中出了命案，我猜想那命案可能與你們雙方有關，所以我才特地告訴你們。」

這話說的有點沒頭沒腦，小飛狐跟孔玉龍聽得全都不由微微一怔。

小飛狐秀眉一皺，問道：「出了什麼命案？」

駝背老人說道：「一個年輕書生被殺了。」

小飛狐明凝眸一道：「他是誰？」

駝背老人目光一瞥孔玉龍，道：「跟這位公子長得差不多的樣子。」

小飛狐臉色一變，道：「他叫什麼名字？」

駝背老人道：「聽說好像是姓何。」

「是什麼人殺了他？」

「桐柏三虎。」

「在什麼地方？」

「客棧裏。」

「你怎麼知道？」

「我剛從封邱來。」

小飛狐眼圈兒忽然一紅，一擰嬌軀，驀地向林外竄了出去。只聽得一陣馬蹄聲由近而遠，直往封邱方向飛奔馳去。

孔玉龍目露疑惑之色地望着駝背老人，問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駝背老人神色忽然顯得一片冰冷地道：「你不信？」

孔玉龍道：「聽說他武功身手極高，桐柏三虎武功雖也不錯，但怎會是他敵手，怎麼可能殺得了他？」

駝背老人冷冷道：「信不信由你，有人被殺在那家客棧裏確實沒錯。這事在你來說，雖然感到有點失望，可是却也省去不少麻煩，你該爲你自己高興才是。」

孔玉龍道：「爲什麼？」

駝背老人淡然一笑道：「我問你，你要我找他的目的是爲什麼？」

孔玉龍心中一窒道：「這個……」

駝背老人道：「因爲他的出身來歷如謎，出道江湖雖然不久，聲名却巳蓋過你『銀劍公子』的名頭，所以你要找他跟他一較高下强弱。同時也因爲聽說你跟他長得很像，你要看看究竟。對不對？」

這番話，只聽得孔玉龍不由連連震動，道：「不錯！你怎麼知道的？」

駝背老人淡淡一笑道：「那你就不必問了。」

孔玉龍雙目倏然一凝，上下打量着駝背老人，沉聲問道：「閣下是誰？」

駝背老人道：「小名號，小老兒外號人稱『屠龍老人』。」

孔玉龍腦中思緒飛轉了轉，雙眉微微一皺道：「當今武林稍有名氣的人物，我多少都聽說過或見過，怎竟從未聽說過閣下的名號？」

駝背老人淡淡道：「我不是說小名號麼，小名號又不是响亮的萬兒，你『銀劍公子』當然不會聽說過。」

倏然，孔玉龍的心中忽有所悟地臉色一變，聲調一冷喝道：「老兒！你想找死麼？」

「找死？」駝背老人一怔，搖頭道：「那怎麼會，小老兒雖然巳經一大把年紀了，但是還不想死呢。」

站立在一邊的「銀劍三英」也都會過意來了，老二阮雄雙目突然一瞪，沉聲喝道：「老兒！你竟敢戲弄咱們公子，你大是活得不耐煩了。」

阮雄生得豹頭環眼，他雙目一瞪，那氣勢像要吃人的樣子。

駝背老人駭得後退了一步，連連搖頭道：「小老兒沒有呀，小老兒怎麼有那大的胆，怎敢戲弄你們公子。」

孔玉龍突然一聲冷笑道：「老兒！別再裝瘋賣傻了，閣下究竟是誰？說吧，別小家氣了。」

駝背老人道：「我就是我，我既沒裝瘋賣傻，也沒小家氣。我說我人稱『屠龍老人』，你不相信，我就莫可奈何了。」

孔玉龍道：「難道你沒有姓名？」

駝背老人道：「姓名當然有，只是我那姓名很不中聽，你聽了會更生氣。」

孔玉龍道：「只要是眞姓名，說來聽聽看，可不准信口開河胡謅，否則就別怨我對你不客氣。」

駝背老人點頭道：「你放心吧，我不會信口開河胡謅的。」臉色神情倏然一肅，道：「小老兒姓朱單名一個中字。」

孔玉龍陡地一聲怒喝，銀虹一閃，挺劍直朝駝背老人胸前刺去。

顯然，孔玉龍是聽錯了。朱中與「祖宗」兩字具有諧音之妙；他把朱中兩字聽作「祖宗」，認爲駝背老人是存心戲侮他，信口胡謅佔他便宜。

然而，孔玉龍他眞是聽錯了嗎？沒有。

駝背老人也不眞姓朱名中，他之所以自稱姓朱名中，際實也是採諧音「祖宗」之意。

孔玉龍挺劍刺出，駝背老人竟然凝立不動。只目光如電，灼灼地注視着刺來的劍鋒。

眼看銀龍劍劍尖巳距離他胸前尺許之際，孔玉龍却突然沉腕收劍，臉色寒凝如冰地道：「你爲何不還手，也不閃避。」

駝背老人淡然一笑道：「我聽說『銀劍公子』劍下從來不殺不還手之人，我要試試是眞是假？」

孔玉龍冷冷道：「現在巳經試過了，你亮兵刃吧。」

駝背老人道：「你眞要跟我動手？」

孔玉龍道：「不錯，今天我要讓你知道『銀劍公子『不是隨便可以戲侮的。」

駝背老人忽然輕嘆了口氣，道：「銀龍劍法名震天下武林，能有機緣領教銀龍劍法絕學，這實在是件十分光采的事，可是我沒有兵刃，只有這一根竹杖，如之奈何。」

說罷，幌了幌手中的竹杖，聳聳肩，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孔玉龍道：「你會不會用劍？」

駝背老人搖頭道：「沒學過，只學過幾招打狗杖法。」

他說來每一句話都帶有骨頭，不是陋含戲侮之意，便是意含譏諷。

孔玉龍直氣得俊臉發靑，冷聲一笑，驀然抖手將手中的銀龍劍擲插在丈外地上，飄身去折下一根樹枝，立掌如刀，削去細枝樹葉。冷笑說道：「用劍跟你動手，勝你也不光采，我用樹枝，你用竹杖，這樣比較公平，來吧。」

駝背老人冷冷地望着他，突然大笑道：「江湖傳說『銀劍公子』爲人十分狂傲，果然不錯，不過，你雖然狂傲，看來還算得上是條漢子，你出招動手吧。」

孔玉龍心中早巳氣極怒極，駝背老人話聲一落，他立即冷聲一笑，喝道：「如此，你小心了。」

話落招發，手中樹枝一震，以枝代劍，快疾如電地直朝駝背老人咽喉點去。

「銀劍公子」名震武林，爲當今武林中的青年俊彥，不但劍術造詣不凡，內功亦有精深不俗的火候。一根樹枝在他手中使來，實跟一柄長劍並下差遜什麼，其招式威勢自是凌厲驚人。

這一招如果眞被點中，駝背老人的咽喉定然立被洞穿，鮮血泉湧，頓時命歸黃泉。

顯然，孔玉龍心中已生殺機，存心一招就要了駝背老人的老命。

駝背老人眼見孔玉龍招發如電，威勢凌厲，他似是慌了手腳，口中一聲驚叫，有點手忙脚亂地身軀向後一仰，脚下踉蹌，險險沒有跌倒，但也恰巧避過孔玉龍那點向他咽喉威勢凌厲的一招。

孔玉龍出手一招點空，狂笑一聲，手中樹枝招變「遊蜂戲蕊」，奇快絕倫地又朝駝背老人胸前大穴遞到。

駝背老人才又故技重施，裝作手脚慌亂地閃身斜退避開。可是孔玉龍身形一閃，人已到了駝背老人身側，左手駢指如戟，點在駝背老人的「期門穴」上。口中同時一聲狂笑，喝道：「老兒，躺下吧。」

可是，駝背老人並未依言躺下，反而是孔玉龍陡覺手指點處堅逾鐵石，觸指生痛，右手樹枝連忙一揮掃出，藉着那一揮掃出之勢，身形暴退。

他身形暴退奇快如電，可是，他快，駝背老人比他還快。駝背老人出手了，竹杖一揮，「叭」的一聲，正敲在孔玉龍的足踝上。

這一下敲得實在不輕，痛得孔玉龍身形搖幌，脚下連打了兩個踉蹌，才能勉強拿樁站穩。

駝背老人突然哈哈一笑道：「怎麼樣？我這一招打狗杖法還不差吧？」

「銀劍三英」見狀，立時一聲怒喝，三人身形同時閃動，成品字形將駝背老人圍住，橫劍蓄勢，似要聯手合擊。

駝背老人目光環視了三人一眼，道：「怎麼？三位在旁邊可是看得技癢了，也想湊熱鬧嚐嚐我這打狗杖法的味道？」

老大阮平雙眉一挑，才要開口，孔玉龍却已朝他一搖手，目光有如冷電般地望着駝背老人，冷冷道：「我看走眼了，閣下果然是一位高人。」

駝背老人神色淡漠地笑了笑，道：「你這話錯了，那眞會讓人笑掉大牙，像我這麼個只會幾手打狗杖法的老頭子，要是也算得上高人，那麼，像你這種名震武林的『銀劍公子』又算是什麼呢？別捧我，好不好。」

他說時神情雖是一本正經的樣子，這番話，聽來也似乎有點道理，但是孔玉龍心中明白，駝背老人所言實是句句都有骨頭，意含諷刺。

當然，孔玉龍他也知道，今天遇上了棘手人物。

他生性狂傲，雖已明知駝背老人是個棘手人物，但他仍要跟駝背老人全力一搏，一爭勝負雄長。

事實也是，以他「銀劍公子」在武林中的名頭，在這等勢成騎虎的情形下，他怎能就此畏縮罷手。

只見他雙目一瞪，精光如電激射，一振手中樹枝，正要發招攻擊。

驀地——

一陣馬蹄聲爆响，一騎紅馬，疾衝入林來，竟是那小飛狐去而復返。

孔玉龍跟「銀劍三英」全都不由一怔，不知她爲何去而復返？

就在孔玉龍跟「銀劍三英」一怔之間，小飛狐人馬已衝到駝背老人身旁，嬌喝道：「老兒！跟我走，我有話要問你。」

話未說完，人在馬上已探臂伸手，抓着駝背老人的胳膊向上一提，竟將駝背老人提上馬去。一手同時一帶馬韁，馬已回頭向林外飛馳奔去。

這眞是怪事，駝背老人一身武功頗高不俗，小飛狐竟能輕易的將他提上馬去，他似乎連掙扎都未掙扎。

這是爲什麼？……

孔玉龍一怔之後，定過神來，立即喝道：「追！」連忙率同「銀劍三英」掠身向林外追去。

可是已經慢了一步，追出林外，小飛狐人馬已馳百丈以外。

孔玉龍不禁氣怒得直是跺脚，咬牙恨恨不已。

阮平在旁勸道：「公子！別氣了，那小丫頭一聽說那姓何的年輕書生被殺就急了，她去而復返帶走駝背老人，必是前往封邱城中客棧裏查問詳細情形，我們只要前往封邱城中走走，定能遇上他們的。」

阮義接口說道：「老大說得不錯，我們只要前往封邱城中走走，定能遇上他們的。還有那駝背老兒他究竟是個什麼來歷？那一路人物，我們也必須摸清楚他。」

孔玉龍聽得二人這麼一說，這才怒氣稍斂地微一點頭道：「剛才是我太過輕敵大意，不屑一出手就施展『銀龍』劍法精華絕招，以致落敗，被那老兒戲弄了去。以後再遇上他們兩個時，不管是什麼地方，儘管施展『銀龍』劍法精華絕招對付他們。」

說罷，邁步去解開拴在樹幹上的馬韁，騰身躍上馬背，當先直朝封邱城方向馳去，「銀劍三英」連忙也去解下馬韁，紛紛上馬隨後馳去。

× × ×

小飛狐帶着駝背老人縱馬疾馳，按理，她應該直奔封邱城才是，然而，半途中她竟然一帶馬頭，轉向一條荒僻的岔路上奔去。

其實這正是小飛狐的心思聰明的機警之處，她料想孔玉龍等人心中必然不甘，定會隨後追來，爲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糾纏，所以才轉向岔路。

駝背老人被小飛狐提上馬背，貼身坐在鞍後竟然連動也不動一下，裝得一副害怕的樣子，沙啞着聲音道：「姑娘！妳要帶我去什麼地方？」

小飛狐沒好氣的道：「好地方，閻王殿。」

「啊呀！」駝背老人忽然叫嚷道：「姑娘！妳可行行好，我還不想死呢。」

小飛狐「啐」了一聲道：「別裝蒜了，我只是要問你幾句話，只要你誠實的回答我，便沒你的事，要不然，哼！我可也不是什麼好人。」

「妳也不是好人，那不行，我得趕快跑。」駝背老人嘴裏說着，身軀突然向下一歪，滾落馬鞍，跌在地上。

小飛狐反手一抓，却未抓着。

那馬本是一股前奔之勢，小飛狐反手一把未能抓着駝背老人，馬已奔出五六丈遠去，連忙一帶馬頭，又轉了回來。

駝背老人滾落地上，跌了個四脚朝天，想必是跌痛了，一手撫着腰，口中「哎呀」直哼。

小飛狐飄身躍下馬背，雙手叉腰，瞪視駝背老人，一副兇霸霸的樣子道：「你這人好沒道理，竟然想跑，眞是活該。」

駝背老人抬頭看了她一眼，手撫着腰幹坐起，道：「我怕呀，妳說妳不是好人，我怎麼不趕快跑。」

小飛狐秀眉一皺，道：「你別跟我裝了好不好，你不知道人家心裏有多煩。」小嘴兒忽地一撇，道：「哼！若不是想要你好好跟我合作了，我不抽你幾鞭子才怪呢。」

「跟妳合作？」駝背老人搖頭道：「妳那麼兇霸霸的樣子，誰敢跟妳合作，不成。我不跟妳合作。」

小飛狐雙目一瞪，右手倏揚，皮馬鞭在空中發出「叭」的一聲爆响，但並未抽下。說道：「你敢！剛才你在那樹林中，要不是我去救你出來，哼！那『銀劍公子』他豈會輕饒你。」

駝背老人心中不由在暗笑：「也不知道是誰救了誰，妳實在太刁蠻了。」

他心裏在暗笑，口中却問道：「妳要我跟妳合作什麼？先說來我聽聽看。」

小飛狐明眸望着他，忽然輕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不是常人，也知道你對我並無惡意，所以才耐着性情問你，要是別人我早拿鞭子抽他了。」

她一邊說着，一邊走到路旁一塊石頭上坐下，抬手掠了掠鬢邊微亂的秀髮，又道：「我猜想你一定知道那個姓何的被殺的原因，我要你據實告訴我。」

駝背老人眨眨眼睛道：「姑娘想知道他爲何被殺的原因？」

「嗯。」小飛狐點點頭。

「爲什麼？」

「我要替他報仇。」

駝背老人心中微微一怔，也立時掀起了一陣激動，凝目問道：「姑娘是他的親人？」

「這你就別管了，我只問你，他是個不會武功的書生，那『桐柏三虎』爲何要殺他，我知道這原因你一定清楚。」

駝背老人搖頭道：「那『桐柏三虎』爲什麼要殺他，我並不清楚，我只是趕巧碰上了這件事，我到達那客棧中時，人已經死了，而且他的一位朋友，隨後也到達了。」

「他的一位朋友？」

「嗯，一個黑衣蒙面人。」

「一個黑衣蒙面人？」小飛狐心中忽然一動，道：「可是『追魂劍客』。」

「對了，正是他。」

「你怎麼知道『追魂劍客』跟他是朋友？」

「是『追魂劍客』自己說的。」

「他的屍體現放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不知道，已被那『追魂劍客』弄走了。」

「你說的可是眞話？」

「我是從來不說謊的。」

他說的確實是眞話嗎？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小飛狐秀眉深蹙地默然沉思了起來；她心中突然生出了懷疑。她想：「桐柏三虎」爲什麼要殺他？他如果只是個文弱書生，就不可能有「追魂劍客」那等武林高手的朋友，他既然跟「追魂劍客」是朋友，那他就不該眞是個絲毫不懂武功的文弱書生。

她心念電轉，認爲只要找着「追魂劍客」，這些疑問定能全部明白。只是，「追魂劍客」向來行蹤飄忽，有若神龍，到那裏去找他呢？……

忽然，她明眸一凝，望着駝背老人道：「你還沒告訴我你的姓名呢？」

駝背老人笑笑道：「妳也還沒告訴我呀。」

「我姓沙，名字叫小娟，外號叫『小飛狐』。」

「我姓賈（假），認識我的人都叫我賈駝子。」

「那我以後就也叫你賈駝子了，好不好。」

「當然好。」賈駝子點點頭道：「別人都是這麼叫我的。」

沙小娟忽然格格一笑道：「好了，現在你跟我走吧。」

「去那裏？」

「我要去找『桐柏三虎』報仇，你跟我去作個人證。」

賈駝子心中暗暗一笑，搖頭道：「我不去。」

沙小娟秀眉倏地一挑，手中的皮馬鞭兒一揚，又在空中發出「叭」的一聲爆响：「你敢！」

賈駝子嚇得一縮頸子，道：「我就是怕妳兇霸霸的拿鞭子抽我，要我跟妳一起也可以，除非妳對我和和氣氣的，絕不拿鞭子抽我才成。」

沙小娟眨眨眼睛，似乎無可奈何的點頭說道：「好啦！以後我也只是嚇嚇你，不會眞抽你的。說實在話，我心裏煩透啦。」

賈駝子雙目倏然一凝，道：「姑娘，我想問妳一句話，可以嗎？」

「什麼話？」沙小娟的神情當眞不再兇了，語氣也和氣了許多。

「那姓何的書生跟妳是什麼關係？」

「朋友。」

「妳跟他認識很久了麼？」

「才認識他只不過兩天，我們就分開了。」

「你們才認識兩天，爲什麼就分開了呢？」

「因爲我要辦事情，有他在一起不大方便，」沙小娟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心裏很喜歡他，本想事情一辦完，便帶他回大漠去傳他武功的，沒想到……唉！」搖搖頭，忽又輕嘆了口氣，接道：「早知他會被人殺害，我就不跟他分開了。」

賈駝子眨眨眼睛道：「姑娘要傳他武功？」

「嗯。」沙小娟點點頭。

「姑娘要做他的師父麼？」

「不，我不會做他的師父的。」沙小娟搖搖頭。

賈駝子詫異地道：「這可就奇怪了。姑娘要傳他的武功，却又不做他的師父，那麼將跟他怎麼稱呼呢？」

沙小娟突然又瞪了眼，道：「你這人怎的這麼嚕囌，問得這麼詳細幹嗎，我做不做他的師父這是我的事，要你管。」

賈駝子哈哈一笑道：「好！我不問就是。」

那知他這一笑又把沙小娟那兇霸霸的性兒引發了，手中皮馬鞭兒倏又一揚，發出了一聲爆響，隨又挫腕收回，嬌喝道：「你敢笑。」

賈駝子道：「好！我不笑，笑也犯法，唉！」

他嘴裏說不笑，心裏却在暗笑不已。

沙小娟道：「別再嚕囌了，我們快走吧。」

× × ×

夜，二更正。

下午，本來還是很好的天氣，這時忽然下起了毛毛細雨。

沙小娟在客棧的房間內來回的踱着，心裏直在生氣，因爲今夜她要出去探查「追魂劍客」的行踪，老天竟不作美，偏在這時候下起雨來。

她本想找賈駝子聊聊天，暫解心裏的煩惱，等雨停了再去探查「追魂劍客」的行踪的。可是賈駝子在酒醉飯飽之後，便四仰八叉的躺倒床上，呼呼大睡，早就入了夢鄉。

她到他房裏去看了好幾趟，他都毫無所知，連叫都叫不醒，她無可奈何，恨恨地罵了聲：「死豬。」賭氣的擰身出房，掠身冒雨的走了。

賈駝子閉着眼睛裝睡，可是沙小娟的一舉一動全未逃過他的聽覺，沙小娟剛掠身上屋，他立刻就下了床，跟了下去。

沙小娟心中這時只有一個意念，就是「追魂劍客」如果還在這封邱城中，一定投宿在客棧內，封邱城中的客棧雖然有不少家，只要耐心地一家一家找下去，總會有所發現的。

於是，她一家一家的找下去。

雖然，她已找過五六家客棧，毫無發現，但並未因此而氣餒。

她是個十分好強的小姑娘，只要她自認爲是的事情，她是決不會氣餒的。

終於，她發現了一個自以爲是的目標。

在一家客棧的屋頂上停了下來。

那是一家位於一條小街上的小客棧，一間客房的窗戶半開，窗前桌邊坐着一個書生打扮之人，正在聚精會神的低着頭看書。

因爲那書生在低頭看書，所以沙小娟無法看到他的面目長像。

她伏身那間客房對面的屋脊上，靜靜地注視着。她心裏在暗想：「這書生打扮之人，說不定就是那向來行蹤飄忽，有若神龍的『追魂劍客』……」

忽然，那書生抬起頭來，朝黯黑的天空看了一眼。

沙小娟看到那書生的面目了，那是一張十分俊美的面孔，雙目有如星星般神采灼灼逼人。

這一來，她更認爲這書生大有可能就是「追魂劍客」，一個普通的書生，那會有這等神采灼灼逼人的眼神？她越想越認爲自己的想法不錯。

那書生抬頭朝天空看了一眼之後，便又低下頭聚精會神的看書。

風雨越來越大，沙小娟渾身衣裳已經被雨濕透，微微覺得有點寒冷起來，可是：她仍然靜靜地伏在那最沒動，因爲在她心中的想法，認爲「追魂劍客」絕不會無目的地住在這種小客棧內，只要自己耐心的看下去，定能看出他的行徑來。

夜已過三更。

那書生仍在低着頭聚精會神的看書，除了偶而抬起頭來看看夜空，又似有意若無意地朝沙小娟的伏身處瞥視一眼外，並無其他動靜，也無一點睡意。

忽然，沙小娟發覺有些不對勁了，因爲那書生剛才抬起頭來時，嘴角竟含着一絲微笑，那笑容顯得有點神秘，有點像惡作劇的得意的微笑。

她心中忽然一動，暗道：「難道他已經發覺我在這兒，故作聚精會神的在看書・坐着不動，存心作弄我，讓我在屋上受雨淋……」

她素向任性，想到即以爲是，她一想到自己被作弄了，心裏立時冒了火，暗道：「好呀，你竟敢作弄我，讓我挨雨淋守你半夜，哼，我不給你點苦頭吃，還以爲我是好欺負的呢。」

她想到即做，絲毫不多攷慮地伸手入懷摸出兩粒神砂，準備等那書生再抬頭來時，立刻打出洩憤。

等了不久，那書生果然又抬起頭來，嘴角才現笑意，沙小娟手裏的兩粒神砂已經出手，兩縷烏光，直朝書生雙目射去。

她實在是個非常任性的姑娘，無怨無仇，只因被作弄之故，竟用神砂射人雙目・全未攷慮萬一傷了人家雙目的後果。

說來也眞湊巧，她兩粒神砂剛出手，那書生忽然打了個呵欠，像似已經困倦，

突然伸手掩上窗戶，跟着燈已熄滅，好像上床去睡了。

情形顯然，那兩粒神砂並未傷着書生・而且看樣子書生也根本不知道有人在暗襲。

沙小娟對自己的暗器手法，素向深具自信，極少失手，可是今天兩粒神砂打出，既未打中書生，竟如泥牛入海，不見踪影。

這一來她的氣更大了，她沒有去深思那兩粒神砂爲何不見踪影的原因，口中冷「哼」了一聲，身形一長，便要掠身向書生窗前撲去。

驀地——

她身後响起一個輕柔的聲音說道：「小姑娘，妳怎地這般心狠呢？」

沙小娟心頭陡地一驚，閃電旋身，只見身後另一棟屋宇的屋頂上，神情瀟洒地站立着個人，正是她認爲可能是「追魂劍客」的書生。

沙小娟臉色不禁倏然一變，旋即一撇嘴角，道：「你神氣什麼？」

那書生微微一笑道：「我並沒有神氣呵，早知道是一位姑娘，我早就請妳下去到房中談談了，害得妳淋了這久時間的雨，眞對不起。」

一提起淋雨，沙小娟的氣又來了，一「啐」了一口道：「呸，誰要到你房中跟你談，我問你，你是不是『追魂劍客』？」

書生似想朗聲大笑，但又忍住，微笑着說道：「這麼說來，姑娘誤以爲在下是『追魂劍客』，所以才用『天痴神砂』打我雙目的了。」

沙小娟心中微微一驚，目注書生道：「你識得『天痴神砂』？」

書生點頭道：「『天痴神砂』威震武林，如何不識，妳看，可是這兩粒？」

右掌一攤，掌心有兩粒米大的烏黑鐵砂，正是沙小娟的「天痴神砂」。

沙小娟心中更吃驚了，她沒想到自己打出的兩粒神砂竟被書生不着痕跡地輕輕接去，而且一瞬之間，居然悄悄到了身後屋上，按此可見，書生一身武學功力，都在自己之上。

可是，她生性從不服人，心中雖然吃驚，但却小嘴兒一到撇，道：「是又怎麼樣・能接着兩粒神砂，有什麼了不起？」

書生眞是好修養，神情仍然瀟洒地微微一笑，道：「我沒說我了不起呀，是不是？」

沙小娟雙眸倏地一瞪，說道：「你敢笑！」

書生不禁愕然一怔，但旋即回味過來・道：「好，我不笑，小姑娘，請到下面房裏去談談如何？」

沙小娟不悅地道：「誰小了，你又有多大？」

書生連忙道：「對不起，我說錯了，那麼，姑娘請。」

沙小娟本來不想到書生房裏去，但却想知道書生副底是不是「追魂劍客」，同時也因爲外面仍下着雨，渾身衣裳濕漉漉實在不好受，她明眸微轉了轉，道：「到你房裏就到你房裏去，我還怕你不成！」

書生淡淡一笑，當先飄身下屋，進入房內將油燈重新點上。

沙小娟隨後飄身下屋，氣唬唬的走進房內，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她頭上的雨水順着兩鬢往下流，活像個落湯鷄。

書生見她這副落湯鷄的樣子，幾乎想笑，却又忍住，從屋角一隻書箱中，拿出兩件衣褲，說道：「姑娘，先將濕衣裳換掉，咱們再慢慢的談。」

沙小娟神情不禁一怔，心中大感奇怪・一個男人的書箱中，竟然有女人的衣褲・而且都是上等質料。

她怔怔的望着書生，想問，又有點不便啓口。

書生似乎已明白她的心意，解釋道：「這是我妹妹的衣裳，姑娘先換上吧。」

沙小娟本想拒絕不換，可是濕衣裳穿在身上，實在十分難受，於是她伸手接過，雖然她並不計較此時此地，在一個男人的房中，該不該換衣裳，但她接過衣裳後・却坐着沒動。

書生雖是聰明絕頂之人，却一時未想到她坐着沒動的原因，催促地道：「姑娘怎不換衣裳。」

沙小娟臉色倏然一紅，道：「你在這兒，我怎麼換？」

書生恍然一悟，不由笑了笑，舉步走出房去，並順手將門帶上。

沙小娟先將房門扣好了，這才移步轉到帳後，迅速的脫去濕衣換上，那衣褲雖然稍嫌大了一點，却也將就可穿，她穿着整齊之後，才將房門打開，回到椅子上坐下。

書生含笑回入房內，在另一張椅子上坐下後，雙目微微一凝，道：「請問，姑娘可是『天痴上人』門下？」

「不錯，怎麼樣。」

「不怎麼樣，姑娘貴姓？」

沙小娟雙目突然一瞪，道：「我問你的話，你還沒回答，反而問起我來了。」

書生微微一怔，道：「姑娘問我什麼話了？」

「你是不是『追魂劍客』？」

「姑娘可是與他有仇？」

「沒有，我要向他打聽一件事。」

「哦。」

「你究竟是不是？」

「姑娘看我像嗎？」

「鬼才知道。」

書生搖頭笑，道：「姑娘要向他打聽什麼事，能告訴我嗎？」

沙小娟雙目凝視着書生，沉吟了一下道：「有一個姓何的書生被人殺害了，你知道這件事麼？」

「姓何的書生？」

「嗯。」沙小娟點點頭道：「他叫何英，聽說『追魂劍客』是他的朋友，他被殺後，『追魂劍客』把他的屍首弄走了，我要找他證實這件事的眞假。」

「哦。」書生眨眨眼睛說道：「妳說的可就是那傳說被『桐柏三虎』所殺的何英。」

「正是他，你也知道這件事？」

「我也是爲這件事而來。」

「你跟何英也是朋友？」

對此，書生沒有作答，只笑了笑，道：「我倒並不担心那何英是否被殺，而是想查明事後那『追魂劍客』是不是眞的現

過身？」

沙小娟雙目凝注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書生道：「要是『追魂劍客』眞的現過身，那麼何英便沒有被殺。」

「你是說因爲何英有『追魂劍客』那等武功高絕的朋友，他就不會被殺？」

「嗯。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沙小娟被書生這種模稜兩可的話弄糊塗了，迷惑地轉動着眸珠子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可把我弄糊塗了。」

書生微微一笑道：「姑娘跟何英是朋友？」

「嗯。」沙小娟點點頭。

「你們認識多久了。」

「沒多久。」

「妳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嗎？」

「讀書人，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

「他不會武功？」

「不會。」沙小娟搖搖頭。

「妳試過他麼？」

「試過。」「一點也不會。」

「妳很喜歡他麼？」

沙小娟臉兒不由微微一紅，她雖然是生長大漠的女兒家，性情爽朗，但面對着一個俊面少年，也不由得略顯扭妮地道：「我本來是要帶他回大漠去的。」

「做什麼？」

「傳他武功。」

書生倏然笑笑道：「收他做徒弟？」

沙小娟誤以爲書生小瞧她，秀眉兒一揚，道：「你可是認爲我不配？」

「不是。」書生搖搖頭，道：「妳當然配，不過，我也認識一個何英。」

「難道是他？」

「絕錯不了，他不但會武功，而且當今武林一流。」

沙小娟對何英不會武功的信心動搖了，因爲她早就懷疑過，她沉默了一下，道：「這麼說來，『追魂劍客』果眞是他的朋友了？」

「不只是朋友。」

「不只是朋友？難道是……」

「他們是二而一，一而二。」

沙小娟不禁又糊塗了，不過這次她沒問，只用迷惑不解的目光望着書生。

書生笑了笑道：「妳不明白？」

沙小娟搖搖頭。

「何英就是『追魂劍客』，『追魂劍客』也就是何英，如此妳明白了吧？」

「呵！」沙小娟明白了，立時眉兒一揚，道：「好啊，原來他在作弄我，我可跟他沒完。」

書生微微一笑，又道：「所以我說，只要那人死後，『追魂劍客』確實眞現過身，何英就沒有死，而且憑『桐柏三虎』也絕對殺不了他。」

沙小娟心裏不煩了，安心了，俏臉兒上也綻開花朵般地笑容道：「那人死後，『追魂劍客』確實現過身，倒是眞的。」

「妳怎麼知道？」

「有親人目見。」

「是誰？」

「一個駝背老人。叫賈駝子。」

書生星目電轉，凝目問道：「他在什麼地方？」

「跟我住在一起。」

書生一笑道：「姑娘妳被他騙了。」

沙小娟詫異地道：「我被他騙了？」

「他不是說他姓賈麼？賈是假的諧音，他當然不是眞駝子了。」

沙小娟心中也恍然若悟地道：「你說他就是何英？」

書生道：「也就是『追魂劍客』。」

「呵！」沙小娟忽然從椅子上跳了起來，道：「他壞死了，我找他去。」

話落，身形一閃就向房外撲了出去。

× × ×

雨停了，月兒從烏雲中露出了它的嬌靨。沙小娟含着一肚子惱怒地直朝她投宿的客棧掠去，她恨不得一步掠到客棧內，立刻將賈駝子從床上拉起來，狠狠地抽他一頓鞭子。她身形飛掠，她住的那家客棧已然在望。

驀地——一條黑影，身法快絕地從那家客棧的屋頂電掠而起。

沙小娟心中不禁一怔，雖然相隔尚有二三十丈遠，但在月光下，她已看清那人一身黑衣，黑巾蒙面，正是「追魂劍客」的打扮身影。

她心裏暗說：「好呀！你竟然想跑，這一下我可不饒你。」

她連忙提起一口眞氣，將輕功身法施展到絕頂，隨後追去。

她剛追出不遠，前面那黑衣人已然發覺，飛掠的身形立時加快了，比前快了幾達一倍。可是，她出身「飛狐」世家，又外號「小飛狐」，再快的輕功身法，也很難將她甩掉。

她口中冷笑一聲，雙臂突然一張，手中立時揚起兩片翼形羅巾，人已騰空而起。她這不是輕功身法，而是在飛，也就是「飛狐」外號的來由。

轉眼工夫，已追進黑衣人身後數丈。

黑衣人似又發覺身後風聲有異，回頭一望，心中不由一震！急忙兩個起落，投到城下的一片樹林之中。

這時，沙小娟已警近黑衣人身前四五丈左右，一見黑衣人掠身投入叢林中，立即雙翼一斂，身似飛鳥投林般，也飄然而下；竟跟黑衣人落了個前後腳。

黑衣人一見身後追來之人，已經跟踪落下，便冷笑一聲，身形凝立不動。

沙小娟身形一落地，立即嬌嗔地道：「好哇！你寃得我好苦，竟然還想跑。」

黑衣人冷然凝立，不言也不動。

沙小娟見他不言不動，心中不由更加有氣，道：「你爲什麼不裝駝背老兒了？哼！原來你這麼壞。」

黑衣人開口了，語冷如冰地道：「誰是駝背老兒？」

「你，你認爲我不知道？」

「我？姑娘認錯人了。」

「我認錯人？」沙小娟冷笑一聲道：「我問你，你是不是『追魂劍客』？」

「不錯，正是在下。」

「你是不是也叫何英？」

「何英？」黑衣人心中微微一震！旋即暗吸了口氣道：「他是我一位朋友。」

沙小娟氣得雙眉高挑道：「你還要裝，何英，『追魂劍客』，分明全是你一個人在搗鬼。」

「誰說的？」

「自然是有人告訴我的。」

「誰？」

「不告訴你。」

「那麼我告訴妳，我是『追魂劍客』，不是何英。」

「你還想賴，你要不是何英，那你就將蒙面黑巾取下給我看看。」

「妳認識何英？」

「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認識。」

「妳也見過『追魂劍客』？」

「沒有。」

「姑娘追我，便是認爲我是何英的化身，對不對？」

「你要不是就揭開面巾讓我看看。」

黑衣人突然冷漠地一笑，道：「好！我因有急事，不能多躭擱，只要我不是何英，咱們便算沒事，是不是？」

沙小娟已認定書生告訴她的不會有錯，立刻一點頭道：「當然，你要不是何英，你走你的。」

「那很好，姑娘請看吧。」

黑衣人突然抬手將黑面巾揭起，沙小娟一見之下，不禁一怔，這黑衣人雖然也是個俊美少年，却不是何英。

「你眞不是何英？」

「當然不是。」黑衣人放下蒙面黑巾道：「妳已看清，在下要走了，告辭。」

他剛一轉身，沙小娟突又嬌喝道：「站住。」

黑衣人問道：「姑娘還有事要問？」

沙小娟道：「何英是不是眞死了？」

黑衣人似乎急着要走，隨口答道：「死了。」

「屍首呢？」

「埋了。」

黑衣人語聲一落，人已電掠而去。

沙小娟因聽何英眞的死了，神情不由一呆，心中也不由一慘。

忽然，林中响起了沙啞的聲音道：「原來妳在這兒害得我好找。」

沙小娟霍然回身，赫然竟是那賈駝子・她飛快地回頭望去了只見那黑衣人還在月光下飛掠。

這一來，她確信了一件事，騙她的是那個書生。如今她已親自見過「追魂劍客」不是何英，賈駝子也不是「追魂劍客」，根本就是三個人。她被人欺騙作弄之後，心裏的氣更大了，兇霸霸地「啐」了一口道：「誰要你來找我？」

賈駝子道：「我是關心妳的，怕妳遇上了壞人。」

「哼！我怕誰。」

「好，不怕就不怕，算我多事，天都快亮了，咱們回客棧去吧。」

沙小娟爲了求證，所以尋找「追魂劍客」，現在，由「追魂劍客」的口中已獲得證實，何英眞的死了，她心中不由立刻生起一股難抑的難過跟悲傷，突然，她雙手蒙面，淚水從指縫間流出，飛身直向城狂奔而去。

賈駝子看着她狂奔去的身影，心中不由一陣激動，搖搖頭喟然輕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唉！我使她傷心了……」

他本來想去追那黑衣蒙面人的，但又担心沙小娟，無奈何，只好騰身隨在沙小娟之後往城中掠去。

× × ×

第二天的一清早，書生剛起床，門上响起了「篤篤」的敲門聲。書生開了房，神情不由有點意外的一怔。

他原以爲是送茶水的店伙計，那知竟是個鬚髮花白的駝背老人。

書生一怔之後，旋即笑了，道：「原來是大哥。」

賈駝子笑笑道：「想不到吧。」

書生道：「小弟果然沒料錯，賈駝子眞是大哥。」含笑舉手肅客：「大哥！請裏面坐。」

原來這少年美書生竟是那位馬雙玉，賈駝子正是何英，也就是貨眞價實的「追魂劍客」馬英超。

馬英超進入房內坐下，馬雙玉也落了座。坐定，馬雙玉首先開口說道：「大哥！你可知道你傷了一個少女的心？」

「我知道。」馬英超點點頭道：「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如不趕快斷去她的念頭，我怕她愈陷愈深。」

馬雙玉默默地望着馬英超稍頃又道：「大哥！不是小弟說你，你的手段也太狠了些，那胡二虎死得不明不白，胡大虎跟胡三虎現在還在到處找他呢。」

馬英超道：「你全知道了？」

馬雙玉道：「大哥該知道，武林中能瞞得住我的事情不多呢。」

馬英超淡笑了笑，話題一轉道：「賢弟！你知道麼，昨夜如果不是恰巧有人假扮我，我挖空心思的計劃幾乎全毀了。」

馬雙玉嘆了口氣，道：「昨夜那假扮大哥的人是誰？」

「艾玉霜。」

「又是個痴情的姑娘，大哥可知道，她爲你做了不少的善事。」

「善事？」馬英超聳聳肩胛道：「我倒覺得她有些多餘之舉。」

「大哥跟她見面了麼？」

「還沒有。」

「大哥可知她武功突然進步之因？」

「我想一定是那『無影金鰲』雲天維成全她的。」

「不是。」馬雙玉搖搖頭。

「不是？」馬英超一怔，道：「那麼是誰？」

「是白雲師太。」

「哦。」馬英超忽然站起身說道：「我該走了。」

馬雙玉跟着站起身來說道：「大哥，小弟有句話，希望大哥能够見容。」

「賢弟請說。」

「得饒人處且饒人。」

「賢弟放心，我會記住這句話，也不會濫殺無辜的。」

「還有艾姑娘，她對大哥一片痴情，希望大哥能跟她見面，跟她好好談談。」

馬英超點頭笑了笑，轉身邁步而出。

馬雙玉望着他的背影，喟然輕嘆了口氣，雙目中湧起了一些晶瑩的東西，似乎有點軟弱無力地坐了下去，呆呆坐在椅子上。

——本段完——

（請繼續留意「追魂劍客」故事之三「臥雲仙子」。）

正宗民間歷史故事

班豹張英

海浪·文
鐵翅·圖

馬前張保

犧牲護主

宋，紹興十一年，歲次辛酉—公元之一一四一年—十二月之廿七，大理寺獄中突然有了異樣之舉動。

陰森森之詔獄中，竟然又再提審獄囚，在一陣堂威呼喝下。鐵鍊聲中，出現了一個精壯，沉着的壯士，年才卅來，四十歲左右，雖然，囚衣囚裙，但是，你還是可以看到了他的威嚴，他的誠懇，憔悴的面色，却讓此人無比的精神掩蓋着，雖然有不少衙役的推擁，可是，他脚步沉穩地，走着他不應走的路。

後面還有犯人，唉！這兩個可看來可憐，全是被折磨得血跡模糊，刑傷遍體，由於受刑太多，故而，囚衣囚裙是東一爿，西一片的，讓你可以看清了他倆的受罪之酷、之深。

不過，這三個囚犯全是一個樣，並不顯露出他們的可憐，反而，是坦然的，沉着的步向大堂。

是誰？是震天動地的民族英雄，卅九歲的少保公，副樞密使，岳飛！及其養子岳雲，名義上的女婿張憲。

還是那幾個喪盡天良的秦檜黨羽，萬俟卨，羅汝楫等人提審，不過，今天的審訊是有着幾分特別之氣氛，岳少保來到這法堂之地，已經嗅出了這股特別的氣氛。

「雲兒！憲兒！」

這一對爲金人視之爲虎的勇將，他倆那能想得到，自己在沙場馳騁。身歷大小數百戰，殺得金人叫爹呼娘的，而却會讓自己人折磨得如此狼狽……當兩人聽得自己的父帥招呼時，心中突的湧起了一陣心酸。

「父帥……」聲音有些抖戰。

「你我早已經明白，何必令權奸看輕呢？」

「父帥，唉！不是孩兒畏葸無能，而是突有所感，你我生離死別之期已臨，孩兒不怕死，只可惜，死不得其所，如此而已……」

「是！末將也有如此之感受，人生百年，誰能保個長生不死，再說：處於如此之時局，不死又待如何？忍辱偷生？睜眼看中原百姓，飲聲吞泣，不過，末將不明白，精忠岳飛，這面錦旗，是皇后親綉，皇帝親賜，而現在，竟然將我岳家軍，視之爲反叛，將你，視之爲罪魁禍首，難道，就沒有天理？……」

「有民意、史書會證明，誰奸誰惡，誰忠，誰勇。」

「岳少保，嘿嘿……百年後，也難能證明誰奸誰忠的！」是萬俟卨的奸笑，陰森的答話。

「這裏有供狀一紙，你請畫供，其實，畫與不畫也全一樣，朝廷是吃準了你，皇上也認準了你，你不放漂亮些，還想苟安活命，何必呢？」是羅汝楫手中拿了張供狀，很鄭重其事地，親手送到了岳飛的面前。

岳飛十分明白，這是他最後的時刻到了，他眼中威光吐露，還想講，還想斥責……突然，他嘆了口氣，想到慘死的張保。

少保公在戰場上，號勇善戰，對軍將、士卒，甘苦與共，而親信將領，有廿來卅個，由於大家的戰鬥目的一致，以驅除韃虜，還我河山爲主的，因此，少保公對軍事上有所措置，一定首先召集這幾十個將領，大家提出意見，共同參商考訂，可以說是，謀定而動，也因此，岳家軍之得以長勝，臨敵不亂，甚至於搏得了金人八字評語，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岳家軍中的統制，大將，在岳飛被陷害而入怨獄時，有的是不敢與權奸碰，有的不想擅離軍隊，他們無人來到臨安，來到詔獄，甚至，還有幾個爲秦檜收買，作了岳少保的對頭，指證權奸的所擬的子虛烏有，捕風捉影的罪名，令岳少保苦痛，令岳少保感慨。

今年十一月的上旬，岳家軍中與那些大將，統領具有相等戰功，却又永不居功，甘心情願爲岳少保家將的馬前張保，不顧一切。來到了臨安的大理寺獄中，他來探監，並且帶來了更爆炸性的消息。

張保見到岳氏父子，乃老同伴張憲受到如此之刑辱時，如此英雄的張保，大串大串的淚珠，奪眶而出，他慘厲地說：「朝廷如此的酷虐……功臣，爲什麼？元帥，你爲何忍！好，走！」

「到那裏去！」

「隨末將打出這個鬼地方。」

「如此容易！」

「元帥！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講個明白，末將之所以直到今日趕來，我是走了不少路，我找到粱小哥，他已得到消息，秦檜無論如何得陷害你，又何况，皇上已與金狗締和，言辭之卑屈，簡直是稍有血性之人，也難忍其萬一，可是，朝廷上有人接受了，這一接受和約，不打緊，却令中原父老，傷透了心，也恨透了這世道，元帥！只有你敢與金狗對仗，也只有你令金狗畏服，粱小哥是鐵定了心，要翻牢刦獄。」

「張保，」這一聲是威嚴，沉着，並且，有着森厲之氣：「你在胡說什麼？」

「句句眞言！」

「這一麼來，豈非坐實了，本帥之罪名。」

「是非將來自然明白。」

「岳某不奉的詔，擅自出獄。唉，張保，岳飛就算跳入西江，也難有清白之一日，這是違犯法紀，還是叛上亂國，這會令天下人看到了岳某的不幸，而令權奸嘻笑。」

「粱小哥說，權奸處心積慮，皇帝只顧自己龍位，他們永不會放過你，因此，元帥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可別忘了，岳某被陷而死，好過身敗名裂。」

「於事何補，元帥，你時時以直搗黃龍爲素旨！」

「張保，岳某身敗名裂，試問用什麼來號召天下軍民，支持我直搗黃龍啊。」

「這個……」

「張保！好好去吧！」

「去……」

「到那裏去！」一聲令人心震的呼叫，傳到衆人之耳裏，而一個青衣客，突的在張保身後出現。

「你去不了啦，哈……」

岳飛首先感到一陣寒意，分明來的是秦檜門下。張保勢必會成爲一個證人，自己父子，翁婿，死，就死了，目下最重要的是保全實力，張保再有什麼不幸，一生戎馬，忠勇貫日的岳少保，想到這裏，他突的流下了眼淚。

在如此酷厲的「蔴衣拷」重刑下，我們的岳少保，武穆公非但沒叫，連眼淚也沒一滴，這表示了，岳少保對權奸手下的卑視，對酷刑之藐視。

今日，他流淚，是對部屬的感動，對張保的關心。

但是，張保又如何，他毫不畏懼，身形微起，冷冷的，看了這青衣客一眼，將自己的長衣下擺提一提，束束緊，突然，就見他一陣風似的，一招天門開，雙掌一拱一迸，一股勁風向那青衫客抖到。

「什麼？還想動手，張保，哼哼，你可不是我對手！」青影閃動下，青衫客是一個大旋轉，首先滾過，張保這一招，唉，這個青衫客他是吃了虧，吃了什麼虧？吃了狂妄自大的虧。

青衣客是江湖人物，他自以爲在江湖上有極大的聲望，也因此，爲權奸千方百計的請出來，然後，在臨安府排了上個名，算是府衙門中的捕頭，不過，他一不須見官，二不須上印，他只是嚴密監視着京城中，一切來往的生客，老奸也怕有岳飛部將屬下，會來對他們不利，這個青衫客是他們無形的保鏢。

青衫客之上任，當然是明知茲事體大，所以，也帶來了八個弟子，所謂代其分勞，有些保護老奸，及其手下的宅第，有些代其四外查訪，張保的出現，就爲這個青衫客看中，照理，應該召集手下，或者，至不濟，也得與衙門打個招呼吧，唉，他自以爲是，始終認爲，戎馬生涯，攻城野戰，與江湖上的小巧功夫，近身搏擊有極大的差別，自己有獨特之內功，對付這些戰將，以一對一，脫離戰場的近身搏擊，還不是手到擒來，所以，他就是這樣的，單身捉賊，希望能代老奸立個大功。

那想到，岳武穆是當年江湖大俠，又是東系八十萬禁軍總教頭周侗之門生，武穆公非但長槍大戟，戰陣六韜有超人之成就，就是內家武功，也是一代名家，武穆公練軍用的基本技藝，也是後人所奉爲圭璧的岳家散手，就是武穆公參透武當長拳而化成的。

張保爲岳公之家將，跟隨岳公出生入死的，有十幾年，着着實實學得了岳公的不少技藝，又何况，張保乃是步兵將領，有關近身搏鬥，更有專長，今日，張保即使暗中有刦獄之打算，也不敢明目張胆的，將自己兵刄帶了進來，如果，瘋魔棍在手，嘿嘿，青衫客是三招之內，就得送了性命。

張保心痛主人，這口惡氣就此噴向了這個青衫客。第一招爲青衫客避過，他已看清了對手的本領，恨其爲虎作倀，心中已有主意，稍爲一停，青衫客的回龍手已展開，好，不壞，這個青衫客是掌法巧妙

，出手又緊又密，將個張保困了個密不透風。

張保是見招拆招，看得出有幾下，應付得十分勉強，這就更引起了青衫客的狂妄：「張保，乖乖的，跟我走，咱們可以交個朋友，只要你招子放光，見風使悝，哈！將來有你的好處，否則，哼哼，對付你，可不會像岳氏父子他們那樣，說不定，你會死得比他們更慘。」

邊說，這出手就更爲精彩，在他以爲是精彩，而神態是越形的驕狂，張保又如何，只見他愁眉苦臉，步履踉蹌，有幾次，幾乎讓青衫客的掌風拖翻了。

「張保，再硬掙，也掙不了幾個照面，我一用勁，就能把你壓翻在地，你信不信？」

不必你講，青衫客的壓字訣展開，第二招「力壓滄海」，一股拖力，先將對手拖入壓圈，一壓之下，張保是一個踉蹌，跌了個觔斗，唉，青衫客，你是個江湖前輩，就該看個清楚，張保這一交，跌得有些怪，這是一着八仙跌，這是藏頭收腿，而雙手却分陰陽，這一着有個名堂，「鐵拐伏地採芝」這八仙跌有正着，有輔着，有實着，還有變着，並且，循環往來，一變八，八變六十四，張保爲什麼要用這一着來對付青衫客，下文自有交待。

現在，青衫客是大爲得意，張保倒地？自己大獲全勝，好了，可以押解他走，走入秦相府，這是個大好的證人，有了張保刦獄的題目，岳飛是無論如何得有罪，至少，可以令朝廷上反對派，張口結舌。

青衫客雙手順勢想壓，壓碎張保的背骨，大椎，好，你算是陷入了圈套，青衫客之雙手只離張保之背部三寸時，眼前一花，壞了，青衫客立即有所警覺，但是，張保更快，「伏地採芝」，立即已化爲「純陽飛劍斬黃龍」，一個旋捲，人已從側滾出，而一個「黃龍現」，人已到了青衫客之背後，青衫客喊聲才起，頸後一麻，就知已中了道兒，突然，胸前一股逆氣上衝，心神大震，他，他那裏會這種手法。

「老賊，我是要你死得身無傷痕，這才故意讓你打了這多掌，現在，你已爲我的抖亂訣門中，你死後一無傷痕，我可以保全了我元帥的聲名，老賊，你，是人不是？你……」說到這裏，張保是簡直想笑起來。

青衫客是目瞪口呆，漸漸的。漸漸的，他癱倚在牆，慢慢的，慢慢的，滑倒在地，死了，死了，死得十分自然，張保呸了一聲，然後，對岳少保跪地請罪。

岳少保是苦痛地搖了搖頭道：「張保，你該走了。」

「走！元帥，走到那裏去？」

「鼓勵人心，不可式意，抗金……」

「唉，元帥，我，一生未違過你的命令。」

「你是我的好將領。」

「不，現在，不是了，我……」

「張保，不可。」

「元帥恕罪，」張保言聲未畢，只見他頭往牆撞，一聲响，血光現，腦漿迸裂，這一個抗金大將，就此死在大理寺獄中，死在敵方身邊，岳少保，岳雲，張憲因爲身有刑具，而且又身受刑傷，無法出手阻攔，岳少保心如刀割，他慢慢的，走近張保之身旁，抱起了這微溫的屍身，儼如斷綫珍珠，洒落在張保這張微帶笑意的臉上。

張保是死得萬分滿意，死在自己的故主身邊，在他認爲這是極佳的選擇，但是，他又想不想到，他的故主，他的同伴會如何傷心。

「父帥！」

「嗯，想不到，如此好身手，如此忠勇有爲的好漢，爲我送命。」

「末將以爲，他應爲民而死！」

「應該死在疆場，憲兒！你我全應該死在疆場的啊！」

是的，我們全應該死在抗金的戰場上，可惜，是權奸剝奪了他們這個權利，而今，却要他們父子，翁婿畫供，死在大理寺獄中！岳少保不得不想起張保……現在，他突然明白，張保不是爲他而死，是爲了無法抗金，無法拯救中原百姓，無法能達到還我河山的目的，然後，他失望，他死……自己與他一樣……他甘心情願的受權奸的擺佈，受刑，審訊，直到今天。

但是，他不甘心，是的，即使是到了死的時候，他還得有所表示提醒朝廷……

他取了供狀，他仰天長嘯……他取過筆來，在供狀上寫了八個大字。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氏父子，還有張憲死了！岳飛被毒死，岳雲，張憲棄市！奸臣在笑，百姓在嘯……

臨安城中响起了滿江紅詞！可憐的百姓只能用此來表示他們對英雄的追思、崇敬！

在廬山、岳莊中正亂成一窩粥！岳夫人，已接到了惡耗，人人在過新年，人人爲新春在忙碌，而李氏夫人却召集了所有家丁……一個方面大員的家，簡直與普通的平民無什分別，武穆公的清廉自守，眞該叫那些吸取民脂民膏的皇朝，大官汗顏，岳府；一個夫人，四個孩子，一個女兒，僅有七八個家丁，婢女，李氏夫人在遣散那些家役，她說出岳少保已死，大少爺——岳雲雖是養子，可是，在李氏夫人眼中，他始終是大少爺——也殉難了，朝廷已下了旨，全家得流配嶺南，自己是罪官之家人，不可避免的，得向充軍的路上走，至於家役們，他們沒罪，他們不必，也沒理由跟隨他們一塊兒充軍……

這是岳夫人的善體人意，可是，家役們無論如何不肯撇下岳府人等！他們寧願受苦受難，他們那怕死在半路，也得跟隨岳府人去……去充軍——

可是，裏面傳來了痛苦的號啕聲，是岳小姐——投井了！

岳夫人幾乎暈了過去，二少爺岳雷與這個妹子最好，如飛般的趕到後園，他立即下井，他撈起這妹子的屍體，可惜，已經是屍體了啊！而小姐的手中還捧住一個銀瓶！岳雷是泣不成聲！

只要稍有人性的，有幾個不爲岳氏門中，遭遇之不幸而掉下同情之淚。這一來，幾個男家人，咬牙切齒的向岳夫人請示，請示夫人別撇下他們，因爲，他們眞的怕，還有不幸之事發生……

二月上旬，岳家莊已成了個空殼，岳門的男女老少，全已踏上了流配之路！而押解的公役頭兒，是個面白無鬚，劍眉鷹鼻，一對小眼睛，配得萬分的兇狠，再加上他的那股冷鶩之氣，令人一看就有着悚然之感，在路上，他是辦他的清公事，在他的勒令下，岳府中人，只有岳夫人，算是他稍爲留些情面，其他不論男女，沒一個不讓他打，或罵……其餘的護配軍卒，即使有同情之意，却也不敢有所表示……

「趙將爺！」是岳府中的家丁——岳山。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老人，他在請示這個冷面孔的長解頭：「我家四相公，他脚底起泡，得挑一挑，請你通融下……」

「不——能——」是這樣冷，又是這樣陰：「到午間打尖時分，再挑不遲！」

「可是，腫得難受！將爺……」

「是你作主，還是俺作主……」

「將爺！你也未免太過不講人情！」

叭的一聲，岳山面上一熱，眼前金星亂冒，這個趙將爺說打就打，並且，還不講理呢！既打了人，還面帶不夷之色的：

「告訴你！是明白的，你們一個個打定主意，給我自己死！老實說；你趙老爺是出了錢，買來這趟差，爲什麼？我是來報仇的！」

「你……你……」岳山急得說話也不利便了！

「爾等的命，在我掌握之中，現在，山高皇帝遠，你們不肯死，我……哈，我就會慢慢的消遣你們！岳震！你的脚！走出了水泡，哈，到前面鎭上，我會服侍你……」這服侍你三個字，是緩緩出口，而色更爲冷峭，而一聲笑聲中，他是一拎馬韁，飛步向前，順手抖起長鞭，叭叭連聲中，可憐，幾個趕路的配犯，莫明其妙的，爲這個將爺打了個衣破，肉損——

大家全聽明了，這個趙將爺來報仇的，並且，還挺陰狠……分明，他不將岳府中人害死，他是其心不甘，如果，希望捱到嶺南，那麼，不知道這個人會有多少陰損手段來對付大伙——岳雷、岳霖、岳霆、岳震——這四個將門之後，可算是生死皆難，如果，忍受，忍受得多少，出手，唉！後果不堪設想！

父親，大哥被奸臣陷害！看來，奸臣並未放過忠良後裔啊！圖個自盡？可又成何體統！堂堂一代英雄之後，難道就如此撓種，自殺……不！忍！唉！又怎知這個畜生會如何對付他們？

岳震是走一步，捱一步。水泡不挑破，這個罪就受了個够！再聽了這樣的刺心摘肝的話，他越形難過，他眞想揀個地方，或者，一頭撞死，或者來個投崖而亡！

一陣馬蹄聲，由後趕上，眨眨眼，一行人馬已由大伙的身邊掠過，大家全看清了，是三個青衣人！在掠過這些人時，全回過頭來，好似戀戀不捨似的，直到馬匹帶他們走出老遠了，岳府人是看不見他們了，想來他們得正經騎馬趕路了，不過，岳府中人全已看清馬背上人的面孔！這三張面孔却令岳雷等人，心中直冒冷氣……因爲，這三個人看來全不是好相識，一路看，一路向他們大伙兒笑，笑得如此陰險，但又帶着三分殘酷之意。

難道又是對頭，天啊！岳家到底作了什麼孽？少保公生前，又究竟作過些什麼喪天害理的事啊？到如今，却有這麼多對頭來尋仇！又何況；我們已受刑配，如此，還不能消了你們的氣？非得令岳家死盡死絕？

突然，一騎馬飛來，是那個趙將爺，他對岳震看了一眼，陰側側的笑了笑道：「好啦！前面有個村集，俺已代你準備了……哈……」笑聲中，他又向前飛馳而去，誰也不明白，趙將爺準備了些什麼？不過，這笑聲是如此的陰、冷，令岳震是眼中含淚，不是嚇得哭，實在是氣得苦……還有，他根本無法猜透前面，他代自己準備些什麼？

一行人進入了鎭集，是小贛集，乃是赴贛州的要道，趙將爺是悠而閑之的，牽馬等待！岳山扶着岳震來到了趙將爺面前，他是冷冷的將馬韁繩交給了岳山。一手將個岳震由脅夾縫托起，他直接是將個岳震拖進了個小鎭店……有個小二在侍候着，岳震是神色不寧的看着趙將爺，他是將岳震的鞋襪褪了，手中有一根篾竹籤，看來是好心吧，他是一個又一個的，將岳震的脚底水泡挑了……然後，用桑皮紙抹去了瘡水，嘴一呶，小二捧來一盆水，而趙將爺是面帶笑，雙手將岳震的脚踝抓緊，直往盆中按去，一聲慘叫，岳震已昏死過去！

又聞得趙將爺一陣震人心肺的長笑！雙手一抖一放，可憐，岳震直僵僵的，仰面朝天倒下……

岳雷發覺不對，在刑具牽絆下，趕到兄弟躺倒之地，這才發現了，這一盆不是水，是剛煎好的豬油，怪道你看不見熱氣！其實，這一招，令岳震比受重刑更厲害十倍，試問，脚底水泡才挑，而有這等狠心的人，將人脚放在滾燙的豬油中，你想；這對脚，還不腫得可憐，也難怪岳震在慘叫聲中，回不過氣來，而厥了過去！

岳雷是心痛萬分，他抱住了兄弟，他厲聲對那個趙將爺道：「你……怎可如此……作賤我兄弟……你是何居心……」

「你是聾子？哈……俺早已說過了，乖乖的，自己尋個自了！否則，太爺有的是侍候之道，一個又一個，我不消遣得你們生不如死，你老子就不姓趙！」

岳莊中人個個看到了岳四相公的慘狀，個個眼含痛淚，却又無可奈何！岳震在岳霖的推血過宮，讓其一口氣還了過來，唉！岳震是慘然一聲叫：「好……賊子……」一口氣又不能接上了！尚幸岳雷的手掌抵住了他的心口……勉强的，算是將岳震緩了口氣！但是，岳雷是十分明白，這一醒來，兄弟的苦痛就得明白忍受，他恨不得自己代他……却又是辦不到！岳震是痛得汗如雨下……這還不算數，以後，又該如何？兄弟這一對脚是不能行動。如果，沒有良藥之敷洽，他可能全毀了，還有，這個陰險狠毒的趙將爺，他已掛明了招牌，來者是與你們做了死對頭，他又怎會照顧你？

不！兄弟的脚就是承蒙他照顧得如此的！再想他照顧，好！命也得讓他照顧掉了。

但是，怎樣辦？束手無策——

有幾個長解是可憐岳府中人，可也有不少是趙將爺的人啊，你看，他們却在這

鎮店中，開懷暢飲！嘻笑鬧酒，至於配犯！由幾個好心長解弄了些飯、菜、饅頭，來餵他們，可憐，又有誰能吃得下……

岳震一雙腳腫得又光又亮，可想而知！內裏是肉腐血注！這！怎麼走？……

「扶住他！挾緊他！不可令他掙扎！」聲音是如此的清越，岳雷等人，並不知的在面前多出了個身穿黃蔴衣的中年文士，此人是滿面含笑，右手抓了一柄式樣古樸的玉刀。左手已抓住了岳震的右腳，他右手刀已刺在腳背面……而口中却是萬分柔和的道：「別怕！別怕！很快會不痛……咬牙，嗯……」一邊說，一邊他是已將這腫得怕人的腳背已劃破！一股血漿般的液體，在其手指的搽按下，壓擠而出……而岳震痛得面色蒼白……顫聲哼哼……

「——我是爲你好！我不想毀了你的功……唉，只能硬下心腸，不點穴，不截脈！唉！我該死啊！我貪酒誤事！唉！岳少爺，別謝我，你罵我，我才消氣！」

岳雷等人已看出，這個黃蔴衣中年人，是個有來歷的人，雖然，他是令岳震痛得死去活來，但是，却已可看出，這雙腳算是能保全了！這一揉一按之下，本來，腫的發光的腳，漸漸的，在回復原狀，越來，岳震的面色越自然，分明這苦痛在減、減、減……

後面叭的一聲響，一道黑影掠來，正是那個趙將爺來打岔了——

「什麼東西！敢來多事！你難道不怕王法嗎？」是趙將爺在斥責，兼打人！那個中年人是並不有所行動，這條長鞭可不客氣，着了左肩，然後長鞭乘勢一捲！好！中年人的喉間可讓長鞭，以毒蛇般箍了個狠的！

岳雷心中大震，面色大變，看來，二相公是忍不住了，他得崩傢伙了，他得闖禍了……可是，中年人一抬頭，對岳雷又是一笑，笑得萬分歡暢呢！這就令岳雷莫明其妙，至於那個趙將爺又如何？他一招得手，心中大喜，本來，他爲人萬分殘忍，見長鞭已箍住了中年人，手一運勁，他是想將個中年人順手抖了起來！唉！喉間被箍，你這樣一抖，長鞭勢必一緊，這可不是將個中年人活活的勒死了……對！他就是希望把這個人勒死了的！

可是，壞了！什麼？趙將爺武功不算弱，並且，估得上風，憑他這一抖手，就該將個人，抖到了半空才對，嗨嗨，見了鬼了，這一抖，氣用岔了，趙將爺發現這右手關節格的一響，心中一怔，不對，如果不鬆手，看來，自己的手眞能崩斷了：：他心神大震中，還算見機得快，手一鬆，長鞭脫手……唉！還有鬼可見呢！不知怎麼一來，呼的一聲響，一股勁風，兜頭兜面的擊到，趙將爺連看也沒看清。呼的一聲響，劈面中了一鞭，喉間又是一緊，好像有條大蛇纏住了自己一般，喉間箍得實實的，幾乎閉過了氣。

趙將爺是又驚又恨之下，才發現了自己剛才脫手的長鞭，纏住了自己，可弄不明白，那會這樣快，又打又纏的？他算是看清了情形，身子一立，雙手將纏住自己的長鞭解了下來，唉，趙將爺！依我看，你就不必再去找麻煩，你是打人却會反被人打，人家根本沒還手呢！你就不怕？你還去找死！這不是自討沒趣了？

趙將爺他是氣昏了，還有，他有恃啊！恃的是勢！因爲，他是個官，因此，他提鞭起步，來到了岳雷弟兄之面前，一聲怒喝：「是什麼人？敢對官差無禮，你有幾顆腦袋！起身，快些與我起身……」

趙將爺！你跳你的，至於那個中年人，他依然全神貫注在岳震這雙腳上——這一段時間雖說不多，但是，中年人的手法實在不慢，第二隻腳也已爲其破皮，擠血的，再加上按摩，已漸復舊觀，但是，中年人或者怕自己手術有所疏漏，所以，他在左搓、右摩，右搓　左摩的——並且還在道歉，數說自己的不是，至於那個趙將爺，哈！他根本沒當他是回事……

趙將爺可發了狠啦……手起又是一鞭……唉，這就是趙將爺的不是了，第一鞭幾令弄得自己閉過了氣，第二鞭又怎能有效了？如果是個聰敏人，就該走，越早走，越走越遠越好，稍一遲緩，哼！有你的苦吃。

果然，鞭聲中，微微聞中年人冷冷一笑道：「岳家幾位公子，看老夫代你們消氣，衆人眼前微微一花，黃影飛動，趙將爺的皮鞭沒了聲，再看看清，不知什麼一來，趙將爺變了個空手，皮鞭已到了中年人的手中了。

趙將爺可冷得很，背上一探，一柄綠鯊魚皮鞭的單刀出手，好，是柄寶刀，怎見得，這柄刀一出鞘，就是寶光耀目，並且，這柄刀打得邊式。刀身四指寬，雙起綫，刀尖微微上翹，趙將爺，寶刀出手，刀鞘隨手一擲，咀角帶着一絲冷冷的笑意，一雙小眼睛，冷光四射，兀立當地，不站門戶，好！中年人也不得不點了點頭，此人實在不是個庸手。

腳步聲中，嗯！來了四個長解，是從鎮店中趕出來的，分明是趙將爺的伙伴，一個個單刀出手，中年人倏的記起了一個江湖流派。

「你們是山東齊家的？」

趙將爺冷冷的點了點頭。

「如此說來，你是齊家門中弟子！」

「目下的掌門，……」

「啊！如此說來，你姓齊？」

「對！我姓齊！」

「這就奇了，姓齊的與岳家又怎結的仇？還有，啊！難道齊家的老人死了！」

「死了！」

「死在那裏？」

「大理寺獄中。」

「噢！原來就是那個奸相的爪牙，」橫裏傳來了這一聲清脆的呼叫聲！嗨！在長草叢中，走出了個少年，而這個少年生得可眞不討人喜歡！面上東一塊，西一堆的，不知是胎記，還是天花，抑或是出痘的痘痕，總之，這個面容是不太討人喜歡，至於年紀！啊！看清了，還輕得很，至多十八歲，一個青布包袱，斜跨在前胸後背，手中拿了一根桿棒——不，熟銅棍！

「這位老先生，請你代我家小主人療傷，這幾個人。交給晚輩了吧！」

「小伙子！你辦得妥？」

「辦不妥，也得辦……」這小伙子是說得如此清爽。聽得出還夾雜三分憤慨之意。

「齊天健！我老實告訴你，你父死在我父手中。」

「你是誰？」

「我乃先元帥帳下，馬前張保之子，我名張英！」

「張英，你的老子呢？」

「你就算是個盲公聾啞，也該聽說：先父已撞死在大理寺獄中了，爲什麼？因爲先父不能救得少保公，而你父，却在這個時候，爲虎作倀，想捉先父爲人質，逼口供！哼哼！齊天健，憑你父這點道行，怎能是先父的對手，好，他爲先父的玉蟾步，八仙跌，再加上抖亂手！毀了！身上毫無傷痕！這就令奸相無法可以利用獄中屍身作文章，雖然，先元帥依然無法脫難，但是，京中父老百姓，却是看淸了奸相的陰狠！更因此，令我輩知道了忠奸不並立之道理！齊天健！我勸你快點去！脫下這張老虎皮，乖乖的回你的山東！這神刀門還可保存，如果，一意孤行，步爾父之後塵，我怕你們的結局是會慘不堪言！」

張英侃侃而談，那想到白刄已臨後身，錚的一响，張英大吃一驚，一個黃龍翻身，背後包袱被刀削破！包袱中一副鐵甲幾乎跌出，張英是心中一凜，明白了！自己若不是這副鐵甲，背上早已受了傷。

神刀門果然有其獨特之技藝，能練到出手無聲無息，分明已達一流之境界，自己不可托大，雖然，魯家之絕藝，在己手中，若果目空一切，自命不凡，嗨……極可能因此而毀了，自己死，不打緊，再說；父親一死，他是滿懷悲憤，眞想一死了之，可是，那個苦根和尚說得好，流下一門絕技，也可算是流下一份抗金的潛力！

金人與侵，非但毀了莊園田宅，生靈塗炭，也毀了不少武林絕技！得號召，得保全這些尚未被毀的江湖絕技……張英，他不能死，並且，他還想保全神刀門！

現在，他是萬分苦痛地。解下了這個包袱，然後，一長身，金光閃鑠中，勁風如潮的，熟銅棍首先向那個趙將爺面門點到！好個神刀手。右臂一迴，噹的一聲响！刀棍相交，張英暗中叫好！可是，你慢叫好，突然白光如虹，疾如星光般，沿棍直滑而下，張英變招稍慢，兩手手指就得讓這一刀，毀了幾隻！

張英一個巨靈轉，身形一個大迴旋，雙臂運勁一格一盪，這就令趙將爺等人嚇了一跳，原來，這一轉，非但迸開了趙將爺齊天健的單刀，更是連消帶打的，與其他四刀手拚了一招！你說快手不快手！

神手五刀是神刀門中最高最沉的殺手絕招，五刀手如五星聯珠般，將對頭困在這個五星交織的中五禁網中，五刀聯珠，刀刀有去、有來，刀刀密如聯星，貫如聯珠，說得嚴格些，是織成了一張刀網，試問血肉之軀又如何能闖得出這個刀網的！

岳氏門中，全已看出了這神刀的風雨不透之刀法，誰也得代張英担心，岳震首先對中年人道：「恩公，請你出手，請你……解圍。」

突然，一聲長嘯，錚錚，金鐵交鳴聲中，一股黑影，直竄長空，而五刀手却是兩個已順勢追擊而上。這就可看出！雙方已面臨最後一訣之招了，張英是仗棍法打出一條路，而五刀手是啣尾窮追。

果然不錯，是殺手絕着出現了，張英人在半空，一聲大喝，熟銅棍簡直是亂飄亂點，兩人是仗這一股亂點亂打的勁風支持着，兩個聯手尾追的神刀手，首先爲一股捲天潑地的勁風所至，何況，張英的棍點　看來是一無章法之可言，但是，招招向其眉心點來，這是什麼棍法？

這是威震醉魔的瘋魔棍法，而且，又是瘋魔棍法中的三大神式之一：「天門開，醉魔縱橫」的絕着，神刀手五星聯珠，雖說可以困住張英，但是，張英的「倒翻天，靈魔飛升」，就已將自身的神勁玄力，掙破了這一面五刀禁網，現在，只有兩刀手啣尾而上，其餘三刀是佔三才位，希望將張英逼入禁圈，可惜，兩刀手那能擋得住這一式神招，就算雙刀手展開浮雲掩月的護門式，瘋魔棍的羣魔縱橫，立化爲魔影幻閃的，破門而入，兩聲怒吼，兩條人影已爲瘋魔棍一左一右的，半空挑翻落地！

張英仗雙刀手的勁力支持，然後半空變式，一個傳靈魔，天神迴馭式，棍影縱橫中，環打三才位的三刀手，主刀齊天健，功力較高，他是一撲身，單刀如虹，長空一整，一股刀風，直掠張英中門，如果爲其削中，張英起碼有一半身軀分了家！

張英現在是，瘋魔大式已出，週身已爲棍勁迴護，五星刀的「長空一擊」掠到，便是喝聲來得好，雙手一迴，棍身半指天空，錚的一聲，單刀爲其銅棍相格，就勢左手一封，向前踏進一步，右手一反，指向半空的銅棍，立即壓住了齊天健的單刀，雙臂再一凝勁，齊天健算是單刀賣給了張英，齊天健眼前一花，耳中一陣唸唸龍吟，張英人影不見，而自己兩個同門的單刀，已與自己的單刀絞在一起，分明，張英是借招還招，並且，令自己人扭在一起，齊天健發覺不對，但是，身後又有勁風臨，喊聲不好，一個雲裏翻，希望避過來招，唉！你只避開刀，錚錚兩响，兩柄單刀脫手，齊天健就知，這一次是一敗塗了地。

齊天健可眞陰得可怕，發覺不妙，單刀一揚，身法動，他可不理受傷不輕的兩同伴，也不去看望脫手的同門，他是卅六着，來個走爲上着，爲什麼？他自知手段太辣，十分可能，落在岳府的友人手中。會受到更厲害的報復，他是身形動，竄出老遠，在他以爲是可以衝出重圍。對不住，背後呼的一聲响，一條似龍非龍，似蛇非蛇的傢伙，當頭捲到，齊天健發現不對，單刀一個雪花蓋頂，希望護住頭面，對不起！錚的一聲响，單刀爲一股勁力，震得幾乎虎口迸裂，而黑影在這一阻一架之下，變勢將齊之頭頸捲住，一看清，分明是自己的馬鞭……

「老前輩！不可下毒手……」遠處傳來一聲求告聲，齊天健已覺得勁風透出，一陣痛，痛澈心脾，原來，自己已爲人，將自己頸皮一把抓住，幾乎扯入了骨。

看一看清，果然是那個身穿黃蔴衣的中年人，還是滿面笑容，可是，這兩眼神光，透着些煞氣，齊天健與這對眼神一對，禁不住心頭一寒。

「老前輩，請高抬貴手！」張英已趕過來了。

「你敢來干涉我的事？」

「不，老前輩，我是，別有請求！」

「我不理你求我何事，這個惡徒請，我是無論如何，不能放其過門！」

「老前輩！」

「…不可多咀，齊天健，你好大的能耐，你竟敢如此的慘刻，陰毒，你敢作踐岳家後人……哼！你可認得我？哈，諒你也不會認得，老夫是有名的大殘山人。」

齊天健如此陰狠厲害的人，一聽到大殘山人四個字，竟然面色大變，而冷汗直淌，爲什麼？須知大殘山人的大殘手，乃是江湖上有名的慘酷殘毒！誰要是爲其認準了。那麼，朋友！這位先生有本領，叫你一日受三百六十五種奇刑酷磨，每一種刑罰，令人啼笑皆非。而萬分難受，你不會死，但是，比死更苦痛。

齊天健對付岳震這一手，表面上看來，忍心害理，而陰損可惡，現在，他大叫……爲什麼，一個陣痛，由心底裏泛出來，立即，有一股極細，極陰的氣流，在全身大穴游轉……轉到那裏，那裏就如同骨髓裏痛出來的陣痛，蔓延！蔓延。他冷，越來越感到冷，咬牙，抖戰，越來越厲害……牙齒與牙齒如同打仗般！而齊天健的口中，血由口角流出，這是他抖戰得太厲害，咬碎了舌頭。

「老前輩！不可，不可！」張英在急叫中，伸左手來按齊天健的靈門穴，大殘山人却是冷冷一笑道：「小子！你非得我連你也扣住了！」

「不，老前輩，何必自相殘殺。」

「自相殘殺，你說什麼？」

「老前輩，不錯，齊天健他該死，可是，在他以爲，他是爲父報仇。」

「哼！齊伯全又算是個什麼東西？他該死，爲虎作倀，意圖殘害忠良，爾父親是成全了他，令他死於自然。」

「先父是爲了保護少保公。」

「應該將他碎屍萬段。」

「少保公就勢不爲權奸找到了藉口。死，也死得不清不白了啊。」

「我不與你爭執這些，齊天健他如此殘刻慘狠。我是非叫他死，死得更殘，更刻、更慘、更狠。」

「老前輩！齊天健一死，神刀門算是毀了，中原武林，又弱一個，你是代金狗做了好事了，他們殺不够，我們自己再來凑凑足？」

啊……張英的說話是別有道理：對！殺了一個人事小，毀了一個門戶事大，任誰也知，江湖人隱跡風塵，並不是眞正的無所事事！至少，不必如民間的可憐自嘲語：「金人有狠牙棒，我們有天靈蓋」，那樣的凄慘，皇朝是不爭氣，軍隊更加不爭氣，那麼，將來的抗金，就得仰仗民間百姓，而民間百姓之能够爭氣，得憑仗江湖道。

唉，大殘山人鬆了手，而齊天健却癱疾在地，還在抖戰，還在受罪，這是餘波，唉！雖是餘波，齊天健巳是死去活來了三次！

「依你之陰狠毒辣，我眞恨不能叫你歷盡千死萬難，不過，張英的說話，令我別有所悟，唉，你……你該明白，國事如此，全是秦檜作的孽，而你老子，却全貪圖富貴，受老奸之禮聘，隱身公門，殘害忠良！岳少保如此英雄……」

「他不是……我父……所殺。」

「他助紂爲虐，他是幇兇。」大殘山人是又露出了殺氣，齊天健又如何？他低了頭，他不開口，他不爭辯……

「你明白了沒有，本來，你非死不可，現在，我不想殺你，因爲，唉！除非你不是大宋子民，你認賊爲父，否則，你也該爲天下子民一笑！」

「對！齊天健！老實說，你父親巳死，我與你就該水火不相容，我來：是找你們拚命的！可是，我碰到了苦根和尙，我受他點化，他更代我指出一條路，是聯絡武林道好，還是妝伐武林道對，一家一姓的仇大，還是一國一族的事重要……齊天健……你是神刀門的傳人，你爲權奸所愚，我不想殺你，我更不想毀了你神刀門，我只求你有所明白，我們無法爲少保公那樣，壯懷激烈，大喝一聲——還——我——河——山！但是，我們得盡力保護自己鄉里，親人，不受金狗的欺凌，我們不能保衞社稷。我們總可以護一個鄉里無恙——齊天建！你我後會有期……」

消除敗類　重整門戶

張英拖了大殘山人走了，他們去求見岳夫人，再與岳氏家人見面，至於齊天健又如何，他現在算是緩過一口氣來，但是，他是暗中立誓；他還是非報父仇不可，本來，他是補了個長解護軍頭，現在，眞面目撕破，他與幾個同門就不必再混在岳氏這一批配軍叢中，他還想暗算：……

「既然，身份巳露，並且，是不可以再以皇命來消遣他們，好，我非殺他們一個乾乾淨淨，我可不會甘心罷休！」

從此，神刀門中五刀手是暗中在籌設毒計！可是，才過了贛州城！齊天健却爲三騎馬阻住了！

這三個人看來萬分的不順眼，而且可以列入面目可憎的項下，當他們現身時，這說話是更爲可惡，其中一個青面孔，濃眉虬髯的漢子首先開口：「你叫齊天健，你叫駱天清，你叫萬天湖，你叫阮天明，還有你——叫做個徐天行，對不對？」

五刀手可弄了個莫明其妙，嗯！此人說話却是生硬得很，不像中原人士。啊！是金邦來的！齊天健突有所悟，立即另有打算……「三位是……」

「我們！哈……我想你已看出，我們不是南朝人——我叫完顏慶！這一個是我的師叔，李延明，這一個是我的僕人，伏亢……。」

「請問三位到此有何貴幹！」

「本來，我們想對付岳蠻子的家人的，當我們發現你是個大大的好人，所以，我們也想不理了！可是，出來個什麼張英啊！大殘啊！哈，我們眞高興，你們自相殘殺，那非常非常的好，可惜，你們打了幾下，不打了，那，可大大不好！再聽那個什麼張英的說話，嗨……我師叔就留了心！我們立即發出靈鴿，傳遞消息，哈！我們就來找你們了，找你們幹什麼？哈：…拿來！」

拿什麼？齊天健那裏明白了？自己與他們不相識。又不該，又不欠，有什麼得拿出來！突然，他看到自己師弟阮天明已越衆而出，首先對那個完顏慶理論——好！自己再聽聽，然後另作打算——

越聽，越不是味兒，火越往上竄……什麼？金人是主，南朝是奴？什麼你家趙構如何如何，又說什麼他們要什麼，你們就當奉獻……阮天明首先翻了臉……

「完顏慶！你可知你是滿口噴糞……」阮天明還想繼續說下去呢！那想到右邊那個面色木然的老人，突然由馬背上飄落。向阮天明的腰際出手，阮天明是一個「脫袍讓位」，卸去來勁，一揚手，單刀出手，眼前一花，全身宛如爲一個無形箍，箍了個週身難動，鼻端微聞得一絲血腥，頂門一痛，可憐！連聲也未出，天靈蓋巳爲人震破……又是一股旋風來，阮天明的屍身轉到了齊天健面前，仰面摔倒！

「哈哈，看見了沒有，你們南朝人，就只有個天靈蓋，哈……可明白了沒有，得小心侍候我們，我們說什麼！你們聽什麼！我們要什麼，你們獻什麼！否則……」語聲突轉狠厲地：「……他，就是你們的榜樣……」

同仇敵愾。照理……齊天健應該與完顏慶等人拚命，可是，他是面色變了變，冷冷的對阮天明的屍身看了一眼，然後，對完顏慶等人拱了拱手道：「在下……明白了……」

「哈……那就好！聽話了！」

「奉命唯謹！」

「哈——好！來，先把駱天清的雙臂卸下……」

駱天清面色微變，全神貫注在齊天健的身上，看看齊天健究竟怎樣做……不想，齊天健面色不變，倏的一個轉身，手中鋼刀現，向駱天清的左手斫下……

那邊傳來一聲急呼：「不可！」鋼刀被阻，嗆然一聲響，看一看清，是許天行出的手：「師兄……你……你發了瘋了不成……你……竟然忍心自相殘殺！」

「天行！走開！」齊天健的單刀，其疾如風，在五刀手中，齊天健因深得其父薪傳，刀法就高出幾個師弟一籌，而今，他是一門心思，希望保全自己，因此，非得奉完顏慶之命唯謹不可，他怕死，並且，單從這個李延明的出手殺了阮天明來看，自己五人聯手，也不可能是對方的敵手，又何況，阮天明只得一招啊，就落得個頂上開花，死……死得極慘……他……只得全力出刀，保全性命！

許天行是看出了形勢危急，他展開渾身解數，他希望能阻得一時是一時，他在叫其他兩個師兄走，快些走……駱天清與萬天湖又如何？兩人的心中是苦痛萬分，他倆突的想起了張英的說話，金人殺不够，自相殘殺凑凑足……」想到這裏，不想走！想死……再一凝神，張英的另一番說話又在耳邊響動……

我們得盡全力保護自己的鄉里，親人……不受金狗欺凌！嗨嗨！明白了！走！將自己的武器，傳授與鄉里，親人，這才是正經，走……那怕是走出一個……現在，駱天清也已看清了這形勢，分明，極難能走得出這些金人的羅網，希望也只能希望，走得一個是一個了。

許天行是拚命與齊天健糾纏，這說明了，他也是抱着這個希望，走得一個是一個。

齊天健即使刀法比許天行高，可是：你理虧，他理長，更加上許天行是抱必死之心而戰，聲威氣勢，全佔了個上風，這就令齊天健幾下重招，全在理虧義缺之影響下，發不出全部威力，而駱、萬兩人却已越離越遠了……

馬蹄聲響，鞭聲中！一騎青驄馬似飛掠過，正是那個所謂僕人的伏充，他大概是奉命來追……駱天清是回顧有人來追，他是一聲厲喝：「萬師弟！速去……」邊說邊已一個側身卸勢，而右手刀，光華閃爍，稍一偏過來騎，反手就是一刀！由下而上的，「倒翻七星！」直掠伏充……

伏充見刀來，他是一聲獰笑，左手一探，臂一彎，剛剛避過這個刀鋒，立即以下扳上，駱天清的刀鋒已老，刀背被束：：一股勁力傳來，駱天清不由大驚，爲什麼？原來，自己的單刀已爲伏充抓住刀背，如果不放手，自己勢必爲這伏充連人帶刀，一齊拖了過去！

伏充又如何？他可是兇殘得可以，雙腿一用勁，這匹青驄馬竟然一個大旋轉：：試問：人怎能與馬鬥力，一股急勁轉動，駱天清只能將柄單刀脫手，一個「倒踩陣風」！人飄出老遠，可是，伏充的馬，正是朝前急馳！一聲怪叫，駱天清只見一彎銀虹，其疾似箭的，向前投去……萬天湖是發覺身後勁風臨，背心一痛，前心一窒，啊字也只叫了一半，單刀已後背透前心！萬天湖的勁未衰，走了幾步，才算翻身着地，屍橫就野……

駱天清想走，來不及，這個伏充就算將他當作了個獵物！騎了馬東阻西攔，漸漸地！慢慢地，將駱天清逼入了原來的地方，身邊聞得許天行的叫聲……駱天清放眼一看，許天行在滿地亂滾，一只右手：：已爲齊天健砍了下來……

「哈哈，師叔，看來，南蠻子的話，有些道理！」

「不錯！可惜他們練不到高處！」

「是……嗨……齊天健……」

「小人在！」

「我叫你幹什麼？我是叫你砍誰的手啊！」

「与，小人即刻辦！」

「不必了！我看，你就將你們中的拳譜刀訣獻出來吧！獻出了後嘛，你自己抹了頸子算了！」完顏慶輕描淡寫的說着話，而齊天健如何？他面色大變，聲音抖戰地，還想向完顏慶求告呢……但是，他忘了，外族的侵略者，永遠不會可憐他們視之爲垃圾的人物。除非，你在他們心目中尚有利用之價值……

駱天清是面帶冷笑的看着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師兄，他在想，如果，你是人，你曾經對岳氏門中，利用職權，氣燄薰天，對金邦韃子，你也能抬一抬頭，挺一挺身。那麼，你死了，我依然當你是師兄：：永遠會記住你……

可惜，他是如此之可恥，在哀叫……在懇求，他只求活命，希望完顏慶能放生了他……

「你說完了沒有……」完顏慶面帶卑

夷之色，冰冷澈骨的說話，「咱家要你交出拳譜刀訣，然後死……」

「何必一定要他死？」來了救星了！

駱天清已聽出說話的人是誰，大殘山人！

「哈……你也來了！」

「韃狗！你來得，我又有什麼來不得，你得放明白些，這兒是大宋的地界，可不是你金狗的疆域，對不對……你們憑什麼任意往來，又憑什麼隨意殺人……」

「哈……老兄，你該看清楚了的啊，是他們該死，他們甘心情願的，哈……自相殘殺……」

「這也不錯！這些個王八旦，不是個東西，該死，不提這些，可是，誰又叫你們任意來往的……」

「你說什麼？啊，師叔！這老兒他斥責你我，不該任意來往於大宋之土地上，唉！可惜，他不是大宋的皇帝。」

「就算是，又怎樣？還不是做兒皇帝，受咱們大金皇帝的封號，受咱家大金皇帝的册封……」李延明冷冷的說……

「對！老兒！你該明白了吧！」

「我當然明白……不過，金狗！」

「你這一次是正式罵我了！」

「哼……老夫對你講個清楚明白！」

「好……我聽……」

「有降金的皇帝，有降金的權奸，可是，沒有降金的大宋子民……」

「可是他又算什麼？」

「這個是無恥的畜生……」

「好，罵得好！」倏然，完顏慶面色一變，暴喝一聲：「老兒，你與我躺下吧……」語聲中，就他見舉手一抖，一連串亮晶晶的光彩。向大殘山人週身打到……

好個大殘山人，他是冷冷一笑，身形一動，如股旋風，首先轉到了駱天清的身邊，一揚手，將個駱天清一把抓起，這就可看出此老功力不淺，這大個人出手，而身形依然輕靈如燕……完顏慶所打出的暗器，乃是絕跡於中原的銀星串！這種暗器是陰狠、詭異，兼而有之的暗器，在完顏慶心目中這種暗器已絕跡中原卅年。再也不會有人習練，發放。大殘山人即使身懷絕技，可是在這種暗器襲擊下，也是難可避免……

不過，完顏慶你可是錯了！這銀星串雖說已在中原失傳，但是，中原武林道見多識廣的老前輩，尚未死盡死絕，又何況大殘山人乃是中原有名的暗器祖宗，別說銀星串，就算威震武林的暗器之王——蛇蜺鏢，他也是能發能收！

列位看官，須知在北宋末年，武林中之暗器排列是：一——蛇蜺鏢，二——一着先，三：銀星串——而一致公認，蛇蜺鏢是十死無生的暗器之王。

蛇蜺鏢是余家之獨門暗器，也是威震江湖多年來的唯一暗器祖宗——至於一着兒，却已是絕跡江湖多年了。不過，從完顏慶打出這一串銀星串，隱約已可看出，或者，金邦中人不會使用這種暗器的人，事實俱在，完顏慶能打出這一串漂亮的銀星串，而一着先這一件中原有名暗器入了金狗手中，也在情理之中了……

完顏慶是十拿九穩——

大殘山人是視為兒戲——

銀星串爆聲中，環打了個空，非但空放，完顏慶連個帶頭也沒傷到——

原來，完顏慶的出手，非但對付大殘山人，有一半是照顧了駱天清，至於齊天健，他根本不放在眼中，因此，這出手就算是認準了大殘山人與駱天清，他那裏想得到大殘山人非但不受這銀星串之打擊，並且更能將個駱天清帶出重圍。

完顏慶可心驚？當然心驚，今次，他之所以敢來中原，敢來追殺岳飛後裔，他就是憑仗自己武功——至於李延明是他另一個靠山，而自己最得意之武功，就是這一着銀星串，但是，今日，他的銀星串失了效，他已是面無人色！唉！世界上最不可怕的，就是完顏慶這種惡徒，他恃勢橫行，自命不凡，在其手下沒一個討得了好。並且，沒一個不受盡折辱而死，可是，當他遭到了挫損時，他比隻老鼠也不如，他會怕……怕什麼？死！

大殘山人已將駱天清安置妥當，然後，冷冷一笑，斜睨着完顏慶，陰惻惻的一笑道：「還有什麼暗器？」

完顏慶在馬上倒抽了一口冷氣，他悶住了，他實在想不出個回答來……在目前這個情況下，他希望馬上走。離開這個可怖的地方——

× × ×

大殘山人見完顏慶的神色，他又是冷冷一笑，一步一步的，向三人三騎走去，不想眼前一花，只見那個神態木然的李延明，倏的人似大鳥般，由馬背上躍在半空，大殘山人是身不變，步不變，並且，連眼神也不向上看，只是認準了完顏慶……可是，李延明這一式天鷹式是疾如狂飆般，摟頭蓋頂的直向大殘山人撂到……

李延明十指彎曲，形如鷹爪，在他也並不奢望一招見功……因此，這一式後，連藏七個變招！不想，雙手一落，掌中有物，不由又驚又喜。看來這個蠻子，只是個吹大氣的傢伙，在自己的天鷹爪下，對手是無所遁形，既已一招見功。不客氣！殺了這個傢伙吧！因此，雙手十指用力……只聽得一聲慘叫……李延明不由大吃一驚，眼一凝神，只才看清，自己天鷹爪所扣住的，乃是伏充……

前面也傳來驚叫聲，是完顏慶！李延明還算功力收發裕如，才算得將伏充毀了，不過，可也已令其受痛苦萬分，一鬆手，又聽到了完顏慶的驚呼聲……那敢怠慢，身形一轉，已看清了完顏慶，萬分狼狽的在地下翻滾，那個大殘山人是面帶笑意——他永遠是一張笑臉……似影附形的，在完顏慶的四週踱步！

李延明乃是西夏第一能手，眼光如炬，心細如髮，自己一招出手，大殘既然能聲色不動，在石火電光一瞬之間，可以展開其移動手法，此人之武功，當得神出鬼沒四個字，如今再看清了這個步法，心中大為吃驚，完顏慶性命休矣，老實說；功力越高，閱歷越深，李延明是懂得，大殘山人的步法，是步步封死了完顏慶的出處，也就是說，完顏慶根本已陷入大殘山人的禁圈中，只等你精疲力竭，好，他可以一招見效……

事到如今，李延明是不得不展開自己的奪命神招，全力一拚，一運勁，全身骨節格格作響，他這功勁是一運即到，步法凝重的……慢慢，慢慢走向大殘……

一聲吼，李延明的雙掌已緩緩推出！好功夫，掌起處，勁風似雷。卅年前，威震江湖的風雷伏魔掌出手了，本來，現在，大殘山人發現強敵後臨，他可不是個狂妄極大之人，不敢怠慢，一個迎風拂柳，看起來是輕飄，軟綿綿的，可是，李延明心中佩服，這分明是滲透了剛柔之道的出手，風雷伏魔掌就怕對手來個以柔制剛，越是輕靈，柔和的出手，越是令風雷掌失色……

現在，得憑功力，長勁來比輸贏了！

完顏慶又如何？到底也是一代名家，大殘山人步法一鬆，他當然脫出禁圍，一個倒縱步，蜈蚣翻。人已離地而起，可惜他已氣喘如牛，額頭現汗！不過，當他一起立，先去看顧伏充！

大殘山人看來是落於下風了！為什麼？李延明的風雷伏魔掌是打得威風凜凜。聲勢不凡……轟轟發發之聲，配合了李之伏魔吼，簡直如天神下凡相仿，而大殘？就如顆牆頭草，在李之掌風勁力下，往來搖擺……李延明的掌風向東，大殘身形飄向東，迫擊向西，大殘隨風向西……突然，伏魔掌中的「天震地拆」……大殘却一個旋風轉，人由上而轉下，就如沒知覺的物體，為李延明的隨手帶動般……這不是大落下風？……

不！看清李延明的又如何？他是面色端重，鬚髮戟張，目射威稜……可是，聽得出……他的吼聲越來越高，越高就越可聽出……有嘶嘶之聲……還有，噴氣也越來越粗……遠不如大殘山人的輕鬆……莫非是李延明不濟……

一股勁風掠過，一條長大黑影，在大殘山人身後掠過……原來，他來幫手了！好，這就令大殘山人有所分神了，事實俱在，憑李延明，完顏慶，伏充這三個人，單打獨鬥，那一個也不是大殘之對手，缺一個李延明，大殘依然是穩操左券，少一個完顏慶，大殘也不至於束手無策，獨是李延明，完顏慶之聯手，可以威脅大殘！

李延明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至於完顏慶何嘗不是個獨當一面的狠人，你大殘山人的靈飛玄訣，的確不凡，可是，風雷伏魔掌，再加上完顏慶的五丁六甲式，兩般神功會合。就可令你靈飛玄訣無法發揮得淋漓盡緻！本來，李延明為大殘的靈飛式，弄得苦惱萬分，就因為大殘功力高出李延明，可以隨風而舞，逼令李延明不敢怠慢，全力使勁發掌，稍有不支之象，大殘就可反客為主，以柔制剛！現在，有完顏慶打岔，他就不能如此從容的暗尅風雷掌，反而，李延明脚步站穩了，漸漸的，能展開反擊……

完顏慶明知自己絕非大殘對手，只是牽制大殘而已，因此，狠牙棒在五丁力士，六甲天神的招式催動下，猛打猛擊，以完成其牽制對方而已……

駱天清是個精靈之人，看清了目前之情況，他在低聲對齊天健道：「師兄！並不是我求你，是你也得救自己，他們兩打一，我們不妨來個三打二！」

「三打二，自己救自己！」

「唉！師兄！如果這位老前輩有個三長兩短，試問：你，能有命活！」

「齊天健！你聽明白了，快把駱天清解決了，咱家成全你！並且，還可封個官兒給你！」完顏慶可眞怕齊天健幫手，因此，先許了個心願……好！齊天健果然又在左想右想，猶豫不決了！

突然，齊天健鋼刀翻飛，眞的向駱天清殺來！駱天清面色慘變，世上竟然有這種小人。

「齊天健！你是人不是？」

「反正我是個小人，走狗，我不殺你們滅口，我還不是你們一世的話柄。」

「哈，你怕我挑你的底！」

「哼！我殺了你們，我再幫大金使者，這老鬼必死無疑！我……」一聲狂叫：「我可以殺死岳門中人，我要代父報仇，我要代父報仇……」

駱天清可眞讓齊天健這個王八蛋氣傷了心！天下，眞有他這樣個畜生……

一陣馬蹄聲，由近而遠，而齊天健還在刀光閃閃的，圍住駱天清猛剁窮砍，可是，突然，他發現不對，為什麼？沒有了伏魔吼聲，也沒有完顏慶的叫聲，打鬥聲，四外靜悄悄的，奇怪！那會這樣靜？再看看駱天清，他的面色變得萬分古怪，什麼回事？他不禁手上一慢。而遊目四顧，好！他幾乎連心也嚇得停住了，為什麼？他背後站立一個面帶笑意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大殘！

「他們人呢？」

「你的主人？」

齊天健可無法回答了，大殘山人的眼光越來越恐怖了：「小子！究竟你是人，抑或是畜生？張英的勸說，令老夫幾乎誤了大事，他希望能保全你們，保全江湖流派，希望將來養成另一股抗金潛力，可是，那曉得你與漢奸一般陰狠毒辣！哈……」這一陣笑，笑得齊天健毛骨悚然。

「快拿出來！」

「什麼？」

「神刀門的拳譜刀訣！然後，你去死！」大殘山人學完顏慶的語氣！這可令個齊天健啼笑皆非，他明知自己無論如何不是他的對手，但是，他却是想不明白，明明李延明，完顏慶等人，可以取得勝利，並且，可以殺了大殘山人！他們為什麼走，你們走嘛，也該帶我去啊！

「齊天健！你還在想什麼？」

「他們為什麼逃……」

「哈……他們根本無取勝我之把握，如果，駱天清出手，只要能擋得住完顏慶三招，我尉可敗了這只金狗。然後，逼死李延明，又何況，我已開始展開凌波步，引使他們來你們相打處，李延明是老奸巨滑，看出不對，只要我助了駱天清殺了你，他們的死期即至，他們為求保得自己狗命！走了，哼哼，我已解了你的懸疑，如此，你可以交出拳譜刀訣，你死得眼閉了吧？」

「前輩饒命！」

「我還能饒你？畜生！如果再不自盡，莫怪我的大殘手，要照顧你了！」

「前輩饒命！」齊天健是叩頭，跪拜了！錚的一聲，一蓬光影，直如一窩蜂般，向大殘射到，駱天清大叫不好！人由橫邊撲出，擋在大殘身前，意圖代擋這一門絕毒陰損暗器，不料，你快，有個人更快

！誰？徐天行！

他一只手被齊天健砍斷，痛得他伏地翻滾，現在，他早已靜止，他也不能起身，他看清一切，他恨極了齊天健，唉！爲師父報仇，這不錯，但是，現在，就該明白，師父是該死！何況，人家又可以大義曉晦，應該回頭是岸，那想到這個畜生是如此的無恥，當齊天健追擊駱天清時，他已緩緩的翻動，希望出其不意，助駱天清一臂之力，大殘出塲，齊天健假叫饒命，他在地上，已看出齊天健的狠戾之色，就知不妙，背弩一窩蜂已現，他不再怠慢，身形一個橫迸，好！阻在駱天清，大殘之前，全身爲這背弩，釘了個身如蜂窩……

駱天清是發了眞火，就算大殘又何嘗不恨透了心。齊天健滿以爲，這種無聲無形的暗器，定可傷了大殘，只要大殘一死，駱天清可不是自己的對手，徐天行是半死不活，哼！無毒不丈夫，殺了他們滅口，然後，再去暗中害了岳氏家人，走，找到完顏慶嘛，做個武官，從此，棄武從官，有何不可，他是滿肚密圈，那想到，事情猝變，大殘未死，而是死了個半死不活的徐天行，這可不太方便了，乘此混亂之時，走！

齊天健的輕功不凡，何況，駱天清全神貫注在徐天行的身上，至於大殘，也爲這猝然變故，亂了方針，他自命醫術超凡，第一個念頭是救人，好！一亂之下，讓個齊天健逃出生天。

大殘山人看清了這暗器之狠毒，徐天行是死了，他是大爲難過，唉，老鬼啊老鬼，你狂得很呢！現在，一點事也沒辦，金狗是見機而遁，齊天健竟然在自己的眼底飛過，試問：你還能做些什麼事，你簡直該愧死。

「老前輩，」駱天清向大殘叩頭，大殘幾乎嚇一跳，實在，這背弩一窩蜂令他寒了心，不過，駱天清是如此的誠懇，語音帶笑：「是你們敎訓了我這個混蛋，也令我看清了爲什麼在少保公如此之受人愛戴，我只恨我糊塗、無知，更恨我學技不精，可是，從今以後，只要是金狗，韃子，駱天清與他們勢不兩立。」

「嗯！駱天清，你有什麼打算？」

「晚輩有什打算？」

「放你媽的屁！」大殘一邊罵，一邊抖手一個大咀吧，打得駱天清滿天星斗，昏天黑地，「沒打算？你敢說你沒有打算？剛才講得好好的。什麼，只要是金狗，韃子，你與他們勢不兩立，一會兒就說了反悔話了？」

「前輩，我當然沒忘，我也不會反悔，但是……」

「但是什麼？啊，我告訴你，小張英的說話，你聽明白了！」

「呃，我那敢不明白？」

「得保存江湖流派！」

「是！」

「你是神刀門的！」

「是！」

「該不該保留，嗯！你點頭了！好啊，請教，現在神刀門誰作主，齊天健，齊天健是什麼東西？是個認賊爲父，爲虎作倀的狗東西，神刀門已不是中原的神刀門，是金狗的神刀門，你說該怎辦？」

「前輩，你命我清理門戶。」

「代中原保留一個流派，然後，重振門戶，可是，以後不論收徒，或者結交朋友，先決要點在抗金、殺韃狗！」

唉，這是眞正的保留！大殘山人講得透澈，可惜，難爲了駱天清，爲什麼？現在，他自覺學技不精，並且人孤勢單，自己是僥倖留得命在，到今日，他是算眞正的理會到：「江湖風險惡」這五個字的眞義！自己這點武功，簡直是滄海一粟，重振門戶勢必得清理門戶，憑自己能鬥得過齊天健？根本不能，唉！辦不了齊天健，又焉能談到重振門戶？

「你怕了，」大殘山人何嘗看不出駱天清的難處！不過，他必需要問清楚駱天清的心志，如果駱天清是個有志之士，那麼，自己可以助其一臂之力，假使他並無大志，那麼，唉，他只能抖手一走！

「前輩，你我後會有期！」

「好，你到那裏去！」

「我去找齊天健！」

「哈！你打得過他？」

「打不過！」

× × ×

「那你去與他講和……」

「我與他不共天日。」

「好！你去與他拚命。」

「我不需清理門戶，但願神刀門歷代祖師有靈，助我成功，前輩，我已前思後想，我不能容忍這個畜生，我更不能讓這畜生賣了我的神刀門……常言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雖云天意，實靠人爲，前輩這一把，把我打得更清醒了一層，我得有安排，安排如何保全神刀門……」

好！大殘山人不由由心底泛出個好字來，然後，他拖住了駱天清，慢慢的，慢慢的走……一同走，大殘山人在講，駱天清在聽，講什麼？不知道。至於駱天清知道不知道，我想，他不應該不知道吧！

這幾天，天色不壞，岳氏一門已走出了江西省，向嶺南進發，現在，岳氏孑遺，可以說是平靜了，沒人來作賤，也無人來糟塌，在前面，有公門中人輪流侍候，在後面，有斑爛豹張英的暗護……一路上，張英已代岳家擋了不少橫，也代他們舖平了旅程，可是，今夜，張英是放了個夜站，突然，他爲一陣馬蹄聲震住。

四外是靜悄悄，是官驛大道的所在，張英心細，一個伏地追風，他已竄入了堤溝邊，然後，他借着這些長草掩護，看看來的是怎樣人。

一式打扮，六個壯士騎六匹高頭大馬，飛也似的向前馳去，張英想長身探視，又聽得車輪聲，好，再伏一陣，看見一輛大車，四週窗幔緊圍，看來有女客，一幌而過，張英再聽了半晌，沒有其他聲響，走，他長身竄出堤溝，嗨嗨，他可是與個矮子，幾乎撞了個正。

「嗨！想不到還有行家在。」

那個人矮雖矮，可是這中氣充沛，聲浪不低，張英再看看清，此人矮得來十分不勻稱，頭大，身不短，脚矮，手臂簡直可以點地，不恭維說一句，這不是人，簡直是頭人猿，再看，這面相，倒不壞，濃眉環眼，獅鼻闊口。國字型面孔，一把銀髯，是個老人。

這不是個普通人，張英十分明白，可惜，他却不便多事嚕嗦，打一恭，作一揖，道聲驚吵，走之乎也，他得弄清了六騎馬，一大車的來龍去脈，張英是心有預感，怕的是漏夜趕路，與岳氏滿門有關。

不過，張英，你走不了，爲什麼？那個大頭矮子不放他走啊！

「行家，你得講講，你我是否眞正行家？」

這個就難弄了，是你叫我行家，不是我自稱行家，至於眞假，我又怎能作主了？張英是不便回答，他只是想走，因此，微微一笑，脚底一動，想走，矮老頭可是面色不對了，「淑兒，你去追，我得阻住這個娃娃……」

張英眼前一亮，只見一個靑衣少女，星眸鳳目，長眉入鬢，生得極美，在張英身邊一掠，好個張英，身形一動，一個仰看浮雲，人已仰面卸開！

那少女面色一變，明明是向前飛奔，竟然會一個反折，左手已勾探張英之背，張英不禁大吃一驚，爲什麼？少女的出手太玄，太神，並且，她還是個有爲而來，她是曉得自己背中有要物，如果，矮老頭乘機來插手，嘿嘿，後果不堪設想。

果然，張英料準了，少女第一手，老頭尚未有所表示，少女一反手時，矮老頭其疾如風，已到張英身前，手中那柄蒲扇已落向胸前，這是逼張英「仰看浮雲」這一招用老，不能避得過少女的勾手。

張英是小輩中第一條好漢，又何況，他爲上京收屍，然後護送岳氏滿門時，半路上遇見了當代一怪——苦根和尚，代他打通玄關，更授其十三門絕藝，今夜，是被逼施展他的絕藝了。

明明是無可躲避的處境，矮老頭與少女看清自己一方穩操勝劵，不料，眼前一花，張英就似一具木偶，爲人抽走般，凌空滑出老遠！

「啊！小子，你竟然會這門功夫！」

「老祖師，這是什麼功夫？」

「飛天蜈蚣功，哼哼，王炳公死後，別無傳人，你……你這個小子，從那裏傳來這套功夫的。」

張英實在不想多事，他是身形才停，立即吐聲：「老前輩，你我後會有期。」

「不可走，」矮老頭的輕功着實不凡，張英剛動步，老頭兒已到了眼前，阻他前進，至於那個少女，算是死了心，似飛的，向前趕去，看來，她也在留意這六騎一車，可惜自己却爲這個老頭纏了，打，還是講……張英主意尙未打定，矮老頭可已代他打了，一陣勁風，劈面飛來，老頭兒動手了，張英的熟銅棍抖起一圈光彩，算是阻了一阻。

「好！是瘋魔棍，正宗！好，」矮老頭眞是個識家呢！並且還看得出道地與否？張英不得不佩服老人的眼光，祇不過是一個護門招而已，老人已可說出正宗與否，大概是自己人，不必再打，因此，他開口了，「老前輩，你我無仇無怨，罷手了吧！」嗨嗨，張英只講了一句，矮老頭已經連進三招，這三招全是匪夷所思的殺手了。

張英算是邊說邊架……好，就來了一身汗，爲什麼？老實說，憑你張英本領，與老人可以打個半斤八兩，不過，得一心一意的對付，像現在這樣邊說邊架，你分了神啦，這一分神，好，落了下風，一落下風，招架得勉强，還吃力萬分，那會不弄了一身汗。

矮老頭是有了些誤會，以爲張英的武功，勝在招式——瘋魔棍——至於應變，回打，經驗，功力，與自己就相差遠啦。憑自己大可以把他打得扒了下來，好，這一個誤會，就算落了下乘，張英三招一過，知道不能善罷，聚足精神，反手一棍，瘋魔式中的淨壇八變出了手。

矮老頭蒲扇一引，本來還想借勢進招，陰陽扇中的追魂十八扇圍打張英，可是，一棍進門，矮老頭不得不退步還架，一個虹橋玉架接住了張英的棍子，那想到，張英突的棍尾上挑，挑向老人的頭面，這乃是淨壇八變的中變招，「倒提金鼎」……矮老頭是想不到張英之瘋魔棍法，已到了爐火純靑的地步，看他變招輕靈，出手老辣，不由一怔一呆！唉！武家對手，那可稍有懈怠，你這裏一怔一呆，張英的瘋魔棍法，立即展開，由大九變到小九化，七十二手修羅亂舞棍點，直向矮老頭環身打到，若不是張英不想多事，矮老頭是非得掛彩不可。

「前輩，你我罷手休戰，」張英是突然收棍住手，跳出戰圈，然後，雙手一拱，「前輩，你我後會有期！」走了，實在，張英是關心岳氏滿門，打這種沒來由的架，又有什麼用，所以，見好即收，一收即走，讓矮老頭怔怔的望着張英背影嘀咕着。

「是張兄弟，」走了一大程，嗨嗨，有人喝住張英，看一看清，是齊天健，啊！他那會走到此地來的？齊天健一見張英，冷峻的臉上，掛着一絲笑容，「張兄弟，好久不見！」

「齊兄，你那會在此地。」

「嘿，我是來追殺幾個惡漢。」

「什麼惡漢？」

「意圖謀害岳府中人的惡漢，張兄，你來，」齊天健引帶張英離開驛道，走入左側一個叢林中，天色已明，晨光曦微，張英放了些心，否則，黑咕嚨咚的，有什麼埋伏暗算，又該怎辦。

才走入樹林，張英已聞得一股血腥味，擧目望去，不遠的樹枝上，倒掛着兩具屍體，是六騎馬上的二人，張英那會看得如此明白，唉，是這一身打扮，張英是深有印象，但是，還有四個呢？還有，是誰殺了他們的？他們如果誠如齊天健所說，那麼，他們是該死，不過，也不是非殺不可啊！

「齊兄，是你殺了他們，唉，他們是何來歷？還有，是否非殺不可。」

「當然非殺不可，樹林中緩緩的踱出三騎馬，張英是尚未弄清事件之始末，突然，眼前一花，張英發覺不妙，正想掙扎，這張魚網已將其纏了個實，看一看清，是齊天健的暗算，唉，張英不由大爲懊惱，一直謹愼，那想到自己還是陷於暗算中，而樹枝上掛着的屍骨，突然復活，嗨嗨，明白了，是他們，原來，自己看到的六騎馬，就是他們，難道齊天健還是不甘心，自己放過他，而今，他是來恩將仇報。

「張英，對不住，你是不會認得這幾位好手的，我代你介紹，這五位是柴王府中特聘的雲南苗家拳五位老師，這位苗紅櫻，這位花旺，這位是華伯英，這位是范士遝，這位是當家苗紅琳。」

「齊天健，你們意欲何為？」

「奉秦丞相之命，殺岳氏滿門，哈，我是知道你的厲害，不過，苗家幾位當家，不太相信，我是言之再三，總算聽了我的話，現在，張英，請你大方一些，交出你身上的東西，然後，苗家兩位會送你歸天！」

張英已看見那個苗紅琳手中有個血紅葫蘆，對着自己，而苗紅琳却已在獰笑，他心中一動，啊，難道是毒虫，果然不錯，讓張英猜中了，雲南蠻瘴之鄉，苗家祖傳善於養毒物，尚幸他們不在中原走動，江湖中人對他們也少來往，今日在嶺南之地出現，乃是受人於禮聘而來，苗家人比較粗魯爽實，再則，他們也根本不如中原人物的一切詳情，他們只是抱着得人錢財，為人消災的主意而來，齊天健是此行之首，他們也就以齊之馬首是瞻。

齊天健恨極了岳氏後人，故而對張英也是念念不忘，張英的出現，齊天健早已發現，直到今天才出手，實在，他得有所安排，現在張英可算是陷入困境中，齊天健非但想殺張英，還想得到些好處，張英是不再言語，心想，死了死了，何苦多言其他。

苗紅琳的葫蘆塞已打開，裏面爬出一只五彩斑爛的巨型蜘蛛，明眼人一看就知，這是天地間中極毒極毒之物，一般蜘蛛八足而已，這只蜘蛛竟然生具十二只，形態越顯猙獰可怖，還有，行走似風，在苗紅琳的噓聲下，已飛也似向張英爬來，齊天健突然將魚網一抖，抖在半空。一面冷冷地說道：「張英，如果你識相，我給你個痛快，否則天王蜘蛛照顧你，我眞怕你，死得慘不堪言……你看如何？」

「三哥，我看先將這只毒蜘蛛解決了，然後再辦你的事！」半空中傳來一聲清越的語音，而齊天健的手上，突的一緊，天香網不知是什麼的，如有大力攤住，再看一看清，樹枝上有個黑影，手中一柄銀光耀目的匕首，一劃一挑，好，張英是束縛全脫，眼前又見艷光一點，疾如星光，一幌即沒，那只十二足的毒蛛，吱的一聲慘叫，已為人不知用何物解決了。

苗紅琳怒吼一聲，雙手箕張曲折，其形極怪，尚向樹上竄來，可是，張英一脫羅網，雙手的瘋魔棍依然在握，一聲長笑，朝天香，抖起半空，苗紅琳首先為其阻住，齊天健發現不對，身形一幌，他是想溜，可是，面前已有人阻住，看一看清，是駱天清，還有個少女！

齊天健是冷冷一笑道：「是你，好，走，我們換個地方交手。」在他以為，駱天清他是極有把握可以取勝，換個地方，勝不了他們，哼，就勢溜之乎也，所以，說完話，他是直往左側密林中竄去。

至於張英却與苗家五位高手，打在一起，好，張英總算是又陷入一場苦戰之中，須知道苗家拳，根本是模仿五毒之神態而練成，五種毒物乃是，蛤蟆，蜈蚣，蛇，蜘蛛，守宮，瘋魔棍陷入了五毒陣，又何況苗家雙煞更善於放毒，弄得個張英狼狽不堪！

到底只有十八歲的少年啊，即使有苦根和尚的大力相助，可惜，吃了年時不久之苦，如果不是遠處傳來大殘山人的呼叫聲，可能張英今日得毀在五毒行者之手，遠處，一條火龍遊來，看看清，原來是大殘山人與那個矮老頭各執一端，這一條不知是山籐還是繩索的火索，火烟中微雜着有腥香之味，而兩人來到了張英戰團之前，首先由大殘山人喝令，「天門開，靈魔飛天！」

張英是聞得這股腥香，精神一振，一個瘋魔幻舞，棍子轉了個大圈子，將五毒行者逼出十來步，然後一個靈魔飛天，身子直竄半空，好，就在此時，大殘山人喝一聲，「玄武騰蛇」，火龍竟然如活的，一個大翻身，由兩人手中抖出，這一股勁風可眞厲害，頭尾相啣，五毒行者大聲吼叫中，可憐已為這不知名的火龍，燒個慘不堪言，幾聲厲嘯中，五條毒火人影分五方竄出，吼聲搖曳中，走了個無影無踪。

「矮神爺，這小子你看如何？」

「不壞。」

「師爺，還有我呢？」是那個少女步出叢林，後面跟隨着駱天清，駱天清手中抓住了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是齊天健的。

「天清，你殺了這個惡漢了，好！」

張英看着大殘山人，面露着淒涼之色，大殘山人怒聲喝道：「你還可憐這個惡漢！」

「不，我可憐的是神刀門。」

「神刀門第四代弟子駱天清，敬謝張小俠保全之德。」

張英突的明白了，神刀門由駱天清繼承下去。

矮老頭滕全衞乃是神刀門中的長老，大殘山人與駱天清的說話，就是引出這位老人來。

還有一輛大馬車呢，車中又是誰？

大殘山人對張英看了一眼道：「暫時不必理會，岳氏後人能夠到了嶺南，你放心，奸黨是再也難以動他們一根汗毛。」聽得出，大殘山人會留在嶺南，陪岳氏後人。

神刀門也會在嶺南重振門戶。

張英是目中有淚：「先元帥，少保公，你英靈不遠，你，大可瞑目了，父親，孩兒還未辱家聲，奸臣們，等得天道好還，看你們如何結果。」

是的，看你們如何避得過這一朝！

（完）

中篇武俠小說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俠骨柔情般若禪（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黑白兩道同時齊集神風鎭，人們都想能得到風神洞中的千年寒玉劍，鍾無痕為了不讓這把劍落入邪道人物手中，以免為害整個武林，因此而獨身前往，途中，她經歷不少的艱苦搏鬥，除去不少黑道人物，同時，鍾無痕還遇上不少武林前輩，並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以便取得寒玉劍，在奪取這千年寒玉劍的過程中，鍾無痕將要遇到一個最大的勁敵！——千面羅刹黃嘉玲，黃嘉玲為得此劍覬覦已久，這天，黃嘉玲已在洞口附近窺伺……

龍山奪神劍　俠士制羅刹

「妳——妳——妳好……」中氣一斷，周沖已然死去，原來黃嘉玲剛才那一掌，竟將他的五臟震得稀稀爛爛。

黃嘉玲面色一肅，輕輕一聲冷哼道：「看誰再敢取千年寒玉劍。」語聲一了，又藏入森林之中。

此際在森林的另一個角落，也同樣的藏着兩個人。一個是幻影書生白英，另一個是鍾無痕。他們天色未亮之時，便已來到此藏着，以觀動靜，現在他們總算已經覩到那千面羅刹的盧山眞面了。

鍾無痕正欲說話，却被白英用手勢止阻，原來此時那風神洞口又現出一個人來，此人身着藍色勁裝，手握護手雙鈎，神情極為慓悍，雙目灼灼有神，顯然是個內外兼修的高手。

那人在洞口微一猶豫，便欲進洞，身後有人輕喝一聲：「慢着！」

那人猛地一轉身問道：「來的是何方高人，不知有何見教？」

密林中又走出個身形短小的漢子說：「在下鬼靈精余天，看閣下的裝束，可能就是雙鈎無敵郝大通了。」

那人道：「不錯，余兄此來，莫非也是為了那千年寒玉劍？」

余天道：「郝兄眞是解人，可惜那劍祇有一柄，如今我們兩人同取，這柄劍到底給誰才好？」

「余兄的意思？」

「我們先在手底下見個高低，誰贏了誰就去取此劍。」

郝大通仰天大笑道：「說得爽快，久聞余兄神拳無敵，今日能互相切磋一下，亦是生平快事。」

余天雙手一恭說：「請！」

郝大通雙手一分，護手雙鈎，已如雪片般的飛出，郝大通既稱雙鈎無敵，其在雙鈎上的造詣，是可想而知，而且此人在江湖之上，武林之中，聲望頗高，是以他一出手之間，確有雷霆之勢。

余天在他的雙鈎之中，鑽來鑽去，任他雙鈎如何的犀銳，始終無法動得余天一

根汗毛。

余天嘻嘻一笑道：「郝兄，今日可是爭劍之戰，等一下還會有更多人要來，時不容待，你如不施展出眞本事硬功夫，小弟可等不及要還手了。」

郝大通氣得哇哇大叫，雙鈎形勢一變，施出他賴以成名的霹靂鈎法，雙鈎起落之間，泛起隱隱雷聲，那種氣勢，先聲奪人。

余天神色一肅，再不敢大意，瞬息之間，兩人已走了五十餘招，余天只是閃讓，並未還手。

郝大通怒道：「鬼靈精，你若再不還手，郝大爺可要出狠招了。」

余天嘻嘻一笑道：「你急什麼，大太爺這不就還手了麼？」聲出掌起，僅僅這一舉手之間，郝大通巳大叫一聲，倒地死去，此時密林之中，隱伏了不少人，誰也沒有看清余天施用的什麼手法。

余天一聲冷笑道：「我余天這鬼靈精之名，並非僥倖得來，郝大通，你死在余大爺的手下，也不算寃。」

余天殺了雙鈎無敵郝大通之後，準備返身入洞，林中又竄出一人叫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余天，我看你還是回家去吃一碗太平飯，莫在這裏枉送了性命。」

余天看那人身形瘦小，約五十上下，山羊鬍，三角眼，捲耳尖腮，觀其相貌，難登大雅之堂，不由冷冷的道：「好意心領，閣下既到這風神洞來，想亦必是爲了那柄千年寒玉劍，何妨留下個名兒來，免得死了無法爲你報喪通訊。」

那人陰陰一笑道：「在下麼！人稱陰間秀才古一奇，僥倖在閻王殿前討了一個差事，奪捉那强梁霸道，貪心不足之人，你如不聽勸告，說不得，在下職責所在，也祇有帶你到陰曹地府走上一走了。」

余天冷笑道：「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你是陰間秀才，我是鬼靈精，咱們同是來自黃泉路上，有事好商量。」

古一奇陰笑道：「你說我們該如何商量法？」

余天道：「神劍祇有一柄，古兄若能就此退出，兄弟日後必有所報。」

古一奇道：「如果這一句話由我來說，你會不會退出呢？」

余天道：「當然，一個梏子難扣兩條牛，那將成了水火不容之勢，這個結果古兄一定想得出。」

古一奇陰陰一笑道：「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余天冷笑道：「讓古兄說對了，眼前你祇有兩條路走，一個是自動讓賢，一個是在手底下見高低。」

他低字才出口，突然雙手齊發，古一奇的身形也迅速的向後翻出，但是他翻得快，仍難逃過喪命之危，是以他翻了幾下，竟然不動了。

余天道：「江湖上成名不易，你這又何苦來。」接着便得意的縱聲大笑，又道：「我想這四週森林之中，必定藏了不少江湖朋友，還有那一位要取劍的，何不請出來大家商量商量。」

林中有人朗聲一笑道：「余兄眞是快人快語，我兄弟自問武功不濟，不敢有此妄想，但極願助余兄一臂之力。」

話聲一了，從林中一連走出三個關西大漢，俱是手提長鞭。

余天說道：「來者可是三才鞭關氏兄弟。」

爲首人一笑道：「在下正是關氏兄弟，來爲余兄助拳來了。」

語剛了，三個關西大漢，身形急竄，分三方面將余天圍定，同時手中長鞭一齊出手，如三條長龍盤空飛舞，齊向余天的要害處招呼，這可是出其不意，攻敵不備，逼得余天在三條鞭影中鑽來鑽去。

此時隱在林中的鍾無痕悄聲說道：「白大哥，我看余大這一下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白英也悄聲道：「很難說，余天人稱鬼靈精，也許他還有出奇的招式。」

鍾無痕道：「他連殺兩人，我始終未看他用的是什麼手法，你可曾看清楚。」

白英道：「這可能是一種陰手，傷人於無影無形之中，往後遇上他，可要特別小心。」

鍾無痕正待說話，忽聽石坪上連接着三聲慘叫，那三才鞭的莊氏兄弟先後倒了下去。

余天得意忘形，又叫道：「三才鞭迫人太甚，兄弟不得不下此毒手，還有那位願意與在下商討商討，就請出來說話。」

一聲嬌笑，林中走出個大姑娘來，說：「余天，你連殺五人，也該見好就收啦，何必咄咄迫人，以我看這千年寒玉劍是沒有你的份的。」

余天冷笑：「姑娘說得是，不知尊姓芳名？」

大姑娘說道：「我的名字你是聽不得的。」

「爲什麼？」

「因爲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從未活着離開過我。」

「這樣說來，想必是姑娘的醜名不堪入耳，所以才要殺人滅口。」

「隨便你怎麼說吧，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的姓名，我還是會告訴你的。」

余天冷笑道：「那麼你就說吧。」

大姑娘一笑，柔聲道：「小女子姓黃名嘉玲，人稱千面羅剎。」

剎字方了，素手巳揮連打出七八掌。

余天武功雖高，也被迫得團團亂轉，勉强還了幾招，只是對方的壓力太大，不過二十招，巳被對方一掌打中背心，將全身筋骨震斷，倒地死去。

千面羅剎哂笑了一下，又飛身藏入密林之中。

鍾無痕悄聲道：「白大哥，這千面羅剎連番出現，殺了兩名武林高手，却不入洞取劍，不知是何道理？」

白英道：「妳知道雙拳難敵四手這一句話麼？」

「這我當然知道。」

「那千面羅剎所以遲遲不取劍的原因，就是因爲這附近的江湖同道太多，她如一入洞，必然引起衆人圍攻。」

「所以要等這些人先來個自相殘殺，將力量消耗盡了，她再坐收漁人之利？」

「正是！」

鍾無痕道：「這千面羅剎的武功機智

確有過人之處，只是她又何必自己出手，讓他們自己先殺一陣子不是更好麼？」

白英道：「她這兩次所殺，皆非武功泛泛之輩，如此一來，她巳奠定了先聲奪人之勢，等到一但她出面取劍之時，別人對她有所畏懼，也就不敢再干擾她了。」

鍾無痕道：「不錯，她想得的確是很週到，只可惜得很。」

白英道：「可惜什麼？」

鍾無痕嫣然一笑道：「可惜她尚不知道我們這裏尚有一支伏兵。」

她笑起來很美，也很俏，白英也隨着她笑了，這會心的笑，笑得好開心。

白英說得沒錯，那千面羅剎確巳立下先聲奪人之勢，此時洞口靜悄悄的，竟然沒有一個人敢現身出來入洞取劍。

天色巳經大亮了，陽光巳從東方掃射過來，雲兒在天上飄，風兒在空中吹，看起來好寧靜，但在這寧靜的一刻，却充滿了殺機。

此際忽聽得噹噹地一聲報君知响，從林中大搖大擺的走出一個賣卜先生，身穿灰色長袍，尖臉山羊鬍，右手拿着一塊白布招牌，上寫：「鐵口神斷」四個大字，字跡潦草，若遊龍飛鳳。

他剛踏入石坪，便張口叫道：「專卜窮通得失，慣看氣色流年，無論求官求財求寶求偶，一斷便知，那一位有興趣出來卜上一卦。」

他叫了一遍，見無人答覆，又叫道：「鐵口神斷，絕非混充字號之輩，各位如是不信，出來一試便知。」

四週仍是一樣的沉靜，他自言自語的道：「奇怪！是什麼事情將這些人唬得一個個成了縮頭烏龜，哦！我知道了，看這裏不但寶氣冲天，而且殺氣重重，這些人既是爲了貪圖那柄千年寒玉劍而來，又怕惹上殺身之禍，是以既不願離開，也不敢出頭，咳！老朽且來算一算這千年寒玉劍，應在何時出世。」

他邊講間，故意屈指一算，暗暗點頭道：「原來如此，那千年寒玉劍應該在今日正午時出世，祇有在這個時辰之內，那風神洞中的飈風，才不會發出，若午時一過，再想取此劍，那就比登天還難了。」

語聲一了，林中又竄出一人來，一身白衣，手持長劍，雙手一拱道：「這位先生，在下有事請教。」

賣卜的一笑道：「既有生意上門，在下就不愁酒錢了，求事問卜，紋銀五兩，現錢交易，恕不賒賬。」

白衣人從身邊掏出一錠銀子足有十兩之多，交給賣卜的道：「這可夠了麼？」

賣卜的笑道：「夠了夠了，有多無少，閣下要問什麼事？」

白衣人道：「你適才所說那千年寒玉劍應在今天午時出世，此話可眞？」

賣卜的說道：「這可絕對假不了，這風神洞中祇有在正午時，才不會有飈風發出。」

白衣人道：「你看區區在下可有取得此劍的希望？」

賣卜的在他臉上看了幾眼，搖搖頭說道：「閣下印堂有血氣上冲，依我看不但難取到那千年寒玉劍，恐怕性命也難以保全。」

白衣人面色一變道：「你說我有性命之憂，是你要殺我？還是別人？」

賣卜的哈哈大笑起來道：「我！怎麼會呢？我祇是個賣卜混酒喝的糟老頭子，怎麼會呢？」

白衣人冷笑道：「明人眼中揉不進一粒沙子，你賣卜的居然會賣到這種地方來，誰會相信，有本領你就使出來，要不然，大爺可要入洞去取劍了。」

賣卜的笑道：「這位大爺，你請，我賣卜的可還要多活幾年，恕不奉陪啦。」

噹！地一聲報君知，人巳竄入林中。

白衣人哈哈大笑，看看天上的月色，便轉身向洞口走去。

隱在林中的鍾無痕道：「白大哥，此人武功不弱啊？」

白英道：「妳知道此人是誰麼？」

「是誰？」

「白魔方平。」

「他就是白魔方平，一柄白魔劍，喪了不少武林高手，又厲害得很呢。」

「不錯，此人武功雖高，我却未與他照過面，聽說此人的武功路子很邪，妳下次遇上了可要特別小心。」

「我看等不到下次了，眼下如果沒有人去制伏他，我就去會會他。」

她語聲剛了，果聽有人一聲暴喝：「那穿白衣的小子，你給我站住。」

白衣人身形一轉，面對着從林中走出來的大漢，冷冷的道：「閣下也有興趣來取那柄千年寒玉劍？」

大漢怒道：「廢話少說，如果你肯退開，我就謝了，要不然的話，祇有在手底下見眞章了。」

白衣人陰笑道：「閣下總應該有個姓氏吧？」

「老子雙斧開山霍天風，你小子叫什麼名字？」

「我麼，名不經傳，白魔方平。」

他方平二字剛出了口，那霍天風的雙斧巳如飛般的旋到，那股聲勢，確有凌人之勢。

方平起先祇是在雙斧中左右迴施，並未還手，而霍天風的雙斧，却一斧緊似一斧，眞的有劈山奔雷之勢。

鍾無痕哂道：「他搏鬥的經驗也很豐足，他正在研判此人的雙斧路子。」

「不錯，是以他不出手則巳，如果一出手，那必將是制命的一着。」

「正是，妳看他神色從容，身形似幻，他巳經有了必勝的把握啦。」

「不好，這小子要還手啦。」

鍾無痕剛看出不好，那方平的白魔劍巳從雙斧的空隙中刺進了對方的咽喉。

雙斧開山霍天風一個你字尚未說完，人巳倒了下去，此際林中一連又闖出七人，齊是紫衣少女，各持長劍，將方平圍在當中。

在此同時，另一條苗條的身形，由大樹梢上飛出，向那風神洞口落去，由此種情形看來，這八個女子分明是一夥的，可惜她嬌軀未落，那千面羅剎黃嘉玲，也從林中飛出，後發先至，擋住了她的去路。

那女子一順長劍嬌笑道：「黃嘉玲，別人恐懼妳的聲威，我們江南八嬌可不怕妳。」

江南八嬌原是姐妹八人，姓西，原籍陝西，移居江南，在江湖道上，也爭得了一席之地，劍藝的造詣很深，猶其是八劍聯手，威猛無匹，在武林中少遇敵手，是以也養成了她們的驕氣。

千面羅刹也笑道：「你們八劍雖然也薄有聲譽，但畢竟是後生晚輩，要在我老人家面前逞能，那又還差得太遠。」

八劍之首叫西媚，天生麗質，嬌娜動人，她又是一聲嬌笑道：「千面羅刹，妳今年多大啦。」

「妳祖奶奶今年七十有三。」

「笑話，那有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將自己說成了老太婆。」

「妳不信是麼?」

「當然不信。」

「信不信却無關緊要，唯一的方法，祇有在手底下讓妳嚐嚐滋味了。」

千面羅刹素手雙揮，分拍西媚的左右香肩。

西媚嬌軀微動，一劍橫江，斬對方的雙手，西家劍法也確有其獨到之處，兩人一接手就是七八招，未分軒輊。

此際西家另外七劍，採取速戰速決的方式，齊向那白魔方平招呼，七支長劍，猶若七條遊龍，盤繞在方平的四週，也劍劍不離他的要害。

方平哈哈大笑說道：「這可是有趣得很，七女奪一夫，妳們是要將我粉身碎骨麼?」

口中說着，手下可未停，右腕一震之間，已施展出他賴以成名的白魔劍法，但見一道白光，穿插於七道紫氣之中，刹時間那石坪之上，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各不相讓。

西氏七女的七劍聯手，威力無匹，再加上她們的輕功身法，各有專長，閃避跳躍之間，身形輕鬆而俐落，方平的白魔劍法雖然厲害，但在西氏七女的手底下，却祇有招架之力，他明知今日之事，難以如願，急欲求脫身之計，猛然一聲大喝：「妳們再不讓開，大爺可要辣手摧花了。」

西氏七女同時哈哈嬌笑起來，不獨未曾讓開，而且手底下的長劍，更加犀銳，方平遊鬥了數十招，已是滿身大汗，手脚也緩慢下來，一不小心，被對方刺中一劍，鮮血從他的右肩冒了出來。

方平負傷之際，已無力再鬥，就地急翻，使出一路滾地旋風劍法，想脫出重圍，可惜他心有餘力不足，身上又被對方刺中三劍，一劍在左肩，一劍在右腿，更狠的一劍，竟然穿胸而過，方平作惡一生，也算是因果報應。

這時那西氏八劍之首的西媚與那千面羅刹黃嘉玲已打了數十個照面，但是千面羅刹的武功太高，數十招下來，她已無還手之力，正好此時西氏七女已宰了方平，連袂趕到，西媚精神一振叫道：「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方位，撕了這個魔頭。」

她所說的原是西風八卦劍陣，八卦中含八象，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八卦中含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尅，這時困住了千面羅刹黃嘉玲。

黃嘉玲與西媚單打獨鬥之時，倒是遊刃有餘，如今經西氏七女一加入，八女八劍，八卦劍陣一展開，頓覺壓力奇增，可是她仗着武功高，經驗足，雖然沒有以前打得那樣輕鬆，但仍可對持，九條人影，九個女子，大石坪上鶯飛燕舞，那體態，那身形，比一般臭男人打起架來，更爲可觀。

此際隱在林中的鍾無痕道：「白大哥，你看那千面羅刹力鬥西氏的八卦劍陣，可有取勝的希望?」

白英道：「如果那千面羅刹能支持到百招以上。則必有取勝的希望。」

「爲什麼?」

「凡是一個陣法，必有它固定路數與手法，祇要將那種手法摸熟了，破陣也就不難了。」

「以千面羅刹的武功，支持百招我想絕無問題。」

「所以說那千面羅刹是必勝無異。」

「如果是那千面羅刹勝了，西氏八女也必無一個活命。」

「那是必然之理。」

「白大哥，西氏八女在武林中的聲譽如何?」

鍾無痕因初出師門，行道江湖，對江湖上的一切，極爲陌生，所以事事都要請敎白英，白英對她始終有一份關切與愛護之情，因此也知無不言，問無不答，他笑笑說：「西氏八女乃女流之輩，不會做出窮兇極惡之事，是以在江湖上的聲譽還不錯。」

鍾無痕嘆道：「這樣說來她們是好人，如此死了豈不太可惜。」

白英也嘆道：「武林中好人死了的太多了，人世的紛爭，永無了期，猶其是今日的場面，乃是奪劍之爭，劍祇有一柄，而人却這樣的多，誰也不願相讓，死傷就在所難免了。」

鍾無痕道：「白大哥，你要設法救救她們啊。」

白英眉頭一皺，他對鍾無痕的要求，不願意回絕，但也未立卽答覆。

「白大哥，你有困難?」

「今日之爭，全憑功力，如果我現在去解了她們的危難，當然也得花上一些的功力。」

「你是怕等一下去取那千年寒玉劍之時，功力打了折扣，而沒有把握。」

「正是，所以我在考慮。」

「白大哥，你不必再考慮了，我寧可不要那柄千年寒玉劍，也要你將她們救出來。」

白英笑道：「好!難得妳有此仁心，我答應也就是了。」

鍾無痕甚是開心，嬌媚的一笑，她很少笑，但笑起却很美很美。

白英也笑道：「我眞高興有了妳這樣一位妹妹。」

江湖中人，不計小節，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正當他們兩情可可之時，塲中又起了變化，原來那千面羅刹八十招之後，立時開始反擊，嬌軀婉若遊龍，在八劍之中，東一掌，西一掌，每一掌皆有迅雷貫山之勢。

西氏八女論功力與千面羅刹相差得太遠，全憑八卦劍陣，困住了敵人，如今陣法既被對方識破，頓時有縛手縛脚的感覺，眼看已支持不住，那八卦劍陣也開始亂

了起來。

林中的鍾無痕眼見情形不妙，忙道：「白大哥，你快想辦法啊!」

白英也感到情形不妙，突然發出一聲清嘯，聲貫長空，嘯聲未了，人已到了石坪之上，落在那千面羅刹的面前，同時一聲大喝：「江南八嬌速退。」

同時雙手齊飛，連環打出五掌，齊拍向千面羅刹的要害。

這憑空殺出個程咬金來，是千面羅刹萬萬想不到的事情，她閃避過對方五掌，才嬌笑一聲道：「我打量是誰，原來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娃娃。」

白英大笑道：「千面羅刹實際年齡不談，光看面貌，妳也該叫我一聲大爺，一個黃毛丫頭，怎可在大爺的面前如此放肆，此不是太不懂禮貌了麼?」

黃嘉玲嬌叱一聲：「大胆!就憑你也敢在千面羅刹的面前如此放肆，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白英笑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妳怎知我不敢在妳的面前放肆。」

千面羅刹冷笑道：「就憑老娘的江湖閱歷，看你也不配。」

白英大笑：「妳看配不配!」說着又一連拍出了七掌，這七掌的威勢，猶如翻江倒海的一般，向對方壓去。

千面羅刹黃嘉玲忽然哈哈嬌笑起來，嬌軀連退了五六步，說：「看不出，你還眞有兩下子，你既已出手了，我若不回敬幾下子，豈不有失待客之禮麼?」

素掌輕揮，一股柔和的掌力向白英迫來，這兩人一接上手，全是以快打快，恍眼之間，已過了百餘招，仍是不分上下。

此際那西氏八女，亦已退入林中，她們因無法取到那千年寒玉劍，心有未甘，是以仍守在林中，恰巧她們的藏身之處，就在那鍾無痕的傍邊。

鍾無痕笑了一笑道：「諸位姐姐辛苦啦。」

西媚妙目一轉說：「妳是誰?」

「小妹鍾無痕，拜見各位姐姐。」

「妳也是爲了那柄千年寒玉劍而來的嗎。」

「正是。」

「就憑你一個人?」

「尚有救妳們的白大哥。」

西媚這才和顏悅色的道：「原來妳是跟白大俠一齊來的，失敬了。」

鍾無痕道：「不敢，白大哥是爲了帮我取劍，才跟我一齊來的。」

西媚道：「我們西氏八女，一向恩怨分明，白大俠既救了我們，我們也願意帮妳取到那千年寒玉劍。」

鍾無痕喜道：「眞的，謝謝妳啦，姐姐。」

西媚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妳也不用謝啦!」

鍾無痕向石坪上看去，見那千面羅刹與白英已打了二百餘招，仍是未分勝負。

西媚向鍾無痕一笑道：「鍾姑娘，妳看我們要不要支援一下白大俠。」

鍾無痕搖搖頭道：「不用啦，白大哥功力蓋世，他決不會落敗的。」

她對白英已產生一種信賴，認爲任何事情都難不倒他。

西媚見鍾無痕如此說法，再不講話，祇是在一傍觀戰，那雙方激烈的打鬥，不獨身形與手法奇怪，而且內力引起的風濤，範圍包括了三丈左右，任何一個武功較差的人，如想在這個時候去接近他們，決難通過那三丈範圍的暴風圈。

鍾無痕一直在關心着當場，此際忽聽得一聲怪嘯，一條灰影由林中竄起，向那風神洞口落去。

千面羅刹與白英同時泛起個心念，一個是自己想獲得那千年寒玉劍，一個是想替鍾無痕取得那千年寒玉劍，這兩種想法皆不容許有第三者插入，是以兩人同時在一念之間，齊將雙手向那灰衣人引去，那一股由掌力泛起狂飈，硬生生的被引到那灰衣人的身上，這無疑是雷霆萬鈞之力，但聽得一聲慘叫，雨血紛飛，那灰衣人的身形，硬生生的被震碎了。

就在這一瞬間，林中一連又躍出十數人來，同時向洞口搶去。

千面羅刹黃嘉玲突然向白英一聲嬌笑說：「我們來個君子協定如何?」

白英道：「什麼君子協定?」

「我們暫且聯手將這些人打發了，然後再來一決勝負，說實在的，老娘已多年未遇敵手，與你這土娃娃打得還很過癮，你說如何?」

「不行，我又不想得到那柄千年寒玉劍，憑什麼要帮妳去殺這些人。」

「你要是不答應，老娘這劍也不取了，非跟你打個水落石出不可。」

「別忘了妳爲了這柄劍，在霸王莊隱藏了三年，最後還將那霸王莊在一夜之間給毀了，殺得人仰馬翻，燒得片瓦無存，妳既耗費了這樣大的心血，怎可以就此作罷。」

「原來你什麼都知道了，是誰告訴你的。」

「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妳既想得到那柄千年寒玉劍，就趕快去吧，別人已闖到洞口了。」

千面羅刹向洞口看去，果見那十數人已快進洞，她也顧不得與白英說話，一聲嬌叱，人如天馬行空，輕輕的落在那十數人的面前，素手一揮，那十數人氣也未來得及出，已一齊倒了下去。

此際白英已趁空回到了鍾無痕的身邊，西氏八女向前謝過救命之恩。

鍾無痕驚叫一聲道：「白大哥，這魔頭用的是什麼手法，怎地一下子就將十數武功高強的人殺了。」

白英道：「莫非袖內飛星。」

「什麼叫做袖裏飛星。」

「江湖上傳聞，那千面羅刹黃嘉玲的兩隻袖管之中，藏有千粒飛星，而這些飛星皆是純鋼之精華煉製，形如蒺藜，但體形極小，發出無聲，使人防不勝防，是以這種暗器極爲歹毒。」

西媚倒抽了口氣緩緩道：「幸好剛才我們與她打鬥之時，她未用這種暗器，否則就是白大俠想救我們也來不及了。」

白英道：「據說她這種暗器，不到萬不得已之時，絕不隨便使用，剛才她見對方人手太多，又已闖近洞口，所以才使辣手。」

鍾無痕叫道：「白大哥，你看!」

白英向石坪上看去，林中不知何時，又竄出數十條人影，團團將千面羅剎圍在當中，這些人各式各樣的武器都有，顯然又是同路而來，大概是見千面羅剎太過狠毒，懷着不平之氣而出，同時也希望先聯手將千面羅剎除去，然後再設法取劍。

西嵋說道：「注意她如何應付這個塲面。」

白英道：「以我看這些人還奈何不了她。」

鍾無痕道：「我看未必，愈是後出來的人，武功愈高，因爲那些武功平平之人，早已逃之夭夭了，這樣多武功高強之人圍住她，就算她是一條龍，也難逃過眼前之危了。」

西嵋道：「鍾姑娘的想法正與我相同，她若能再將這些人處理了，那這千面羅剎可眞的變成了個可怕的人物。」

白英道：「她本來就是個可怕的人物，不信妳們看。」

大家向塲中看去，原來那數十個人，已被千面羅剎不知用什麼手法，已放倒了一半，另一半震於她的聲威，已在逐漸向後退去。

千面羅剎一聲嬌笑道：「各位既來之則安之，如此虎頭蛇尾，不怕江湖人恥笑麼？」

右手輕輕擧起，又輕輕向十數人拍去，看起來柔弱無力，但即將那些人迫退了好幾步，然後又慢慢的倒了下去，那情形就好像被抽了筋骨似的，大概是全死了。

西嵋也吃了一驚，說：「這是什麼功力。」

白英道：「她這一掌用的全是陰柔之力，但威力却大得驚人，幼年我在師門之時，曾聽得家師說過，武林中有一種陰狠的掌力，叫做化骨抽筋掌，會這種掌力的人，江湖上，祇有一個，那就是百年之前橫行江湖的赫連威，此人心狠手辣，無惡不作，難道這千面羅剎竟然是他的傳人不成？」

鍾無痕道：「不錯，我也曾聽家師說過，這千面羅剎八成是他的弟子。」

西嵋道：「如此說來，此人倒是個極難纏的人物了。」

白英說道：「不錯，妳們以後遇上了要特別小心，她深藏不露，不到緊要關頭，那些奇奇怪怪的功力都不會拿出來，除此之外，不知她尚有什麼古怪功夫未施展呢？」

他們正說問，那千面羅剎又遇上了對手，那人是個走方郎中的打扮，一身青衣，四方面孔，八字鬍鬚，右手執着串鈴，左手拿一根長約八尺的虎撑，左肩頭上掛着個小小的藥箱。

他將串鈴搖得噹噹大响，哈哈大笑道：「千面羅剎，人人說妳心狠手辣，殺人如蔴，以前我還不信，今天一見，倒不能不使我不信了。」

黃嘉玲也嬌笑道：「你信又怎樣，不信又怎樣。你既知千面羅剎之名，想也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何不報個名字上來聽聽，看你够不够份量站在這裏與我講話。」

郎中笑道：「妳完全說錯了，我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無名小卒，我姓送，雙名妳終。」

雙眉挑煞，千面羅剎一聲嬌叱道：「好啊，姑奶奶倒要看看你如何的送我終？」素袖急飛，已打出一蓬袖裏飛星。

鍾無痕看得一聲驚叫說：「白大哥，你看那不是醫死人張桐嗎，這下可怎麼辦呢？」

白英道：「妳別怕，張老前輩與千面羅剎都是同輩份的人物，她傷不了他。」

果然張桐將串鈴臨空急旋，不但是响聲不絕於耳，也打落了那些飛星，然後又哈哈大笑道：「千面羅剎，妳誤會我的話了。」

千面羅剎嬌嗔道：「姑奶奶如何誤會你了？」

張桐說道：「在下本姓張名桐，江湖上人送我一個綽號，叫醫死人，這醫死人與送妳終，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妳說是嗎？」

黃嘉玲冷笑道：「原來是你這老不死的，我以爲你早死了？原來你還活着。」

張桐笑道：「這就叫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呀。」

黃嘉玲道：「給你說對了，你當眞是個禍客，今日如果你想全身而退的話，那就少管老娘的閒事，否則……」

「否則怎樣？」

「老娘要將你碎屍萬段。」

張桐一搖串鈴，哈哈大笑道：「妳先別急，老朽這一次來不是爲了與妳爭取那千年寒玉劍，是爲妳治病來的。」

「老娘身體好得很，沒有什麼病要你治。」

「我看妳的病可多得很，狠毒病、忌妒病、貪心病、嗜殺病等等，不勝枚擧，普天之下，沒有那一個人能治好妳的病，祇有老朽可以藥到病除，着手成春。」

「噢！你準備用什麼藥物來醫治我的病？」

「軟功、輕功、硬功、兵刄，都可以治好你的病。」

千面羅剎哈哈嬌笑起來，說道：「這些藥物我這裏也有，還是先讓我來替你治吧。」

素手雙揮，一連打出八掌，這八掌完全是用陰柔之力打出，看似柔軟無力，但掌風却寒冬冷飈，刺骨攻心。

張桐身形連連閃避，同時右手虎撑，旋起一遍幻影，展開反擊，這兩人一接上手，恍眼就是數十招，但見石坪之上，人影翻飛，猶如走馬燈一般。

林中的鍾無痕嘆道：「張桐的功力畢竟不同凡響，適才那十數人連一掌也無法支持，他竟然在千面羅剎的化骨抽筋掌中鑽來鑽去，不受絲毫損害，眞讓人敬服得很。」

西嵋道：「老一輩人物，畢竟是老一輩人物，我們西氏八女久居江南，八卦劍陣，罕逢敵手，今日一見，才知道我們太微小了。」

白英笑道：「練武之道，全靠火候與內功，姑娘們將來年紀大了，火候自然也就足了。」

西嵋一笑道：「謝謝白大俠。」

她正說間，忽聽得碰地一聲大响，原來那千面羅剎與張桐硬對了一掌，只打得

塲中沙石紛飛，迷人眼目。

烟塵過後，兩人對立的中間石坪上，現出一個五尺方圓的大坑。

西嵋倒抽了一口涼氣，說道：「好厲害。」

此際那千面羅剎哈哈笑道：「老不死的，要不要再對一掌試試。」顯然在這一掌之中，她已略佔了上風，本來以她的功力，不如張桐深厚，只是他當吃了一本千年何首烏，不但駐了顏，而且內力也增了一倍以上。

張桐一搖串鈴笑道：「黃嘉玲，妳先別得意，妳看看是誰來了。」

這時林中有人踏歌而出，唱道：

家在長白山頭住
足跡遍及人間路
時而一夢入黃泉
時而一覺洪濛去
人間天上任我遊
八極九幽任我住
手執崑崙白玉斧
曾向月裏砍桂樹……。

來人是個老年的樵夫，身着黑色短衣，手持板斧，大搖大擺的走到千面羅剎黃嘉玲的面前，一聲豪笑道：「臭丫頭，多年未見，妳可還是那個老樣子，找到婆家沒有。」

千面羅剎哂道：「這個老鬼，多年未見，你死到那去啦？」

樵夫笑道：「怎麼？想我麼，那敢情好，最難消受美人恩，臭丫頭，我這不是來了麼！」

原來此人正是那鍾山樵子于斧，他自與白英鍾無痕二人在山岩下分別後，便約了幾個老一輩的人物來帮鍾無痕爭取那柄千年寒玉劍，是以當鍾無痕與白英凌晨到達風神洞左近之時，他們也隨之而來。

千面羅剎嬌笑道：「給你說對了，我想你可想得緊呢，你既已來了，我們也可以拜拜花堂啦。」

樵夫雙手連接道：「那又不成，我雖然喜歡妳，可不敢要妳，要不然豈不步了那霸王莊主張傑鵬的後塵。」

千面羅剎黃嘉玲妙目圓睜，罵道：「老兒，你找死麼。」

雙袖急飛，已打出數百粒袖裏飛星。

于斧早有準備，就在她一揚袖之間，身形已飄空而起，讓過飛星，臨空一斧，對正她的頂門砍下。

千面羅剎嬌軀微偏，打出兩記化骨抽筋掌。

高手對招，間不容髮，這兩人一接手之間，就是百多招，正打得激烈之時，林中的卜長清手持報君知及白布招牌也走了出來叫道：「善觀氣色，精推流年，那一位要算上一算，不靈分文不取。」

他剛剛走出林子，林中又有人叫道：「揚子江心金色活鯉魚，每尾紋銀五兩，這可是下酒的好菜啊，機會難得，各位可別當面錯過。」

這人是長鈎漁夫公羊中。

公羊中剛到了石坪之上，林中又有人長聲吟道：「雲淡風清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世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那是書呆子公無畏。

千面羅剎冷哂道：「原來你們這幾個老不死的都來啦，乾脆你們一起上吧，看看老娘能不能宰了你們。」

長鈎漁父公羊中笑道：「老漢本來是好心好意的送魚給妳，却反遭到了一塲惡罵，當眞是好心沒有好報啊！」

丈餘長的鈎桿一順，就直點對方的酥胸。

同時那鐵口神斷卜長清一敲報君知笑道：「黃嘉玲，鐵口神斷言無虛發，我瞧妳今兒準定要到那陰曹地府報到去啦！」

左手那塊白布招牌，運足內力，硬向她的頂門蓋去。

此時那書呆子的摺扇，鍾山樵子的板斧，張桐的虎撑，也同時出手，五人聯手，眞是威力無匹。

鍾無痕道：「這五個武功高強之人，聯手合擊，千面羅剎的本領再大，恐怕也難逃今日之危了。」

西嵋笑道：「那千面羅剎自持功力深厚，妄想獨霸武林，她做夢也未想到有這樣五個人物出來對付她。」

白英道：「那鍾山樵子于斧，長鈎漁父公羊中，醫死人張桐，鐵口神斷卜長清，書呆子公無畏，這五個人皆是五十年前成名江湖的人物，論年紀與千面羅剎差不多，因他們修爲太高，內力深厚，所以看起來，祇有四五十歲的樣子，這五個人當年在江湖之上，闖出了不少轟轟烈烈的事業，後來因年紀大了，各自退隱，武林中人並稱他們爲五老，那就是漁樵醫卜讀，想不到這一次爲了那柄千年寒玉劍，又將他們引了出來。」

鍾無痕嬌笑道：「有這樣的人物帮我取劍，我好高興。」

白英嘆道：「當年我在師門之時，恩師曾經說過，人間萬事，各有因緣，這也許是妳的緣份吧。」

正說間，那武林五老，已與千面羅剎打在一起，千面羅剎雖面臨五大強敵，却毫不畏懼，嬌軀東竄西躍，一味的在閃避，但那五老功力深厚，却無奈她何。

鍾山樵子哈哈大笑道：「我說小妹子，妳難道眞的要等我們將這女魔頭宰了，才進去取劍麼。」

鍾無痕已聽懂了他的語意，說：「白大哥，我們該行動了。」

白英道：「是該行動了，午時一過，我再難進入那風神洞中，不過有兩件事我們必須注意一下。」

西嵋道：「什麼事？」

白英道：「第一，這附近的林中，可能尚有不少武林中人藏着，是以我們進洞之時，洞外必需有守衞之人，免得別人前來擾亂。」

西嵋道：「我已答應過鍾姑娘帮她取劍，這守衞之職就交給我們啦。」

白英一笑道：「如此先謝啦，第二是在我們進洞之時，必須跟五老打個招呼，讓他們知道我們已經進洞，這樣才能取得內外呼應之效。」

鍾無痕道：「不錯，現在已日上中天，我們可以走了。」

白英道：「好，我們現在一起闖向洞口，途中若有武林同道攔阻，以快刀斬亂蔴的手法，將他們處理掉。」

一拉鍾無痕，兩人已竄出林外，西氏八女各持長劍，追隨在兩人身後，十個人以極快的身法，馳向洞口，就在他們剛接近洞口尚有三丈左右之時，林中闖出一個青袍老道，朗唸了一聲無量壽佛說：「諸位請站住！」

白英與鍾無痕連看也未看一眼，雙雙躍入洞中，西氏八女却各施長劍，將那老道團團圍住，一上手便擺下了八卦劍陣。

那老道大喝一聲，聲如宏鐘，說：「妳們是什麼人？」

西媚冷笑：「江南八嬌西氏八女，閣下叫住我們，有何話說？」

老道冷冷的道：「貧道要進入那風神洞中，妳們最好是讓開，否則休怪貧道心狠手辣了。」

西媚道：「看閣下的氣度，必非默默無聞的人物，何必跟我們八個江湖末流爲難。」

「是妳的攔阻貧道的去路，還是貧道爲難了妳們。」

「我們負責守護洞口，你如果一定要進洞，那就是爲難我們了。」

老道怒笑道：「這風神洞貧道是非進不可，妳們既不讓路，那祇有得罪了。」

右手的拂塵，突然運足功力，向西媚的天靈掃去。

這老道不知是何許人物，他舉手之間，竟將那拂塵上的千縷長絲，運得畢直，堅硬如鋼，光是這一種內力，已是駭人聽聞蓋內功最高境界，祇是煉到功脂髮梢，將頭髮根根的倒豎起來，但頭髮畢竟是屬於身體的一部門，功力尚可轉運，但拂塵則是身外之物，能將拂塵長絲運力成鋼，在當今武林之中恐怕很難找出幾個人來。

西媚一見情勢不妙，嬌軀貼地倒翻出一丈左右，然後才叫道：「七位妹妹，此人功力深厚，不可力拚，擺八劍陣。」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門立定，八卦形八象，內含五行生尅制化，八卦五行互相爲用，但見八支長劍光如閃電，勢若風雷，立時將老道困了起來，但他功力深厚，因摸不清劍陣門路，祇是隨着陣勢流轉。

那邊的武林五老，困住了千面羅刹，然那千面羅刹，不知用一種什麼功夫，但見她輕若飛絮，幻如青烟，在五人中穿來穿去，既不還手，也不退後，五老雖使出混身解數，總難碰到對方一下，是以這風神洞的兩場打鬥，一時難分上下。

這時那白英與鍾無痕兩人，又進入風神洞中約十丈左右，裏面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白英擦亮了火摺子在前面開路，鍾無痕緊緊的跟在後面，兩人謹愼小心的一步一步向前走，開始時洞很狹窄，二十丈開外，却慢慢的寬闊起來，石壁上時有石露落在兩人的身上，有一股陰柔之氣，刺骨生寒。

鍾無痕道：「此洞中如此陰暗，不知道究竟有多深？」

白英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這風神洞中，除去當年藏劍的知機子司馬無爲而外，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進來過，是以這風神洞到底有多深，以及神劍藏於何處，恐怕無人得知。」

鍾無痕嘆道：「我們雖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進入了風神洞，但究竟能不能取到那千年寒玉劍，尚在兩可之間。」

白英道：「除非那江湖上傳言不實，當年根本就沒有那知機子藏劍之事，否則總會找得到的。」

鍾無痕道：「白大哥，這洞中無火不明，你一支火摺子能燒多久？」

「大概可以維持一個時辰。」

「一個時辰之後又怎麼辦？」

「妳放心，我身上備有好多支呢。」

「實在不夠，我身上還有一支。」

白英笑道：「這樣就更不怕了，這洞中久無人進出，可小心着一些，也許有什麼怪物會闖出來。」

鍾無痕道：「這石洞祇丈餘寬闊，要是眞的有怪物闖出來，可眞不好對付。」

白英道：「可不是，我們再向前走走看。」

兩人又向前進了數丈左右，前面竟然分出兩個叉道，白英皺皺眉頭說：「還是我們分頭去找，還是先找完一條，再找第二條？」

鍾無痕道：「這山洞深遠莫測，如果一條一條的找，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走出這風神洞。」

白英道：「如果分頭去找，我可眞爲你的安全担心，我們還是先找左面，再找右邊吧？」

鍾無痕溫柔的一笑說：「好吧，我聽你的就是。」

兩人一轉脚進入左洞，左洞愈走愈狹，到了十丈左右，竟然連一個人也難通過，兩人勉强又走了兩三丈，實在是無法再進去了。

白英道：「小妹，那千年寒玉劍絕不會藏在這邊，我們到右邊去找去。」

鍾無痕道：「白大哥說得是。」

兩人退出左邊的山洞，又轉向右邊，大約走了十數丈左右，發覺到前面有一絲亮光透出。

白英道：「這個洞可能通到外面，要不然怎會有亮光透出。」

鍾無痕道：「是不是另有出口，我們再走十數丈，便可一目了然了。」

白英道：「不錯，若果眞有出路，那麼就可斷定江湖上傳言不實了。」

鍾無痕道：「果眞如此，那風神洞外的許多武林人物，都是冤枉死了。」

白英一笑道：「這就叫做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那些人作的惡也太多了，也該死了。」

鍾無痕突然叫道：「白大哥，你看那亮光是由頂上透下來的。」

白英抬頭看去，果見石洞頂端，有一個約五尺方圓天光便從那上面透下。

白英熄了火摺子，與鍾無痕一齊走到那洞口之下，那下面原來是一間兩丈方圓的石室，裏面有石榻石桌石櫈，已微佈了一層灰塵。

白英道：「原來這個地方還是古君子隱修之所，莫非千年寒玉劍藏在此石室之中？」

鍾無痕道：「石室之後，已無通路，那劍可能就在這裏了，只是這石室除去石桌石櫈石榻而外，別無長物，眞是讓人費解。」

白英道：「也許這石室之內另有密道，我們再仔細的找找看。」

他用摺扇在石室四週，連續敲打，打到石榻之上，有些空洞的聲音，隨說：「在這裏了。」

鍾無痕道：「這石榻之下可能是空的，裏面也必是藏物之所，如果不是那千年寒玉劍，必是其他珍貴之物。」

白英道：「不錯。」

鍾無痕道：「只是這石榻如何開啓法呢？」

白英道：「既找到了地方，就不怕啓不開，我想這石榻之上必定有一處暗鈕，祇要找到那暗鈕，這石榻自然就開了。」

鍾無痕妙目一掃，一聲驚叫說：「在這裏啦。」

原來那石榻的左角之下，果然有一個小小的銅鈕，閃閃發光，那不是銅的，可能是金的，當年製造石榻之人，別有用心，他怕銅的經不起水濕之氣，而被銹壞，是以改用金的，這樣一來，雖經千秋萬世，也不會壞了。

白英將那金鈕，向右一旋，突然有一陣軋軋軋的聲音，那張石榻竟然自動向左側移開，下面露出一個秘道。

白英燃亮了火摺子，當先向下走去，鍾無痕隨後跟着，走下十數級石階，又進入一間石室，這一間石室比上面略小，也有丈五方圓，靠西首石壁，有一張石製的神案，有一隻香爐，一對蠟燭台，上有大半截未曾燒光的紅燭。

石案上面懸着一張工筆畫像，畫着一個道裝老人，神采飛揚，玄裝配劍，左角上寫着「知機子敬繪」五個小字，極爲清逸俊秀。

石案下面有一座拜墊，亦是用青石製成，除此而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

白英用火摺子燃起紅燭才道：「這一張畫像畫得極爲精細，既是知機子手筆，想此人與知機子必有極大的關連了。」

鍾無痕道：「你沒看到他題着敬繪兩個字麼，由此看來，此道裝老人不是知機子的恩師亦必是他的長輩了。」

白英道：「這間石室既是他的藏劍之所，他絕不會將別人的畫像掛在這裏，依我看此人一定是他的恩師。」

鍾無痕道：「有此可能，既是武林前輩，我們理當拜上幾拜。」

白英道：「不錯──我們就一齊來拜吧。」

兩人雙雙跪了下去，拜了四拜，待他們拜完身形剛離開拜墊之時，忽聽得拜墊下有彈簧的响聲，兩人機警的向左右分躍之際，那拜墊也自動離開了原位，下面現出一道三尺長五寸寬的石槽，一柄約二尺七八寸的長劍，平平穩穩的放在那石槽之中。

鍾無痕嬌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當我初進入石室，見室中無劍，方自疑慮間，却想不到機關在拜墊之下。」

白英嘆口氣道：「知機子司馬前輩，藏此劍之時，可以說得是匠心獨運，他不但顧慮到劍的隱秘，同時也注意到人心的善惡。」

鍾無痕道：「這話怎麼說？」

白英道：「這一次若果換了那千面羅刹，也就絕難取到此劍了。」

「白大哥，我還是沒有聽出你話中之意。」

「比如說，江湖道上有黑白之分，黑道人物一向是窮兇極惡，不注意禮法，如果一但進了此室，決不會因此畫像是武林前輩，而加以叩拜，這樣一來他們就無法找到那千年寒玉劍。」

「我懂了，因爲我們白道人物，凡事皆不離一個理字，看到前輩畫像，也一定會叩拜，唯有誠心叩拜，才能啓開拜墊下的暗道石槽，而得到那柄千年寒玉劍。」

「不錯！這雖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也將來人的善惡，分得清清楚楚，善者可得此劍，惡人也就無法得到了。」

鍾無痕點點頭道：「白大哥，對這位知機子司馬無爲前輩，我好生景仰。」

白英說道：「凡是武林中一代奇人，都有他過人之處，要不然就不會成名江湖了。」

鍾無痕道：「不錯，我們來看看此劍吧。」

白英伸手在石槽中將劍取起，仔細察看，那柄千年寒玉劍約二尺七八寸長短，兩指寬闊，劍鞘是用白銀製，金匝翠柄，護手之處，尚鑲有一粒貓眼夜明珠。

白英用手拂去沙塵，突然珠光四射，將石室之中照得光明如晝。

鍾無痕讚了一聲：「好珠子。」

白英說道：「不用說，這是一柄千古神兵，光是這劍的本身價值，也無法計算了。」

鍾無痕雙手輕輕將劍接過，慢慢抽出，突有一股寒氣逼人，那千年寒玉呈淡青色，透明光潤。

白英道：「好劍！」

鍾無痕笑道：「這柄價值連城的千年寒玉劍，竟然被我們很容易的拿到了，既有此劍，也必然有一套劍法才對。」

白英道：「這石槽下面尚有一本小册子，待我取上來看看。」

他伸手取起小册，上面書着四個大字，「寒玉劍法」。

鍾無痕道：「果然是一套絕世的劍法，我們來看看。」

兩人貼地而坐，打開第一頁，上面寫道：「用劍之道，首在用心，心仁則劍亦仁，心銳則劍亦利，心變則劍亦變，心化則劍亦化，變化之道，不離於心，故天下無一定之劍法，妙在隨機應變，感應通神，雖云練武，亦近乎道。」

白英嘆道：「我行道江湖數十年，今日才見到眞正的上乘劍法，這雖是短短的幾句話，已道盡了用劍的心法，高人畢竟是高人，一言半語之間，皆可發人深省，難得啊！難得！」

鍾無痕道：「這幾句話含義我也理會得，只是仍未將寒玉劍的用法寫出來。」

白英道：「用劍首重用心，他先將心法寫出來，這是沒有錯的，我們再看看下面。」

接着又翻開了第二頁，上面寫的是：

「寒玉劍法，極爲單純，全套只有八式，而每一式的變化，應當時之需要，皆可化爲千千萬萬式，妙在熟能生巧，得此

劍者，必需匠心默運，每練之時，必假想四週有無數敵人，以不同的手法，向自己進攻，而自己按假想之狀態，一一應付，日久自可得心應手。」

白英道：「這一段的講手法，一般練武，都是一招一式的應付，而他却要假想很多敵人，這正是以寡敵衆之法。」

鍾無痕道：「要想練成這種劍法，不知道要費多少時間了。」

白英道：「上乘劍法，全憑智慧，智慧愈高的人，練起來也愈快，我們再看下去。」

他們從第三頁看到第十頁，每頁有一式劍招，總計八式。

鍾無痕道：「白大哥，我們先來練一練看。」

她抽出寒玉劍，跟着那八式劍招，一式一式的練下去，此際風神洞口，打得更是激烈，那西氏八女困住了道裝老人，開始時，尚能得心應手，時間一久，那八卦劍陣的路子，漸漸的被那老道摸熟，是以形勢大糟，那老道趁機展開反擊，西氏八女在劍上的造詣雖多，但老道也非等閒人物，要知在江湖五老及千面羅刹的面前，武功差的人，誰敢出來。

西媚嬌叫道：「七位妹妹穩住陣脚，不要讓那老道有可趁之機。」

西氏七女同時應了一聲，各自守緊門戶，以配合陣勢的變化。

老道哈哈大笑道：「我要是破不了妳們的八卦劍陣，也不叫做神機妙算李玄長了。」

李玄長也是老一輩的武林人物，雖是身在玄門，却是無惡不作，乃是黑道中有名的煞星。

西媚暗自吃了一驚，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她想：難怪自己的八卦劍陣奈何不了他，原來他就是神機妙算李玄長，於是更加小心。

另一邊的江湖五老，鐵口神斷卜長清，醫死人張桐、長鈎漁父公羊中，書呆子公無畏，鍾山樵子于斧等五人，困住了千面羅刹黃嘉玲。

千面羅刹一直用她那輕飄飄的身法，避重就輕，六個人拚鬥了近一個時辰，黃嘉玲始終未發一招一式，可是她那嬌軀兒仍是非常靈活。

鍾山樵子板斧連翻，口中喝道：「千面羅刹，妳若要保持往日的英名，全身而退的話，那祇有一個辦法。」

千面羅刹嬌笑道：「是什麼辦法，你倒是說說看。」

鍾山樵子說道：「那就是趕快離開此地。」

千面羅刹笑道：「你忘了老娘爲這柄千年寒玉劍已耗費了三年時間。」

醫死人張桐打出一虎撑說：「妳不要以爲我們五個人合力殺不了妳，我們是多年未沾血腥，不忍再開此殺戒，妳應知難而退了。」

千面羅刹道：「你綽號叫醫死人，你能將老娘我醫死了，我就佩服你啦。」

張桐笑道：「妳錯了，我是醫死人不醫活人，是以老夫不想醫你。」

千面羅刹道：「你既是無法醫死我，就少開口說話。」

噹！地一聲報君知，鐵口神斷卜長清說道：「千面羅刹，老朽替你算上一算如何？」

「算什麼？」

「算算妳今日是否可以生離此地。」

「不用算啦，我不但可以生離此地，還可以帶走那柄千年寒玉劍。」

卜長清吃吃大笑道：「妳別做夢啦，那千年寒玉劍早已有人進去取了。」

千面羅刹也笑道：「等她們取出來之時，我再帶走，豈不是更省事麼？」

長鈎漁父公羊中突然暴喝一聲，一枝釣桿，直貫千面羅刹的前胸。

桿到人杳，千面羅刹已轉到了另一個角落。

書呆子公無畏就勢打出了一摺扇，他在這柄摺扇上，有數十年的造詣，功力極深，一扇掃出！疾風狂飛。

千面羅刹却借風勢，又滑到了鍾山樵子于斧的面前。

他們這樣邊談邊打，幌眼間又是百十招，此際西氏八女困住那神機妙算李玄長，却大感吃力，隨時隨地都有傷在對方拂塵之下之危。

西氏八女除去小心應付而外，實在別無良策。

鐵口神斷卜長清一聲長嘯道：「諸位！那邊八個丫頭妹子已不是老雜毛的對手，我去接應一下，諸位小心。」

噹！地數聲串鈴，醫死人張桐笑道：「你放心去吧，這個臭女魔頭交給我一個人已經足够應付了，何況我們目下尚有四人。」

卜長清退身而出，飛向八女身邊叫道：「你們這些丫頭片子統通給我退下。」

噹！地一聲報君知，右手的白布招牌，一招掩天蓋日，向神機妙算李玄長的頭上蓋去。

李玄長突然感覺到有一陣急風震頂，急切間引身倒退，同時大喝一聲：「什麼人？」

卜長清大笑道：「老雜毛，你連我也不認識了麼？江湖上人稱你爲神機妙算，稱我爲鐵口神斷，我們兩人今日有緣見面，正好算一算，看看到底是誰的命長？」

李玄長怒道：「原來是你，你怎會還沒有死？」

卜長清笑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老天爺不要我死，我亦無可奈何呀！」

李玄長道：「老天爺不讓你死，那由我來成全你吧！」

右手拂塵，長絲飛舞，分成四面八方向卜長清打來。

卜長清大叫：「了不得啦，打死人呀，救命呀！救命呀啦！」口中叫着，那白布幡硬如匹刃般的向李玄長的拂塵絲上劏去。

李玄長與卜長清乃是同輩人物，只是他行爲不端，爲非作歹，是以成爲當年黑道中的煞星，武功之高，與卜長清可說是半斤八兩，不相上下，是以兩人一接手之間，全是各憑內力，以快打快，恍息之間，打了二十八招，誰也沒有佔到對方半點便宜。

西氏八女此時已趁機退在一傍休息，西氏八女乃是一母所生，長名西媚，二名

西嬌，三名西麗，四名西珍，五名西秀，六名西茗，七名西紫，八名西蘭。父親西坤，當年在江湖之上，也是一條响噹噹的漢子，母親紅霜霓亦練有一身武功，她們八姊妹的武功，可全是跟她們父母學的，自父母去世以後，她們便撑掌江南西家莊的門戶，偶而也做些行俠仗義之事，是以在江湖道上，也頗有俠義之名。

她們與神機妙算李玄長混戰了一個多時辰，的確也有些累了，便退到石坪邊的大石上休息。

西媚道：「七位妹妹，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們既已答應帮忙那鍾姑娘取劍，就必需有始有終，在鍾姑娘未取到那千年寒玉劍之前，我們仍要防範林子裏再有人出來搗亂。」

西嬌道：「大姐說得是，我們休息片刻，便分頭防範。」

西媚道：「不行，今日來此的人，個個武功高强，是以我們不能分開，等一下我們還是齊守到洞口去。」

西麗道：「那我們何不就到洞口去歇着，豈不更好麼？」

西媚點了點頭，於是八女回到洞口坐下。

此際那風神洞中的鍾無痕已將八式寒玉劍法練完，向白英道：「白大哥，我們可以出去了。」

白英道：「不錯！可是我還担心着一件事情。」

鍾無痕道：「什麼事情？」

白英說道：「目下已經是未時了，我怕我們未走出洞口，便會遇到那狂飆的侵襲。」

鍾無痕道：「此事我早有準備，我已經從那孫同身上取得一粒定風珠，必要時則可以派上用塲。」

白英道：「如此說來，我們也可以去了。」

兩人對正那幅畫像，恭恭敬敬的又拜了四拜，這才循着原處，向風神洞口走出，果未出白英所料，走到半路之時，已聽到呼呼的風聲，如雷震耳。

白英道：「風起了，快取出定風珠來，以防萬一。」

鍾無痕取出那粒定風珠，托在手中，同時兩人加速脚步，向洞口急奔，走未數丈，那風已從洞底吹出，聲勢極爲浩大，兩人又跑了兩三丈，那風已經穿身而過，吹向洞口，奇怪的是兩人身形，竟然絲毫未被吹動。

鍾無痕見定風珠眞的發生了奇效，大是高興，向白英嫣然一笑，這一笑，包涵了無限的情意。

白英道：「外面的情形不知道怎麼樣了，我們快些走吧。」

兩人同時施展上乘輕功，不到一刻工夫，已到了洞口，西氏八女一見二人出來，心中皆喜，西媚笑道：「鍾姑娘，劍取到了麼？」

鍾無痕高興的一笑說：「取到了，謝謝你們啦。」

白英向洞口石坪上看去，見卜長清與李玄長打得甚是激烈，其餘四老困住了千面羅刹，也是平分秋色。忙道：「鍾小妹，這兩個人如不除去，我們無法安全離開此地，就是離開了，以後他們還是要找來的。」

鍾無痕道：「不錯，讓我來試試這寒玉劍的威力如何？」

她將神劍出鞘，向李玄長叫道：「臭老道，你不是要寒玉劍麼？就在本姑娘這裏，有種就來拿去。」

李玄長連打出三拂塵，迫退了鐵口神斷卜長清，便向鍾無痕的身邊躍來。

那千面羅刹雖聽到鍾無痕的說話，却苦苦無法脫身，急得破口大罵。

鍾無痕藝授名師，再加上得到千年寒玉劍，並學八式寒玉劍法，豪氣大增，就在那神機妙算李玄長的身形離她尚有三丈左右之後，她突然發出一聲嬌叱，道：「你如果想平安無事的離開此地，最好不要追來。」

李玄長冷笑道：「道爺千里迢迢，就是爲了此劍而來，你要讓我掉頭就走，沒有那麼容易的事情。」

鍾無痕道：「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你雖然作惡多端，可是本姑娘並不想殺你，你還是走吧。」

李玄長怒笑道：「好一個乳臭未乾的丫頭，在道爺的面前，也敢如此稱强，本道爺若不奪下你的寒玉劍，將你帶回深山管教管教，豈不讓江湖上人恥笑麼。」

手中的長絲拂，臨空劃了三圈，這三圈看似輕描淡寫，但却帶起了陣陣疾風，由此可見那神機妙算李玄長的功力，極爲深厚。

鍾無痕嘆道：「閻王讓你三更死，誰能留你到五更，本姑娘原本不想殺你，可是你偏偏自己要找死，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她右手輕輕一揮，那寒玉劍上發出一遍淡青色的光華，更有一股猛烈的寒氣，在逐漸的向四周散開，同時那一顆貓眼夜明珠，發出一道淡紅色的火花，如晚霞現彩，美麗之極。

西氏八女功力較低，經不起寒氣的侵襲，紛紛向後退了七八步之多。

幻影書生白英一方面因本身的功力深厚，不怕寒氣的侵襲，一方面也担心那鍾無痕的安危，是以不敢遠離。

神機妙算李玄長叫道：「好劍！端的是好劍。」

鍾無痕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看樣子你今天爲了這柄劍，也要葬身此處了。」

李玄長突然間暴喝一聲道：「未必見得！」

右手長絲拂如狂風潑雨的一般掃了過來。

鍾無痕存心要試試寒玉劍的威力，一起手便用了寒玉劍法八式中第一式，「冰崩雪嶺」，這一式剛剛使出，那原有寒氣，突然加濃了好几倍，而且滿空之中，就好像有無數冰塊，大大小小的紛紛下墜，不但將李玄長的招式完全化解，同時，也將他的身形擊退了好几步，這完全是一種氣的冲擊，力道大得驚人。

李玄長身形剛穩，哇地吐出了一口鮮血。

鍾無痕道：「你若從此痛改前非，我仍可放你一條生路。」

李玄長又是一聲暴喝：「做你的大頭夢。」長絲拂二次捲了上來。

鍾無痕嚷道：「天作孽，猶可說，自作孽，不好活。」

她又使出寒玉劍法中的第二招，「龍躍寒潭」劍爲潭中遊龍，漫空飛舞，李玄長絲拂被削得寸寸碎斷，同時胸口穿出一道血箭，落在地上之時，跌得粉碎，原來他胸中熱血噴到空中之時，已完全結成了冰塊，是以落地之時，跌得粉碎。

李玄長龐大的身形也轟然倒了下去。

卜長清搖頭嘆道：「好厲害的寒玉劍，當年橫行江湖道上的神機妙算李玄長竟然在兩招之下斷了魂。」

白英笑道：「以他的聲譽，威望，武功，恐怕他連做夢都沒有想到。」

鍾無痕理了一下雲鬢才道：「小妹也未曾想到這寒玉劍法的威力，竟然如此之大。」

他們邊講間，一起又向千面羅剎的身邊圍攏過去。千面羅剎在四大高手圍攻之中，始終未發一掌，此際見寒玉劍已落入那鍾無痕的手中，不由大急，一聲嬌叱，一雙素手反覆打出八掌，這八掌可全是用化骨抽筋掌打出，表面上柔和無力，骨子裏却威勢凌人。

江湖四老同時飄身退讓，千面羅剎却趁勢向鍾無痕撲去，口中喝道：「將劍給我。」

鍾無痕未及答話，白英豪氣大發，一聲長笑道：「要寒玉劍不難，先通過我這一關再說。」人如玉樹臨風，已擋在千面羅剎的面前。

千面羅剎怒笑道：「你來也好，剛才我們打了一場，尚未分勝負呢。」

素手雙揮，一連拍出十六掌，這正是她成名的掌法落英掌，刹時間但見掌影交錯，使人無法分清她是從那一方面攻來。

白英心知她情急拚命，不敢大意，也同時展他特殊武功，大羅扇法。大羅扇法共有三百六十招，招招不同，不獨風格特異，就是在運用的手法上，也與一般兵刄不同。白英自出道江湖，從未施展過大羅扇法，因他的本身武功，已是登峯造極，罕逢敵手，今日如不是面對千面羅剎，他仍不願露出他特殊武技。

白英綽號幻影書生，身形似幻，再加上三百六十招大羅扇法，幻上加幻，刹時間但見扇影翻空，頓將千面羅剎的十六掌壓了下去。

千面羅剎連退數步說：「想不到你竟會大羅扇法，不知你是跟何人所學？」

白英道：「在下祇是阻止姑娘取劍，這與師承方面，似乎扯不上關係吧！」

千面羅剎冷笑道：「你以爲你不肯說，我就不知道了麼？放眼江湖上，武林之中，會大羅扇法的，祇有五十年前成名江湖的清風子徐復陽，你莫非是那老雜毛徐復陽的弟子？」

白英道：「你既然已經知道了，又何必多問。」

千面羅剎道：「看不出來，你倒是很會藏私的，剛才我要是不施展落英掌，你就不會施展出大羅扇法。」

白英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這也是必然之理啊！」

千面羅剎道：「話是不錯，不過尚有一件事情我想問問你。」

白英道：「什麼事？」

千面羅剎道：「清風子徐復陽雖是道門中人，他却學會了一種功夫，叫做般若禪功，想已一並傳授於你了。」

白英一笑道：「徒承師藝，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千面羅剎恨道：「他當年用般若禪功，與飛天神魔赫連威的至陰絕掌，在長白山絕頂比武之事，你可知道。」

「當然知道，結果他用般若掌法，打死了飛天神魔赫連威，此事江湖之中，無人不知。」

「赫連威有一個弟子你可知道。」

「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

「他的徒弟叫千面羅剎黃嘉玲。」

白英吃了一驚說：「是你？」

千面羅剎冷笑道：「不錯！是我！取劍！報仇！今兒我們兩筆舊賬並列一齊算了。」

白英朗聲大笑說：「師債徒還，我認了，你有種就上吧！」

千面羅剎嬌軀微動，一連打出二十四招落英掌法。白英展開大羅扇法，迎了上去，兩人這一次搏鬥，可算是驚心動魄。

此際那江湖五老的鍾山樵子于斧，鐵口神斷卜長清，書呆子公無畏，長鈎漁父公羊中，醫死人張桐等五人已會合在一起，論議紛紛，誰也沒有想到場中這兩人竟然是飛天神魔赫連威及清風子徐復陽的徒弟。西氏八女雖出道較晚，但對武林前輩，也時有所聞，是以八人聚在一起，目注場中的變化。

鍾無痕担心白英的安危，手持千年寒玉劍，緊緊盯住場中的變化，如果白英一遇險，她便立時加入戰團，準備施展八式寒玉劍法，來制住女魔。

這時林中那一些不三不四的武林人物，都已走得清光，整個風神洞附近，此時祇剩下了那西氏八女，江湖五老，及千面羅剎黃嘉玲，幻影書生白英，鍾無痕等十六個人。

紅日已經偏西，在慢慢的向下墜，天氣也慢慢的涼爽起來，風兒吹在身上，說不出的爽快，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在這石阡縣東南的龍山之上，風神洞前，有一場腥風血雨般的搏鬥。

白英與千面羅剎這一場打鬥，是亘古罕見，那是上乘神功！輕功！軟功！硬功！手法，一場綜合性的打鬥，不要說是鍾無痕與西氏八女未曾見過，就是那江湖五老，鍾山樵子于斧，長鈎漁父公羊中，書呆子公無畏，鐵口神斷卜長清，醫死人張桐等五人也未見過，這眞是一場少見的打鬥，那清風子徐復陽及飛天神魔赫連威，這兩人一黑一白，一正一邪，兩個傳人皆能徒承師藝，不同凡響。

千面羅剎黃嘉玲晚年拜師，學了那一百零八招落英掌，內含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剛柔相濟，凌厲無比。

白英的三百六十招大羅扇法，合三百六十度週天運行，終而復始，迴旋不息。

這兩人各顯所能，毫髮無間，雙方都在全神貫注，絲毫不敢大意，一招一式，各盡所能。

天色已完全黑下來了，西氏八女取了些乾柴，生起了四堆火，分東南西北四方，將四週照得雪亮，同時還不斷加上乾柴，使那火苗不致斷滅。

白英的大羅扇，三百六十招，顚倒使用。黃嘉玲的落英掌，一百零八招，也反復運行。

兩人從下午打到黑夜，從星夜又打到天明，東方已現出了曙光，太陽也慢慢的從地平綫上升起，金色的光華，逐漸的反射到龍山之頂，好美好美的。

西氏八女也用不着再爲火光費心了，八人分散在四週，以防不測。場中兩人打鬥，竟有十四人觀戰，雖然徹夜在注視戰場，未曾闔眼，但爲場中那種緊張的氣氛所吸引，是以絲毫沒有睏意。

鍾無痕手提千年寒玉劍，一直在傍緊緊的守着。

白英與黃嘉玲又打了百多招，突然兩人身形同時向後躍開。

千面羅剎黃嘉玲道：「像我們這樣打法，就是再打個三天三夜，也無法分出勝負來。」

白英豪笑一聲道：「依你說呢？」

黃嘉玲道：「當年你師父是用什麼手法將我師父震死的？」

幻影書生白英道：「他老人家是用的般若神掌。」

千面羅剎道：「不錯，當時我師父用的是至陰絕掌，我們今日就用這兩種掌法來拚個你死我活，你看如何？」

白英道：「好！你小心了！」

他玄元內運，神閒氣定，不到一刻工夫，全身膚色如玉，雙目精光如電，射出有好幾尺遠。黃嘉玲也運起至陰神功，全身柔若無骨，雙目更爲陰森可怖。

兩人這樣對峙了約半個時辰，突然雙方同時一聲大喝，再次接上了手，這一次接上了手，聲勢大振，比前一次的威勇，更大了好幾倍，雙方出手收掌，皆爲無聲無息，但若一着人身，立即會閉氣而亡。

江湖五老，當年也曾參予長白山絕頂之戰，是以當時情形，他們是清清楚楚。

鐵口神斷卜長清說道：「離假證眞，悲智雙運，理事無疑，是名般若，這般若禪功，溶武功與佛法之中，的是非同小可啊！」

長鈎漁父公羊中道：「至陰至柔，無骨無筋，剛力難摧，是謂玄陰，這玄陰神功，寓剛於柔，化明爲暗，也是非同小可的。」

醫死人張桐道：「當年他們的師父在長白山絕頂，打了三天三夜，終於那飛天神魔赫連威棋差一着，才死於清風子徐復陽之手。」

書呆子公無畏道：「不錯！想不到數十年後，他們的弟子又爲了這筆賬，大打出手。」

鍾山樵子道：「天道循環，迴旋不息，正邪之爭，永無了期，以此推測，數十年前之事，再現於今天，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五老講話，鍾無痕一句也沒有聽到，她在全心全力的保護白英的安全，她感覺得出來，白英不但會般若禪功，更有一副俠骨，滿腹柔情，他是女人心目中典型的男人，也是武林道上標準的俠士。她自從遇上他之後，一顆芳心，始終緊緊的繫在他的身上。

這時那白英與千面羅剎又對了五百餘掌，表面上看起來，仍是勢均力敵。

西氏八女此時全神貫注當場，這一場打鬥，更是驚心動魄，白英的大羅扇早已收起，雙方四隻手掌，臨空翻飛，時快時慢，纏戰不休。

長鈎漁父公羊中道：「看情形，這女魔頭今日難逃公道了。」

鍾山樵子于斧道：「不錯！她現在手勢漸慢，最多不出五十招，必然落敗。」

鐵口神斷卜長清笑道：「你看錯了，三十招以內，我保險她敗得很慘。」

醫死人張桐道：「不錯！現在只剩下十招了。」

書呆子公無畏道：「九招，八招，七招，六招，五招，四招，三招，兩招。」一招兩字尚未出口，那千面羅剎黃嘉玲，嬌軀一軟，已整個的癱瘓下去，氣絕而亡，全身無一處破損的傷痕，這是般若掌法打中人的特色。

鍾無痕大喜叫道：「白大哥。」

白英定了定神才道：「鍾小妹，我們走吧！」

西媚道：「晚輩想請五老及白大俠鍾姑娘，到在下處盤桓數日，以聆教益。」

白英徵求鍾無痕的同意，鍾無痕微笑點頭。鍾山樵子于斧大笑道：「久聞江南山水悠美，人物俊秀，反正我們都是無家可歸之人，又何妨一齊去走走。」

西媚大爲高興說：「謝謝諸位。」於是一行十六人，齊奔江南蘇州的西家莊。

浪子奇行錄故事

機密檔案三〇七

雲成·文　馬子·圖



奇謀妙計

香港目前已經發展成爲一個國際都市，它的繁盛與熱鬧，的確顯得有些與衆不同。

地少人多固然是特色之一，政治的微妙更加令人不可思議。

大陸以至整個東南亞地區，幾乎每天都有不少人湧入香港。

香港究竟有些什麼吸引人的地方？是否一如某些人說「這是天堂」？

「天堂」則未必，自由却肯定是有的；但人們並非就單單爲了尋求「自由」而來。

東南亞不少地區排華，一向以適應能力和忍耐力見稱的僑胞，都被迫得走投無路，因此惟有選擇香港。

僑胞在世界各地的節儉，勤奮見稱，因此回到香港時，多多少少手上也會有一點錢。但來到這人地生疏的香港，又不知道做些什麼生意好，只有暫時把錢存入銀行。

於是銀行的資金越來越多，多到要找出路。甚至減息，以及規定太過大筆的存欵是沒有利息的。

目前世界各國都有銀行在香港設立分行，加上這兒的地點適中，地位特殊，交通又方便，種種因素都是構成香港繁榮的原因之一。

× × ×

借艇割禾

香港九龍的尖沙咀，這是遊客中心。

香港由於上述因素，既然令到世界各國人仕觸目，自然而然也就此成爲國際遊客所嚮往的地方。

尖沙咀靠近碼頭的地方，有一個茶座，位於一幢多層大廈的閣樓。

閣樓也就是處於地下和二樓之間的位置。

那兒全用玻璃鑲上，茶客坐在那裏，居高臨下，可以清楚見到街道上的情景，碼頭上人來人往，車輛連綿不絕，也是一種樂趣。

就在這茶座靠近街道一邊的一列座位之上，坐了兩個人！

這兩個都是男人，而且都很年青，英俊。

兩者之間的最大分別，就是其中一個樣子比較沉實，體格也顯得強壯。

另一個打扮新潮，臉上經常掛着一副惹人好感的笑容。

尤其是後者，任何女人經過他面前的時候，都忍不住多瞟他幾眼。

這兩個男子是一雙好朋友，也是很有來頭的人物。

前者是阿生。

阿生是著名的現代俠盜——鐵拐俠盜呂偉艮唯一的門生。

後者是花花公子型的風流人物——浪子畢基。

畢基是個名符其實的放蕩不羈的浪子，他玩世不恭，遊戲人間，與阿生的穩健作風，可以稱得上迥然不同。

不過，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心存正義，個性善良，只是做法不同而已。

阿生剛由美國抵港，趁着沒有公務纏身之際，找一些舊日朋友聚舊。

畢基曾與阿生一齊受訓，但可惜他抵受不住各種嚴格訓練和考驗，結果只好中途而廢。

後來阿生不但當上了國際特警，還做得非常出色，名聞國際。

而畢基呢？

時至今日，他還是老樣子，吊兒郞當的，喜歡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

阿生和畢基在那兒只坐了大半小時左右，已經看見不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或遠或近的，揮手含笑跟畢基打招呼。

此中有電影女明星，有大家閨秀，更加有名女人。

阿生忍不住開玩笑道：「我看你一定很忙，尤其是晚上。」

畢基笑道：「是的，香港的確是個多姿多采的城市，尤其是晚上。」

說到這裏，畢基又向阿生示意道：「喂，今天晚上你有空嗎？」

「什麼事？」

「我帶你上一處好地方，開開眼界。」畢基說。

「一定有女人的，是不？」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沒有女人的地方，又怎麼會有歡樂？」畢基又說：「我要帶你到一些無上裝酒吧去觀光。」

「對不起，多謝你的好意。」

「怎麼？你不喜歡麼？我可以帶你到更神秘的地方。」

「不！更徹底，更神秘的，這些年來，我都見過，也去過了，老實說，香港也只不過受到歐風美雨的影响；眞正的色情始祖，應該是法國人和美國人。」阿生又解釋道：「今天晚上，我老早約好了我的師父和師母。」

「噢！鐵拐俠盜呂偉艮以及迷你女郎林愛莉。」

「是的。我們約好在山頂餐室見面。所以你的好意，只有心領了。」

就在這時候，畢基的視綫忽然投入街上的人堆之中。

他們可以透過巨大的玻璃窗，居高臨下，俯視街中的情景。

行人道上，擠滿了人！

其中有一名貴婦打扮的女子，正在匆匆忙忙地走避，後面却是二名彪形大漢，急急追逐。

那女子可能由於穿起了高踭鞋，也可能由於行人太過擠迫之故，竟然讓二名大漢跟她的距離越拉越近。

畢基對阿生說：「我的女朋友有難，今回非要你做東道不可。」

畢基說着這話的時候，人已站了起來，直衝到梯口去！

阿生看形勢也意會到發生了什麼事，將侍役召來結賬。

當阿生趕到街上的時候，畢基正與二名彪形大漢打得難解難分。

阿生不知道那女子的身份，更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本來想助畢基一臂之力，但是，畢基的拳脚功夫十分了得，二名彪形大漢完全不是他的對手。

轉眼之間，二名彪形大漢已被畢基打得抱頭竄遁，擇路而逃。

畢基回頭張望着，只見阿生呆站在一旁。

「她呢？」畢基的眼睛仍在四下裏搜索，嘴巴却問阿生。

阿生知道這位花花公子的性格，忍不住笑着道：「你不是說，她是你的女朋友麼？」

「嗯——」畢基也狡猾地笑了笑，聳聳肩道：「我們的確是似曾相識，只是我女朋友太多，一時之間忘記了在那兒見過她。」

「對女人你怎麼會如此健忘？」阿生又笑道：「算了吧，只不過做朋友的，我眞不希望你因此而惹出了麻煩事。」

畢基只是苦笑一下。

阿生看了腕表：「我還有個約會，時間總也差不多了。」

「那麼，你走吧，我們後會有期。」

畢基跟阿生互相揮揮手，兩個好朋友即分道揚鑣。

這個都市的人的確很多，但也很忙，所以有什麼事情發生，可以在刹那之間聚集了許多許多人，圍得水洩不通。

但是，同樣的，也可以在事過情遷之後，轉眼散去。

畢基一度成爲衆所觸目的「英雄人物」，然而現在，他却孤獨地，一個人沿住行人道，步向了停車場。

突然之間，有一輛車子沿馬路邊開過來，在他身邊不遠處停下。

他下意識地回頭一望，那是一班陌生人。

爲數四名彪形大漢，分別自一輛大房車上跳下來。

畢基心裏明白，這班人依然是不懷好意的。因爲四名大漢之中，最少有一人是不久之前與畢基交過手的。

畢基迅速後退，然後朝附近四周的環境打量了一遍。

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看看有沒有可以帮助他的人。例如警察。

然而香港的警察很奇怪，有時你不需要他們時，他們會連羣結隊的，一大隊一大隊的出現，像操兵似的在街上操過。

等到你需要他的時候，他們却像小孩子捉迷藏似的，你想找他們可難了。

畢基手無寸鐵。

但看看那四名如狼似虎的大漢，却個個手握武器。

因此，畢基既然找不到警察，就惟有退而思其次。

他希望找到一些可以用作武器的東西，例如木棒，甚至石頭也可以。

木棒和石頭都沒有。

行人道上只有一個垃圾箱。

畢基眼見各人已經迫近，急忙舉起那個垃圾箱迎架。

鐵尺，三角銼和利刄紛紛朝垃圾箱擊下去，鏗鏘有聲！

畢基也明知這樣只能守，不能攻，所以抵擋住一陣之後，便將垃圾箱一扔，登時又壓倒了一名持刀大漢。

畢基一個轉身，急急飛起一脚，另一名大漢還來不及援近他已被踢倒。

畢基趁勢想溜掉。

後面四名大漢拚命追趕，畢基却是心中有數。原來他早已看到了路旁行人道較遠處有一些東西豎起！

那是扶植一些小樹的鐵枝。

畢基搶了過去，順手拔起一支鐵枝，反身搶攻，立即改守爲攻。

情況頓然改觀。

四名大漢雖然各自擁有武器，但畢基亦非弱者。

尤其是有了鐵枝在手之後，更加如虎添翼！

這一段街道，行人雖少，但由於五個人刀來棒往，打得燦爛，已有不少人圍攏過來。

畢基一邊應戰，一邊留意四周環境；他担心被人包圍。

萬一對方的援兵一到，畢基只怕再有三頭六臂，也難逃刼數。

因此，畢基只希望人羣之中有警探出現。

但是，那些人只有旁觀，假如有警探的話，早已冒出頭來。

畢基很焦急，惟有且戰且退。

突然之間，有一輛跑車風馳電掣而至，煞停在馬路旁邊。

有人揚聲招呼着畢基：「快些過來吧！警察來了！」

後一句只是「虛招」，目的是要嚇嚇那四名兇神惡煞的大漢。

果然，四名大漢怔了一怔之際，畢基已乘機衝出了重圍，搶登那一輛紅車的跑車。

那是由一名女子駕駛的新欵跑車。

那包着頭巾的女子，正是畢基不久之前才見過的「貴婦」。

跑車風馳電掣地開走！

四名大漢也召來他們那輛房車，可惜却來遲了一步。

× × ×

那輛紅色的跑車已開出了郊區。

這不是假期，郊區的道路並不擠塞。

畢基和那女子都曾經不止一次地回頭張望，當他們發覺沒有人追上來時，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我們在那裏見過?」畢基側過頭來問他身邊的女人。

那是個非常冶艷的動人的成熟女人，看上去也有三十左右。

三十歲的女人不算老，就像一朶盛放中的玫瑰，任何男人看見了都會心動。

那女子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相逢何必曾相識？反正你救過我，現在，我們總算得是『各不相欠』了吧?」

畢基說見過她並非藉口，由茶座中衝落街去救她開始，畢基便肯定曾經見過這女子，否則他不會冒犯那些不明來歷的大漢們。

但是，畢基生平見過的女人實在太多太多了，要他一一記憶淸楚，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畢基只好問道：「你跟那班人有些什麼過不去?」

畢基發覺她這時候將汽車急劇地拐了一個彎。

那是一條非常幽靜的林蔭小徑。

小徑路口彷彿有一塊木牌，木牌之上還漆了字，但由於車子當時開得太快，他又顧住追問那女子，却疏忽了木牌之上究竟寫了一些什麼。

那女子當作沒有聽到他的問話，儘管將車子加足馬力，衝上了斜坡。

畢基一時之間也弄不淸楚這是什麼地方，只不過從兩旁修葺得的十分齊整的灌木叢林，以及七彩繽紛的花草看，這裏肯定不是荒山野嶺，不但有人居住，還肯定有建築物在這一座小山之上。

跑車的馬力十足，一股氣直衝上山！

果然，一幢只有兩層高的建築物，出現眼前。

那幢建築物既像別墅，更像一間渡假式的郊區酒店。

除了行車的柏油路之外，四周一片園林景色，視綫所及，綠草如茵，翠竹垂楊，萬花競艷，宛似人間仙境。

那女郎彷彿回到自己的家門一樣，將車子開進停車場去。

當車子緩緩開入一處用帆布圍攏的框格時，畢基立即恍然大悟！

這是一種專供情侶幽會的郊外別墅式酒店。

因此，停車場的構造，也非常之特別，每一框格均以帆布帳隔開。

當車子開了入去之後，只須將布帳拉攏，外面的人就見不到這框格之內的一切，包括了「人」和「事」。

畢基當然熟悉這種地方。

那女郎首先落了車，畢基也尾隨其後，跳了出去。

二人相繼由一度小門進入屋內——那是與帆布車房相連的，所以二人根本不必走出這間車房外面就可以入屋。

剛進了門，立刻就有人招呼他們。

那是一名態度良好的侍役。

他迅速將二人引到二樓去。

二樓有許多房間，但每一間房的房門，都是經過特別設計的，永遠不會對門對戶，設計者顯然是避免情侶與情侶之間，開門相遇時，感到尷尬。可謂設想週到。

畢基是個「花花公子」型的人物，但很少遇上這麼大胆的女子。

向來到這種地方，只有他主動，想不到現在他竟然變了被動！

侍役將房門推開，裏面陳設豪華，顏色調和，顯然是出自名家設計。

女郎打開手袋，掏出了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塞進了侍役的手中：「替我拿一瓶香檳來！」

侍役退了出去。

關上了門之後，女郎首先將那副太陽眼鏡剝了下來！

再解下那條五彩繽紛的頭巾，滿頭秀髮的襯托下，那臉型更覺可人。

窗簾本來是拉上了的，室內也亮起了柔和的燈光。

然而時間只不過是下午五點半左右。

太陽還沒有下山。

那女郎將窗簾拉開了，斜陽立即照入窗內。

女郎把室內的燈光熄了。

她再步出露台外面，將裝置在露台欄杆上的新式垂直百葉簾，移動至陽光不能透射入來爲止。

從她的一舉一動看，這女郎對這裏的一切環境都非常熟習。

畢基處於被動狀態，他怔怔地站在一旁，放眼四望。

沒有人相信他是個二十世紀的浪子，更沒有人敢相信他對女人如此有着豐富的經驗。

假如這時候有個第三者見到了他這一副樣子，一定猜測他是「初出茅蘆」的小子！

這是一間舖滿地毡的大套房。

除了入門這一個相當大的會客室之外，垂着一串串珠簾後面，是一間臥室。

臥室旁邊，是洗手間。

洗手間設有雙座厠，浴缸也是情侶型的雙人浴缸。

接近洗手間門口的梳粧枱，是用雲石構成的。

四壁堆砌的磁磚，以及整套的浴室毛墊，都在顏色方面配襯得非常悅目。

畢基確實有些意外，這女郎怎麼會主動地帶他到這種情侶幽會的地方來？

門外有人叩門。

進來的是剛才見過的一名侍役。

他推着一輛活動餐車入來，上面放了一個古典的小木桶。

木桶之內有一瓶香檳，還有冰，以及鮮花。

旁邊有兩隻專爲飲香檳用的玻璃杯。

女郎示意侍役把那些東西都放在露台外的一張雲石圓桌之上。

圓桌旁邊有一張漆上了顏色的籐椅。

侍役將一束鮮花，最後放到圓桌上的花瓶去的時候，女郎又再付他小賬，而且催促他離開這間房間。

女郎親自動手表演她的插花藝術。

露台之上，還有幾盆室內植物，分別放置在欄杆的花基以及地面之上。令到整個環境都充滿了生氣。

畢基這時候才悠閒地由裏面走出來。

他一邊伸手到冰桶裏去試探那瓶香檳是否够凍，一邊說道：「現在大概你總有空回答我了吧?」

女郎態度嚴肅，一邊整理那束鮮花，一邊反問畢基道：「你想知道些什麼?」

「你的身世。」

「一個被人欺負的平凡女人。」

「他們是誰?」

「你指那班打手麼?」

「追逐你以及圍毆我的人，相信同是一帮人。」

「不錯，他們都是我丈夫派來的。」

「你丈夫?」畢基怔了一怔。

「是的。難道有什麼令你値得大驚小怪麼?」女郎眉毛一揚，瞥了畢基一眼，「像我這年紀，無論如何也不會是個未婚的處女吧?」

畢基很欣賞這個女人，索性坐在一把籐椅之上，面對住她。

這時候，她也弄好了那些鮮花，她不斷的將插花的瓷盆左移右擺，以研究最美觀悅目的角度，然後才進內洗手。

畢基趁住這時候估計一下這女子的身份，她是人家的妻子，外室還是……

她有丈夫，爲什麼丈夫要派出一班人當街對付她？

畢基的確見過了這個女人，似乎是在一個上流社會的派對裏。

可惜他一生見過女人實在太多了，多到令他無法一一記憶淸楚，所以一時之間，他也記不得她姓什名誰。

她又出現在畢基的面前。

她換上了一雙由別墅供應的拖鞋，態度較爲從容。

沒有了滿臉的緊張，人也增加了幾分美艷！

「開香檳吧，我們要慶祝一下。」她對畢基含情默默地笑了笑：「你貴姓?」

「小姓畢，畢基。」

「放蕩不羈，私生活一定十分隨便。」她斜膘着畢基又在笑。

「人生不過數十寒暑，何必太過認眞?」畢基開了那瓶香檳，注了兩個半杯。

他把其中半杯交到那女郎的手中：「我應該怎樣稱呼你?」

「你希望我是太太還是小姐?」

「那有什麼分別?反正你是個女人，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我丈夫姓柳，不如你就叫我柳夫人吧。」她儀態萬千地舉起了酒杯：「讓我喝一杯，算我感謝你救命之恩!」

「別客氣，正如你所說，我們互不相欠，我救你，你也及時救我出重圍，不過，我不明白你丈夫何故要對付你?」

「眞是一言難盡!」柳夫人輕輕嘆了一口氣，又呷了一口酒，「他年紀比我大，我們之間，沒有什麼幸福可言。」

「那你何必嫁他?」

「那不是我的主意。」

「難道又是父母之意，媒妁之言?」

「媒人就沒有，但父母主意却是眞的。當時我們家貧如洗，父親生意失敗，無法渡過難關之際，柳田明做了好心。父親感恩圖報，將我許配給他做塡房。」

「他年紀多大?」

「年過半百，可以做我父親了。」

「的確委屈了你。」

「本來也沒有什麼，誰叫我命該如此?」柳夫人嘆息着，垂下了雙目，瞪住那杯香檳，表現得無限幽怨。

畢基儘管同情她，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安慰她才好!

她又說道：「這些日子以來，我在物質享受方面，的確非常滿足。然而在另一方面……」

她嬌羞萬分地，垂下了頭，說不下去了。

畢基也不用她多說，也可以意會得到一個老夫，一個少妻，過的是什麼生活。

畢基的腦海中彷彿被雷電襲擊了一下；他終於想起了。

那是一個上流社交的場合。

也忘記了事隔多久，總之是在半山一幢富有人家的住宅之內。

一個派對正在進行，畢基懷中擁抱着的，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富家小姐。

突然間，有個非常吸引他的目標，在朦朧的燈光底下閃過。

那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女人，雙目烱烱

生光，充滿了女性的魅力。

她披上件輕紗構成的晚禮服，豐滿的胴體，如電的目光，自頂至踵，都足以吸引每一個男子——尤其是像畢基這樣成熟的男性。

然而，當時只是驚鴻一瞥。

事後畢基眞希望再見到她，甚至有機會邀她共舞。

可惜，當晚賓客衆多，到處人頭湧湧，紳士淑女多的是，就是無法再找到她的芳踪。

直至到茶座中透過玻璃俯視街中，他又一次見到了她。

當時她驚惶失措，顯然受到了某種威脅；當畢基再見到後面有二名大漢追上來時，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等到畢基拚力把二名大漢擊退了之後，她却不知所踪。

這也難怪，當時她已有如驚弓之鳥，又怎可以趴在一旁看這場「龍虎門」？萬一畢基不敵，她豈非走投無路？

所以，畢基當時也不會怪她。

最後當畢基危急之時，她却開着跑車，及時爲他解圍。

單看她神出鬼沒，就可以看出她是個非常機智的女人。

然而現在，畢基面對着的，却是個柔順得像羔羊般、可憐的女人。

帶着同情與憐愛之心油然而生。

夕陽餘暉之下，他看見她的眼眶之中含有晶瑩淚水。

她忽然抬起頭來，視綫無可避免地與畢基接觸；一股熱流，彷彿透進了畢基的心底深處，好像觸了電。

她咬咬嘴唇，眨着眼，顯然是極力抑住自己的情緒，以免流出眼淚來。

她吶吶地說：「你切勿誤會，我帶你到這裏來，只是暫避一下而已。可以想像得到，他們一定會駕車追來。但是很少人知道有這個地方的存在。」

「是的，這種地方我也常常到，但却從未曉得有這麼清幽的地方。」

「你……你常常到？」

「不瞞你說，你今天這樣做是非常危險。」

「爲什麼？」

「因爲，我本來就是個壞男人。」

她嫣然一笑：「我也不見得是個好女人。說不定我比你更壞。」

「你本來叫甚麼芳名？」

「愛美。」

「你還沒有告訴我，你丈夫爲什麼會派人對付你？」

「說起來眞是難以啓齒。」

「他虐待你？」

「何祇虐待？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愛美呷了一口氣！

她定一定神，又呷了一口酒。

她似乎要考慮清楚，這件事是否應該對畢基講出來。

她終於鼓起了勇氣：「可能由於年紀關係，他對我無能爲力。這也不要緊，不幸的是：他有心理變態的傾向。他竟然鼓勵我跟別的男人上床……」

她含羞答答地，垂下頭來。

畢基道：「也許你丈夫只是一片好意的，因爲你還年青。」

「如果你以爲他一片好意，你就錯了。他這樣做，無非爲了滿足自己。」

「滿足自己？」

「他有偷窺狂。」

「偷窺你跟別的男人造愛？」

愛美垂下頭來，輕輕一點。

「看來他的確有些心理變態。」

「我終於無法忍受，惟有離開他。」

「你們爲什麼不正式離婚？」

「他威脅我，如果我提出離婚，他會殺死我。」愛美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你爲什麼不報警？」

「報警？」愛美苦笑一下：「你可知道他是幹什麼的？」

「黑社會頭子還是警界中人？」

「老實說，他的眞正身份我也不大清楚。只不過他認識許多人，包括了黑社會中人，以及警界中人等等。」

「所以他可以動用一班打手追擊你。」畢基又說：「不過我如果是你，我會報警備個案，如此一來，他一定不敢再欺負你。」

「你錯了。你如果在這個地方住上一段日子，你一定知道這兒的黑暗。何況，我還有把柄在他的手上呢。」

「什麼把柄？」

「我父親借了他的錢，借據仍在他的手中。」

「你嫁了他，仍未抵償？」

「總之一言難盡。」愛美深深地嘆了一口大氣！道：「他們之間的金錢與利害關係，我也無法理解。只不過父親告訴我，若然我要離開他，必須將一份文件取回。否則，我們一家人，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都會受罪。」

畢基嘆息道：「你父親似乎太過糊塗了。」

「這也不能完全責怪他。他爲了養活我們一家人，已盡了應盡的責任。只不過運氣不佳，才做了這錯事。」

「你可知道那借據收藏在何處？」

「我猜，可能在保險箱之內。」愛美又說：「不過，我丈夫爲人狡猾，我也不敢肯定。」

他們之間有片刻的沉默。

忽然之間，露台下面傳來了一陣汽車馬達聲。

愛美像在噩夢中驚醒一樣，立刻放下了手中酒杯，撲向百葉簾後面。

畢基也走了過來。

愛美用手扳開百葉簾，朝斜路上俯視下去。

一輛房車正駛向這別墅的入口處。

透過車頭擋風玻璃，隱約可以看見一男一女坐在前排座位之上。

愛美舒了一口氣。

她轉過身來，剛好與畢基面面相對。

香澤微聞，畢基感到有點情難自禁。

他將酒杯放下，伸出雙手去擁抱她。

她半推半就，嬌羞萬狀。

他吻着她的額角，輕輕地吻，她却整個兒軟了下來。

她嬌慵無力地，閉上了眼睛，若有所待。

畢基是怎麼樣的人？他當然知道如何

去把握時機。

×　×　×

晚上。

在這小天地裏，日間和晚上似乎無大分別。

他們早已將通往露台的落地長窗關上了，窗簾亦已拉攏。

室內有空氣調節，燈光也熄滅。

愛美依偎在畢基的懷抱中。

畢基雖然看不見，却可以想像得到。她感到非常滿足。

愛美幽幽地說：「你後悔嗎？」

「我做事從不後悔。」

「但我却有點後悔。」

「爲什麼？」

「你對我好，我怕——」

「你怕什麼？」

「我怕從此之後，我會忘不了你。」

畢基忍不住笑了起來：「你似乎忘記了，你是個有夫之婦啊！」

「別作弄我了，我的事早已告訴過你。我是個苦命的女人，如果你也取笑我，我會死！」

「千萬不可！剛才我只不過跟你開開玩笑而已。」畢基又問：「你餓嗎？」

「有點餓了。」

「那麼，起來吧！我們先洗個澡，然後到市區去一齊吃晚飯。」

「到市區去？」愛美苦笑一下：「你當我們是什麼？」

「就當情侶吧！」

「不！可以想像得到，我丈夫正在派人四下裏找我。」

「你怕遇上了他們？」

「是的，只怕下一次你再沒有那麼幸運了。」愛美說。

「但是，你怎可以長期躲在這裏？」

「我也知道不可以，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一個忙。」

「你要我怎樣帮你？」

「你會開保險箱嗎？」

「嗯——」畢基怔了一怔：「你想我怎麼樣？」

「替我偷回那份文件。」

「你父親簽給你丈夫的借據？」

「對了。」

「你剛才不是說，無法確定它在何處麼？」

「我與你約好了之後，我會佯作就範，再回到他身邊去。查察清楚之後，再與你連絡才讓你下手。」

「你認爲取回那份借據之後，就可以取得主動優勢麼？」

「是的，那時我大可以光明正大的，提出離婚。甚至要求警方保護，他也無可奈何。」

「既然如此，我就試試帮帮你。」

「謝謝你。」在黑暗中，她無限溫柔地去吻他。

×　×　×

月黑風高之夜。

半山區一條十分僻靜的馬路，這兒連鬼影也不多一個。

路燈十分暗淡。

偶然會有一輛豪華房車匆匆疾駛而過，轉眼又會消失於黑夜之中。

然而這一輛白色的名貴房車，却顯然有些「異樣」。

它的速度不快，而且還緩緩地在此一來一回的，最少已有兩三次。

車中人正是畢基。

畢基是「赴約」而來。

雖然這「奇怪約會」的時間未到，他已顯得有些兒急不及待。

事實上畢基是個很小心的人。他要先行了解這兒一帶的環境，最少在開始下一步行動之前，他不想太過草率。

經過了一番「巡視」之後，畢基已相當了解附近一帶的環境。

他把車子停向一處路邊。

那兒有一棵大樹。大樹之下就是一處斜坡，長滿了野草。

樹蔭的掩護下，即使那房車渾身雪白，也不致太過引人注意。

畢基把車子內外所有的燈光全都熄掉了。

燈光熄滅之前，他曾經看過了他的腕表，時間剛好是十點四十五分。

畢基和愛美約好午夜十一點，在這裏等她的燈號。

那燈號是由愛美房內窗口處，以手電筒發出的。

現在距離約好的時間還有十五分鐘。

畢基一直注視着一幢二層高的花園洋房。

那就是柳田明的住宅。

畢基用的是紅外光望遠鏡，即使在黑夜之中，也可以睹物。

屋內一片黑暗。

可能所有的人都睡了，也可能外出未返。

香港的有錢人家，一般都是應酬多多的。

紅外光望遠鏡注視下，屋內彷彿有人正在四下裏走動。

窗口有輕紗掩映着，畢基看得不大清楚。

過了一陣。

窗口有人出現了，那是一個女人的身形。

手電筒發出的燈號，終於亮起了。

先來「兩短」——閃兩下，再一次是閃動了一下。這是他們預先約好的。

不錯，站在窗紗背後的，正是她——愛美。

畢基於是帶備工具，一身黑色夜行裝扮，離開了他的汽車。

他橫過馬路。

附近的好一些住宅都沒有燈光透出，大部份人家要不是外出未返，便是休息去了。

畢基可以輕鬆一些。只要他避開警員的耳目，進了屋內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

因爲屋內有了愛美做內應。

他到了門前，小心觀察着，發覺大門只是虛掩而已。

他知道又是愛美的傑作。

推門入內，是一個小庭園。

門角上那古式古香的照明燈，發出橙黃色的鈉光——那是霧中也可以睹物的特殊光綫。

畢基這邊順手將門掩上，正待避開小

徑旁邊的灌木矮林時，驀地吃了一驚。

若非他够冷靜，人早巳退出了屋外。

那是一條大狼狗！

大狼狗正俯伏在三合土築成的小徑之上。牠的身形剛好被矮林的樹影遮住。因此，畢基剛才差些兒就疏忽了牠的存在。

這是行人專用的門。

另外一度大門是可以將汽車開入來，直達宅內車房的。

畢基沒有退出去，是因爲發覺牠動也不動；即使是睡着了也不可能如此。

牠顯然是吃了迷藥。大概又是愛美的傑作吧？——畢基這樣想。

他放胆走了進去。

當他經過那大狼狗身邊的時候，那頭狗還是不動。

儘管如此，畢基也不敢昂然直入；他担心屋內還有其他人。

他沿住矮林的樹影繼續前進，步步爲營的。

那三合土築成的小徑，可以直達主要住宅的入口處。

那兒有一度門。

門閉上了。

門旁有窗。

從玻璃窗透視入內，裏面烏燈黑火，似乎沒有人。

畢基試用手推門。

門竟「呀」然而開。

畢基旣驚亦喜；驚的是其中可能有詐，喜的自是一切順利。

門後沒有人。

畢基先讓自己呆一陣；他就呆在門後面。

一邊關門，一邊留意着屋內的環境。

這是他的經驗，當他每次走進了黑暗環境之後，先讓自己的視綫習慣一下，那會對自己有利。

由於玻璃窗有光綫透入，屋內並不致過份昏暗；最少畢基也可以很快找出了梯間之所在。那是通上二樓去的。

根據愛美事前的指示，這次行動的目標就是二樓。

二樓有一間書房，那是柳田明的私人辦公室。

愛美又說：裏面有一個保險箱。她要找的東西，盡在保險箱之內。

畢基本來打算一個人摸入的，愛美只給他一個燈號。

然而現在，一切都顯得比預定的更加順利。愛美做的比預定的更多，所以畢基也可以毫無阻隔地長驅直進。

他突然見到了一條人影。

人影在梯間移動，嚇得畢基立即戒備起來。

「喂！你幹什麼？」

黑暗中忽然有人沉聲低叫。

畢基認得：那是愛美的嚦嚦鶯聲。

他立刻奔竄過去。

愛美埋怨道：「你怎麼老是慢吞吞的，我們時間無多。」

她走在前頭，畢基尾隨其後登樓。

從她的神態可以看出，這裏可能巳呈眞空狀態，只留下她一個人而巳。

登上了二樓。

愛美帶着畢基繞過走廊，走進了書房之前，愛美又將手電筒交給了他。

「不必了。」畢基說，「我一切工具均巳帶備。」

然後又問：「屋裏還有其他人嗎？」

「這裏沒有。」愛美說，「那邊小屋內却有二名下人，暫時都睡了。不過，他隨時會闖回來，所以你最好快些動手。」

畢基知道她指的「他」是誰。

那一定是指她的丈夫柳田明。

進入了書房。

書房的窗簾巳經拉攏了。

這分明又是愛美的主意，她大概不想屋外的人有任何懷疑。

畢基用他自備的手電筒到處照射。

辦公桌之上，有一個相架擺設在那裏，相架裏鑲着的，是一男一女的合照。

當畢基的手電筒光圈停留在那裏的時候，愛美的手電筒也剛好投射到那幀照片之上。

然而，這時候他們都沒有閒心欣賞下去。

畢基問道：「保險箱在那裏？」

「我不知道。」愛美說。

「你沒有查過？」

「查過了，只知道就在這一間房，却不知道它的正確位置。」愛美又解釋道，「這間房他從不喜歡別人闖進。包括了我在內。」

畢基只好自己去找尋；憑他的經驗去找。

愛美分工合作，她跑近窗後去，撥開了少許窗簾，監視着下面的動靜。

她顯得非常焦急。

她不斷往下面注視，另一方面又催促畢基快些。

她担心有人闖回來。

她的心情，畢基當然了解。

畢基終於找到了那個保險箱之所在，那是一個書櫃的背後。

推開一列厚厚的書本，就可以找到一個電動的按掣。

畢基是一名受過特殊訓練的國際特警，只不過由於他不喜歡過有規律的生活，性格放蕩不羈，所以才不能與阿生做同事而巳。

論到武功與技藝，畢基絕對不會在阿生之下。

現在他也只是憑經驗行事。

就像眼前這個隱蔽起來的電動按鈕，它可能加速令他完成任務，亦可以令他功敗垂成，因而束手就擒。

他憑綫路查出了這是個「暗掣」。

輕輕一按之下，書櫃「格格」地往旁邊滑動開去。

連正在「放哨」的愛美，也不禁高興得回頭張望。

書櫃後面，果然有一個隱蔽在牆脚下的保險箱。兩個密碼組合旋鈕，在電筒光圈的照射之下，閃閃生光。

畢基不敢怠慢，首先在保險箱前面蹲了下去。

然後，他將採鑛式的頭盔射燈按亮了。因爲他只有一雙手，他不能再使用手電筒。

最後他將左右兩隻手套，重新整理了一遍。開始他的開鎖工作。

兩個密碼組合旋鈕構成的保險箱，一般是比較複雜的。

幸好這是較爲舊式的一種。

新式的設計還可以通上電流，令到裝置在別處的警報系統，能及時响起來。

畢基很久沒有做過這一類事情，還好他爲人機靈，做得總不致太差。

他花了不足五分鐘，保險箱巳經打開了。

他沒有立即通知愛美。

愛美仍在窗口那邊，監視着屋外和街道下面的情形。

那張辦公桌剛好隔開了他們彼此之間的視綫。

只要畢基不作聲，愛美發夢也想不到他能在短短幾分鐘之內，竟然可以將保險箱開啓。

畢基發覺保險箱之內，有許多文件袋，每個都有編號。

根據愛美事前告訴他：她需要的只是編號「三○七」的一個文件袋。

那是一個用咖啡色鷄皮紙製成的文件袋。

愛美又說：她丈夫做事頗有規律，所以一切文件都整理得井井有條。

除了分別以文件袋載好之外，還在封套外寫上了編號。

愛美就只記得那一袋有關她的文件，編號是：「三○七」。

畢基現在就發現了這一個編號「三○七」的文件袋。

畢基正在細心檢閱那些文件之際，愛美又在那邊問過來：「找到了沒有？」

畢基道：「找到了，你快過來看看是否就是這些？」

愛美急急過來。

在光圈籠罩下，愛美果然看見了一個編號「三○七」的文件袋在畢基的手中。

愛美有點喜出望外，一手將文件袋奪了過來，然後對畢基說：「我們時間無多，你快些離開這裏。」

畢基反問道：「那麼，你呢？」

「你先到車子裏去等我，我要收拾一下。」

愛美說着，巳走出了書房去。

畢基也實在很担心，萬一這時候有人闖回來，他就會無所遁形。

何況，除了可能由外面回來的人之外，還有小屋裏面的下人，以及那一頭大狼狗。

大狼狗只是吃了迷藥，到藥力過氣了之後，牠就會甦醒過來。

至於小屋裏的二名下人，只要這裏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也一樣隨時入來查看究竟的。

因此，畢基只好匆匆離去。

× × ×

他沿住舊路退出去。

一切看上去並無異狀，四周還是那麼的一片沉靜。

那頭狗還沒有醒來，所有的門，仍舊是虛掩着的。

畢基匆匆退回他的汽車之內。

他一邊解除身上的裝備，一邊焦急地四下裏張望。

他担心附近有人埋伏，更担心警察出現。

愛美還沒有由屋子裏出來，她究竟還躲在屋子裏幹什麼。

根據事前他們安排好的計劃，當文件到了手之後，愛美就立刻逃離柳家，然後找律師解決婚姻的糾紛。

是否事情有了變化？

說不定柳田明根本就在臥室之中，可能正在睡覺。

那麼，愛美說不定巳被發覺。

畢基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傳來了一陣警車聲！

在這靜寂地帶的半山區，畢基決不可能會聽錯的。

警車聲越來越近。

看情形警車的目的地可能就是這裏。

畢基再回頭望向柳家的大門和偏門，兩個門都沒有人影出現。

他萬二分焦急。

假如他還不走，可能再想走時，爲時巳晚——逃不了。

警車的車頭燈巳在西面的街口出現。

畢基立刻開車，朝東面離去！

他巳盡可能將速度減慢，因爲他想看看警車究竟停在何處？

畢基的車子只離開柳宅半條街，他回頭張望，仍然可以隱約見到那輛警車的影子。

警車頂上的藍色旋轉燈號是一個較特別的標誌。

憑停車的位置估計，警車果然就停在柳家門外。

畢基登時呆住了。

× × ×

劉仲堯探長感到納罕。

他眞的有點想不通，竊賊爲什麼會如此兇狠？

假如那竊賊只是爲求「財」而來，爲什麼却要殺人？

而且一殺就是兩個。

首先是警方的無綫電機收到了一個神秘電話，有人說出這兒發生了命案。

於是一輛正在半山區與山頂區之間巡邏的警車，首先開抵現場。

警車上的一位警長，發覺這兒是富商柳田明的住宅。

他們按過了門鈴，久久未見有人出來開門。

警長感到事有蹺蹊，立即向總部用無綫電請示。

就在這時候，一名警員發現了柳宅一度側門並未鎖上。

警員向警長報告後，各人立刻入內查看。

首先被他們發現的，是那頭大狼狗。大狼狗原來巳死去了多時，屍體就在入門處的三合土通道上找到。

然後，一名警長帶領着二名武裝警員，分頭在屋內展開搜索。

他們稍後又在花園的小屋，以及大門旁邊的車房附近，分別發現了兩具屍體。

兩具都是男屍。

至於死者的身份，仍有待進一步的檢驗。

稍後，警方人員大批抵現場，包括了兇殺組的劉探長在內。

警方發現那頭大狼狗和二名男屍者都是被手槍所射殺。

然而，根據警探就地訪問隣居的口供顯示，他們當晚並未聽到槍聲。

因此，警方初步懷疑：那是一種間諜特務所用的減聲手槍。

警方進一步發現，柳宅有一度後門。後門也虛掩着。

警方懷疑可能有人由此逃走。大規模的搜索行動，迅速在半山區展開。

× × ×

一輛豪華房車正在風馳電掣地開落山去！

車上坐了一男一女。男的負責開車。女的正是愛美。

他們都顯得得意洋洋。

愛美緊緊摟抱着她的大手袋，她千方百計要得到的東西，就在這裏。

他們不止一次地，內心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突然之間，他們臉上的笑容全告消失，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前面出現了一輛警車。

路邊擺放了一個牌，上面寫住：「警察臨時檢查站」。

一隊武裝警員，荷槍實彈的，站立在馬路的兩旁。

車子的速度被迫放慢下來。

愛美低聲問她身邊的男子：「怎麼辦呢？」

「不要怕。」那開車的男子安慰她：「你不要亂說話，一切由我來應付吧！」

「但是……」

愛美還想說一些什麼，但未說得完，車子已在警員的手勢下，往路邊停下來。

「發生了什麼事？」開車的男子是個歐洲人，他用英語問一名警官。

「對不起，半山區出了事，我們奉命在這裏檢查由山上駛下來的車輛。」警官說道。

那歐洲人一邊摸出他的證件，一邊說道：「警官先生，請你看清楚，這是擁有外交特權的領事館汽車，若要檢查，閣下必須負責。」

愛美這時坐在車頭，也有些驚。

她心裏明白，手袋中就有贓物。

警官看過了那司機的隨身證件之後，又走到車頭擋風玻璃去看行車證。

此外，這車子的前前後後都掛上了紅色「CC」塑膠牌。

這是港府發給擁有外交特權汽車的一種特殊標記。

那位英籍警官的確感到爲難，他自然明白，侵犯外交特權，會惹起國際糾紛，那是犯不着的。

何況山上初步傳出的消息只是發生了竊案呢。

警官只用自己的記事小册，將對方的車牌編號紀錄下來，便讓那車子開走。

愛美舒了一口氣！

她側過頭來，瞪住那歐洲男子，會心地笑了起來：「我們又過了一關。」

歐洲男子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快看看文件袋裏的東西，是否就是我們要找的。」

「放心吧！這一袋正是編號三〇七那一袋，不會錯的。」

愛美並未立即將文件袋取出來，因爲車子正在行進中。

同時，車子裏又沒有燈光，要在行車中檢查文件，不但麻煩，亦有危險。萬一刮起一陣風，文件可能由車窗飛了出去。

因此，愛美並未依歐洲男子所講的去做。

直至車子到達了目的地。他們二人匆匆跳下了汽車，走進屋裏去。

這時候，他們才一齊檢視那一個鷄皮紙的文件袋。

然而，當文件由袋裏傾倒出來之後，二人登時呆住了！

擺在眼前，並非他們須要的東西。

他們焦急地，反覆看過了那些文件，也檢視過文件袋。

那紙袋的確沒有錯，編號正是：「三〇七」。

「這是怎麼一回事？」歐洲人疑惑地瞪住愛美。

「我也不知道。」愛美也感到萬分迷惑。「不過，這的確是編號三〇七的機密檔案。」

「三〇七編號雖然沒有錯，但是，會不會是那傢伙做了手脚？」

「你指畢基？」

「他是最可疑的人。」

「是的，柳田明一向做事很有規律，他不會輕易將一份機密文件的檔案編號更改。」愛美說，「編號的目的不過是爲了避免混誤，他沒有理由令到自己也弄得糊塗起來。」

歐洲人於是發出命令：「快些去把他找回來。我要親自審問他！」

愛美也感到面目無光。

她悻悻然離去。

假如這件事確是畢基做了手脚，那麼，她的確有點低估了這位浪子。

他救過她，也見過了他的身手確是不凡，所以在適當的時候，順勢將他用車儎走。

她曾一度以爲他只不過是一名會討好女人的花花公子。

後來却從枕邊細語中，知道了他不但有好武功，還有驚人身手。於是決定利用他。

她的「故事」說得非常感人。

她以爲他一定會相信，最少今天晚上他不但「依約而來」，還爲她效勞。

她以爲一切盡如她所料，眼看也做得十分之滿意。

雖然她的拍檔——那個歐洲人未免太狠心，竟然在「得手」後悄悄報了警，但人家却沒有落入警方之手。

歐洲人希望畢基做代罪羔羊，但愛美却不這樣想。

他對她多少總有過一點點「恩情」——別墅中的歡聚，至今難忘。

若非爲了「公事」，她眞希望再一次遇上了他。

現在她就要去找他。

不過，這一次她却帶了一支手槍——附有減聲器的手槍。

因此，這一次與上次的心情，可能完全不同了。即使她未必存心要傷害他，但誰也不知道以後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 × ×

愛美核對過地址，這就是畢基居住的地方了。

一條僻靜的街道，一幢高級洋樓之上，其中一個住宅單位。

時已深夜。

樓下入口處也有看更員。

但是，任何人只要說出找畢基的，必可順利通過。

何況愛美如此艷麗，看更員只有瞪住她的背影，發出會心的微笑。

她按電梯直上十九樓。

畢基就住在十九樓B座。

未按門鈴之前，她先打開手袋，將一支袖珍小手槍取出。

像這種有如「掌心雷」的小手槍，一般減聲器無法適用。

然而，愛美這一套自衞槍，却是特製的。

一切準備好了，她才伸手去按門鈴。

門角處傳出了人聲！

「誰？」

聲音透過咪高峯傳出門外的擴音器，多少總有些改變，所以聽起來也不大像是畢基的。

不過愛美還是答了：「畢基嗎？是我，開門吧，我是愛美。」

「門開了。」屋內人說，「你只要伸手推門就可以入來。」

愛美清楚聽到了「卡察」一聲，門果然自動開了。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曾國藩慧眼識英雄

清道光咸豐年間，曾國藩學辦團練，與太平天國奮戰，終於收復金陵，因此得首功，受封毅勇侯。

曾國藩最初建立湘軍時，需要人才，有的是經人推薦，有的是自願來投效，曾國藩必定召見面試，談話之後才決定是否要這人。

相傳有一次，曾國藩約了三個人次日在會客室等候被召見，過了正午很久，尚未被召，一人靜坐沉思，一人走來走去，一個人臉上十分生氣一付不耐煩的樣子。到了快傍晚時，曾氏派人告訴他們三個人，可以回家等候被用，不要見面了。這人心裏不懂何故，問他說：「三個人爲何不用召見，就被錄用？」曾國藩說：「此三人在屋內時，我已觀察過了，那個沉思的人，心情不暢，活得不久，但個性爲人却很穩重，來回踱步的，器度胆識不凡，剛强沉着，實在是不可多得之才，那個不耐煩的，英勇果敢，一定可敗敵，然而有點心急，成功之後可能會殉國，這三人都是軍中所需要的人才。」於是各別分配了他們的職責。後來經過事實證明，沉思的人是王某，年餘病發，功勞不顯揚。踱步的是彭玉麟，立軍功建水師，官至兵部尚書，人民皆誠服於他。不耐煩的是江忠源，勇敢好戰，常常建立軍功打勝仗，進官至安徽巡撫，立即在廬州三河鎮力戰殉國，追加封號爲忠烈。於是大家都佩服曾國藩的慧眼識人，確實不同凡響。

李夫人不見漢武帝

漢武帝後宮佳麗如雲，但是只有李夫人最得武帝的寵愛。紅顏薄命，花前月下的日子過不了多久，李夫人就被病魔纏上了，辭別官職，回鄉養病。

武帝對李夫人一往情深，久日不見，心裏十分想念，於是親往探候，李夫人不願武帝見到曾是心愛的梨花面，如今已灰白難看，於是用被褥蒙着臉謝絕武帝的柔情，她說：「妾身癱臥病榻已久，形容相貌都已毀損，見不得您了，希望您能將對妾的情感轉到我兄弟的身上。」漢武帝那肯，他說：「夫人哪！你病已篤，恐怕好不了了，我希望你能讓我見最後一面，再移愛到你兄弟身上，妳覺得這樣好嗎？」李夫人還是不肯，武帝又說：「只要讓我看一眼，我必多賜千金，也一定任你的兄弟高官，如何？」李夫人說：「我兄弟能不能任高官完全由帝一人決定，這與見不見妾身一面沒有關係！」武帝執意要見李夫人的面，李夫人索性別過頭去面向裏牆，痛哭流涕，再也不說話了，武帝知道難見一面了，於是掃興地走了。武帝走後，李夫人的姊妹淘們開始七嘴八舌議論紛紛，李夫人解釋說：「我之所以規避皇上給他見面的機會，主要的原因還不是希望藉皇上對我印象甚佳的時候，好重用我的兄弟嘛！像我們這些專門以美色討人歡心的人，一旦色衰，那就別想再受寵愛，如果一旦失寵，那麼就恩絕義斷。而今，皇上如果見到我面，一看終日夢魂牽縈的桃花面，如今竟成枯樹藤，一定會嫌惡地馬上回宮，另結新歡，到那時我那還有機會，利用皇上憐愛我的心理，趁機提拔我兄弟呢？」

不久，李夫人病死了，武帝對李夫人的印象，始終完好如初，所以十分追念，不但用皇后的大禮下葬，她又叫道士招李夫人的魂，並且還做一首詩來悼念李夫人，詩句是：「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是眞實？還是夢幻？我站起遙望，痴痴地等，你爲何老姍姍來遲？）」還作賦篇紀念她。李夫人的兄弟廣利、延年二人，果然得到武帝的鍾愛，分賜高官厚爵。

那是一套電動的自動門鎖，主人可以在離開數丈以外控制開關。

愛美難免感到有些吃驚，尤其是當門開了之後見不到畢基。

在此之前，她從未到過這裏。

這地址是她的拍檔交到她手裏的。

既然來了，她也只好硬住頭皮入內。

屋內燈光暗淡，顏色非常調和，令人置身其間，有一種溫柔的感覺。

地毡是草綠色的，天花板一片灰暗，有像夜空一樣。

仰望之下，但見繁星點點。愛美眞的懷疑自己走進了大自然的環境裏去。的確是別開生面的裝飾。

這裏沒有飾燈，連牆紙也是印滿了花草樹木的。

環顧四壁，右邊那幅牆壁之上，糊上了海灘景色的牆紙，但見白帆點點，海鷗飛翔，藍天碧海，綠水無波。

左邊一幅却是竹林野草，萬花競艷！

對住門口那一幅後牆，却是高山遠景，山腳下有野馬奔馳，氣勢十足。

這本來就是一個大客廳。

但是游目四顧，却見不到一張沙發。

中央有一大堆東西。

即使光綫如此朦朧，也可以見得到，那是一座龐大的綜合體。

四周是固定的不銹鋼外殼，圍在裏面的每一樣設備都是可以轉動的。

中間是一張大圓床，四周圍繞住的東西包括了酒吧，彩色電視機，立體聲音響設備，電腦卡式電話以及電視傳眞系統等等。

精密的控制按鈕，却裝置在大圓床之上，由躺在床上的人控制。

愛美闖了進來之後，彷彿劉姥姥走進了大觀園，看得目定口呆！

「對不起，這裏沒有舒適的沙發可以讓你坐下來。」

一個男子的聲音，自天花板上散發下來，但是愛美心裏明白，說話的人必然就在中央那張大圓床之上。

雖然四周的設備阻礙了她的視綫，但一切情形却不難想像得到。

因爲這裏面似乎除了那一大堆東西湊在一起之外，什麼也見不到。

愛美吶吶地說道：「我可是找錯了地方？」

「不！你沒有找錯。」

「這兒可是畢先生的寓所？」

「對啊！你找畢基，是不？」

「是的，他在那裏？」

「我就是了。」

話未說完，那座圓型的金屬物體裂開了二呎左右的裂口。

那是一度像「門」一樣的入口處。

假如沒有這入口處，整座金屬物體就有如一座小型堡壘一樣。

不過儘管如此，那座金屬物件並不太高，它只有四五呎左右，人站在外面，如果稍爲接近，仍然可以見到裏面的情形。

愛美站得較遠，因爲她不想對方見到她手中有槍。

從裂口望入去，隱約可以見到一個男子，和衣躺在圓床之上。

愛美一步步迫近，她一方面要確定眼前這人是否就是畢基。

另一方面，她的手槍太小，遠距離無法產生威力。

呆在圓床上的人突然大聲喝住她：「站住！」

她呆了一呆！

手槍仍握穩在她的手中，用手袋掩飾得很好。

她忽然發覺那男子可能不是畢基。

於是她問：「你是誰？」

「你不是找我麼？」

「不！你不是畢基。」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畢基？」

「因爲我見過他。」

「你的話，我有些懷疑。」

「你懷疑什麼？」

「因爲我發覺你從來就沒有到過這裏來。」

「這有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了。畢基是個什麼人，你可知道嗎？」

「我只知道他是個男人。」

「他是個著名的浪子，所有認識他的女人，都跟他上過床。」那人又說，「因此，所有他的女朋友，一定到過這裏，享受過這張圓床。」

「對不起，我不想跟你說下去了，我只想見見畢基。」

「你找他幹嗎？」

「有事。」

「什麼事？」

「我與他之間的事，你是第三者，最好還是少管閒事。」

「對不起，你不坦白說出來，我不會把他的行蹤告訴你。」那人忽然又冷冷地說：「何況，你手中還有槍——」

此語一出，愛美登時呆住了一陣。

這裏的光綫並不明亮，她不知道對方如何能知道她有槍。

「也好，反正你已經知道了。」她索性把掩飾住手槍的手袋移開，「我現在正式問你：畢基在那裏？」

「如果我不說呢？」那人依然動也不動的，躺在那裏。

「你不說，我會殺你。」

「殺人有罪的，殺了我，你也逃不了的。」

「我殺了你，也不會有人知道，我仍然可以從容逃去。」

「你不妨試一試，但我勸你先想清楚，否則你可能後悔。」

愛美心裏有氣，也實在想警誡對方，於是手指一緊，子彈直射過去！

那人慘叫一聲，在床上打滾！

愛美心中有數，知道他傷得不重，如果她的估計不錯，他極可能只是肩膊或手臂受了傷。

愛美正待走近細看，驀地感到脚下一滑，人也身不由主地，倒了下去。

「哈哈……」那人突然自圓床上躍起來，瞪住倒在地上的愛美大笑。

愛美知道他根本沒有受傷。

她想從綠色的草狀地毡上爬起來，手指却觸及一些灼熱的東西。

那是一枚子彈頭。

她終於看清楚了，那缺口鑲上了一塊

防彈玻璃。

她被人戲弄，心裏十分生氣。

她又想衝過去，足下却感到一再滑動，令她無法可以保持平衡。

終於她又一次的失去了重心，摔倒地上。

突然之間，有一些東西自天花板上直壓下來，令到愛美慌忙中身不由主地，舉起右手，想擋住那直壓下來的東西。

愛美的右手也就是握住一支小手槍的手。

那硬綳綳地壓向她頭頂的東西，只有直徑一英呎那麼大小。

那是一塊圓形的強力磁鐵。

愛美事前絕非想到它的吸力如此强大，小手槍迅速往上飛脫。她甚至可以清楚地聽到「錚」的一聲！

小手槍附在那圓形磁鐵之上，急急上升！

就在這刹那間，室內大放光明。

灰暗的夜空，頓然變成一片蔚藍色；星光亦已被陽光掩沒。

當然，這一切都是由人控制的。

由圓床跳出來的人，並非別人，他正是國際特警阿生。

阿生怎麼在畢基的住所裏出現？

原來阿生也是爲了找畢基而來。

畢基和他是好朋友，曾招呼過阿生到這裏參觀過。所以阿生知道這兒的一切秘密，尤其是對機械儀器方面，阿生絕非門外漢。

阿生較早時來到了這裏，但見不到畢基，他自己設法試行偷了入來。

阿生是個好勝又好奇的人，他要令到他的好朋友畢基驚奇一下。

果然，阿生就憑着他的記憶和機械常識，設法偷了入來。

只是令阿生感到有些意外的，就是他未等到畢基回來，却等到了這個持槍的女人。

要不是阿生事前了解這裏的巧妙機關，相信他早已受傷。

然而現在，愛美竟然變成了俘虜。

「你是什麼人？」愛美有點不服氣，瞪住阿生問道。

阿生笑了笑：「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你不是這裏的主人。」

「你也不是。我們都不是這裏的主人。但是——」阿生頓了頓，「你却有點不同，你帶了一支滅聲手槍到這兒來，顯然是意圖不軌。」

「那又與你何關？」

「當然與我大有關係，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阿生問。

「我從來都未見過你，怎麼知道你是誰？」

阿生眞想立即告訴她：他是一名國際特警。

但後來回心一想，却改口說道：「我是畢基的好朋友。你今番似乎是有備而來，既然你企圖殺死我的朋友，自然與我有關。」

「你是畢基的朋友，你可知道我是誰？」愛美忽然又反問阿生。

「我只知道你想殺畢基。」

「不！我不會殺死他的，他是我的愛人。」

「愛人？」阿生忍不住笑了起來：「據我所知，畢基並無愛人，只有情婦。」

「嗯！你——」愛美的粉頰紅了一陣，却無言以對。

阿生止住了笑聲，又一派正經地說：「把戲已經玩完了，現在我要正式問你：你是什麼人？到這兒幹什麼？」

「我早已說過了，我是畢基的愛人，到這兒來找畢基。」

「帶手槍來找他？算賬麼？」

「不，手槍不過爲了自衞。要不是你剛才如此對待我，我才不會開槍。」

「自衞？」阿生又是冷冷地一笑：「既是自衞，何必裝上滅聲器？」

「嗯——」愛美感到十分驚奇地，瞪住阿生。吶吶地說：「你怎麼知道手槍配上了滅聲器呢？」

阿生笑道：「我玩手槍的時候，你還不知在那裏。」

「好吧！」愛美嘆一口，裝成屈服了的樣子，「你先還槍給我，我會對你和盤托出。」

「你太聰明了，可惜我也不笨！」阿生道，「我的要求剛好與你相反：我要你先講，再還槍給你。」

「你想知道什麼？」

「你的眞正身份。」

「失竊的富家太太。」

「你丈夫是誰？」

「柳田明。」

「你就是柳夫人？哈哈……」阿生忽然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

「你以爲我是畢基麼？只有畢基那傻瓜才會上你的當。」

「你……」

「省回你的氣力吧！柳田明剛好我也認識，我知道他在這裏並無妻子。」

「我們只是同居的。」

「那麼，請你告訴我，柳先生現在何處好嗎？」

「嗯——」

阿生笑道：「像你這種女人，只配陪男人上床。我眞不明白，蘇聯人怎麼會看中了你。」

「你說什麼？」愛美忽然面色大變。

阿生却面色一沉道：「你應該對我回答道：柳先生剛去了外地旅行，但你竟然連說謊的藝術也沒有，如何做特務呢？小姐。」

愛美的面上又紅了一陣。

「奇怪，怎麼你不反問我呢？」阿生忽然又瞪住她。「你應該問我：喂，究竟你又是什麼人？竟然對這一切知得這麼清楚。」

「好吧！就當我問了你。」

「如果我說我是國際特警，你相信嗎？」阿生說。

「國際特警？」愛美迷惑地瞪住阿生，說不下去。

「你替蘇聯KGB特務工作是不？」

「……」愛美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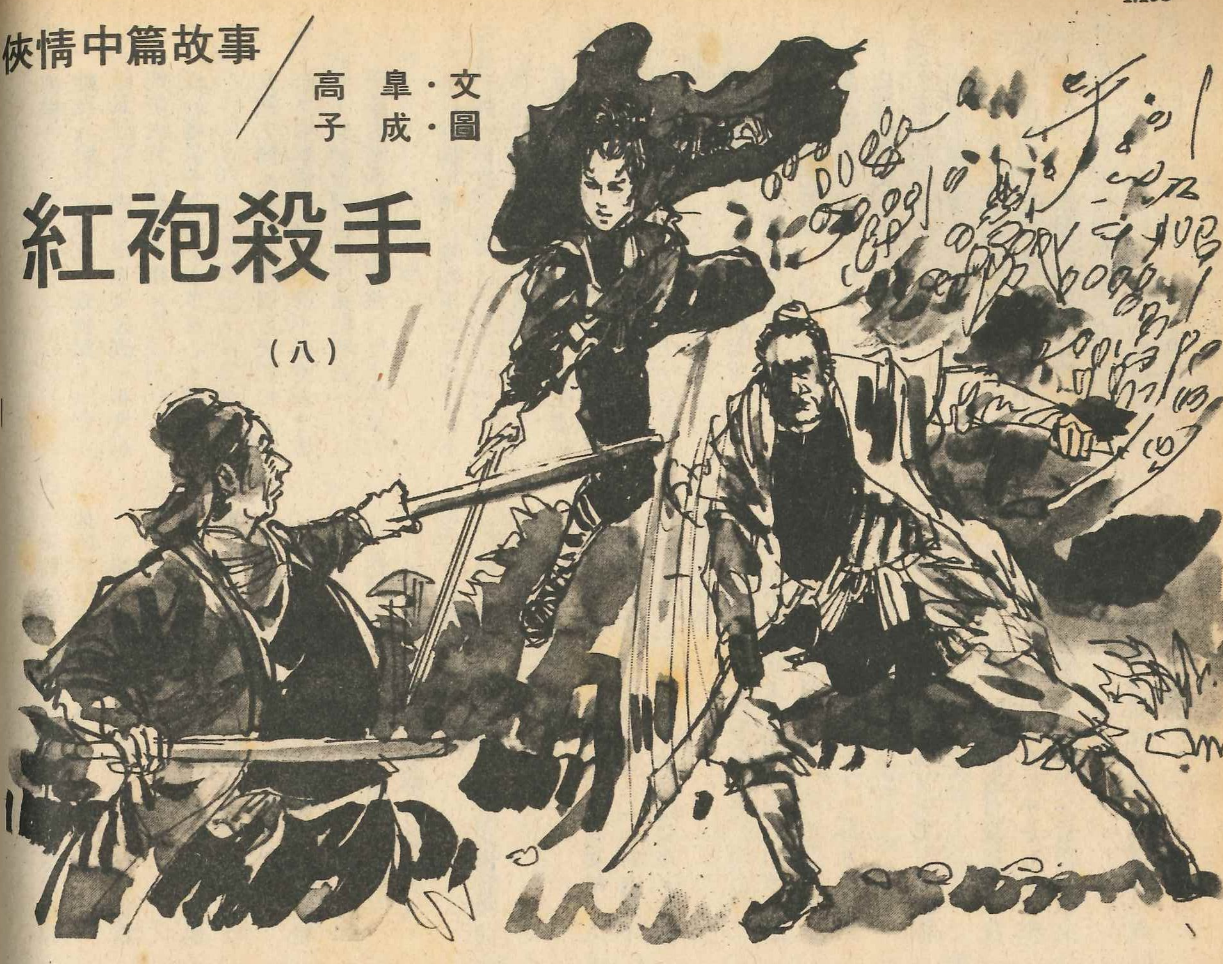
阿生又說：「那麼，他們應該告訴你，國際特警組織的存在。」（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紅袍殺手

（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紅姑與諸葛婷夜探靚妝堂，然後分道搜尋藍也白。諸葛婷逐房去找，聽到一陣笑聲，她循聲走過去房內一望，竟發現藍也白正與一少女在飲酒作樂，不禁妒火中燒，便破門而入，藍也白一見，一愣後，竟擁她入懷，繼而求歡，諸葛婷突然驚覺，迅即點了他的死穴，原來是金陵公子喬裝藍也白。諸葛婷繼續向前搜尋，發現蕭紅姑與公孫琪兒在一房內正爭持中，由於公孫琪兒站在藍也白身後，手壓他的百會穴，因此蕭紅姑不敢輕舉妄動……

師兄妹北上　夜探保皇帮

事實上蕭紅姑與白眉大師是由另一樓門上來，他們解決了幾名警衞，然後展開搶救藍也白的行動。

蕭紅姑急燥了一點，她與白眉大師雖是制住三名丫環，但公孫琪兒的手掌巳蓋上藍也白的頭頂。

現在雨過天青，他們終於救下了藍也白，當諸葛婷激動的奔向藍也白之時，蕭紅姑與白眉大師也悄悄的退出房外。

諸葛婷沒有注意這些，積鬱巳久的痛苦需要發洩，縱然有人在此，她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大哥！我找得你好苦……」

「不要哭，妹子，我也日夜的在思念妳，總算皇天有限，咱們得以重逢。」

「是的，大哥，不過讓你吃了這麼多的苦，小妹實在不安。」

「這不能怪妳，妹子，此非善地，妳快替我解開穴道，咱們離開此地再慢慢的聊。」

「是，大哥。」

藍也白的穴道也無法一拍即開，必須外力協助才行，他們費了將近頓飯時間，總算恢復正常了。

他忽然反臂一撈，將諸葛婷摟了過來，火辣辣的雙唇同時印了上去。

良久，諸葛婷無限嬌羞的白他一眼道：「你還是這樣？」

藍也白長長一吁道：「可要鼈死我了，妹子，咱們不談這些，先離開這鬼地方再說。」

諸葛婷道：「不要急嘛，有些事咱們還得跟師姊商量商量。」

此時蕭紅姑巳跨進房中，道：「商量什麼？師妹。」

諸葛婷道：「後面那些臉譜，要不要將它毀去？」

蕭紅姑道：「當然要毀掉，不過我還有事要問問這幾個丫頭。」

她適才與白眉大師制住的三名婢女原是躺在地上的，她先封閉她們的穴道，再解開她們的穴道，讓她們立起身來。

她問其中一名婢女道：「妳叫什麼名字？」

那婢女道：「小婢名叫芸兒。」

蕭紅姑道：「白眉大師的聲音容貌可以復原麼？」

芸兒道：「這個小婢不知道，要問冰冰姊姊。」

蕭紅姑道：「誰是冰冰？」

另一名婢女道：「小婢名叫冰冰。」

蕭紅姑見這位名叫冰冰的婢女雖是荊釵布裙，長像却十分清秀，因而和聲詢問道：「我適才說的妳聽到了？」

冰冰道：「聽到了，白眉大師的容貌復原容易，聲音復原可能需要百日。」

蕭紅姑道：「哦，妳說說其中的道理聽聽。」

冰冰道：「咱們易容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永久，一種是暫時的，永久的是先做成臉譜，再以藥物與某一人的面部粘合，待面部與臉譜生長在一起，就成爲永久的了。」

蕭紅姑道：「那暫時的呢？」

冰冰道：「暫時的只是將調製的藥物塗於面部，經過藥水洗滌，就立即可以復原。」

蕭紅姑道：「原來如此，白眉大師必然是暫時的了，但聲音復原，爲何需要百日？」

冰冰道：「白眉大師面部易容的確是暫時的一種，用藥水洗滌較爲容易，只是聲帶復原較爲困難，可能要服藥百日才能見效。」

蕭紅姑道：「姑娘能助咱們一臂之力麼？」

冰冰道：「小婢理應効勞。」

她立即找出藥物，請進在門外戒備的白眉大師，一經洗滌，果然立復舊觀。

然後交給白眉大師兩百粒丸藥，叫他每日早晚含一粒在口中，直到丸藥化完爲止。

白眉大師喧聲佛號，道：「多謝女施主。」

冰冰道：「舉手之勞罷了，大師無須客套。」

諸葛婷道：「冰冰姑娘！我有一件事向妳請教。」

冰冰道：「請教不敢當，姑娘有話請吩咐。」

諸葛婷道：「經你們靚妝堂易容的有多少人？」

冰冰道：「靚妝堂成立不久，藥物配置也頗爲不易，除了做成不少臉譜，眞正易容的只有藍少俠父子，及白眉大師幾人而巳。」

藍也白愕然道：「什麼？我爹也被你們易容了？」

冰冰道：「易容扮作令尊的，是青城掌門尤三相，他是使用臉譜，屬於永久易容。」

藍也白道：「我爹呢？你們將我爹怎樣了？」

冰冰道：「這個小婢就不知道了。」

藍也白道：「姑娘是否知道藍家堡滅門之事？」

冰冰道：「只是聽到傳聞，內情毫無所知。」

諸葛婷道：「保皇帮的帮主，究竟是誰？」

冰冰道：「姑娘問錯人了，小婢只是一個下人，如非公孫堂主要小婢充作易容的副手，連這些只怕也不會明白。」

諸葛婷道：「你們爲什麼用兩個人扮作藍少俠？」

冰冰道：「藍少俠氣質超人，假冒十分不易，咱們最先是改扮金陵公子，但他舉止過於輕佻，才又用馬豪重新改扮。」

諸葛婷道：「馬豪不是洗劍莊東方英武的大弟子麼？」

冰冰道：「不錯，正是此人。」

諸葛婷道：「馬豪現在何處？」

冰冰道：「被秦大爺帶走，現在何處小婢就不知道了。」

諸葛婷道：「那一個秦大爺？」

冰冰道：「四眼蟾蜍秦虎，他是咱們堂主的丈夫，此人功力極高，姑娘殺了他的妻子，往後可得多加幾分注意。」

諸葛婷道：「多謝姑娘關照，我會當心的，哦，此地還有什麼高人？咱們待會出谷不會有困難吧？」

冰冰道：「咱們守衞的重兵放在谷口，由秦大爺門下四豹負責，秦門四豹雖然算不了什麼絕頂高人，但在當代武林之中，却也名列高手之林。」

諸葛婷道：「就只這些？」

冰冰道：「姑娘也許不在乎秦門四豹，但毒沙大陣再配上淬過劇毒的連珠弩箭，你們就寸步難行了。」

她忽然又啊了一聲道：「這我就不懂了，兩位姑娘是怎樣進來的？」

蕭紅姑微微一笑道：「谷後有一座土山，做了咱們的接力，只可惜能下不能上，出谷之事還要請姑娘多多帮忙。」

冰冰道：「可以，不過小婢有兩點要求。」

蕭紅姑道：「姑娘請說。」

冰冰道：「我這兩位妹子是可憐人，希望姑娘不要難爲她們。」

蕭紅姑道：「只要咱們出得谷口，我立即解開她們的穴道。」

冰冰道：「本帮帮規嚴厲，小婢如是帮助各位出谷，就成爲本帮的叛徒了，請問姑娘將如何安置小婢？」

蕭紅姑略作沉吟道：「妳願意跟着咱們麼？」

冰冰襝衽一禮道：「小婢冰冰參見兩位姑娘。」

蕭紅姑道：「不必多禮，現在距天亮不遠了，咱們毀掉那些臉譜立即上路。」

冰冰道：「姑娘！小婢還有一點點淺見。」

蕭紅姑道：「妳說。」

冰冰道：「小婢對易容之術巳略窺門竅，爲了出谷方便，想替兩位姑娘改扮一下。」

蕭紅姑道：「好的。」

片刻之後，她將蕭紅姑扮作公孫琪兒，諸葛婷改作芸兒，藍也白不必改扮，白眉大師戴上一頂草帽就行了。

然後解開芸兒等兩位婢女的武功，却點上她們的暈穴，待一個時辰之後，暈穴會自動解開。

對靚妝堂的破壞，她們做得十分澈底，縱使公孫琪兒復生，短期內也很難恢復舊觀了。

他們在黎明之時出谷，晌午時分已趕到灊山縣城，在此地又是打了一個尖，然後向湖北省境的黃梅趕去。

他們一路緊趕，幾乎馬不停蹄，藍也白忍不住詢問道：「蕭姑娘！妳要將我帶往何處？」

蕭紅姑道：「去見我娘。」

藍也白道：「我是應該拜見她老人家，不過我想稍假時日。」

蕭紅姑道：「爲什麼？」

藍也白道：「聽說保皇帮的總壇設在保定，我想到那裏瞧瞧。」

蕭紅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你千萬不能前往！」

藍也白道：「姑娘是怕我人單勢孤，會遭到他們的毒手？這不要緊，只要請冰冰姑娘替我改扮一下，就不會有人認出我來了。」

蕭紅姑道：「就算這樣還是不行，我問你，你去保定目的何在？」

藍也白道：「查問我爹娘的下落。」

蕭紅姑道：「向誰去查？」

藍也白道：「自然去找尤三相了，他冒充我爹，必然知道我爹的下落生死。」

蕭紅姑道：「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令尊雖是名滿江湖，尤三相也是一派之尊，要他心甘情願的冒充令尊，他必然不會願意，那麼他多半是被迫的，也不一定知道令尊的下落。」

藍也白一怔道：「這個……」

蕭紅姑道：「還有，公孫琪兒的易容之術十分高明，如果那尤三相的音容笑貌維妙維肖，與令尊一般無二，他又自承就是令尊，那時你該怎麼辦？」

藍也白道：「這……」

蕭紅姑道：「聽我的話，先去跟我娘學習武功，然後咱們一道去找尤三相，並且由咱們姊妹出面，你就不會因感情衝激而自亂步驟了。」

藍也白道：「姑娘此言雖是有理，但學習武功必須遷延時日，在下實在無法忍耐下去。」

蕭紅姑道：「你大可放心，不會太久的。」

藍也白以懷疑的語氣道：「哦……」

蕭紅姑道：「我沒有騙你，聽我娘說你已習會飛羽七殺的入門工夫，只要替你打通生死玄關，再閉關百日，就可大功告成。」

藍也白愕然道：「姑娘說在下所習飛羽七殺只是入門工夫？」

蕭紅姑道：「不錯，我爹將飛羽七殺秘笈正册交我娘保管，副册就放在他的身邊，爹要于叔叔代覓傳人，也不過先學入門工夫而已，要學得該項曠代奇學，必須經我娘考查認可才能傳授。」

藍也白道：「想不到其中還有這麼多的曲折，那麼殺手世家那般人所習，只是入門工夫而已。」

蕭紅姑道：「不錯，不過飛羽七殺工夫曠絕古今，縱然是入門工夫，也足以叱吒江湖。」

藍也白道：「原來如此，令堂現在何處？」

蕭紅姑道：「就在黃梅縣，咱們明天就可以趕到了。」

藍也白無可奈何，只得跟着蕭紅姑趕往黃梅，次日傍晚，在一座尼庵之內見到了房京娘。

「晚輩藍也白參見前輩。」

「少俠不必多禮，你們連日跋涉必然辛苦了，今晚好好的歇歇，咱們明天再做長談。」

房京娘左右雙婢之一的凌姑向蕭紅姑微微一笑道：「小姐！外面已經擺好飯菜了。」

蕭紅姑道：「好的，娘，咱們一起吃吧。」

房京娘搖手道：「我吃過了，你們去吧。」

冰冰在外間侍候他們，吃過晚餐，凌姑再帶他們在尼庵一側的茅屋之中歇息，藍也白獨自一間，蕭紅姑與諸葛婷同住一房。

翌晨早餐之後，房京娘對藍也白道：「少俠能够於無意中習得飛羽七殺的入門工夫，可見與本門有緣，你願不願意拜在先夫的名下？」

藍也白道：「晚輩願意。」

房京娘道：「好，凌姑，快準備老爺的牌位。」

凌姑應了一聲，立即準備殺手世家先門主蕭百煉的牌位，擧行拜師之禮，然後房京娘代夫傳藝，使飛羽絕學後繼有人。

她費了兩日時間，爲藍也白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然後傳以飛羽絕學，要他閉關百日，以完成此項曠代絕藝。

當大功告成之際，房京娘親爲藍也白啓關，蕭紅姑，諸葛婷，左右雙婢，冰冰等人都在門外迎候。

藍也白跨出房門，首先向房京娘拜倒下去，道：「弟子拜謝師娘成全。」

房京娘見他神瑩內蘊，英華逼人，知道殺手世家終於獲得一個承先啓後，光大門楣的傳人，在欣喜之下，她的眼淚終於不住流了下來。

「起來吧，孩子，但願你不要辜負你師父的在天之靈……」

「弟子將竭盡所能，決不敢辜負恩師及師娘的教誨。」

「好，好……」

蕭紅姑諸葛婷也熱淚盈眶，奔上前去一左一右將他扶了起來。

「恭喜你啦，師哥。」

「謝謝兩位師妹，走，陪我到師父靈前一拜。」

「好的。」

拜靈之後，冰冰前來招呼道：「公子，瞧你瘦多了，小婢替你準備了吃的，快請吧。」

蕭紅姑娘哈哈一笑道：「好一個多情的丫頭，妳只請公子麼？」

冰冰面色一紅道：「小婢失禮，大小姐二小姐請。」

藍也白的確有些餓了，由兩位師妹陪着飽餐了一頓，飯後冰冰送上香茗，他們對今後再入江湖，作了一番計劃。

蕭紅姑道：「師哥，你是否即日前往保定？」

藍也白道：「小兄想明天上路，師妹認爲怎樣？」

蕭紅姑道：「咱們自然跟你走了，娘

要我告訴你，咱們的紅巾殺手已全部集中在此地，由你全權指揮。」

藍也白一怔道：「這個……小兄怎麼承担得起？」

蕭紅娘道：「師哥，你這話就說錯了，你是咱們一門孤寡之中惟一的男子，爲師復仇，光大門楣，你有不可旁貸的職責，怎能說你承担不起？」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師妹責備的是，不過小兄之意……」

蕭紅姑嫣然一笑道：「我明白，你是不好意思指揮她們，其實你不必顧慮這些，老實告訴你吧，今後你就是殺手世家的主人，及忠義堂的堂主了，本門除了娘及麻姑凌姑，我姊妹也得聽從你的命令。」

藍也白錯愕半晌，終於慨然道：「經師妹如此一說，小兄只得當仁不讓了。」

諸葛婷道：「本來就是這樣的，哦，師哥，明天你想帶多少人去？吩咐一下咱們也好有個準備。」

藍也白道：「保定是保皇帮的總壇所在，該帮網羅天下黑白兩道的高手，當得是一個龍潭虎穴，而且他們跟官府早有勾結，眼綫自然十分之多，只要有一個生人入境，必難逃過他們的耳目，所以此等地方，人去多了反而不宜。」

諸葛婷道：「你該不是想你一個人去吧？」

藍也白道：「小兄正是此意。」

諸葛婷櫻唇一噘道：「你想的倒美，撇下咱們好自由自在的，哼，休想！」

蕭紅姑道：「師哥：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想想看，咱們姊妹能安心讓你一個人去涉險麼？」

藍也白沉吟半晌，道：「依師妹之意呢？」

蕭紅姑道：「咱們三人帶着冰冰進保定城，易星星率領紅巾殺手在城外接應，這是一件大事，咱們決不能掉以輕心。」

藍也白苦澀的一笑道：「看來我只好聽妳的了。」

蕭紅姑道：「不，咱們姊妹只是向你提出意見，如果同意你就發號司令吧。」

藍也白道：「那就請師妹去告訴易星星，咱們於明日辰初出發。」

蕭紅姑道：「好的，我這就去。」

藍也白道：「慢點，師妹，此事關係重大，待小兄先禀明師娘再說。」

蕭紅姑道：「不必，娘已經帶着麻姑凌姑走了。」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她老人家去了何處？」

蕭紅姑道：「不知道，娘沒有說。」

諸葛婷道：「說不定她老人家也去了保定，咱們倒是遲誤不得。」

蕭紅姑道：「咱們明早上道不會誤事的，妳收拾一下行囊，我去知會易星星一下。」

諸葛婷道：「好的。」

翌晨，冰冰替藍也白的師兄妹易了容，將他們扮成三十出頭的中年遊客，她自己也扮成一個年老的僕婦。

他們向西北走，經廣濟，浠水，向河南省境的信陽奔去。

這天傍晚他們到達廣水，冰冰瞧了一下天色，道：「公子，除了此地只有幾十里外的武勝關才有宿處，今晚咱們只好歇在這兒了。」

藍也白道：「好吧，前面有一家客棧，咱們去瞧瞧。」

這家客棧名叫「李家老棧」，房間多，招待好，在廣水鎮上，確是首屈一指的老字號。

藍也白等先訂好房間，再到食堂中進食，寬大的食堂已有不少客人，李家老棧的生意眞還不錯。

相隣不遠的三張食桌，坐的都是保鏢的，這倒引起了蕭紅姑諸葛婷的注意。

不過他們的鏢旗上綉的是一柄金劍，以及「金劍」兩個紅字。

還好，這批人不是保皇鏢局的，否則蕭紅姑姊妹必然放他們不過。

她們不再理會那些保鏢的，冰冰却向諸葛婷悄悄的道：「二小姐，那個年約六旬，身着灰衣的鏢師妳可相識？」

諸葛婷道：「沒有見過。」

冰冰道：「他是改扮過的，如果他以本來面目相見，二小姐多半能够認識。」

諸葛婷道：「哦，妳可認出他是誰來了？」

冰冰道：「他可能就是丐帮三老之一的一片雲樂山。」

諸葛婷啊了一聲道：「會是他？嗯，身材的確有些相似，但面貌決不相同，妳只怕弄錯了。」

冰冰微微一笑道：「二小姐不是天天爲找不到丐帮門下不安麼？何不向他試試問看。」

諸葛婷道：「無端找人尋釁，可不是鬧着玩的！」

冰冰道：「這有什麼要緊，弄錯了頂多道歉了事。」

藍也白道：「使不得，丐帮三大長老，身份何等崇高，如果他當眞是一片雲樂山所改扮，必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咱們如若揭穿眞相，說不定會壞了他的大事，還有：……」

諸葛婷道：「還有什麼？」

藍也白道：「那邊兩個短衣漢子，賊頭賊腦的多半不是好人，他們時時斜着眼看鏢局的人，可能在打什麼鬼主意，咱們何不冷眼旁觀，先瞧瞧再說。」

蕭紅姑道：「有道理，鏢隊今晚歇在此地，必然要在明天過武勝關，說不定明天就會有事，咱們不必操之過急。」

諸葛婷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晚餐之後他們就分別回房歇息。

他們要的是兩個客房，藍也白獨佔一間，蕭紅姑諸葛婷及冰冰共佔一間。

客房相隣，聲息可通，藍也白輾轉反側的聲音，她們也聽得十分明白。

蕭紅姑忽然對諸葛婷道：「師妹，我看師哥這幾天的神情有些不對！」

諸葛婷吁了一聲道：「是的。」

蕭紅姑道：「妳必然知道其中的秘密，快給我從實招來。」

諸葛婷道：「這個……」

蕭紅姑道：「怎麼，還將我當作外人麼？」

諸葛婷道：「師姊不要誤會，小妹怎敢將妳當作外人，只不過……」

蕭紅姑道：「不過怎樣？快說嘛。」

諸葛婷道：「要我說可以，妳先要回答我一個問題。」

蕭紅姑道：「好，什麼問題？」

諸葛婷道：「師父準備將殺手世家及忠義堂都交給師哥主持，並要咱們聽他的指揮，那麼師父是不是要將妳嫁給他？」

蕭紅姑估不到諸葛婷會有此一問，不由吶吶道：「這個……」

諸葛婷哼了一聲道：「怎麼，不肯回答？」

蕭紅姑略作沉吟道：「妳不要使刁，娘沒有明說，叫我如何回答？」

諸葛婷道：「那妳呢？有沒有嫁給他的打算？」

蕭紅姑道：「這個……」

諸葛婷道：「又是不便回答？」

蕭紅姑道：「不要逼我，師妹，咱們情勝同胞，我的心意妳應該明瞭。」

諸葛婷道：「師姊，我不是逼妳，因爲他已舊疾復發，妳必須明白回答，我才能有所決定。」

蕭紅姑道：「舊疾復發？他有什麼病呀？」

諸葛婷道：「妳必須表明態度我才能告訴妳。」

蕭紅姑遲疑半晌，終於輕輕道：「是的。」

諸葛婷道：「好，妳快過去，他正需要妳。」

蕭紅姑面色一紅道：「妳胡說些什麼？妳爲什麼不過去？」

諸葛婷幽幽一嘆道：「我沒有胡說，他的確需要咱們。」

接着她將在程家堡中人暗算，以及在沙漠中發生的往事，向蕭紅姑說了出來，雖然她說得有些含蓄，蕭紅姑却羞得連耳根帶脖子也是一片嬌紅。

最後諸葛婷一吁道：「師姊，他邪火燒心，咱們如果不替他解決，可能會發生嚴重的後果！」

蕭紅姑道：「妳過去吧，我……我……害怕。」

諸葛婷道：「師姊，妳旣然願意嫁給他，此種事是不可避免的，何況……」

蕭紅姑道：「那……妳先過去，我待會再來。」

諸葛婷道：「好吧。」

諸葛婷過去了，最後她還是將蕭紅姑也拉了過去，現在藍也白不只是問題獲得解決，而且左擁右抱，享盡了齊人之福。

翌晨他們由廣水出發，金劍鏢局比他們早走了半個時辰，他們不敢耽擱，快馬加鞭的向武勝關趕去。

日色只不過剛剛偏西，武勝關已遙遙在望，但一片喊殺之聲，却也隨風傳了過來。

諸葛婷道：「師哥，果然被你猜中了，樂叔叔他們人手不多，咱們得趕緊一點去。」

蕭紅姑眉峯一皺道：「你們先去，我隨後就來。」

諸葛婷白了藍也白一眼，道：「都是你，你可要好好照顧師姊，我先去前面瞧瞧。」

待她與冰冰去遠，藍也白才以歉咎的口吻道：「對不起，師妹妳不要緊吧？」

蕭紅姑撇撇嘴道：「你們男人只顧自己，那管別人的死活，哼！」

她畢竟是豪放的，話音一落，忽然向坐騎揮了一鞭，放開轡頭，向諸葛婷的身後急馳而去。

武勝關屬於桐柏山脈，是豫鄂二省的分界嶺。

雄關巍峨，上接霄漢，有人在這兒一堵，金劍鏢局自然寸步難行了。

何況刦鏢的首腦是毒蠍子尤剛，此人名登魔榜，是黑道中拔尖兒的人物，聽說他已被保皇帮所網羅，想不到他又幹起黑道的買賣來了。

金劍鏢局的鏢隊，不過十五六人，刦鏢的竟有四十幾名之多，在人數上他們已落了下風。

而且除了毒蠍子尤剛，這四十餘名強徒，幾乎全是黑道高手，因而雙方一經接觸，金劍鏢局就已傷亡慘重。待諸葛婷趕到，他們只剩下九個人還在苦苦的支撑而已。

諸葛婷還在三丈之外，就已甩鐙飄身，向門場撲了過去，來勢之急宛如電掣星馳一般。

刦鏢者早已發現了她們，却未想到她們敢於伸手管這檔子閒事。

更未想到諸葛婷居然是一位煞星，長劍凌空一揮，三名首當其衝的黑道高手就一起了賬。

毒蠍子尤剛大吃一驚，撤下鏢隊，縱身攔住諸葛婷道：「喂，妳做什麼？咱們了斷私人過節，妳敢插手管咱們的事？」

諸葛婷哼了一聲道：「私人過節？刦鏢殺人也算了斷私人過節？」

毒蠍子尤剛道：「不管怎樣，此事跟妳無關總不會錯吧？妳快走，老夫念妳無知放妳一馬，妳如是不知好歹，嘿嘿！」

諸葛婷道：「你說對了，姑奶奶就是有點不知好歹，此事我旣已插手，就非管到底不可。」

毒蠍子尤剛面色一變道：「老夫並非畏懼妳的武功，只是不願多造殺孽而已，妳知道老夫是誰？」

諸葛婷道：「閣下是那個山頭的大王？說說看。」

毒蠍子尤剛道：「江湖朋友稱老夫爲毒蠍子，妳必然有個耳聞吧？」

諸葛婷道：「原來閣下就是名登魔榜的毒蠍子尤剛？這可叫我有點不解了，毒蠍子雖然不是什麼好東西，至少不會攔路剪逕，莫非你是冒充的？」

毒蠍子尤剛道：「我說過，咱們是了斷私人過節，希望妳不要多管閒事！」

諸葛婷冷冷道：「那可不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你們依多爲勝，我如何能夠不管？」

毒蠍子尤剛道：「好吧，妳旣然找死，老夫成全妳就是。」

此人能夠名登魔榜，自然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物，他原先瞧到諸葛婷功力極高，希望叫她知難而退，以免結下一個强敵，旣然勸說無效，他就不想讓她活着離開此地。

於是他一拳搗出，狂飆急湧，在手臂伸得筆直之際，他的五指一迸，掌心之內竟然湧出一股暗勁。

諸葛婷知道毒蠍子不好惹，却想不到他會拳中套掌，使出如此怪異的招式。

而且，他掌心湧出的暗勁，還帶着一股辛辣之味，那是天蠍毒粉，只要沾上一點，除了他的獨門解藥，是神仙也救她不活。

這是他的成名絕活，毒蠍子的大名就是這樣得來的。

所幸諸葛婷在他拳風搗來之時就已避開，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毒蠍子一拳無功，他必須再向豹皮囊中去抓毒粉，諸葛婷瞧出了他的玩藝，怎能讓他如願？

一聲嬌叱，她已連續劈出五劍，劍光像一片漁網，將毒蠍子裹得風雨不透。

不過毒蠍子的功力的確驚人，他不必使用天蠍毒粉，單憑那重如山嶽的拳風，諸葛婷一時之間還對他無可奈何。

只是毒蠍子被諸葛婷這一纏鬥，他的帮下可就慘了，藍也白與蕭紅姑辣手頻施只要一招揮出，必然有一具屍體倒下去。

冰冰與鏢隊剩下的九人，跟着追奔逐北，專門向那些想溜走的賊人下手，只不過片刻之間，除了一個毒蠍子，數十名黑道高手已無一倖存。

此時藍也白成爲觀戰者了，他見諸葛婷久戰毒蠍子不下，忽然左臂一挺，一指點了出去。

嗤的一聲輕響，毒蠍子應指倒了下去，搏鬥結束了，武勝關前却已慘不忍覩。

那名年約六旬，身着灰衣的鏢師向藍也白雙拳一抱道：「老朽樂山，多謝大俠援救之德，請問大俠的尊號怎樣稱呼？」

諸葛婷大喜道：「你果然是樂叔叔，我爹呢？」

樂山愣然道：「夫人是誰？咱們好像沒有見過。」

諸葛婷道：「樂叔叔，我是諸葛婷呀，咱們跟你一樣，全是易過容的。」

樂山啊了一聲道：「妳是婷侄女？這位莫非……」

諸葛婷道：「他就是被爹出賣的藍也白，你們犧牲了他就該好過了，爲什麼還要躲起來？」

樂山面現愧色道：「當時因爲形勢所迫，以致做出對不起藍少俠的勾當，事後帮主不願爲虎作倀，才下令解散丐帮，並嚴令本帮任何一個弟子不得屈身事敵，咱們幾個老不死的只好躲起來了，事出無奈，尚望少俠多多諒解。」

藍也白淡淡道：「事情已經過去，樂前輩就不必提了。」

諸葛婷道：「我爹呢？他躲到那兒去了？」

樂山道：「妳爹帶着妳幾位師兄住在大同府鄉下，老朽跟妳吳叔叔在大同金劍鏢局，因爲局主是妳爹的記名弟子，咱們不得不帮他撑撑場面。」

諸葛婷撇撇嘴道：「爲了貪生怕死，不惜解散丐帮躲了起來，旣然如此，爲什麼又要替一個記名弟子去充場面？」

一片雲樂山道：「帮主是爲人情所迫，不得不叫咱們去帮他一手。」

蕭紅姑道：「丐帮一帮之主，原來只貪視一些小恩小惠，勿怪天下第一大帮會落得這般下場，實在令人惋惜！」

一片雲樂山面色一變道：「妳是誰？竟敢侮辱本帮帮主！」

諸葛婷冷冷道：「她是我的師姊蕭紅姑，怎麼，你們能做，還能禁止別人不說麼？」

一片雲樂山一怔道：「妳是怎麼啦？婷侄女，胳膀只有向內彎的，妳倒帮起外人來了！」

諸葛婷道：「天下顚撲不破的只有一個理字，咱們以俠義道自居，就不能忽視這個理字，侄女帮的是理，並不是在帮外人。」

蕭紅姑道：「保皇帮橫行江湖，眞箇是惡跡如山，天怒人怨，只要是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誓與這般惡魔週旋到底，丐帮擁有龐大的人力，竟然悄聲匿跡，閉門自保，此等行爲，豈不叫人失望！」

諸葛婷道：「自保？哼，如非遇上咱們，我不知道樂叔叔如何保法？」

樂山道：「婷侄女是說毒蠍子尤剛是保皇帮派他來的？」

諸葛婷道：「這很簡單，毒蠍子沒有死，咱們可以叫他現身說法。」

冰冰道：「待小婢將他提來。」

她抓着毒蠍子的衣領，將他拖了過來，藍也白點出兩指先廢了他的武功，然後拍出一掌，解開他的穴道。

毒蠍子尤剛是名登魔榜的絕世魔頭，威名之盛，縱然是當今一派掌門，也不敢對他稍有不敬，現在居然被人廢去武功，豈不是一件聳人聽聞的天大怪事？

因此，當他立起身形之時，他還有些不信。

「小子！你敢廢掉我的武功？」

「哦，對不起，我忘記你是魔榜中的魔頭了。」

「哼，你的胆量夠大，可惜你得罪了老夫，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當眞麼？我倒是有些不信。」

藍也白不信，在場的也沒有一個人相信。

但毒蠍子尤剛却舉起掌來，呼的一聲，一掌向藍也白拍了出去。

藍也白身負絕代武功，縱然是當代武林的一流高手，這一掌也不會對他發生何等作用，毒蠍子尤剛武功已失，就是讓他一掌拍在身上，想來比抓癢重不了多少。

因而藍也白毫未在意，也沒有運功戒備及閃避的念頭。

但諸葛婷却發出一聲驚呼：「快閃開，他撒的是天蠍毒粉！」

他撒的的確是天蠍毒粉，正向着藍也白迎面撒出。

他適才裝瘋賣傻，只不過想分散人們的注意，其實他早已暗中抓了一把天蠍毒粉在手中，想找機會討回一點本錢。

可惜他沒有瞞過諸葛婷，不只是藍也白在千鈞一髮之際閃開了，而且諸葛婷還回敬了他一記掌力。

這一掌已經可以奪去他的老命，而且掌風還將天蠍毒粉原封送回。

他沒有閃避的能力，只能照單全收，在一聲悶哼之中他滾倒下去，毒蠍子中了天蠍毒粉，閻王殿中還是要收他這位客人的。

藍也白向那張被毒粉侵蝕後的醜惡面

頗瞥了一眼，扭頭對諸葛婷道：「謝謝妳，妹子，差一點我就中了他的計算了！」

諸葛婷道：「人心是如此險惡，今後你可不能這麼大意！」

藍也白道：「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我不會再這麼大意的。」

諸葛婷道：「咱們原是要毒蠍子給樂叔叔一個證明的，現在……」

一片雲樂山道：「不必要他證明，我相信你們說的都是實話，待老朽將鏢貨送達開封後，當立即趕回大同，勸妳爹召集舊部，重振旗鼓，爲江湖同道上盡一點心力。」

諸葛婷道：「多謝樂叔叔，不過此去開封路程不近，途中難免不發生意外，樂叔叔可有什麼打算？」

一片雲樂山吁了一聲道：「我還能有什麼打算，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藍也白道：「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天，咱們反正是順路，乾脆就跟着樂前輩走一趟開封吧。」

一片雲樂山道：「爲老朽的事讓各位涉險，叫老朽怎能心安！」

蕭紅姑道：「咱們天天都在涉險，樂前輩不必顧慮這些，現在咱們最好將塲中屍體清理一下，以免惹來更多的麻煩。」

一片雲樂山道：「蕭姑娘說的是，咱們動手吧。」

他們一起動手，將那些屍體埋了起來，然後押着鏢車，翻越武勝關，逕向信陽奔去。

由信陽一路北上，倒也沒有發生什麼意外，這天到達了許昌，麻煩就找上門來了。

許昌在河南中部，由此地往東北走，經鄢陵，尉氏，就是開封了。

鏢隊剛剛落了店，三名身着公服的大漢忽然向鏢隊走了過來。

其中一人向一片雲樂山道：「你們是金劍鏢局的？」

一片雲樂山答道：「嗯！不錯，閣下是……」

那人道：「兄弟張虎，是本縣的捕頭，你們的鏢隊由誰負責？」

一片雲樂山道：「老朽樂山，是金劍鏢局的鏢頭，不知張大人有何見教？」

張虎道：「有人告到本縣，說你們在武勝關前搶刦殺人，在下奉縣太爺之命，請你們到縣衙門問話。」

一片雲樂山愣然道：「會有這種事？原告是誰？」

張虎道：「不必多問，到縣衙你就會知道的。」

樂山略作沉吟道：「好好，老朽跟你去。」

張虎道：「你一個人去？那不成，搶刦殺人的不只你一個，你的同伴一個都不能少。」

樂山面色一變道：「閣下這是强人所難了，咱們都跟你去，鏢貨交給誰？」

張虎雙眼一翻道：「鏢貨就是贓物，用不着你們保管。」

樂山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你想吞下咱們的鏢？嘿嘿，只怕你喉嚨太小，吞它不下！」

張虎冷冷道：「識相一點，姓樂的，咱們替你準備了十桿火槍，如敢反抗，立予格殺！」

樂山心頭一震，但仍神色從容的道：「張大人，我說你吞不下這批鏢貨是實話，不要說你張大人了，縱然是你們縣太爺只怕也沒有這份胆量！」

張虎道：「哦，說明白點。」

樂山道：「張大人可知道山西大同府的知府大人是誰？」

張虎道：「不知道。」

樂山道：「大同知府裘司民，是開封七王爺的長公子，咱們保的一批古玩，正是裘大人爲七王爺祝壽的禮品，張大人還要將它當作贓物沒收麼？」

張虎一呆道：「此話當眞？」

一片雲樂山道：「張大人如是不信，你就將鏢貨當作贓物沒收就是。」

張虎微微一笑道：「樂大俠名滿江湖，你的話應該相信得過，也許這是一塲誤會，在下不打擾你了。」

六扇門中的人，不只是會作威作福，見風轉舵的能耐也高人一等，他知道惹不起鏢貨的貨主，馬上換了一副笑臉，以誤會二字來結束這一鬧劇。

樂山瞅着張虎的背影搖頭一嘆道：「好一個勢利小人……」

藍也白微微一笑道：「這種人多得很，樂前輩不必放在心上，我想張虎可能是最後一個找碴的，因爲由此地到開封都是人烟稠密的官道，以後的這段路大概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不過晚輩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樂山道：「不要緊，少俠請說。」

藍也白道：「保皇帮橫行江湖，保皇鏢局是他們用以歛財的工具，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憨睡，他們怎能容許其他的鏢局與他們爭利？晚輩之意，在沒有撲滅保皇帮之前金劍鏢局最好暫時別接生意。」

樂山道：「少俠說的是，老朽返回大同之後，當向局主進言。」

諸葛婷道：「樂叔叔不是要勸我爹重振丐帮，東山再起的麼，難道你還要幹鏢師？」

樂山道：「妳爹重振丐帮，叔叔要全力贊助，鏢師自然不會再幹了，妳們都餓了吧，伙記，快給咱們弄點吃的。」

這塲意外的糾紛總算過去了，此後他們一路來到開封，果然沒有半點麻煩。

當鏢貨交割之後，樂山對諸葛婷道：「賢侄女，多謝你們一路相助，叔叔現在無事一身輕，本來應該助你們一臂之力的，可是……」

諸葛婷道：「我知道，鏢局損失很重，叔叔應該向局主有一個交代，再說勸我爹重振丐帮也刻不容緩，所以叔叔就不必跟咱客套了。」

樂山道：「不過叔叔還有幾句不太中聽的話，想提供賢侄女參攷。」

諸葛婷道：「叔叔請說。」

樂山道：「我知道你們功力極高，在當今武林之中很難找到對手，不過保皇帮集黑白兩道的精英，當眞算得是一個龍潭虎穴，你們人數太少，勝算的機會不多，依叔叔之見，不如咱們一道去見妳爹，然後——」

諸葛婷道：「不，咱們另有安排，叔叔不必担心。」

樂山道：「既然如此，叔叔就不再勸你們了。」

送走樂山之後，他們跟紅巾殺手作了一次連絡，然後由開封北上，逕向保定奔去。

這天到達沙河縣境的裕連鎭，日色只不過剛剛偏西，他們原想打一個尖趕到縣城投宿的。

但才只到達鎭口，就被人攔住去路了。

這般人除了四眼蟾蜍秦虎，三寸丁比比高兩個名登魔榜的人物，還有東方雲瑛，由馬新豪改扮的藍也白，閻王爪祁虎，以及華山派的三大弟子席彩雲，徐小樹，馮映碧等。

藍也白瞧到這一陣仗，知道決難善了，但仍作不解的道：「各位，借個光。」

三寸丁比比高哈哈一陣狂笑道：「借個光？小子，你裝得到很像，可惜仍然難逃老夫的法眼。」

藍也白道：「你在說些什麼？小哥兒，在下一句也聽不懂。」

三寸丁比比高看來只有八九歲兒童那麼大，藍也白叫他小哥兒並沒有錯。

但三寸丁却以爲大忌，如若有人叫他小哥兒，他決不會叫那人再活下去。

因而他二話不說，口中一聲大吼，抖手就待一掌拍出。

四眼蟾蜍却伸手一攔道：「別忙，比大俠，待咱們問清楚了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

然後目光一轉，瞅着藍也白道：「朋友！毒蠍子尤大俠是你殺的？」

藍也白道：「閣下說笑話了，在下連一隻螞蟻都不敢踩，怎麼敢殺毒蠍子！」

四眼蟾蜍冷哼一聲道：「你們殺了人將屍體一起埋葬就以爲無人知道了？可惜那是官道，怎能掩盡別人的耳目？朋友，不必裝瘋賣傻，好漢作事好漢當，說，是不是你們幹的？」

藍也白知道必然有人瞧到，不承認也不行，只得淡淡道：「就算是咱們幹的也沒有什麼要緊，强盜刦鏢殺人，咱們路見不平帮鏢局殺强盜，如此而已，怎麼，莫非你們跟强盜是一夥的？」

四眼蟾蜍道：「他們是了斷私人過節並非刦鏢，殺人償命，這件事咱們待會慢慢的算。」

東方雲瑛道：「還有一件事八成也是你們幹了，搗毀靚妝堂的也是你們？」

藍也白道：「哦，這也有人瞧見？」

東方雲瑛道：「不必有人瞧見，因爲你是由靚妝堂逃出來的。」

藍也白道：「有根據？」

東方雲瑛道：「有，我聽出你的口音，你就是藍也白，當時我如非有事外出，決不會叫你逃出谷去。」

藍也白長長一吁道：「你們一定要栽贓嫁禍，只好由你們了，要怎樣了斷划下道來就是。」

四眼蟾蜍道：「公孫琪兒是我的妻子，殺她的是那一位？」

諸葛婷道：「是我。」

四眼蟾蜍道：「妳是誰？」

諸葛婷道：「我麼，是藍也白的妻子，公孫琪兒擄去我的丈夫，這可不能怪我呀。」

四眼蟾蜍道：「很好，血債血還，接招。」

語音甫落，右臂急振，一片烏光帶着風雷之聲，向諸葛婷當頭壓來。

四眼蟾蜍不愧爲魔榜中的人物，招帶風雷，勁風壓體，功力火候的確不多見。

只是諸葛婷身負兩家之長，四眼蟾蜍雖是一個蓋世魔頭，掌中一條毒龍鞭也不知毀過多少露臉的人物，仍被諸葛婷輕輕讓了過去。

跟着長刀急揮，氣動山河，諸葛婷這一刀反擊，較四眼蟾蜍還要凌厲三分。

自然，兩名絕頂高手，要分出勝負，決不是三招兩式就可解決的，他們除了鬥刀，還要在鬥智上分個高下。

此時比比高找上了藍也白，東方雲瑛與蕭紅姑展開了惡鬥，華山三徒圍着冰冰狠鬥起來。

冰冰這一路之上，經過蕭紅姑與諸葛婷的傳授，她再不斷的苦練，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了，現在力鬥華山三徒，竟然還佔了上風。

最不利的是東方雲瑛，她幾乎一上來就被蕭紅姑迫得手忙脚亂，在一旁觀戰的馬新豪祁虎投了上去，總算勉强穩住了陣脚。

就在此時，忽然傳出一記扣人心弦的慘呼，人們果然呆了一呆，另一聲慘呼接着响了起來。

第一聲是發自四眼蟾蜍，因爲他的喉結穴上插了一枝鳳眼神釵，鬥刀他勝不了諸葛婷，鬥智的結果他就送掉一條老命。

最倒霉的是三寸丁比比高，與藍也白相鬥他已經處於劣勢，及四眼蟾蜍遭到報應，他只是呆了一呆，竟被藍也白一刀將他劈作兩半。

這兩名魔頭一死，東方雲瑛更是慌了手脚，蕭紅姑趁機連使三記絕招，三聲慘嗥又在空際蕩漾起來。

現在除了華山三徒，敵人沒有留下一個活口，藍也白不想再殺了，因爲他還想探聽一下保皇帮的內幕。

於是他向還在作困獸之鬥華山三徒道：「放下兵刃吧，三位，如果要在下動手，妳們必然不會好過。」

他說的是實話，連名登魔榜的人物都不堪一擊，她們再要反抗下去，豈不是自取其辱？」

徐小樹首先丢掉手中的長劍道：「不要打了，師姊，咱們認栽。」

席彩雲與馮映碧只好放下兵刃，但神態之間，顯得十分强硬。

蕭紅姑撇撇嘴道：「席彩雲，莫非妳還不服？」

席彩雲冷冷道：「咱們姊妹技不如人，是因爲投錯了師父，如若咱們遇到名師，不見得就會輸給妳們。」

蕭紅姑哈哈一笑道：「有道理，那麼今天不算，我等妳五年，讓妳去投名師，咱們再一決雌雄，妳看可好？」

徐小樹道：「算了，師姊，妳縱然能够練到四眼蟾蜍那般身手又能怎樣？蕭女俠，咱們認栽，要殺要剮妳動手就是。」

蕭紅姑道：「妳錯了，要殺妳們何須

涙費唇舌？」

徐小樹道：「那……妳想怎樣？」

蕭紅姑道：「華山是當代武林的名門正派，各位應該愛惜羽毛，爲師門爭取一份榮譽，怎能投靠保皇帮，爲虎作倀，今後華山列爲黑道，各位豈不成爲師門的罪人了。」

徐小樹忽然大喝一聲道：「住口！」

蕭紅姑冷笑道：「怎麼，莫非我說錯了？」

徐小樹淚承眉睫，幽幽一嘆道：「妳沒有說錯，是咱們錯了。」

蕭紅姑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各位如果願意跟咱們合作，咱們負責帮妳們挽回華山的聲譽。」

席彩雲搖搖頭道：「不，不！咱們不能……」

蕭紅姑道：「爲什麼？」

席彩雲道：「背師就是不忠，跟你們合作就是不義，不忠不義之事，咱們不能做。」

諸葛婷哼了一聲道：「妳將忠義二字帶進狹仄的範圍去了，如果令師是毀掉華山的兇手，妳們就是毀掉師門的帮兇，這道理淺顯得很，難道妳還想不明白？」

席彩雲道：「多謝指教，但是人各有志。」

諸葛婷呆了一呆，瞧着藍也白道：「師哥，你看——……」

藍也白道：「叫她們走吧。」

諸葛婷道：「師哥，你不問她們什麼了？」

藍也白道：「道不同不相爲謀，不必問了。」

諸葛婷道：「各位請吧，希望咱們這是最後一次見面。」

席彩雲向諸葛婷瞥了一眼，一言未發逕與馮映碧狂馳而去。

令人不解的是徐小樹，她沒有走，却低着頭瞧着脚尖，像是心事重重，渾然忘我似的。

良久，她抬起頭來了，兩縷湛然的目光照向蕭紅姑道：「蕭姑娘，她說話是否算數？」

蕭紅姑道：「當然算數，只要妳誠心跟咱們合作，咱們就全力帮助妳恢復華山的聲譽。」

徐小樹道：「好，咱們一言爲定，妳要小妹怎樣？請說。」

蕭紅姑道：「其實咱們只是想知道保皇帮內部的組織而已，這不會有什麼困難吧？」

徐小樹道：「小妹願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不過小妹所知道的，却不敢保證眞實。」

蕭紅姑道：「這話怎麼說？」

徐少樹道：「此地不宜久留，咱們換一個地方再談吧！」

蕭紅姑道：「好的！」

他們向西走，進入太行山區，這是避免適才殺人太多，怕惹來官府的追究。

當晚他們歇在一間山神廟內，在吃過乾糧之後，徐小樹說出她知道的一切。

「蕭姑娘是對小妹不敢保證眞實有點詫異？」

「是的，我的確不太明白？」

「如果妳見到的保皇帮主，今天是這個，明天是那個，後天又換了一個，妳敢保證那一個才是眞正的帮主麼？」

蕭紅姑愕然道：「會有這等事？聽說保皇帮主是藍天大俠，莫非傳言有誤？」

徐小樹道：「那三個之中，的確有一個是藍天大俠，但咱們却不敢斷言藍天大俠就是帮主。」

蕭紅姑道：「還有兩人是誰？」

徐小樹道：「青城掌門尤三相，黑帶帮主向三抱。」

蕭紅姑回顧冰冰道：「妳怎麼說？」

冰冰道：「小婢沒有見過保皇帮主，只是聽琪兒小姐所說，不過小婢想琪兒小姐當日可能只見到一次保皇帮主，她所見到的正是藍天大俠。」

蕭紅姑點點頭道：「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解釋，徐姑娘，妳還知道些什麼？」

徐小樹道：「還有……咳，這叫我怎麼說？」

蕭紅姑道：「不要顧慮什麼，妳慢慢的說。」

徐小樹道：「家師是帮主夫人，各位只怕想不到吧？」

蕭紅姑啊了一聲道：「咱們的確是沒有想到，令師一向潔身自愛，想不到竟然晚節不保。」

諸葛婷道：「徐姑娘，令師既是帮主夫人，她一定知道誰才是眞正的帮主了，妳有沒有問過令師？」

徐小樹面色一紅道：「小妹曾經想問，但始終不敢開口：「所以還是一個不解之謎。」

蕭紅姑道：「徐姑娘，那保皇帮裏還有一些什麼人物？」

徐小樹道：「翻天印官大局，五步一笑卜仁，這兩位是名登魔榜中的人物，還有殺手世家的門主杜肇，門主夫人毒花言歡娘，紅袍殺手路陽，官琢，滑梨洲，黑帶帮北壇壇主申七，該帮十三高手之中的鐵掌吳義，毒龍于明，千手佛華陘，追魂令東方英武父子，以及太原四霸等，這般人無一不是當代名噪一時的高手，各位人單勢孤，只怕鬥他們不過！」

蕭紅姑道：「這個徐姑娘不必担心，咱們自有分寸。」

諸葛婷道：「徐姑娘想如何打算？」

徐小樹道：「小妹想回華山去，姑娘如果別無他事小妹就此告辭。」

諸葛婷道：「好吧，咱們如若還能活着回來，一定到華山去瞧你。」

徐小樹道：「多謝，唉，只怪小妹功力不濟，不能爲江湖道義多盡一點心力，實在慚愧得很。」

諸葛婷道：「徐姑娘不必灰心，其實華山金龍劍法，也是當代高深的獨門劍法之一，貴派只是內功修爲較差，無法發揮劍招的威力罷了，姑娘不妨在內功上多加幾分研鑽。」

徐小樹道：「諸葛婷姊姊果然高明，一語道出本門武功的詬病所在，只是要將本門內功修練到能與劍招配合，至少要五十年以上的苦練，人生如何？五十年是一個多麼漫長的歲月啊！」

藍也白道：「在下倒有一項立竿見影，增强內功的速成心法，不知徐姑娘願不願學習。」

諸葛婷道：「不錯，我師哥於無意中獲得殺手世家的一項絕學，姑娘若與貴門內功配合運用，可能對貴門有些帮助。」

徐小樹道：「多謝藍大俠，華山一門，如有寸進，不會忘記藍大俠成全的恩德的！」

藍也白道：「徐姑娘勿須客套，請注意聽着。」

於是他以傳音之術將他由飛羽秘笈中學得的內功心法傳給了徐小樹，他所以如此，並不是顧慮在場的聽到，怕的是隔牆有耳，不能不小心一二。

翌晨他們分道揚鑣，徐小樹向西走，他們向東北趕往臨城。

在動身之前他們再度改了裝扮，藍也白蕭紅姑扮爲兩個遊學士子，諸葛婷冰冰扮成一對伶俐的書童。

他們是分開來的，藍也白帶着諸葛婷，蕭紅姑帶着冰冰，他們各走各的，好像互不相識。

這一改扮果然掩去了他們的行跡，一直到達保定，再也沒有發生意外。

南門護城河外商店林立，旅館及飲食業者幾乎佔了半數，藍也白等一行在一家長昇客棧歇了下來，他們所以住在城外，是因爲行動要方便一些。

當晚紅蕭姑來到藍也白的房裏，將一張便箋交給他道：「師哥，你瞧。」

藍也白展開便箋，只見上面這樣寫着：「保皇帮總壇在東大街，門前掛着一塊橫匾，寫着保皇忠義堂五個擘窠大字，左旁是保皇帮鏢局，仍在營業之中。」

藍也白道：「那兒來的？」

蕭紅姑道：「紅巾殺手交給我的。」

藍也白一怔道：「紅巾殺手？」

他自然知道紅巾殺手，他所以有此一問，是因爲她們雙方都化了裝。

在熙往攘來的人羣之中，如是一眼就被瞧出，這豈不太過危險！

蕭紅姑微微一笑道：「咱們紅巾殺手，無論如何改扮，都有一個特別暗記，你如果留點心，也可以一眼瞧出。」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敢情你們手上戴的那個戒子，就是你們的暗記。」

蕭紅姑道：「你說對了。」

藍也白略作沉吟道：「妹子，今晚我想到保皇帮去瞧瞧？」

蕭紅姑道：「好，我跟你去？」

諸葛婷道：「我也要去。」

藍也白道：「不，妳們都不要去，我只是去探查一下，不想打草驚蛇，人去多了暴露行跡的機會也相對的加多，所以還是我一個人去比較好一點。」

蕭紅姑道：「保皇帮高手如雲，你一個人去孤身探險，咱們實在放心不下。」

諸葛婷道：「不錯，咱們三人合力，縱然遇到危險，還不致不能應付，你一人勢單力孤，遇到幾名魔頭圍攻怎麼辦？」

藍也白道：「這樣吧，妳們隱伏在保皇帮總壇附近，如果聽到打鬥之聲，妳們再來支援，否則就不必現身了。」

蕭紅姑道：「好吧。」

待二更過後，蕭紅姑向冰冰交待了一聲，然後越窗而出，他們沿河馳到東門，才停下來作最後的商討。」

兩丈多一點的護城河及城牆，自然難他們不到，問題是他們沒有到過保皇帮，只知道它在東大街而已。

東大街必然在東門附近，而且它還掛着一塊「保皇忠義堂」的招牌，要找到它將不會有太多的困難。

只不過城上有巡卒，而且此地既是保皇帮的總壇所在，也許會有伏樁暗卡，所以在行動上要特別小心。

藍也白囑咐她們不可輕舉妄動，一切都要小心謹愼，但蕭紅姑却櫻唇一噘道：「我應該去的，你却不准？」

藍也白道：「我知道妳要找殺父的仇人，其實妳爹是我的岳父，如果能够殺了姓杜的，我殺妳殺還不是一樣麼？」

蕭紅姑淒然一笑道：「好啦，我聽你的就是，不過你夜探虎穴，我感到十分不安，所以有一件事我想告訴你。」

藍也白道：「什麼事，很重要麼？」

蕭紅姑面色一紅道：「我跟婷妹子都有了，所以你要特別保重。」

藍也白啊了一聲，雙臂一張，將這對姊妹花緊緊的摟了過來，道：「這麼說我要做爹了，多謝妳們。」

諸葛婷幽幽道：「做爹的人有了責任，時時都要爲妻兒着想，所以師姐要你保重。」

藍也白哈哈一笑道：「我知道，還沒有見到我的寶貝兒子自然要保重了，咱們走吧！」

他們像三隻飛鳥似的，悄悄的越城而入。

在東大街上，他們找到了「保皇忠義堂」。

兩盞暗黃的紗燈，照着緊閉的黑漆大門，四週靜悄悄的，這個攪起滿天風雲的保皇帮，似乎瞧不出有什麼特殊的戒備。

保皇帮的對街，是一幢氣派雄偉的建築，由外表瞧看，可能是一個閥閱之家。

藍也白叫蕭紅姑諸葛婷藏身對街的屋面之上，然後彈身一躍，飛上保皇帮的檐頭，當眞是輕如落葉，微塵不驚。

他仔細觀察一會，確定屋面沒有伏樁，這才提足了全身功力，戒備着向前面查看。

這是一幢十分巨大的房屋，前後共有七進，兩旁還有別院，眞箇是重樓畫宇，大厦千間。

在如此龐大的宅第之中，一個人投身屋內，不啻滄海一粟，要想找到什麼實在不易。

藍也白是想尋找什麼？

他自然是想找他的爹了，不管那位藍天大俠是眞是假，父子連心，無論怎樣也要會他一會。

只不過他的眉頭却皺了起來，如此多的房屋，叫他從那裏找起？

這的確是一項不易解決的困難，但他却必須一試，因此他鼓起勇氣，小心的向前摸索。

翻越一道屋脊，發現一個天井，下面一片漆黑，瞧不到半點燈光。

瞧到這般狀況，他倒有點懷疑起來，奴役江湖的保皇帮總壇，怎麼會沒有絲毫戒備？

—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英・文
子成・圖

絕路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吳萊子把卜勁藩的兒女救回來，並收了卜勁藩做誼子，命卜勁藩與兒女離開暫避對頭人。萬妙夫人帶着卜勁藩一同把兩個小兒女送到寒梅谷，托寒梅仙子照顧，他自己則閉門研習誼父贈給他的「武林三字經」。而萬妙夫人則因想起吳萊子臨別的種種反常言行，一時心中起疑，深怕吳萊子「以身代死」，所以連夜拜別寒梅仙子，帶了李大叔夫婦趕回約定地點，可是却不見吳萊子的踪影，連小黑子也不知去向，使萬妙夫人等焦急萬分……

揮劍殲損友　同滅此朝食

李大嬸一笑道：「可是這次你却失算了，你也不想想，憑他能鬥得過那老混蛋麼？你其他的人呢？爲什麼不多帶幾個人來？」

萬妙夫人道：「我要把那些煩人的丫頭帶出來，又怎能瞞得過人家的耳目，那不成了幫倒忙。」

李大叔道：「廢話少說，咱們現在怎樣辦？如果老夫猜得不錯的話，只怕那老混蛋滿口胡言，時間地點都有問題。」

萬妙夫人道：「唯一的辦法只有搜，我想總不出這附近方圓百里之地。」

李大叔道：「好！我們就搜，連絡用寒梅谷的訊號，老婆子，咱們走！」

他們說走就走，話聲落時，同時人影也消失了。

李大叔就是這樣的人，做起事來，從不拖泥帶水，最是乾脆俐落。

萬妙夫人心裏眞恨死了小黑子，悻悻的罵了一聲，道：「小黑子這小子，我眞把他看錯了……。」

「夫人，您沒看錯小黑子，小黑子可給老爺子整慘了！」小黑子一個猛勁的衝了進來。

萬妙夫人只見小黑子更黑更瘦了，而且一臉憔悴之色，他小小年紀受此折磨，心氣一消，道：「你早回來一步就好了，快說，老爺如何整的來着？」

小黑子苦着臉道：「老爺子說，夫人您很快就會回來，要小黑子守在這裏等住，並且規定小黑子不准離開半步，他老人家說好替小黑子送吃的喝的來的，誰知道他一去後，就沒了影子，小黑予又不敢走，又沒有吃的，可把小黑子苦慘了，每天只有摘些山果充飢，附近的都採遍了……。」一口氣說了大半天，不知道他還有多少話要說。

萬妙夫人秀眉一顰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受苦了，這次事完之後，我要卜勁藩傳你幾招絕學，好不好。」

小黑子一搖頭道：「不要，他的那幾招，小黑子還沒有興趣。」

萬妙夫人笑道：「小黑子，你眞是門縫裏瞧人，把人看扁了，先別說他的成名

絕學『天風快劍』，他就從『武林三字經』裏隨便指點你幾招手法，你也受用不盡啦。」

小黑子雙目一瞪道：「他懂得『武林三字經』上的絕學？」小小年紀，居然比無影劍卜勁藩的見識還多，也知道『武林三字經』的神奇。

萬妙夫人道：「愛信不信，廢話少說，老爺子現在在那裏？」

小黑子雙手一攤道：「老爺子一去不回，小黑子那裏知道。」

小黑子回來了，等於沒有回來，依然解決不了問題。

萬妙夫人嘆了一口氣，道：「快去找去，找到人之後，回來留下信號，便暗中死死的盯住他，咱們也要和他老人家搗搗亂。」

小孩子最愛和別人搗亂，萬妙夫人深知他的心性，最後一句話，比再三叮嚀他要管用得多。

小黑子果然笑嘻嘻的道：「夫人說得是，老爺子獨食，我們就搗他的亂，小黑子去了。」

身子一彈，就跑得沒了影子。

萬妙夫人也不能閒着，坐享其成，隨着也離開了那隱秘的連絡地方。

就在她剛剛離開那地方不久，人還沒有去遠，便有三條人影疾掠而來。

萬妙夫人暗喜忖道：「我正找不着你們呢？你們可來得正好。」當下身子一縮，藏在一叢雜草後面。

只聽其中一人道：「這批兔崽子，可跑得眞快，又不見了影子。」

另一人道：「咱們附近搜一搜，說不定他們就藏在附近。」

第三個人道：「咱們來得神不知鬼不覺，他們再快的身手，也逃不過我們的眼力，顯然，他們早一步走了，何必白花氣力，搜什麼！」

最初說話的那人道：「說得也是，不必打草驚蛇了，咱們總有得手的一天。」

三條人影一起，閃閃躲躲的退出去了。

萬妙夫人暗中追躡而行，一路翻山越嶺，最後那三個人忽然走進了一座山谷。

這是一處很隱密的山谷，萬妙夫人以前從來沒有來過，谷口外面一片蓊鬱的樹林，遮住了整個谷口。

如果不通過那片樹林，根本不會想到樹林後面還有一處秘谷。

如果不是那三人引路，萬妙夫人也絕不會走進那樹林，因爲，樹林裏佈滿了籐蔓，沒有人行小徑，顯然是人跡罕入的地方。

他們是越樹而過的，深入三四十丈之後才落身下地，落身下地之後，可就不是小徑，而是六七尺寬的大路了，大路眞達谷口。

萬妙夫人找到這秘密谷口之後，他却不敢貿然輕進了，她江湖經驗豐富，更不是血氣方剛的毛孩了，雖然一路上沒有發現對方的暗樁暗卡，但她絕不相信入谷之後，對方還會沒有戒備。

因此，她停止了跟進，準備摸清附近環境之後，再作進一步的打算。

正當她的心口相商，計劃下一步行動的時候，身後忽然有人輕笑一聲，道：「身入寶山，總不能空手而回吧！」

有人到了身後，憑她的修爲，居然未能察覺，來人之高明，可想而見。

她當時只覺心口猛跳，全身一震，嬌軀本能地向前一射而出，接着，這才旋身而回，凝目望去。

那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文士，一襲藍色長衫，手裏搖着一把一尺八寸多長的金絲摺扇。

那把金絲摺扇就是他的標誌，「絕情書生絕情扇」，扇叫「絕情扇」，人就是絕情書生張不凡。

這是一個厲害的脚色，萬妙夫人暗中皺起了眉頭。

絕情書生張不凡冷澈的目光在萬妙夫人身上一罩，接着嘴角泛起一絲微笑，道：「原來是位姑娘家，剛才小生沒有嚇着你吧。」

一眼就看穿了萬妙夫人的本來身份，那雙鬼眼眞利。

萬妙夫人收起驚悸的心波，暗暗忖道：「這小子不好惹得很，看來我這身份是隱瞞不住了，別最後弄得出乖現醜，我萬妙夫人可丟不起這個人。」

她心念轉動之下，立時打定主意，發出一聲驚「咦！」道：「你……你不就是張兄張不凡？小妹是誰，你要能說出來？我就眞的佩服你了。」在緊張的氣氛裏，能以這種輕鬆的態度相對的人，除了老江湖，普通人很不容易做到。

絕情書生張不凡輕視的本意不由得一收，軒動了一下冷眉，沉吟有頃，道：「姑娘請亮相吧，小生認輸。」

萬妙夫人格格一笑，道：「張兄，你眞連小妹萬妙就沒認出來麼？」

絕情書生張不凡瞪目一笑，抱拳道：「原來是夫人玉駕光臨，失迎！失迎！請！請！」

萬妙夫人笑道：「且慢！小妹這樣子見不得人，我得打扮！打扮！」

萬妙夫人脫下外面的髒衣服，取下人皮面具，整理了一下髮髻，雖然不能恢復本來的盛裝容光，但却也整潔清麗，別有一種風韻。

絕情書生張不凡看得暗暗吞了一口口水，道：「夫人美絕人寰，這一打扮，更是清麗脫俗……。」

萬妙夫人嬌笑一聲，道：「張兄，別灌湯了，小妹可不吃你這一套。」

絕情書生張不凡哈哈大笑道：「夫人是武林玫瑰，小弟那敢妄生綺念，實在是語出至誠，衷心讚美。」

萬妙夫人美目斜飛，啐了一口，道：「你要對女孩子有半點誠意的話，也就不會被人稱爲絕情書生了。」

絕情書生張不凡哈哈大笑，道：「彼此，彼此，咱們是半斤八兩，誰也不要說誰，唉……」笑聲之後，忽然嘆息了一聲，心中顯然興起了某種感慨。

這原是一個劍拔弩張的場合，不管他們過去的交情如何，此時此地總是充滿了敵意，但經此一番談話之後，無形之中那敵意就消失殆盡了。

這就是萬妙夫人高明的地方，知道利用自己的長處，更知道對正對方的弱點，才能緩和當前的氣勢。

如果，萬妙夫人板起面孔，保準三句話不到，就得兵戎相見了。

萬妙夫人秀眉微微一揚，道：「怎麼？兩句話就受不住了。」

絕情書生張不凡苦笑一聲，道：「別胡猜亂道，我是別有感觸……話不說遠了，你是怎樣找到這裏來的？」剛才一番輕鬆談話的效果，現在雖然談到了正題，他的語氣却一點都不凌厲。

萬妙夫人一仰螓首道：「你猜！」

絕情書生張不凡搖了一搖頭，道：「夫人，請聽小弟一句話，你這時候離開此地還來得及。」

萬妙夫人嬌聲滴滴的道：「不，小妹好容易來到此地，那能就此回去。」

絕情書生張不凡眉頭一皺道：「夫人來此有何貴幹？」

萬妙夫人道：「找人。」答得非常乾脆。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找誰？」

萬妙夫人道：「一位神秘人物，小妹要見了面才能說出來。」

看來這是一句搪塞話，但，事實不然，其中頗有道理，絕情書生張不凡一怔，道：「是他召你來的？」

萬妙夫人心乖性巧，所說的話，原都是見景生情而出，這時更是心中一動，暗暗一咬銀牙，下定決心，忖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碰碰自己的運氣吧！」秀眉一揚道：「要不，小妹怎樣找得到這裏來？」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他現在不在這裏。」

萬妙夫人暗中叫了一聲「好！」忖道：「這樣對我太好了。」笑了一笑，道：「小妹能等。」

絕情書生張不凡猶豫了一下，道：「好吧！大人請！」同樣的一個「請」字，這時說的這個「請」字，其意味就完全不同了。

萬妙夫人走到絕情書生張不凡身邊，慨嘆一聲，道：「張兄，眞想不到，我們還有這層關係。」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笑道：「小弟也沒有想到夫人認識山主。」

萬妙夫人道：「小妹來得魯莽，事前一無所知，張兄可得多多指教關照。」

絕情書生張不凡笑道：「一定，一定，小弟一定盡心盡力，夫人放心就是。」

言談之間，兩人身形移動，已然進入谷內，可是一路並無出面查問之人，想必是因爲絕情書生張不凡的關係，沒有查問的必要。

谷內有一大片房屋，而且建築得非常宏偉壯觀，氣派非凡，顯見這裏不是等閒的地方。

絕情書生張不凡領着萬妙夫人從右側旁門而入，穿過重重門戶之後，把她安置在一座獨院之內，他臨走的時候，特別叮嚀她道：「夫人，這裏有三件事情，你要特別注意：第一，有一處黃色圍牆的精舍，你千萬不要進去，第一，你出去走動的時候，必需戴上這裏替你準備的面罩，第三，遇見了熟人，不要表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要彼此話舊。」

萬妙夫人點頭答應了，但却反問他道：「張兄，你爲什麼不戴面罩？」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笑道：「因爲小弟是這裏的總管，我走了，希望夫人不要給小弟爲難。」

絕情書生張不凡離開之後，專責服侍她的小姑娘，送上來一個編號四十九的頭罩，接着指手畫脚「咿啞！咿啞！」的說了半天，她到底說了些什麼，萬妙夫人一點都沒弄清楚。

因爲，那小姑娘原來是個啞叭。

那小姑娘雖然是個啞叭，但爲人却是非常聰明伶俐，她的話萬妙夫人無從理解，可是萬妙夫人的意向，一經表示，她便完全明白，並且做出來的結果，令人非常滿意。

萬妙夫人好好的洗過澡，用過飲食，趁着天色還早，戴上頭罩，若無其事的走出了別院。

這裏範圍相當大，除了一座大房子之外，另外一座一座的小別院，星羅棋佈，不計其數，差不多分散在整個的山谷。

這裏房子雖多，但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來往行走的人，並不太多。

而她所見到的人，又有些戴頭罩，有些沒有戴頭罩，同時，她還發現另一現象，所有的頭罩居然還有顏色上的不同，計有：紫、紅、黃、藍、黑等五種之多。

她自己的頭罩是紅色的，而戴紅色頭罩之人，除了她自己外，她只見到二個人戴着他同樣顏色的頭罩。

絕情書生張不凡叮囑過她三件要事，她這時的心意，便是誠心要找那黃色圍牆的精舍，看看那到底有什麼奇特之處，居然不准別人接近。

一堵黃色的圍牆，最後被她在一片松林掩蔽之下發現了，黃牆四週圍繞着濃密的松林，松林成了圍牆外的另一道圍牆。

她不敢貿然闖入，只若無其事的在附近逗留了片刻，暗中用心記住附近環境，就轉到別的地方看了一看，然後回到自己住的別院。

絕情書生張不凡沒有來打擾她，她關好房門，靜心寧神的調息了兩個時辰，待疲勞盡復，精神充沛之後，伸手一推窗戶，轉身翻了出去。

就在她身形向外一翻，對脚尚未落實之際，突然伸過來一隻其快無比的手掌，五指一鈎，扣在她背後領襟之上。把她淩空提了起來……

萬妙夫人嚇得魂飛魄散，反手一招，「倒打金鐘」，暗含十成功力的「玄陰神功」一吐而出。

詎料，暗中那人比她高得太多了，她招式一發，內力將吐未吐之際，那人已是輕喝一聲：「去你的！」

她但覺身子一虛，人却被一股暗勁震得向自己房中落了回去。

她落地挺身，一彈而起，人援着也楞住了。

原來，她發現自己居然好好的，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她不是魯莽任性的人，這是一件怪事情，事情一怪就不等閒了，她搖頭一嘆，全身脫力的坐倒椅子上，皺眉深思起來。

外面靜得沒有一點聲音，她走到窗前，向外面望了一望，外面明月在天，地上

樹影零亂，過去的一幕，沒有留下任何可供推測的痕跡。

不管如何，今晚是不能出去了。

不能出去還在其次，最頭痛的是，萬妙夫人心頭，壓上了一塊重鉛，終日提心吊胆，戰戰兢兢。

驀地，房門上响起了叩門之聲，萬妙夫人神經一緊，喝聲道：「什麼人？」

「夫人，是小弟張不凡。」

萬妙夫人暗中吃了一驚，開了房門。

絕情書生張不凡目光閃爍中，打量客房一眼，微微一笑，道：「夫人還沒有睡麼？」

萬妙夫人黛眉一顰，道：「睡不着，只調息了一下。」

絕情書生張不凡笑問道：「心事太多了？」

萬妙夫人連忙搖頭道：「我有什麼心事，只是一時擇生而已。」

絕情書生張不凡笑了一笑，道：「眞的麼？剛才山主有密信傳來……。」

萬妙夫人一震道：「來訊說什麼？」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對不起，小弟不能不把夫人來到的事傳稟山主知道。」

萬妙夫人道：「小妹知道，你有你的困難……山主怎樣說？」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山主來示，要兄弟將夫人立時處死。」

萬妙夫人臉色一變，道：「那你是來執行山主的命令了。」

絕情書生張不凡目光一閃，傾注了萬妙夫人片刻，嘆息一聲，道：「夫人，我很想帮你的忙……。」

萬妙夫人可不是貪生怕死的人，而且聞言之下，哈哈一笑，略帶調侃的口氣道：「張兄，你這絕情書生是怎樣叫的？」

絕情書生張不凡訕訕的一笑，道：「夫人，你不覺得你自己也有了很大的改變麼？」

萬妙夫人一笑道：「我！我什麼地方改變了，我還不是我，還不是像過去一樣，我行我素。」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夫人，不錯，你現在還是天馬行空般我行我素，不過兄弟記得你過去臉上從來沒新現過愁容，就是天塌下來了，你也處之泰然，毫不在乎，現在你完全不同了，你雖然也像過去一樣的笑，可是笑聲的後面，不再是開朗和豪放，而是……。」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只說得萬妙夫人心弦猛震……。

不能讓他再說下去，蛾眉雙飛而起，嬌喝一聲，道：「你在胡說八道。」

絕情書生張不凡嘆一聲道：「天大的本事，也抗不住歲月的磨蝕，夫人，絕情書生不再是從前的絕情書生了，如果夫人信得過兄弟，何妨對兄弟一吐心聲。」

萬妙夫人冷笑一聲，道：「任你巧舌如簧，也別想我相信你半個字。」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兄弟是一片誠心，想帮你夫人，夫人信不過兄弟，兄弟這片心意算是白費了。」口聲一落，搖了一搖頭，轉身向房外走去。

萬妙夫人無法瞭解他的眞正意向，更不敢相信他的誠意，望着他即將消逝的背影，心裏發出一陣暗笑。

忽然，絕情書生張不凡急轉而回，正色道：「夫人，你信兄弟也吧，不信兄弟也吧，這裏有一張人皮面具和幾套問答暗號，你快快逃命去吧。」隨手塞給萬妙夫人一個小包，身形一起，急躍而去。

萬妙夫人急叫一聲，道：「張兄。」

絕情書生張不凡傳聲答道：「夫人已是必死之人，何妨死裏求生，相信兄弟一次。」

萬妙夫人又一連叫了二三聲：「張兄，張兄……」却再也沒有回聲了。

萬妙夫人走出房外，只見侍候她的那小姑娘已被人用掌力擊斃在地上。

萬妙夫人打開絕情書生塞給她的小包，內面除了一張人皮面具之外，還有一張進出道路圖和幾張暗語應答。

萬妙夫人沉思了一下，暗暗決心道：「張不凡說得也是，我不走也是死，何不相信他的話，逃出後再想辦法。」

心念一決，立時戴上人皮面具，照着絕情書生張不凡的指教，向谷外逃去。

她走的是一條密道，但路上還遭遇到七次攔阻，都因她的面貌與暗語對答無誤，輕輕易易的脫身而去。

別看她脫身得那樣輕易，萬妙夫人心裏可是有數得很。

那七道關卡守關的人，差不多她都有個知道，其中任何一處關卡，她就功力再高一倍，也沒有闖出去的可能。

最後，她通過一條地道之後，從山勢的另一面走了出來。

出口處是一座山神廟，神案上放得有現成的飲食之物。萬妙夫人見到了那些食物，立時引起了飢渴之感。

當下從頭上扳下一枚銀針，準備試一試那些食物是否有毒……

突然，廟外傳來一聲輕喝道：「那些食物動不得！」

萬妙夫人聞聲知警，手中銀針一回，同時暗中一提眞元內力，轉目望去。

目光所及，敢情，又是絕情書生張不凡。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搖手道：「此地不是談話之處，請跟我來。」

萬妙夫人對絕情書生張不凡向無好感，更是一百二十分的不放心，但此時此地，又不敢不聽他的話，只有跟着他轉到一處隱密之處。

絕情書生張不凡不待她開口，便微微的一笑，道：「夫人，你很懷疑兄弟今天的爲人行事，是不是？」

萬妙夫人勉強打起笑容道：「你倒頗有自知之明，」

絕情書生張不凡笑了一笑，道：「當兄弟聽說你吃裏扒外，暗助無影劍卜勁藩時，兄弟也是完全不相信。」

萬妙夫人叫了一聲，道：「那完全是誤會，根本不是事實，小妹只承認執行上的失誤，絕不承認吃裏扒外，這次小妹之來，就是想面見山主，澄清一切誤會。」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笑，道：「夫人，你以爲山主會相信你的話，而把你領進谷內……。」

萬妙夫人道：「那你是爲了什麼？」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兄弟的本意是想暗中相助你，達到你的目的。」

萬妙夫人問道：「你爲什麼要帮助小

妹？」

絕情書生張不凡搖了一搖頭，道：「說了你也不會相信，還是不說的好。」

萬妙夫人冷笑一聲，道：「就算你有此心意，也是虎頭蛇尾，有始無終。」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按照兄弟的計劃，山主的指示，最快也要明天晚上才能到達，足有一天兩晚的時間給你運用，不料山主的指示，來得出乎意外的快，來回不過一個多時辰，所以，兄弟不得不改變計劃，先助你脫離險地再說。」

萬妙夫人又問道：「山主要如何處置我？」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先用重手法點傷你天殘七穴，再聽候山主回來，親自發落。」

萬妙夫人嚇得全身一震，打了一個冷噤，道：「他就不怕冤枉了人？」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笑，道：「你想他會講這些道理麼？」

萬妙夫人心念一動，忽然，「噗哧！」一笑，道：「張兄，你還把小妹當三歲小孩子看待。」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夫人，你是什麼人，兄弟眞要騙你，也不會用這種手法呀。」

萬妙夫人道：「我問你，你這樣幫助小妹，難道就不怕山主發現麼？」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當然怕，雖說兄弟有過一番佈置，希望能不被他發覺，實在說，兄弟並沒有十成十的把握，因爲跡象顯示，山主就在附近不遠，也許逃不過他的利眼。」

萬妙夫人一怔，道：「你想到你的後果麼？」

絕情書生張不凡點頭道：「想過了，死！」

萬妙夫人道：「張兄，不是小妹看不起你，你不是看得開『死』字的人，這就是小妹不相信你連篇鬼話的理由。」

絕情書生張不凡苦笑一聲，道：「兄弟知道，不容易取得你信任，所以，兄弟只做不說，用事實來證明兄弟的誠意，首先，兄弟絕不去打聽你的初衷和目的，其次……」

萬妙夫人帶着嘲笑意味地接口道：「其次，你是知道多少說多少……」

絕情書生張不凡居然點頭道：「夫人說得不錯，兄弟正是此意。」

照這樣看來，任你絕情書生張不凡心機深沉，詭計多端，也討不了好去，天下那有這樣顧打顧挨的事，除非他是瘋了，萬妙夫人心中一怔，秀眉一展，向着絕情書生張不凡望去，瞥眼間，只見絕情書生張不凡目光之中充滿了一種渴望、期待、懇求的神色。

萬妙夫人暗暗心弦一震，不敢多想地冷笑一聲，道：「說得倒好聽，小妹馬上就有些話要問你。」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但有所問，知無不言。」

萬妙夫人道：「首先，我就有一個大題目要問你，我們口中的那山主，到底是什麼神聖。」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兄弟不能肯定的說他是誰，但兄弟猜想他可能是位聞其名，不見其人的『巧手人魔』。」

萬妙夫人冷笑一聲道：「天衣無縫的遁詞。」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是不是事實，兄弟不敢說，因爲他太會掩護自己了，不過細想天下武林人物，只有『巧手人魔』有點近似他，同樣是一個謎樣的人物。」

萬妙夫人懶得和他費口舌，接着問道：「第二件事，那黃牆精舍之內有什麼秘密？」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蘭亭玉女就住在那裏面。」

萬妙夫人雙目猛然一鼓道：「你爲什麼不早說。」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夫人，你不會有機會的，那處地方兄弟我都進不去。」

萬妙夫人「哼！」了一聲，接着問道：「第三件事，關於無影劍卜勁藩的『生死之約』，又是怎樣一回事？你知道得多少。」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那件事另有主事的人，兄弟知道得不多，只知暗中別有佈置，至於如何的佈置，兄弟就一無所悉了。」

萬妙夫人追問道：「約定的時間地點呢？」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怔，道：「難道無影劍沒有告訴夫人？」

萬妙夫人道：「答你所該答的話。」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中元鬼節七月十五，巫山神女峯。」

萬妙夫人驚叫一聲，道：「七月十五，那不只有四五天了！」

絕情書生張不凡道：「四五天的時間不算短。」

萬妙夫人杏目一嗔，道：「你知道什麼？……沒有你的事了，你請吧。」

絕情書生張不凡忽然從懷中摸出一只小盒子，拋給萬妙夫人道：「這個請夫人收下。」

他東西出手，迅快的一旋身，躍出去了……。

×　×　×

萬妙夫人失神地望着絕情書生背影消失後，才回頭以一種疑訝的目光向手中小盒子望去。小盒子外面裹了一塊水綠的緞子，打開緞子，那是一隻純銀精工打造的圓盒子，上面鑲以金綫圖案，圖案非常繁複，像是一團瀰漫六合的風雲，裏面隱隱若若的套出一個心形圖案，心形圖案裏又似有着「娟娟」兩字。

但整個的說來，都不十分明顯，也可能看成另外的圖形，不過萬妙夫人看出的圖形，就只有那心形圖形。

那心形圖形可一下子激起了她的怒火，口中大罵了一聲，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簡直異想天開。」

原來，那「娟娟」兩字，乃是萬妙夫人的閨名，萬妙夫人號稱夫人，其實並非什麼夫人，說來很難叫人相信，她不但不是夫人，而且，還是一個老姑娘，從沒有嫁過人的老姑娘，至於她爲什麼自稱夫人，那就不知她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了。

一顆心，心裏面念念不忘的是「娟娟」，那是什麼意思？怪不得萬妙夫人要大發雷霆，將那精製絕倫的小盒子，擲落塵埃。

小盒子落在地上，滾了一滾，「啪！」的一聲，彈了開來，裏面現出一對精光耀目的珠子，那珠子一般大小，但顏色却是一紅一綠，怪討人喜歡的。

萬妙夫人顯然沒有仔細端詳那珠子，蓮足一起，便向那珠子踢去……。

「丫頭，你眞是差勁！」話到人到，人影一閃，那小盒子已在她脚力先到之前，被人拾去了。

萬妙夫人脚頭一空，柳眉倒豎而起，嬌叱一聲，道：「你這……。」

「什麼，你居然罵起老夫來了。」

萬妙夫人其實話聲出口之際，已看出來人是誰，不待對方說話，早就忍住了，沒有把下面的話罵出來，這時，蓮足一跺，大發嬌叱地道：「乾爹，您……您……到底還是露面了。」

吳萊子笑道：「老夫要再不露面，你豈不白白的糟蹋了這對『牝牡玄珠』。」

萬妙夫人心弦一動，外表顯得不屑地道：「不希罕。」

吳萊子道：「你不希罕，我老頭子可希罕得很，有了它們，我老頭說不定還有希望把身上的劇毒化去哩！」

萬妙夫人道：「不要用他的東西，我替你老人家把家姊的三足蟾蜍帶來了。」

吳萊子把玩着手中的「牝牡玄珠」，道：「有了這個，加上『三足蟾蜍』，那就更好了……。」

忽然，又大叫一聲，道：「裏面還寫得有話哩！」

萬妙夫人一甩螓首，道：「我不要知道。」

吳萊子不理會她，自顧自的唸道：「十年相思，一片赤心，絕情！絕情！唯卿睿鑒。……哈！哈！眞想不到，這小子還是情有獨鍾的苦心人。」

萬妙夫人尖叫一聲，道：「鬼話！完全是鬼話！」

吳萊子道：「就算這是鬼話，也有意思得很，如果這『牝牡玄珠』不是假的，那就更有意思了。」

「牝牡玄珠」可說是武林中一件奇寶，有調龍虎，合陰陽的神奇力量，以之配合練功，有事半功倍的神效，向爲武林人物極爲重視的寶物之一。

吳萊子一面說，一面將那「牝牡玄珠」分握兩手掌心之內，提起一口眞元內力，行起功來。

他功力一達左右手掌心，那「牝牡玄珠」立生反應，「陰生陽化」互相吸引孕育，吳萊子頓覺一股祥和之力，充塞於四肢百穴之間，令人行功運力，倍感輕易。

吳萊子收功一笑道：「不錯，這是眞的『牝牡玄珠』，老夫正用得着，不管你要不要，老夫先替你收下了。」說着，根本不理會萬妙夫人反對，便向懷中一收。

萬妙夫人拏她這位乾爹毫無辦法，搖了一搖螓首，嘆息一聲道：「乾爹，您這陣子跺到那裏去了，叫人找得你好苦。」

吳萊子道：「老夫自然有事去了，誰要你們找我來着。」

萬妙夫人道：「乾爹，你眞會騙人，約期明明是七月十五，你爲什麼說他是八月十五，還要我們多在寒梅谷多住幾天哩！哼！你在搗什麼鬼？藩弟……」

吳萊子眉頭一皺，截口道：「他在那裏？他知不知道約期的事？」

神情緊張了起來，臉上再也笑不出來了。

萬妙夫人「噗哧！」一笑道：「人不做瞞心事，那怕半夜鬼叫門，你老人家急什麼呀！……老實告訴你，他還被留在寒梅谷，沒有出來。」

吳萊子長長吁了一口氣，道：「算你還有點頭腦，沒有把他一道帶來。」

萬妙夫人聲音一啞道：「乾爹，你這又何必呢？」

吳萊子道：「我總不能死得太寃，至少，總要有點價值，同時，勁藩的心眼兒也太死了，那能鬥得過那鬼山主。」

萬妙夫人道：「話雖然是這樣說，但你老人家總不能把女兒也瞞在鼓裏吧。」

吳萊子嘻嘻一笑道：「你又怎樣知道的？」

萬妙夫人一笑道：「你老人家也太小看女兒了，女兒這萬妙夫人豈是令人白叫的。」

吳萊子道：「你又怎樣知道是七月十五的？」

萬妙夫人道：「還不是那個討厭鬼說的。」

吳萊子「咳！咳！」兩聲，道：「話又說回來，張不凡其人，雖然惡名在外，其實倒沒有什麼大壞事，他……。」

萬妙夫人搖手道：「我不要聽，不說這個好不好！」

吳萊子一笑道：「好！不說！就不說！你把『三足蟾蜍』給我吧。」

萬妙夫人將「三足蟾蜍」給了吳萊子，道：「你老人家，要到那裏去？」

吳萊子道：「你們不要找我，我有我去的地方，七月十五神女峯見。」話一說完，身形一幌而逝。

萬妙夫人急叫了一聲：「乾爹……」可是那有他的身形快，聲音在空飄蕩了一下，留下萬妙夫人楞楞的站在那裏。

七月十五來得眞快，一幌眼就到了。

這三四天裏，萬妙夫人可說什麼事都沒有做得。

吳萊子一現身之後，又失去了他的行踪。

他做什麼去了？他身上的毒化去了沒有？他到底準備怎樣和那些人週旋？……這些都是叫人放不下心的問題，但，她却連起碼的瞭解都沒有。

約期到了！

巫山神女峯頭附近，暗濤洶湧。

萬妙夫人一馬當先直上巫山神女峯，她身後緊緊的隨着李大叔、李大嬸和小黑子。

神女峯左右兩尖峯側立，宛呈人形，峯際雲霧縹緲，蒼翠氤氳，秀麗娟俏，惟登峯無路，盡是懸巖峭壁，非有一身絕頂功夫的人，萬難攀登。

當萬妙夫人他們攀上峯巔時，已是將近中午時分了。

峯上雲濃霧密，時光雖然已進中午，峯上還是一片鬱鬱沉沉，視綫難以及遠。

小黑子眼快，首先發現一塊磐石，上面好像坐得有一條人影，輕呼一聲，道：

「夫人，那石頭上有人。」

萬妙夫人一揮手，身形一伏，就要跳了過去……

李大叔輕喝一聲，道：「二姑娘，不可妄動，我們守在附近，靜以待變就可以了。」

萬妙夫人點了一點頭道：「我知道，我只是想知會他老人家一聲，我們就在附近。」

李大叔道：「小心了，附近恐怕有埋伏。」

萬妙夫人勢子一緩，鶴步蛇行，接近到二丈左右，彈指發出一粒小石子，落在吳萊子面前。

小石子落地碰了吳萊子一下，吳萊子似如未覺，動也不動。

萬妙夫人暗暗一皺眉頭，吐出一口眞元內力，束音成絲道：「乾爹，我們來了，就在附近，聽候吩咐。」

吳萊子好像僵化了似的，依然毫無表情與回應。

萬妙夫人眞想現身出去發他一陣脾氣，可是她到底不是初出的新手，知道現在不是使性子的時候，心裏再急，也無可奈何，只好暗暗一跺蓮足，折轉嬌軀回到李大叔他們一起，悻悻的道：「眞氣死人，他竟然理都不理我。」

李大叔道：「他的牛脾氣就是這樣，沒罵你還是好的啦！我們等着瞧吧……」

一聲未了，小黑子忽然「噓！」了一聲，輕輕的叫道：「看！那邊又來了一條人影。」

來人好快的身形，小黑子話聲方了，他巳到了那塊大石頭前面。

李大叔驚「咦！」一聲，道：「怪了，又來了一個卜勁蕩！」

可不眞是怪事，來人居然也是卜勁蕩，與坐在石頭上的卜勁蕩完全一樣，他們不但面貌一樣，而是衣著也是一樣。

這時，那坐在石頭上的卜勁蕩睜開了眼睛，望着那後來的卜勁蕩微微的笑了一笑。

但後者却是睜大一雙眼睛，眼睛裏精光暴射，狠狠的瞪着對方。

對方也煞是氣人，一笑之後，便又閉起眼睛，像老僧入定一樣，一動再也不動了。

後者發了半天狠，接着，嘆息一聲，苦笑道：「勁蕩，你這一來，可壞了老夫的大事哩！」

他這一開口，證明他就是吳萊子了，不用說，前者就是卜勁蕩本人了。

卜勁蕩就是一尊泥菩薩，對於吳萊子的話，充耳不聞。

吳萊子想發脾氣，又把脾氣忍了下去，柔聲地道：「勁蕩，你知不知道，老夫巳經中了必死之毒，想盡了辦法，也是枉然，所以，老夫巳是必死之人，你就讓老夫代替了你吧，你年紀還輕，將來前程遠大……。」

坐在石頭上的卜勁蕩忽然揮了一揮手，打斷了他們的訴說。

可是，吳萊子話聲一停之後，他並沒有進一步的表示，又成了一尊泥菩薩。

吳萊子氣得狠狠的頓了一下脚，道：「你……你……。」

忽然，一絲細語透入他耳中道：「我也有我的計劃，你要壞了我的事，我會恨你一輩子！」

話說得重有千斤，吳萊子一腔熱血，若當頭潑了一盆冷水，當下心氣一洩，怔了一怔，再有什麼話，也說不出口了。

人家不領情，他又所爲何來，而事實上，他對他簡直就沒有辦法，他總不能把他拖下石頭，把他攆走。

吳萊子像是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只有轉身退了下來。

他退走的方向，正好與萬妙夫人藏身之處相反，急得她傳聲呼道：「乾爹，慢走，女兒在這裏呀！」一面繞身過去阻攔她。

幸好吳萊子這時正值心意灰懶之際，行動並不快疾，萬妙夫人及時攔住了他。

吳萊子搖了一搖頭，道：「我眞想不到，他是這樣的人……。」

萬妙夫人道：「乾爹，您怎能和他一般見識，他這陣子也够苦的了，您老人家先消消氣，等一等，看看結果吧。」

吳萊子忽然一瞪目道：「你們在搗什麼鬼？」

萬妙夫人叫了一聲，道：「乾爹，我們那敢在你老人家面前搗鬼。」

吳萊子氣虎虎的道：「上次，你明明說他沒有來，爲什麼他現在突然出現在這裏？」

萬妙夫人叫了一聲，道：「乾爹，你寃枉女兒了，他明明沒有和我們一道來，女兒剛才還以爲他就是你老人家哩！」

說話之際，吳萊子巳隨萬妙夫人來到他們隱身之處，李大叔李大嬸與吳萊子原是舊識，相見之下，少不得又沖淡了吳萊子不少怒氣。

吳萊子嘆了一口氣，道：「眞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夫只有認命了。」

萬妙夫人急急的問道：「你老人家身上的毒，三足蟾蜍也沒效麼？」

吳萊子搖一搖頭道：「沒用，他們說得不錯，那是無藥所解的。」

萬妙夫人星目閃動，沉凝了一陣，道：「附近不知潛伏了多少武林人物？」

她問得沒頭沒腦，吳萊子漫聲應道：「老夫剛才搜查了一遍，除了你們之外，附近還沒有別的人。」

李大叔一聳雙肩道：「高明！高明！我們居然一點不知道。」

吳萊子笑了一笑，道：「我是跟着你們一路上來的。」李大叔一聲讚佩，他的心情好過得多了。

萬妙夫人道：「乾爹，請你們注意附近，我去和他談談去。」嬌軀飄然而出，輕輕的落在卜勁蕩面前。

這次她心裏有了主見，劈頭便道：「蕩弟，不要裝模作樣，我們來好好的談一談。」

萬妙夫人的話聲，對卜勁蕩似乎有着無與倫比的震撼力，只見卜勁蕩全身發出一陣微顫，慢慢的睜開了雙目，他目光在萬妙夫人臉上一閃而過，接着便一低頭，不敢和她正目相對了。

他也沒有開口說話。

萬妙夫人嗔怒地喝道：「你說話呀！你爲什麼不說話？」

卜勁蕩又恢復了原有的冷漠，儘管心裏有如一團烈火般在滾動，他以極大的耐力，拚命咬着牙關，就是不發一言。

萬妙夫人火氣一冒，她可就不像吳萊子矜持身份。當下冷笑一聲，道：「兄弟，你可別怪二姊要拉你下來了。」玉手一伸而出，便向卜勁蕩肩頭上抓去……。

卜勁蕩眉頭一皺，萬妙夫人伸出去的手臂忽然在半途中一凝，止住不前了。

卜勁蕩眞壞，居然出手暗算她，乘其不備的點了她的穴道。

萬妙夫人心中怒火更大，方待出口叱責他時，開口之下，聲音也發不出來了。

就在此時，忽然又傳來吳萊子的呼聲，道：「快回來，有人來了！」

卜勁蕩推手一掌，不但解開了萬妙夫人穴道，同時掌力一震，把萬妙夫人凌空推了出去。

萬妙夫人穴道初解，根本提不起眞元內力，只有任由卜勁蕩的推力推了出去。

大家由動而靜，各自就地隱蔽住了身形。

來人一瀉而到，計有六人之多，其中四人落地之後，身形移動，佔住了四個方位。

留下二人，站在無影劍卜勁蕩身前丈遠之處，那是一對年輕人，女的不過二十四五歲，男的也不過三十多歲，都是才貌出衆，氣質絕倫的蓋世豐姿。

尤其那男的，容光煥發，自然流露着一種鷹睨鶚視，目空四海的氣概。

那女的，強顏帶笑之中，黛眉如結，顯得心事重重，愁腸滿腹。

那男的好銳利的目光，有意無意之間，向四週掃射了一眼，微微一笑，目光落回對面的無影劍卜勁蕩身上。

緊張的氣氛，凝結得四週一片沉寂，落針可聞。

萬妙夫人忍不住用傳音神功問吳萊子道：「乾爹，這一雙男女是什麼人？」

吳萊子搖了一搖頭，吐氣如絲地道：「沒見過，不知道。」

萬妙夫人傳音道：「您看那女的會不會就是蘭亭玉女常惜惜？」

「可能，那男的呢？會不會就是那所謂的山主？」

萬妙夫人搖搖螓首，迷惘地傳音道：「不大像，那山主似乎比他要年紀大得多哩……」

「咳！咳！」兩聲，打斷了萬妙夫人的話題，那男的說話道：「依照生死合約的約定，目前你只有一個『死』字……。」語意未了，忽的一頓，尤其最後出口的那個「死」字，說得聲震山谷，雲飛霧揚，教人心弦爲之一緊。

他目光盯在卜勁蕩身上，玩味着卜勁蕩的預期反應。

出人意料之外的，卜勁蕩的態度，冷漠得和一塊石頭一樣，臉上沒任何可供對方捉摸的變化，他就是一塊石頭，任你自說自話，充耳不聞。

那男子劍眉連挑，顯然被卜勁蕩激起了怒火，眼看就爆發起來，這時，那女的忽然輕輕的「嗯！」了一聲，那男居然以極大的耐力，把心中怒火壓了下去，乾笑了一聲，道：「但是你也還有不死的機會，哈！哈！哈哈……你們談談吧！」話聲一落，身形倏轉，留下那女的獨自退了下去，當他走到山峯一側時，忽然，又停下身形，目光一閃，射向萬妙夫人他們藏身之處，朗笑一聲，道：「朋友，你們最好不要輕擧妄動，小心佈在你們四週的天羅地網，如果受了什麼傷害，可怪不得人啊……不過，只要你們安份守己的待在那裏，本人將會放你們一條生路，哈！哈！哈哈！……。」退身於山峯之下去了。

另外那四人，仍然守護在四週，未被帶走。

這時，那女的邁步向前，悲聲切切地叫了一聲：「蕩哥哥……」不錯，她就是蘭亭玉女常惜惜，她滿臉的辛酸，再也控制不住，盡情的一傾而出，嬌軀一顫，便向卜勁蕩懷中倒去。

這時，卜勁蕩忽然暗中傳音提示於前，道：「夫人，在下不是卜大俠！」接着怒形於色的大喝一聲於後，「站住！」

蘭亭玉女心弦猛然一震，從迷亂中清醒過來，張惶失措的道了一個「你……」字，便停住了前撲的勢子。

石上那人道：「請夫人用傳音神功交談。」

蘭亭玉女常惜惜嘆息一聲，搖了一搖頭，道：「我……。」

石上那人接着傳音道：「夫人不必多說，在下知道了，請夫人細心靜聽……在下身死之後，夫人可請山主將在下埋葬在谷口東向三株老松之下，下葬時夫人務必請山主親臨行禮，到時必有大亂，夫人便可乘亂脫逃魔手了……在下身上有藥物一包，夫人可在稍後撫屍痛哭時，取藏身畔，在在下落葬時預先服用，可保無虞。」

蘭亭玉女常惜惜本巳傷心欲絕，聞言之下，更是淚眼婆娑的道：「你……。」

那人道：「夫人無需知道在下是什麼人，更不必知道在下爲什麼要這樣做，你依計行事就是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嘆聲，道：「不，我不能這樣做。」

「爲什麼？」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爲了一雙無辜的孩子。」

那人暗中問道：「你們的孩子不是巳經有了妥善的安排麼？」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他早在孩子身上做了手脚，萬難逃過他的毒手。」

那人傳音道：「在下下葬之時，就是他惡貫滿盈之日，他死亡之後，夫人還有什麼可害怕的。」

蘭亭玉女常惜惜螓首連連地搖道：「不行，不消除孩子身上的惡因，總是禍害，我不能再讓孩子受傷害。」

那人道：「怎樣才能消除令郎令媛身上的禁制呢？」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他答應過我，我那一天和他行禮成親，他就那一天解除孩子們身上的禁制。」

那人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蹙眉沉思起來。

蘭亭玉女常惜惜接着又道：「夫君，他要小妹和你商量一事。」她因爲功力受制，不能施展傳音神功與那人暗中談話，所以在稱呼上仍不得不視那人爲卜勁蕩。

那人一皺眉頭道：「什麼事？」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他要你活下去，你身中之毒別人解不了，他有辦法。」

那人道：「那也是你的意思。」

蘭亭玉女常惜惜點了一點螓首，反手在心口虛寫了八個字，看她虛寫的筆劃，似是「忍辱負重，爲世除害。」八個字。

那人暗嘆一聲，傳音道：「夫人，在下不能不死，在下一開口，他就知道在下是什麼人，結果反而誤事。」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他說他很愛惜你這份人才，只要你肯替他效力，你就不必死了，你身上的毒不要緊，他會替你解除。」

這是一句隱語，眞正內涵乃是關心卜勁藩身中之毒，他如果就此一死，卜勁藩的解藥豈不也無法獲得了。

那人怔了一怔，傳音道：「在下計不及此，誤了卜大俠……。」

蘭亭玉女常惜惜忽然輕「咦！」了一聲，道：「他……」

那人反應銳敏的接口道：「對不起，是在下把卜大俠引入九曲洞，困在裏面了，沒有二三天的摸索，是出不來的。」

蘭亭玉女常惜惜仰天一嘆，道：「天啦……」

那人又傳音道：「夫人，事已如此，別無選擇了，至於令郎令媛與卜大俠方面的事，夫人是聰明人，料能想得出補救辦法，在下一談不能再談，就此一死以謝夫人，夫人看着應付吧！」

他說做就做，話聲一落，左手一翻，一道寒光疾向自己心口扎去……。

蘭亭玉女常惜惜驚叫了一聲，可是以她所站的位置，除了驚叫之外，簡直毫無辦法阻止那人的自絕。

「嘍！」一粒寒星先擊在那人手腕上，震落了他用以自絕的匕首，接着，一條人影飛撲而來，喝聲，道：「你是什麼人？在此冒名欺人！」

音容身法和那凛人的氣勢，在在不同凡响，無影劍卜勁藩親自趕來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感應之一聲，一聲：「藩哥哥！」投向卜勁藩。

卜勁藩也是一聲：「惜妹！」雙臂一張接住了蘭亭玉女，他們兩條身形一接，便天不管地不顧的擁在一團。

那假冒卜勁藩的人身形一動，只聽一聲冷喝道：「小子，你在搗什麼鬼！」一道指風偸襲而到，點得他剛要站起來的身子，又仍然落回那塊石頭上。

接着人影閃動，吳萊子，萬妙夫人，李大叔，李大嬸與小黑子等人，一窩蜂的從隱身之處射了出來。

情勢急變之下，萬妙夫人他們那管那人的警告，還是不顧一切的衝了出來，把卜勁藩他們夫婦衞護在中央。

而事實也出人意料之外的奇怪，他們冒險出來，居然平安無事，什麼損害都沒有，顯見剛才那人只是虛聲恫嚇而已。

吳萊子他們紛紛跳了出來，那守在四週的四個人竟然視若無覩，不加理會。

吳萊子一把抓起石上那人一面伸手去揭他臉上人皮面具，一面口中罵道：「小子，原來是你在暗中搗魔，老夫倒要看看你是什麼東西變的。」

撕的一聲，那人臉上的人皮面具扯下來了，現出了本來面目。

萬妙夫人目光一閃，氣沖沖的罵道：「絕情書生！原來是你！」

絕情書生張不凡中了一指，無法施展身手，但還是可以說話，苦笑一聲，道：「請夫人原諒，在下絕無半點惡意。」

無影劍卜勁藩與蘭亭玉女久別重逢，情難自禁的抱在一起，爲時極爲短暫，無影劍卜勁藩首先恢復冷靜，鬆開蘭亭玉女道：「惜妹，我們要面對現實。」

蘭亭玉女常惜惜靈智一清，已見另一個卜勁藩提着那石上人在喝問，她立時接口道：「不錯，那位大俠沒有惡意。」

吳萊子放下絕情書生張不凡，同時解了他的穴道，道：「小子，難爲你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目光一愣，盯着吳萊子道：「您？……」又是一個卜勁藩，教她怎能不驚訝失聲。

無影劍卜勁藩一旁接口道：「他老人家……。」

吳萊子一揮手，止住無影劍卜勁藩道：「先不要……」

「哈！哈！哈哈！他就是不說，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了。」剛才那與蘭亭玉女常惜惜併肩而來的男子，臉上帶着高深莫測的笑容，緩步走了出來。

他還是和退去時一樣，單人而去，單人而來，身後並未帶來新的打手。

他態度輕鬆，像沒事人一樣直向他們身前走來。

絕情書生張不凡人皮面具已被揭下，面對着來人是他的本來面目，這時只見他面色突然變得又青又白，全身止不住的抖動起來，發着顫抖的聲音，輕得蚊子似的道：「參見山主！」身子便慢慢的矮了下去……。

「哼！沒出息的東西！」萬妙夫人看得心裏好難過，罵了起來。

絕情書生張不凡矮下去的身子忽然一僵，接着一挺腰直了起來，望了萬妙夫人一眼，灰白的臉色紅了一紅，訕訕的道：「夫人罵得是，在下死都不怕，還怕他做什麼？」

常言有道「狗急跳牆，人急拚命。」絕情書生張不凡不是不明白，再是告饒求免，也非死於山主辣手之下不可，只因積威之下，心理上無形之間已爲之被制，不自覺的提不起反抗的勇氣，萬妙夫人這一罵，倒罵得他神智一醒，暗道一聲：「是呀，反正是一死，還怕他何來！」此念一出，立時恢復了自己的尊嚴和勇氣，挺起了身子。

山主臉上肌肉微微的顫動了一下，冷笑一聲，道：「看來這四週的設置被破壞，都是你搗的鬼了。」

絕情書生張不凡一旦突破心理枷鎖，勇武之氣立時倍生，昂然一笑，道：「明人不做暗事，都是在下所爲。」

那山主目光一厲，喝道：「該死的東西！」

絕情書生張不凡厲着頭皮笑道：「那一個人能不死。」

那山主道：「一樣的死，你却要死得慘絕人寰，爲後世叛主者戒。」忽然，一招手點向絕情書生張不凡。

絕情書生張不凡素知這位山主心黑手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置自己於死地，暗中早作好了應變準備，他察言觀色，不待山主出手點來，人已先行一步幌肩急退。山主一指落了空，他爲保持自己的身份，又不便第二次出手，只好冷笑一聲，道：「你多活一個時辰，所付的代價加倍的重大。」

吳萊子橫身擋在那山主與絕情書生張不凡之間，一翻雙眼，道：「小子，取下你的人皮面具來！」

那山主大笑道：「原來是吳萊子！」

吳萊子扯下臉上人皮面具，摔在地上，道：「是又怎樣！亮出你本來面目！」

那山主哼的一聲，道：「憑你！還差得太遠！」

吳萊子大喝一聲，道：「手下見眞章！」右手一探，疾如電光石火，直奔那山主面門。那山主冷冷的一笑，不避不讓，右手一抬，屈着一指，迎着吳萊子來手，輕輕一切。

看來他那一手輕鬆平淡至極，但吳萊子的感受却與旁觀者大大的不同，但覺一股奇寒無比的暗勁，像利刃般刺骨奇痛，就他那深厚的修爲內力，也是抵擋不住，只覺指力一洩，所望難成，急切間，他只有身形一縮，退了五步。

吳萊子一招受挫，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道：「老夫知道你是誰了。」

那山主目光一冷，震聲道：「誰？」

吳萊子道：「巧手人魔！」

那山主笑道：「巧手人魔又是誰？」

吳萊子一怔，答不出話來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接口道：「他……」

那山主目光轉向蘭亭玉女常惜惜，微微一笑，道：「惜妹，過來！」

蘭亭玉女常惜惜臉上的容光一閃而熄，淒苦的望了無影劍卜勁藩一眼，移動蓮步，畏縮的向那山主身前走去。

無影劍卜勁藩伸手拉住蘭亭玉女常惜惜，道：「惜妹，不要怕他，今天就是他惡貫滿盈的日子了。」

蘭亭玉女常惜惜掙扎道：「不！」

那山主哈哈一笑道：「卜勁藩你的床頭人變了心啦！」

無影劍卜勁藩理也不理那山主，正目凝視着蘭亭玉女常惜惜道：「惜妹，我已想開了，捨不得犧牲的人，永遠是弱者，也永遠是人家俎上魚肉，只有捨得犧牲的人，才能祛除私念，轉弱爲强，與他一拚生死存亡，惜妹，讓我們夫婦在武林之中留下這份珍貴的醒覺吧！」

蘭亭玉女常惜惜臉上神光數易，猶豫者再三，最後秀目中淚水像缺了口的黃河水一樣，一傾而下。但他人却虛軟的退了一步，轉到無影劍卜勁藩身後，輕輕的道：「他就是呂大哥，銀笛專諸呂錦光！」

無影劍卜勁藩楞了一下道：「是他？」一副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的神情。

那山主哈哈一笑道：「兄弟，別來無恙。」撕下人皮面具，現出本來面目，可不是，他就是江湖人見人讚的銀笛專諸呂錦光。銀笛專諸呂錦光目光閃動，從大家臉上緩緩的一掃而過，點着頭自言自語地道：「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那就一個都不能留了。」

吳萊子聞言大笑道：「小子，你好大的口氣。」

銀笛專諸呂錦光猛然喝一聲，道：「老匹夫，自速其死！」他喝聲中，自己並沒有上前，反而微微一側身，就在他微微一側之際，只見一道金光，從一棵古松枝葉中電射而出，直奔吳萊子。

無影劍卜勁藩口中喝了一聲：「來得好！」身形一橫，一道銀光漫洒而出，迎住那道金光，叮！叮！噹！噹！不絕耳的交繞了片刻，只聽一聲厲說慘叫，發自金光之中，隨之金光一斂，地上多了一條手臂和一把金劍，同時，飛起一道人影，向樹影之中退去。

銀笛專諸呂錦光謂嘆一聲，道：「兄弟，可喜！可賀！士別三日，你的快劍又有了改觀的進步。」

無影劍卜勁藩劍眉一軒道：「堪承教否？請！」

銀笛專諸呂錦光微微一笑，搖頭道：「咱們情如手足，既共妻，又共子……」

蘭亭玉女常惜惜氣得全身皆顫，失態的尖聲狂叫道：「你胡說！」

無影劍卜勁藩淡淡的一笑，道：「犧牲的精神是打落門牙和血吞，惜妹，犯得着和他生氣麼？」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笑道：「卜兄弟，你量大如海，小兄又怎能和你計較，你還是免了吧？」

「好說，好說，施主的度量也不小，那麼和我老和尚活動如何？」一個身穿破舊僧衣的窮和尚，隨着話聲出現在大家視錢內，拖拖拉拉的走了過來。

銀笛專諸呂錦光大感意外的一怔，道：「是你。」

那和尚微微點頭道：「你想不到我老和尚會來，我老和尚更想不到巧手人魔是你呂大俠，意外啊！」火工和尚就是火工和尚，說出來的話，沒有半點和尚味道。

吳萊子雙目一皺，聳了一聳肩頭，問道：「大師是？……」

火工和尚道：「老和尚是火工和尚，鐵佛寺的火工和尚，順便告訴你一句話，你老施主所邀約的朋友，都不會來了！」

吳萊子聽得臉色大駭，額頭上的汗珠像湧泉冒出來，緊張地道：「他們……」

他不是等閑人物，所經過的大風大浪不知有多少，從來沒有這樣緊張過，由此可見，他現在是多麼的驚悸和絕望。

要知，他剛才一伸手之下，已測出當前這位銀笛專諸呂錦光深藏不露，不知有多高的本事，放眼在場諸人，可說沒有一個人能是他的敵手，當然，他也不認爲一個鐵佛寺的火工和尚能創出什麼奇跡來。

所以，難怪他緊張得失去了往日的遊戲態度。

火工和尚微微一笑道：「老施主，你也盡過心力了，請坐過一旁療毒去吧！」大袖一甩，一道黑光脫袖而出，直射吳萊子。吳萊子吃了一驚，身形一側，抓手抄去，黑光入手一軟，原來是一粒丸藥。

他猶豫了一下，無影劍卜勁藩叫聲，道：「你老人家放心，服下去就是。」

銀笛專諸呂錦光笑道：「我就不相信，當今之世另有別人解得你身上之毒。」

火工和尚道：「那你就等着看吧。」

銀笛專諸呂錦光嘿！嘿！地笑道：「老和尚，你敢賭點什麼東西？」

火工和尚道：「我和尚的命。」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笑道：「你的命不值錢，誰要！」

萬妙夫人道：「也賠上我一條命。」

銀笛專諸呂錦光「嗤！」的一聲，道：「你算什麼東西！」

這時，吳萊子早已將那粒丸藥服下，不理會他們的口舌，坐在一旁調息去了。

萬妙夫人杏目一鼓，就要反口相譏，無影劍卜勁藩接口道：「我眞瞎了眼，怎會交上你這樣的朋友……」

銀笛專諸呂錦光笑道：「你那裏是瞎了眼，不過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利口如刀，一派陰險毒辣的姿態。

只聽「哇」的一聲，蘭亭玉女常惜惜已被氣得逆血翻轉，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銀笛專諸呂錦光哈哈大笑道：「惜妹，你已是生了兩個孩子的了，爲什麼還這樣害羞……。」

孰可忍，孰不可忍，無影劍卜勁藩也被激得怒火攻心，大喝一聲，道：「賊子，我今天就要爲人類除害了！」

話聲中，奇形快劍一挺而起，直取銀笛專諸呂錦光……

火工和尚輕喝一聲道：「卜大俠，讓他多活片刻，待吳老兒毒傷好了再說。」

吳萊子的毒傷誰不關心，就銀笛專諸呂錦光也一樣的關心，不過，他關心的不是吳萊子的生死，而是火工和尚藥物的效驗，如果火工和尚的藥物眞能解開那毒中之王，那麼這火工和尚就要特別注意了。

無影劍卜勁藩長嘆一聲，收劍而退。

銀笛專諸呂錦光表面上冷笑連連，暗中却絲毫不懈地注視着吳萊子的反應。

一場即將爆發的熱戰，却因火工和尚一句話而暫時平息了下來。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轉移到吳萊子身上，銀笛專諸呂錦光有着勝利在握的充份把握，心理上仍然保持着「靈貓戲鼠」的優越姿態，口角噙着一抹欣賞者的微笑。

他暗自得意地叫道：「你們來吧，你們都來吧！把你們一網打盡之後，我就可以擁着這可愛的天下第一美人，高枕無憂的樂享艷福了。」

就在他想得高興的時候，吳萊子的身上忽然冒出了一層黑氣，黑氣緩緩上升，他的臉色却由青轉白，漸漸有了血色。

銀笛專諸呂錦光暗中一震，忖道：「火工和尚眞有點名堂，我那毒中之王居然被他解去了……」一念未了，只見峯頂又來了一個和尚，這個和尚他熟得很，是他眼中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鐵和尚。

鐵和尚也是一個不大像和尚的和尚，一跑上峯頂，便大叫大嚷的道：「下面的事，一切順利，這裏又給你找來一件證物，接着！」鐵和尚揚手將一隻黑色珠子串連的絲囊，拋給火工和尚。

那黑珠絲囊一現之下，銀笛專諸呂錦光臉色大變，飛身向那黑珠絲囊撲去。

這時，那火工和尚忽然神態一正，口中唸出了一聲「阿彌陀佛」，喝道：「與我退回去。」僧袖一拂，一股無形罡力，捲得銀笛專諸呂錦光撲來的身子，凌空倒飛了回去，落在原來站身的地方。

接着，那火工和尚伸手接住黑珠絲囊，目光一注之下，又唸了一聲：「阿彌陀佛！」

這時，銀笛專諸呂錦光也揚聲發出一聲厲嘯，嘯聲尖銳刺耳，令人心悸神衰。

同時，那四個守在四方從未一動的漢子，也各自大喝一聲，撲了過來。

火工和尚冷喝一聲道：「畜孳，有我火工和尚在此，那還容得你爲惡逞兇。」

喝聲中，袖中飛出四點寒星，分取那撲過來的四漢子，那四漢子對火工和尚發出的寒星，似乎有着天性上的恐懼，大叫一聲，不敢再行前撲，折身向峯下飛逃。

可是，他們的速迅度，那有火工和尚發出的寒星快，只聽「卜，卜，」兩聲，那寒星便沒入他們背心之內。

但是，那四個漢子並未立時倒下，也沒有受傷後的明顯反應，身形一閃，沒入樹林之中。

這種變化太快了。銀笛專諸呂錦光也看得一楞，就在他一楞之下，只聽，那奔入林中的人，這才發出一聲慘號之聲，接着，四週林中冒起一陣陣的黃烟。

頃刻之間，那黃烟便蓋滿了整個的四週樹林。銀笛專諸呂錦光看得心情大駭，狂叫道：「你破了我的『陰火死網』，你是什麼人，我要和你拚了！」身形一冒而起，再次撲向火工和尚。

無影劍卜勁藩大喝一聲，振腕洒出了一片劍光，撥浪般向銀笛專諸呂錦光捲過去。同時，吳萊子忽然挺身而起，大叫了一聲，道：「勁藩，快退下來，你……」

他也不顧一切的向銀笛專諸呂錦光撲去。

吳萊子的身形剛剛接近，只見滿天血雨，臨頭罩來，他一式「翻雲覆雨」，避過那陣血雨，身形落地，再向無影劍卜勁藩望去時，只見無影劍卜勁藩痴痴的站在那裏。地上落滿了一地碎肉片，銀笛專諸呂錦光就這樣消失了。

顯然，無影劍卜勁藩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實，他被勝利冲昏了頭，楞在那裏。

當然，事情不會沒有理由的，只是除了已死的銀笛專諸呂錦光自己與火工和尚外，別人不知道罷了。

原來，火工和尚當初拂袖震退銀笛專諸呂錦光時，就用無形氣勁，封閉了銀笛專諸呂錦光一處奇經外穴，那封穴的勁力，極其神妙，銀笛專諸呂錦光不施展他深藏不露的「絕滅神功」時，那勁力絕不發生作用，因此，銀笛專諸呂錦光自己都不知道火工和尚已經在他身上下了禁制。

該死的是他竟然暗起兇心，要以他的「絕滅神功」置火工和尚於死地，他這樣施展「滅絕神功」，禁制立生反應，心肌突然收縮，一口眞氣就提不上來了。

時間的巧合，無影劍卜勁藩又使了一招威力奇大的「火樹銀花」，於是，銀笛專諸呂錦光死得慘不忍覩。

時間停頓了一下，大家心中似乎有了一片空白。忽然，小黑子大叫一聲道：「那二個和尚怎麼不見了？」

火工和尚不見了，鐵和尚不見了。

樹梢上的黃烟也消失不見了。

峯巔上的濃雲密霧也翻翻滾滾的向四週散去。當頭碧空萬里，他們已沐浴在一片和煦的陽光之中了。

（全書完）

武林軼事

黎仁超勇奪七星刀

麥海雲・文

舊日廣州最繁華的時期，水上有妓艇，但以仙舫爲名，其中有一個仙舫叫做「水月仙舫」，乃係一名姓趙的中年婦人所經營的妓寨生意，該處就是鬼棚尾，那時各地商家非常活躍，因此到妓寨尋歡作樂的甚衆，岸上的妓院當中，最有名氣的就是「陳塘」，至於水上妓院，那就首推鬼棚尾一帶，其中有些紫洞艇橫列在河面，稱爲水街，至於水月仙舫的妓艇，却是永遠泊在岸邊，因此它比較規模較大，晚上華燈高照，艷女如雲，就算在岸上走動的夜歸人看了，也會向她們多望一眼，商場的生意愈好，這種妓院的尋芳客愈多，那是意料中事，不過，有本領經營妓艇的人，都要拜會當地惡霸，倘非如此，就要靠一兩個武功相當傑出的師傅作爲保鏢，然後站得穩，水月仙舫亦無例外，它的老板娘就是趙大姑，綽號大鷄六，又稱六嫂，一來大鷄六本人有些武藝，妓艇兩邊掛滿了闊邊的短刀，其薄如紙，稱爲薄刀，大鷄六那一對薄刀，曾經在江湖上殺過許多大盜，故此她很有聲望，再又因爲大鷄六是蘇黑虎的情婦，蘇黑虎根本就沒有結婚，把她視如正室，那個黑虎館就設在鬼棚尾附近，隨時可以召集三幾十名打手，僅憑蘇黑虎一人之力，也可以保護水月仙舫，不怕給匪幫侵犯，在這種情況下，蘇黑虎與大鷄六更加情意綿綿。

有一年初春佳日，大鷄六與蘇黑虎兩人在艇上飲酒賀歲，大鷄六忽然嘆息一聲，說：「黑虎哥，我們這一行的生意，多數是兩手空空，闖蕩江湖幹出來的，不瞞你說，初時我並無銀両積蓄，只靠一名十分有義氣的敎頭史剛借給我五百両銀經營水月仙舫，然後有今時今日，史剛很是富裕，從來沒有向我收取利息，更不會追討本錢，我受恩於他，愧無以報，近來聽說他老人家的健康欠佳，經常夜間咳嗽到天亮，我很想在他沒有病入沉疴之前，替他做一點事，如果到時有些困難，勞煩黑虎哥拔刀相助，你可否賜助呢？」

蘇黑虎說：「我早已聽說過廣州大北卌一區有一個老翁叫做史剛，乃係天山派的掌門人，此人由北南下，築了一座很有氣勢的花園，叫做剛園，那一柄掌門刀，喚做七星刀，乃係天下七大寶刀之一，大鷄六，你所指的人，是否那一位史老先生呢？」

大鷄六喜形於色，說：「黑虎哥，你眞是見識廣博，我一講出更老頭子的名氣，你就知道他是天山派的掌門人，不愧稱做廣東十虎，剛才我問你之事，究竟意下如何呢？」

蘇黑虎很鄭重的說：「一來史剛是北方重要的人物，到南方隱居，我們廣東十虎應該把他看做老前輩，倘有困難，理該拔刀相助，二來他贈你鉅金，經營水月仙舫，你想報答他的恩惠，我們兩人既然相愛，當然要拔刀相助的，究竟他有何種困難呢？」

大鷄六聽了，忽然滿臉愁容，說：「說來話長了，還是簡括一點把這件事情告訴你吧，史剛今年七十一歲，雖然病倒，手上的武功不弱，他在六十歲賀壽的時期仍然十分精壯，那一年他在河北賀壽，各路英雄雲集，其中有一名女匪喚做飛天蜈蚣，夜間出沒，盜取豪門富戶的珠寶，偶然跟着各ㄟ到河北史家大府賀壽，當時史剛喪耦兩年，尚未衰老，竟然給飛天蜈蚣的美色所惑，相好起來，隨後史剛到南方隱居，飛天蜈蚣朱虹，一直都在身邊作伴，後來他逐漸衰老，忽然離開，仍在廣州以及四鄉幹沒本錢的生意，史剛沒有子女，飛天蜈蚣却有兩個兒子，並非史剛生養的，但與史剛同居的一段時期，史剛却把兩人看做親生骨肉一般，非常愛護，後來朱虹一怒而去，兩個兒子亦給她帶走，史剛渴望有人替他把兩個孩子找回來，那是他老人家最大的一種心願，如果黑虎哥肯傾全力協助，我相信你們集了廣東十虎之力，區區一個飛天蜈蚣的行踪，不難獲悉，找到了朱虹，自然會把兩名僅有十多歲的孩子找出來，照情形看，那兩個孩子大概是十一二歲左右，始終仍是寄養在甚麼一個地方，朱虹是個女飛賊，決不會經常露臉，如果找到孩子的踪跡，由史剛親自把他們接回來，就算沒有朱虹，史老頭子也是非常高興，那時必有相當大的賞賜，故此，這一宗生意，就算站在江湖立場看來。也是值得去做的，我想說的話只是這些，如果黑虎哥眞有此意，拔刀相助，我就今晚再到史剛那邊探聽飛天蜈蚣朱虹的行踪。」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大鷄六望望住蘇黑虎，一雙媚眼透出無限情意，此情此景，蘇黑虎無法推辭，慨然答應，但却眉心一皺，說：「大鷄六，你自己也是江湖人物，當然知情，如果有一個目標，我們廣東十虎携手作戰，就算此人是銅鐵鑄成的金剛，我們也不怕他，問題在這裏，有資格稱做飛天蜈蚣的女人，一定是行踪無定的，史剛長年臥病，如何知道她的下落呢？你姑且向史剛打聽一下，另一方面我跟黎仁超商量，因爲他在當押店做頭櫃，跟各方面的知名人物接觸，也許會有一點風聲。」這番話反映出蘇黑虎確是有心帮忙了，大鷄六更加高興，頻頻稱謝。

蘇黑虎雖是魯莽，但却料事如神，果然不出所料，大鷄六夜間往見史剛，查問朱虹的行踪，史剛乾咳了幾聲，沉住氣說：「我已經三年聽不到她的消息了，大鷄六，如果你有辦法找到朱虹，務請替我說幾句好話，盼望她從速帶兩個兒子回來，就說我不久於塵世，我的全副家產，全部留給這兩個兒子，到時她也不必再做女飛賊，至於他以前所幹的事情，就算有甚麼軌外行爲對不起我，我也不再計較。」

大鷄六把這番話轉告蘇黑虎，蘇黑虎

笑了笑，說：「既然史老頭子有言在先，我們辦事就比較容易，只要找着朱虹，相信她一定答應的，照情形看，大概是史老頭子患病在床之際，飛天蜈蚣曾經跟情郎偷歡，給他發覺，逐出家門，倘非如此，她決不會一怒之下帶走兩個兒子的，不過，史老頭子告訴你前事不計，務求兩個兒子早日回家，那就簡便得多。」

說到這裏，蘇黑虎很冷靜的說：「大鷄六，你仍是留在水月仙舫等候消息好了，此事絕對不能洩漏半句，否則，打草驚蛇，担心飛天蜈蚣朱虹發生誤會，以爲史剛想找她算賬，那就弄巧反拙，至於她的行蹤，除非她已經離開廣東，無法追踪，否則，我們一定有辦法把她找回來的，你放心好了。」

蘇黑虎說得如此鄭重，大鷄六當然是聽了心上一喜的，於是這件事情暫時告一段落。

三天之後，有一晚，蘇黑虎跟黎仁超兩人到附近的天香樓小酌，派人召喚大鷄六到該處相敍，談及飛天蜈蚣朱虹，黎仁超說道：「大鷄六，我從蘇黑虎口中獲悉，史老先生渴望把兩名兒子找回來，同在一起團聚，心裏也覺高興，故此，想盡辦法找尋朱虹，現時已經有了眉目，特此奉告。」

這番話是低聲說出來的，看來很有神氣，必然屬實，大鷄六聽了，欣然點頭，低聲問：「朱虹現居何處呢？」

黎仁超說：「我並非直接找到朱虹的，只是透過捕快陳廣之口，然後知道她的蹤跡，她曾經一度離開廣州，遠赴韶關，在東江一帶幹着沒本錢的生意，刼取富室財物，最近忽又潛回，去年冬季曾經在此地犯過三次案，捕快當中只有陳廣輕功最好，曾經夜間追踪她到鼓樓，便即失去踪影，陳廣不敢密告官府，担心多生枝節，看來飛天蜈蚣必在鼓樓附近，甚至躲在鼓樓裏面，如果我們聯手抓她，相信她是逃不了的，廣東十虎當中輕功最好的一個人就是鐵指陳，必須懇求他帮忙。」

大鷄六說：「此事有勞各位兄弟帮助，事成之後，就算史老頭子沒有巨額賞金賜惠，我們仍是非常感激的，請各位看在蘇黑虎的臉上，帮忙這一次。」

蘇黑虎在旁聽了，當然加一兩句說話，請黎仁超鼎力帮助，黎仁超說：「這樣吧，就算捕快陳廣也把他拖進來，連帶大鷄六，我們有五個人，武功出衆，相信飛天蜈蚣一定是逃不了的，不過，廣州的鼓樓共有兩處，乃係東鼓樓與西鼓樓，每年除了初春上元節，縣官大人率衆前往鼓樓鳴鐘祭鼓之外，平時沒有人走近，夜裏更加荒涼，此行說不定會發生劇鬥，我們必須有些準備。」

黎仁超一向計謀出衆，他早已聽到飛天蜈蚣的大名，認爲五人合力制服那一條蜈蚣，未必手到擒來，故此要另想辦法。

當時，三個人在天香樓飲酒，詳細研究如何捕捉飛天蜈蚣的妙計，半醉然後分手。

過了兩天，黎仁超果然另約廣東十虎之一的鐵指陳以及捕快陳廣，同到天香樓再度飲宴，決定如何進行夜間出擊。

廣州的鐘鼓樓，又名醉樓，分東西兩處，本來有兩層，但已局部荒廢，不過，上面那一層却是可以住人的，依照清朝的習例，凡是有慶典，例必鳴鐘擊鼓，那兩個地方的銅鐘，俱是重千斤過外，還有大鼓，因爲該處太過荒涼，建築在城樓之上，故此，等閒之輩，不敢住在那裏，久而久之，兩廣總督滿榮，索性讓它自生自滅，到了上元節，照例派人到該處鳴鐘擊鼓而已。飛天蜈蚣朱虹選擇那地方作爲晚上歇息之用，倒是很理想的，不過，蘇黑虎以及黎仁超等人，想到該處擒拿這一條會飛的蜈蚣，絕非容易。那晚，三更時份，五人在城樓附近的一間豆腐店歇宿，輪流觀看外邊的動靜，在西鼓樓那邊守候三晚，毫無跡象，轉移陣地，到東鼓樓這邊來，仍是找一間豆腐店歇脚，未到五更，月色漸暗，他們突然看見一條黑影從遠處飛躍過來，靠近城門，便即消失，當時早晚開城，深夜城門緊閉，故此他們斷定這一條黑影一定是到東鼓樓上面歇宿的，雖然沒有半點燈光，仍可想像得到，此人輕功十分厲害，必是飛天蜈蚣朱虹。

他們早已定下捉拿蜈蚣的計劃，那時就依照原定計劃去做，五個人當中輕功最好的就是鐵指陳，其次是捕快陳廣，至於黎仁超，雖然手上的武功不弱，但却上高落低，比不上他們，只好在下邊接應，蘇黑虎是個彪形大漢，更加談不到輕功的造詣，他就跟大鷄六兩人押陣。

他們預先已經看清楚地形地勢，佈置一切，在東鼓樓向城門之外伸展的一片樹林裏面，佈下天羅地網，認爲飛天蜈蚣這晚插翼難飛，然後動手。

鐵指陳一馬當先，用五爪金龍抓住城牆，先行攀登，跟着就是陳廣，兩人到了城牆之上，直趨鼓樓，不過一會，果然抵達鐘鼓樓下面，但見鼓樓的木門緊閉，上面雖然沒有燈光，窗子却是打開的，料想飛天蜈蚣必然從該處進出，鐵指陳向陳廣望了一眼，便即施展輕功，由外牆攀登，轉瞬就到達二樓的窗外，飛躍進去。

那個窗只是虛有其表，既然沒有任何一種障碍物，甚至窗框也是破爛的，鐵指陳聳身入內，毫無困難，但因窗框仍有一部份留下，故此他要撞破那些橫杆，然後雙脚落地，就在這時，突然聽到一陣風聲．鐵指陳非常機警，連忙向上飛躍，避過對方由下三路劈來的一刀，跟着他就在空中拔刀，人到刀到，雙刀齊出，對方再度用旋風刀撲攻，鐵指陳已經把雙刀招架，大喝一聲，外邊的陳廣應聲而入。

在月色微明之下，鐵指陳看見一個非常嬌艷的女人，左手握刀，那一柄單刀特別長，但却很薄，知道對方是慣於施展刀法的人，不敢怠慢，由於陳廣和鐵指陳兩人輕功厲害，都是腰間帶着雙刀，舞弄起來，兩人就是四把刀，迫住飛天蜈蚣朱虹，她把他們恨得咬牙切齒，却又無可奈何，只好虛幌一刀，飛身躍出。

他們數人早有準備，入屋之前已經很細心的佈置一切，設法擋住鼓樓向城內街巷的那邊窗口，迫她由向北的破窗飛出。

大鷄六跟蘇黑虎兩人早在城外的小樹林恭候，那時發覺一條黑影飛躍出來，跟着聽到一聲驚呼，知道飛天蜈蚣跌進圈套，哈哈大笑，連忙拔出兵器走近，鐵指陳

陳廣兩人，先後從鼓樓飛躍城牆之外，跟住向樹林那邊飛奔。兩人到達該處，已經看見蘇黑虎和大鷄六，連忙趨前詢問究竟，蘇黑虎說：「我們所用的魚網有三十斤重，別說捉拿蜈蚣，就算眞的有一頭猛虎跌進網內，也無法擺脫。」

原來五人密斟的一種計劃，利用魚網放在樹林之內，迫朱虹朝着那個方向走動，自動跌進圈套，這一招漁翁撒網，果然把朱虹手到擒來。

朱虹雖然身上有刀，但因跌在網內，刀法一時施展不出，想用那柄鋼刀割裂魚網也辦不到，因爲那種魚網經過油浸多次，非常堅靱，無法用刀砍破，她變成了網中魚，雖然切齒痛恨，但却心裏吃驚。

就在那時，大鷄六走近一點，說：「飛天蜈蚣，這回你插翼難飛了，跟你交手的一個武林高手就是鐵指陳，另外一名高手叫做陳廣，乃是捕快，我們合力捉你，並非想把你獻給官方，而是替天山派的掌門人史剛求情，希望你回心轉意，回到他的身邊。」

朱虹雖然身在網中，仍有一股豪氣，冷笑一聲，說：「如果眞是史剛求我回去，爲甚麼他不親自到此地向我求情呢？」

大鷄六柔聲說：「並非他不想跟我們來，而是他老人家病重，實在走不動。」

輪到蘇黑虎開口了，他把史剛的願望說出來，而且十分鄭重的說：「飛天蜈蚣朱虹，憑着我蘇黑虎這個金漆招牌，所說的話每一句都是响噹噹，並無虛假，史老頭子危在旦夕，不是想見你那麼簡單，還盼望你把兩個兒子帶回史家，當衆說出遺言，把整副家財連帶寶刀分贈你們三母子，去遲一步，恐怕他咽了最後一口氣，那些家財就給族人你搶我奪，輪不到你們分潤了。」

這番話當然是給朱虹聽得進耳的，就算她不垂涎史家的財產，也希望得到名震天下的七星刀，聽了欣然點頭，於是他們趨前解開繩索，跟手把那一個重達三十斤過外的魚網用火焚燬，然後分別越過城牆，回到城內的街巷來。

天亮之前，照例靠近城門的大街小巷，半個人影也沒有，他們幾個武林高手，很輕鬆的先由大街轉入橫巷，到達大北那邊。

雖然北門仍是緊閉，不過，那些人高來高去，簡直不會把城牆看在眼裏，又再越牆而出，飛撲到山邊的「剛園別墅」，然後入內。

大鷄六單獨把朱虹引進史剛的寢室，柔聲叫喚了一句：「剛叔叔！」跟住退下，讓飛天蜈蚣朱虹單獨留在寢室之內。

這一種行徑也是黎仁超事前計劃出來的，大鷄六如法泡製，果然不出所料，史剛渴望朱虹回來，朱虹也盼望得到史家的寶刀和產業，兩人見面並不埋怨對方，就此欣然相聚，至於五名好漢，當晚留在剛園之內，翌日仍以貴賓姿態出現，奇妙得很，局勢突變，他倆和好如前。

當時朱虹就留在史剛身邊，慇懃侍候，翌日中午出來見客，竟然擺出了主婦的身份，叫女僕到外邊購買酒肉，跟各人轟飲，有說有笑，竟把宵來交手的事情拋於腦後。

幾位好漢已經完成任務，吃了一席豐盛的晚餐，各自散去，只有大鷄六暫時留下，一方面監視朱虹的行踪，另一方面看看史剛有何吩咐。

朱虹從史剛口中獲悉，這一次她能夠回到史家來，歸功於大鷄六，她也着實感激大鷄六，並無怨恨之情，兩人都是女流之輩，很快就談得來，大鷄六一住三日，然後離去。

臨走時她還看見朱虹侍候史剛就像一個賢良主婦，心裏暗自稱奇。

又是一日，幾位英雄好漢重聚天香樓談及此事，引以爲奇，大鷄六說：「朱虹這個女人實在變幻無常，忽然是一名飛賊，忽然變成家庭主婦，這種女人，眞是可怕。」

蘇黑虎說：「不管怎樣，她能夠侍候史剛，使他多活幾年，也是好的。」

黎仁超在旁聽了，臉色一沉，說：「你們都看錯了，朱虹愈是慇懃侍候，史剛就愈加死得快！」

不必解釋，絃外之音，他們一聽就心裏明白，登時心上一寒，替史剛担心。那時他們只是隨便猜測，怎料旬日過後，史剛忽然病危，幾名好漢先後走進剛園作客，驚聞此事，已經無術回天，史老頭子何時撒手塵寰呢？只是時間問題。

當時大鷄六有一晚在史剛的病榻之前侍候，湊巧朱虹有事走出，史剛忽然沉住氣說了一句：「七星刀藏在墓裏，它是天山派的掌門刀，而且是開啓寶藏的秘匙，我死了，仍要物歸原主。」

大鷄六引以爲奇，再行湊近一點，問：「七星刀藏在那一個墓裏？」

史剛還未回答，只是在嘴上透出了一個：「奇……」字，他瞥眼看見朱虹走入，便不做聲。

那晚幾個好漢在天香樓聚談，大鷄六說出此事，婉惜不已，補充一句：「倘不是朱虹闖入，我已獲悉藏刀之處。」

黎仁超很有心思，聽了就說：「大鷄六，你可否把當時史剛所說的每一句話，再說一遍。」

大鷄六說：「這有何難？」

說完，她果然把它覆述一遍，黎仁超說：「史老頭子是說了一個奇字，便不再說，你只是聽到奇字的音响而已，說不定它不是奇字，只是同音的字，我認爲他想說的，是麒麟那個麒字，你們是否有此同感？」

鐵指陳聽了，微有所悟，說：「大概黎兄想說的是麒麟嶺了，是也不是呢？」

黎仁超沒有開口，臉露微笑。

蘇黑虎衝口而出的說：「奇字以及麒字有何分別？鐵指陳，請你解釋幾句。」

鐵指陳說：「在五羊城北門之外，有一條康莊大道，通到很遠，近處有幾座山，俱是名氣响噹噹的，瘦狗嶺比較近，麒麟嶺比較遠，該處最大的一條村全是姓史居住的，史大爺武功極好，他有七個兒子三個女兒，女的別說了，男的綽號史家七虎，不知道史大爺是否天山派的人，如果他也是天山派，無疑的七星刀藏在史家祖墳之內。」

黎仁超欣然點頭，說：「陳兄所言，正合弟之心意，事不宜遲，我們分道揚鑣

，立刻到處打聽，三日之後再到天香樓細談。」

很快就是三日，那晚幾個英雄人物同在天香樓淺斟低酌，大鷄六也抽空趕到樓頭痛飲，分別報告關於史家莊以及麒麟嶺消息，集合各人所獲悉的秘密，他們認爲史剛想說的一個字不是「奇」，而是「麒」，分明想對她說知七星刀埋在史家祖墳之內，一來該墳佔地甚廣，確是一座大墓，叫做雁落平沙，二來那座墓是史家埋骨之地，史大爺三代俱是由北方來的，他們史家七虎所擅長的正是天山派拳棒，七星刀既然是那一派的掌門刀，藏在大墓之內，倒也合情合理，故此黎仁超認定史剛埋刀之處必係雁落平沙那座大墓了，這件事情，史大爺未必知道，如果登門索刀，兼又請求掘墓，必然引起一場惡鬥，想得到削鐵如泥的七星刀兼且得到地下的藏寶，只好硬着頭皮拚一拚，實行夜半掘墓。

黎仁超除了這樣說，還多講幾句，認爲掘墓要找專門人才，有些人擅長掘墓盜取殉葬的金銀珠寶，不但即晚掘墓取寶，還可以把墓中的鬆陷之處仍用泥土填滿，上邊加上一層草皮，在地上行走，絕無異狀，當席推薦一個綽號冇牙山狗的老翁，叫做福伯。

萬事俱備，幾個人同意這種措施，另約旬日後聯手掘墓，並由黎仁超負責找福伯到塲，至於掘墓所需的器具，亦由福伯理妥，到了那天，各人齊集麒麟嶺，佯作遷地卜葬先人骨殖的尋龍客，入黑後，仍未動手，直到凌晨二時，發動攻勢，由黎仁超作主，一聲號令，便即鋤斧交加，向雁落平沙那座大墓動手，廣東十虎當中，鐵指陳最爲機警，他沒有參加掘墓的工作只是負責站在高處遠眺，預防不測之憂。

這一步棋子是很重要的，果然不出所料，墓中發掘到了相當成熟，棺木已露，忽然聽到吶喊之聲，火光如龍，由遠處向麒麟嶺這邊移動，鐵指陳看了飛奔下山，報告此事。

他疾走到雁落平沙那邊，棺木已經搬上來，蘇黑虎說：「你們快些開棺，看看棺裏除了白骨有些甚麼，讓我到前面擋住他們。」

說完，他的身形一抖，九節鋼鞭巳從腰間卸落，他抓住它向前面微露火光之處疾走過去，各人看了愕然，只好把心一橫，開棺再算。

那座大墓是史大爺的祖墳，兼且是天山派高手的窟穴，經過十分隆重的葬禮，然後把棺木放入墓穴之內，料想棺中的白骨十分可怖，未必有珠寶，反之，如果棺內看見珠寶，那就沒有白骨了，他們抱着好奇心細看，黎仁超與福伯揭開棺蓋一望，愕然四顧，其餘的人趨前看時，亦覺震驚，棺中沒有白骨，亦無珠寶，簡直是空棺，確是出乎意料之外。

黎仁超到底是押店朝奉，見識廣博，認爲沒有道理裝置假棺愚弄別人的，提燈高照，竟又發覺棺內有一塊竹壳，他的好奇心油然而生，把那塊竹壳拉起來，朝着風燈看看，覺得它有點沉重，不像是竹壳那麼簡單，突然覺察它由兩塊竹壳合用，露出一截刀柄，索性把刀柄往外一抽，竟然是一柄又短又笨重的闊邊刀，一來它太過沉重，二來刀身黑沉沉的一片，刀鋒亦無光亮，黎仁超認爲它是一塊頑鐵，跟想像中的七星刀相差太遠，不由自主的嘆息一聲。

就在這時，一片廝殺之聲隨風而至，史家七虎傾巢而出，各執兵刃，帶了幾十名家丁，如狠似虎的攻來，蘇黑虎跟鐵指陳兩條鋼鞭彷彿銀蛇飛舞，無奈對方人多勢衆，難以堵截，轉瞬就殺到眼前來，爲首的一個英俊少年，雙刀在手，殺奔大鷄六，另外一個長臉的中年人，握着紅纓槍，向黎仁超兜心便刺。

黎仁超雖然腰間還有一條軟鞭，因爲夜色太濃，燈光不够明亮，剛剛看見前面火光照耀之處，那些人打作一團，紅纓槍巳經朝着他的心窩紮來，他沒有時間拿出軟鞭迎戰，只好把那柄好像菜刀模樣的東西，往上一擋，又再往下一劈，只是一擋一劈，突然聽到錚的一聲响，對方所握的鐵槍竟然削去一截，黎仁超看了驚喜交集，衝過去援助大鷄六，英俊青年雙刀一緊，施展烏鴉掠翼這一招，向他搶攻，料不到叮噹响了兩聲，雙刀俱是剩下半截，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把兩截刀尾向黎仁超迎腰拋去，暫時擋一擋，乘機轉身飛奔。

黎仁超連敗史家兩虎，喜出望外，衝向他們，展開攻勢，殺氣冲天，史家的人自知不敵，紛紛退後，百忙中有人大喊一聲，三十多名家丁連同史家七虎一齊退下，蘇黑虎跟鐵指陳回來看看，先把那座墓依照原來的模樣填好，然後離開麒麟嶺。

黎仁超總算奪了寶刀，那時夜色仍深，未見晨曦，無法入城，懶得施展輕功飛越城牆，只好暫到剛園歇宿，大鷄六一直住在那個地方，帶着他們，從後門魚貫而入。

當時形勢危急，幾個人都想知道棺裏藏刀的秘密，索性走進史剛的寢室，抽出刀來，當臉查問，可惜史剛危在旦夕，刀巳出鞘，他只是隱約記得起，却是沒法開口了，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會，竟又頹然倒在床上。

各人看見他忽起忽倒，担心他中風，趕快趨前施救，忙作一團，突聞步履聲，黎仁超轉身看看，站在房門口的人正是飛天蜈蚣朱虹，不覺心上一沉。

朱虹十分冷靜，說：「史老爹暫時仍未咽最後一口氣，你們不必焦躁，聞說你們巳經抓了七星刀，是也不是呢？」

黎仁超順勢直落，說了一聲：「是」，跟着說：「這一把刀是史叔叔叫我們到史家莊討回來的，他說過刀上有七星之形，指示如何開啓寶藏的門戶，可惜我們一看再看，總是茫無所知，剛才你看見的，我們只是向史叔叔報告此事而巳。」

朱虹嫣然一笑，說：「你們不是史家的人，看不出刀上之紋，理所當然，請你把七星刀交給我看看，或者看得出它的刀紋。」

她言之成理，黎仁超信以爲眞，把那把刀送到她的手上，她佯作光綫太暗，叫黎仁超把燈光湊近一點，黎仁超依了她，怎料她仗着手上有了一把寶刀，大喝一聲，熄了風燈，轉身飛躍而出，黎仁超啣尾窮追，她巳不知去向。

黎仁超認爲他一時疏忽，失去了寶刀

，不安於心，立刻拔脚窮追，雖然他的輕功並非第一流，因爲郊外空曠的地方特別多，遙見一條黑影巳經可以辨認方向，他苦苦追逐，追到史家莊前面，猛然發覺她失了踪，頓有所悟，顯然是朱虹跟史家莊的人有了勾結，否則，夜間掘墓之事如此機密，史家七虎不會知情，洩漏風聲之人，必是朱虹無疑，他千辛萬苦奪來的寶刀，竟然給別人霸佔，恨得咬牙切齒，不問情由的追進去。

那時距離破曉還有一綫，曙光稀薄，黎仁超不想拍門，索性踰牆而入，他剛剛走了進去，穿過中庭，轉入內進，便即看見一個身型高大的中年人，在園內練功，料想他是史大爺了，黎仁超不想驚動他，急急忙忙的退出，但巳給史大爺發覺，連忙收了天山派的站樁功夫，大喝一聲，飛步走出來，擋住去路，先問黎仁超是何方神聖，再問黎仁超何以沒有敲門傳報，踰牆而入。黎仁超沒法抵賴，只好吐實，就說朱虹盜了七星刀，他苦苦追逐，無意中闖進門來，並說他是廣東十虎的黎仁超。

史大爺聽了勃然大怒，說：「天山派的七星刀，巳經失落多時，何以忽然出現？黎仁超，休得胡說！」

史家第五虎喚做史五榮，包庇朱虹的人正是他，他的心事如潮，劇鬥之後，仍未睡得闔眼，忽見朱虹在寢室門口出現，走出來看看，問明原委，大吃一驚，知道黎仁超巳經追近，必然入內，索性從朱虹手中取得寶刀，衝出房門看看。

他還沒有走入大堂，聽到花園的步聲細碎，又聽到父親呼喝之聲，把手上的七星刀挺了一挺，怒冲冲的搶入園內，看見黎仁超，殺機頓起，走前攔住去路，說：「爸爸，此人誣告我們奪取寶刀，該殺有餘，宰了他再算！」

說完這幾句話，他就飛奔到黎仁超那邊，一刀斬下，黎仁超在百忙中看見這傢伙的臉相英俊，正是夜間抓住雙刀砍殺之人，心裏暗想，這傢伙必是史家七虎之一、掘墓之事，最好半句不提，奪了寶刀便即走開，於是不再交談，大喝一聲：「來得好！」便即空手接招。

空手入白刃巳不容易，何況是空手跟寶刀作戰呢？難之又難，不過，黎仁超是廣東十虎之一，難而不畏，仗着他的步法靈活，索性把對方引開，免得史大爺查問，此念一起，他就一邊一邊走，三幾步巳經走出花園之外。

花園前後均有通道，史五榮察覺黎仁超所走的路正是通往弓箭室那邊的小徑，心上一喜，便即放慢脚步，並不追殺，只是驅逐他走入弓箭室去，黎仁超不明白這一層道理，只想遠遠的離開史大爺，突然覺得眼前暗了一暗，定眼看時，才知道他巳經走入另外一個長方形的廳子，還有一扇門，門巳關上，有人擋住它，非門不可，他索性站定脚步，說：「你必然是史家七虎之一了，爲甚麼串同朱虹，施展詭計騙去我的七星刀？」

此人哈哈大笑，說：「黎仁超，你的死期巳到，不妨說個明白，我跟朱虹相戀，不管史剛死了抑或活着，七星刀俱是我的，你是外人，根本上沒有權力奪取七星刀，不過，你既然來了，我就跟你展開一塲生死鬥，此是弓箭室，平時作爲練習箭法之用，關上了門，只有我們兩個，我握七星刀，你不管使用甚麼武器抑或徒手交鋒，你贏了我，刀是你的，輸了給我，便即身亡，你是否同意如此安排呢？」

黎仁超笑了笑，說：「你是史家七虎之一，究竟是第幾虎呢？」

對方接口道：「史家幾兄弟俱是以榮字排名，我叫史五榮。」

「那麼，你是第五虎了，閒話休提，發招吧！」

「黎仁超，你眞的空手接招？」

黎仁超聽了這句話，身形一抖，從腰間取出一條綢紗帶來，迎風一幌，便即伸開，有如一條長蛇，他傲然說：「史五榮，廣東十虎個個會得使用綢紗帶，你有本領就發招！」史五榮怒不可遏，果然發招，飛步上前，以斜劈橫劈直斬三招進攻，但是給黎仁超閃開的，到了第四招，黎仁超小跳避開之後，把綢紗帶旋轉了一下，就勢往他那邊捲去，險些捲了七星刀，至於七星刀．削鐵如泥，沒法把綢紗帶斬斷，史五榮大驚失色，知道碰着勁敵，刀法突然變緊，招招攞命，料不到他愈是搶攻就愈加吃虧，偶然慢了半招，右手的手腕給綢紗帶捲住，往前一拉，他就像是餓狗搶屎似的向前仆倒，刀也拋掉。

史五榮到底有些武功，剛剛跌倒，耳邊聽到錚的一聲，兩手空空，知道失了七星刀趕快向牆角飛奔，大叫：「放箭！」

黎仁超看見他守不住七星刀，喜出望外，不再向他追殺，檢起七星刀，然後定奪，不料七星刀到了手，驟然聽到史五榮大叫放箭，這一驚非同小可，趕快衝向箭垜，躲在巨型的箭垜之後，他剛剛躲起來，飛箭巳經如蝗射出，但是向他發射的，因爲他巳躲在箭垜之後，就算有幾枝箭射中紅心，仍然沒法傷他，他躲了一會，陡聞呼喝之聲，似乎命令弓箭手停止放箭，跟着聽到那個人的語聲，叫他走出來，黎仁超認得他是史大爺的口音，放胆走出，果然沒有弓箭聲，他大着胆子上前幾步，說：「大爺明鑒，這一把七星刀乃是史剛之物，亦卽天山派的掌門刀，因爲史家小妾朱虹偸刀兼偸漢，躲在史家莊，我奉命追討，盼望大爺作主，查明此事，將七星刀交還史叔叔。」

史大爺聽了怒容滿臉，大喝一聲，叫人把史五榮抓來，就在弓箭室盤問，黎仁超與史家七虎都不敢講及夜間掘墓交戰之事，七虎當中僅有史五榮開口，佯作不知此刀的來歷，但却承認跟朱虹有染。

史大爺認爲此是掌門刀，久聞史剛病重，遲早必死，掌門刀到時應該歸他保管，不必向黎仁超强索寶刀，略爲審問幾句，就對黎仁超說：「你可以把七星刀帶返剛園，當臉交與史剛，史五榮跟朱虹之事，由我處置。」

黎仁超知道史大爺所講的是砌詞掩飾，他走開了，便即不聞不問，他此行只是想取回七星刀，別的事情，不宜過問，便即欣然稱謝，由史大爺把他護送到村口，各自分手。

黎仁超隻身入虎穴，憑着一條綢紗帶，奪了七星刀，智勇雙全，此事傳出，他的名氣更响，凌駕其餘各虎之上。（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艾九靈與俞秀凡離開了王家客棧後，兩人經過一番易容，打扮成一老一少，儼然像祖孫兩人，騎了驢子，取道前往嵩山少林寺。到達後，艾九靈以一座小金佛求見該寺方丈玄莊大師。因這小金佛是少林寺餽贈之物，持有人可要求該寺為其辦理一件大事。是以艾九靈求玄莊大師為俞秀凡洗髓伐毛。約定三個月後再來帶走俞秀凡。玄莊大師對這一要求雖覺為難，但為了履踐前諾，也就爽然答允下來。過了三個月，俞秀凡果然速登大成，而艾九靈也如約重來…………

脫胎兼換骨　併肩闖海陣

玄莊大師歎息一聲，道：「施主執意不肯見告，本座無法勉强了。」

艾九靈話題一轉，道：「大師，你看江湖上近來可有什麼變化？」

玄莊大師長眉微聳，道：「施主是有感而發，還是有所見聞？」

艾九靈笑道：「在下只是請教大師。」

玄莊大師道：「本座甚少在江湖上走動，但本寺弟子却常有人行走江湖，每三月，都有消息報來。」

艾九靈道：「貴寺得到什麼消息？」

玄莊大師道：「江湖上一片平靜。」

艾九靈笑一笑，道：「那只是表面上的看法，暗地裏却是激流洶湧。」

玄莊大師肅然說道：「近代奇俠艾九靈，金筆點才，在江湖上提拔了不少仗義行俠的英雄，綠林道上邪魔斂跡，開江湖上從未有過的太平歲月。」

艾九靈接道：「艾九靈已近十年來未在江湖上露面，可能他已息隱山林。就算他還在江湖上走動，但他一人雙目，能見多少，又能顧得多少。俗語說的好，獨木難支大廈。貴派一向被武林尊為泰山、北斗，倒該對武林事盡些心力才是。」

玄莊大師沉思有頃，道：「艾大俠一代奇才，除魔衞道，不遺餘力。本寺因清規森嚴，非罪證明確的十惡不赦之徒，不便施下殺手，有了艾大俠的光芒，本寺就黯然失色了。可惜的是，本座竟未能和艾大俠會晤一面，請教他整治江湖之道。」

艾九靈道：「那艾九靈就算是武功高强，也不過是一個人，怎比得貴寺這等浩大氣勢，維護江湖上的正義，還得憑仗貴寺。」

玄莊大師歎口氣，道：「如果本寺能够辦到決不推辭。」

艾九靈道：「有大師這一句話，天下武林有幸了。老朽告辭。」一抱拳，帶着俞秀凡離開了少林寺。

玄莊大師目睹艾九靈離開後，回顧身側一位灰衣老僧道：「師叔，瞧出這人身份麼？」

灰衣老僧搖搖頭，道：「回掌門的話，老衲不識此人。」

玄莊大師楞了一楞，道：「師叔你多次出入江湖，耳目之廣，識人之多，少林寺無出師叔之右。這人能持本門金佛，自非泛泛之輩，師叔怎的竟會不認識呢？」

灰衣老僧沉吟了一陣，道：「中原武林道上所有高人，老衲至少也認識個十之七八，但此人却是從未見過。」

玄莊大師既能接掌一派門戶，自非常人可比，沉吟一陣，道：「師叔，看他可是經過了易容改扮？」

灰衣老僧點點頭，道：「掌門高見，八成是經過改扮而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那位年輕的施主，似是用一種藥物，掩去了本來的面目。」

玄莊大師道：「他用什麼藥物，能够幾個月不會消褪。」

灰衣老僧道：「一種苗彊特產的藥草染上膚色之後，永遠不會消褪，必需要用另一種藥草，和水洗臉，才能够使它消去。」

玄莊大師凝目思索了一陣，道：「適才那位施主說的話，師叔聽到了麼？」

灰衣老僧道：「聽到了。」

玄莊大師道：「他雖未正面說明，但言語之間，隱隱指出，目下江湖似是正醞釀一次大亂。但咱們少林却是未有聽聞，本座之意，想勞請白雲師叔，重入江湖一行，也好探聽一些江湖消息。」

白雲禪師合掌說道：「掌門所命，老衲自當從命。」

玄莊大師道：「師叔準備幾時動身？」

白雲禪師道：「掌門之意呢？」

玄莊大師道：「本座希望早得到江湖上消息，師叔愈早動身愈好。」

白雲禪師道：「既是如此，老衲明晨一早就走。」

玄莊大師道：「好！師叔早去早回，如不能三月回寺，至遲不能超過半年。」

白雲禪師合掌當胸，道：「領法諭。」欠身退了出去。

再說艾九靈帶着俞秀凡，離開了少林寺後，立時放腿疾奔。一口氣跑了十餘里路，到了一輛篷車前面。

艾九靈牽着俞秀凡躍上篷車，伸手拉下垂簾，道：「走！」

趕車的把式，打了一個響鞭，篷車疾快的向前奔了過去。

俞秀凡低聲道：「大哥，咱們現在要到那裏？」

艾九靈未立刻回答俞秀凡的問話，雙目盯注在俞秀凡的臉上，瞧了一陣，緩緩說道：「兄弟，恭喜你啦！」

俞秀凡笑道：「小弟有些成就麼？」

艾九靈道：「很大的成就。明白點說，兄弟你已經脫胎換骨，進入了另一番境界。」

俞秀凡道：「唉！這三個月來，小弟是經常在昏迷之中，只覺內腑中忽寒忽熱，疼苦難耐。」

艾九靈道：「對一個修習武功人言，你是一個異數。少林高僧果然是佛法無邊，三月時光，他們竟然眞能够改變一個人。」

俞秀凡道：「大哥，你是說，小弟有了很大的成就？」

艾九靈道：「是的，兄弟，你的成就，超過了我的想像之外，不過——」

俞秀凡道：「不過什麼？」

艾九靈道：「對你而言，這不過是剛完成奠基的工作，此後，還有一段艱苦的行程。」

俞秀凡道：「這都是大哥的栽培。」

笑一笑，艾九靈道：「我也只能領你進門，至於你能有多大成就，還要靠你的天份、毅力了。現在，大哥帶你去見一位生性冷僻的高人，他肯不肯答允留下你，大哥也是毫無把握，大哥只能盡力去做，成敗要看天意了。」

俞秀凡道：「咱們去見什麼人？」

艾九靈道：「當今天下第一位名醫。」

俞秀凡道：「是一個看病的大夫？」

艾九靈道：「是。不過他是天下最好的大夫。」

俞秀凡道：「哦！可是兄弟沒有病啊。」

艾九靈笑道：「兄弟，看大夫總是好事。有病醫病，無病强身。只看他肯不肯為你下藥了。」

江湖中人，萬萬想不到艾九靈會坐着篷車趕路。

一路上艾九靈十分謹愼，故意的錯過了宿住的大鎭，以避免洩漏行蹤。曉行夜宿，一連走了半月時光。

這半月中，艾九靈傳授了俞秀凡打基內功的吐納之術，同時，也解說了練劍的要訣，和一套劍法的招術變化。

俞秀凡很聰慧，再加上肯用心聽，雖沒有練過一招一式，但却熟記一套劍法的要訣，在夜宿客棧時，却練習了打坐吐納。

這日中午時分，到了一條小河旁邊，艾九靈喝令篷車停下。

俞秀凡緩步下車，抬頭看去，只見四週一片荒凉，極目所及，不見一處人家。

艾九靈掔出幾片金葉子，交給那趕車的把式、道：「到了，我們就在此地下車。」

車把式回顧了一眼，道：「這地方很荒凉啊！」

艾九靈道：「是的。咱們就住在這地方，你可以回去了。」

車把式心中充滿着懷疑，望望艾九靈和俞秀凡，揚鞭馳車而去。

俞秀凡低聲說道：「大哥，這是什麼地方，咱們要找什麼人？」

艾九靈笑一笑，道：「兄弟，敵人太厲害，咱們不能不小心一些。」

俞秀凡若有所悟的哦了一聲，未再多問。

艾九靈道：「咱們到那邊坐息一下吧。」

那是一座土坡，坡下生滿胡草，深秋季節，草色枯黃，落葉滿地，一陣西北風，吹的枝葉横飛。這不是深山大澤，但却有一股荒蕪近乎淒凉的感覺。

天邊一層雲遮去了陽光，但七八丈外一條小河，却是激流奔騰，水聲震耳。

俞秀凡輕輕歎一口氣，道：「大哥，這是什麼所在？小弟覺得這地方有些奇怪。」

艾九靈道：「你覺得那裏奇怪？」

俞秀凡道：「太荒凉。」

艾九靈道：「這地方縱横二十里沒有人家，沒有耕田牧地，自然是有些荒凉了。」

俞秀凡道：「不！小弟的意思不是因這地方荒草沒脛，四無人家說它荒凉，而是這地方有一種淒苦、愴然的氣氛，似乎是這地方的一草一木，都十分悽傷。」

艾九靈微微一笑，道：「這地方本就叫做傷心坡。」

俞秀凡道：「十里傷心坡，這名字奇怪得很。」

艾九靈道：「並不奇怪，這地方的地質很特異，專生莠草，不長嘉禾。」

伸手指指那條激流，接道：「那條河，叫作斷魂河。河不寬，不大，但却狂流如矢。更奇怪的是，河底兩岸，都生滿着尖厲的石筍，不論水性多好的人，也無法在那河中停留。在激流的衝擊之下，必被那石筍刺死。」

俞秀凡道：「天下有這等荒地、惡水，當眞是不可思議。」

艾九靈歎口氣道：「兄弟，這斷魂河中，不但人無法停留，而且連魚蝦也無法生長。」

俞秀凡點點頭，道：「大哥，咱們到這邊來，可是為了避人耳目麼？」

艾九靈道：「不是，咱們來這裏找人。」

兪秀凡道：「找人，這地方住的有人？」

艾九靈道：「不錯。只住了一個人，那人就是當今武林第一神醫。」

兪秀凡道：「他住在那裏？」

艾九靈道：「傷心谷，咱們要乘船由這條激流中去。」

兪秀凡道：「咱們不能從陸地上去麼？」

艾九靈搖搖頭，說道：「沒有人能從陸地去找到他的。因爲在他住處五百丈內，種滿了毒花，佈滿了毒藥，任何人都無法通過這片毒區。」

兪秀凡道：「從這條斷魂河去？」

艾九靈接道：「那是唯一通往他傷心廬的去路。」

兪秀凡問道：「他住的地方，也叫作傷心廬？」

艾九靈道：「唉！正因他有一段傷心的往事，所以，才選擇了這麼一處所在。」

兪秀凡道：「大哥，這地方那有船隻？」

艾九靈道：「咱們要等兩天了。明天，我先投柬求見，他如是願意接見咱們，自會派出船來，如是不見咱們，憑小弟和他一番交情，也會有個回信來。」

兪秀凡奇道：「投柬求見，這地方不見門戶，咱們如何一個投法？」

艾九靈笑一笑，道：「兄弟，這等奇異的地方，走遍天下，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地方來。現在，咱們先坐息一陣，你將會見識很多新奇的事情。」

帶着兪秀凡行入草叢中，在一處土崖斷壁之下，盤膝而坐。兪秀凡開始習練吐納之術，漸入渾然忘我之境。

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突被艾九靈低聲喚醒。

睜眼看去，只見艾九靈面色嚴肅，凝神傾聽。

兪秀凡低聲問道：「大哥，你在聽到什麼嗎？」

艾九靈道：「有人追蹤咱們而來。」

兪秀凡啊了一聲，道：「什麼人？」

艾九靈淡淡笑一笑，道：「不知道，幸好他們來的人數不多，只有兩個人。」

兪秀凡心中恍然大悟，艾九靈所以要選擇這樣一處隱密所在，原來是早有預感了。

忽然間，艾九靈站起了身子，笑道：「咱們瞧瞧看來的是什麼人？」

兪秀凡站起身子，跟在艾九靈的身後，向前行去。

行出草叢，果見兩個身着勁裝，背插單刀的大漢，正並肩向前行來。

忽然間，草叢行出兩個人來，兩個單刀大漢，立刻停下了脚步。

艾九靈低聲道：「兄弟，你站在這裏看熱鬧，我去打發這兩個人。」

舉步向兩人迎去，一面說道：「兩位可是追蹤我們兄弟而來麼？」

兩個大漢同時撤下背上單刀，喝道：「你這糟老頭子，說話好生無禮，可是活的不耐煩了。」

艾九靈笑一笑，道：「很可惜，兩位這等有眼無珠，只怕還沒弄清我的身份，就要命喪這十里傷心坡了。」

兩個大漢相互望了一眼，道：「你是什麼人？」

艾九靈道：「兩人想找什麼人？」

左首一個大漢道：「我們追兩個行蹤可疑的人。」

艾九靈道：「那人有個名字麼？」

右首大漢冷笑一聲，道：「反正不會是你這糟老頭子，你就不用管找誰了。」

艾九靈哈哈一笑，道：「兩位可是找一位艾九靈麼？」

兩位大漢同時一怔，道：「你——」

艾九靈道：「我就是你想找的艾九靈。」

兩個大漢心頭一震，接道：「你就是那個艾九靈？」

艾九靈笑一笑道：「兩位可是有些不相信麼？」

兩個大漢道：「咱們沒有見過艾九靈，不過，咱們聽說過艾九靈的樣子，決不是你這樣一個糟老頭子。」

艾九靈突然一伸手，取下了臉上的人皮面具，道：「艾九靈是不是我這副樣子？」

兩個大漢呆了一呆，望着艾九靈半响說不出話。

大名鼎鼎的艾九靈，怎會把自己易容改扮起來，這件事傳揚到江湖上去，說給別人聽，別人也是不會相信了。

艾九靈似是已瞧出了兩人心中之疑，微微一笑，道：「兩位可是覺得很奇怪麼，我艾九靈怎麼會易容改扮？」

兩個人齊聲說道：「不錯。以艾大俠在江湖上的聲譽地位，怎會易容改裝呢？」

艾九靈道：「因爲，艾九靈看不到支使你們這般人爲非作歹的幕後人物，所以我改了裝束，希望能瞧到你們幕後的人物，但很不幸的是先被兩位發現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現在，你們有兩條路走，一條是你們和我動手，我讓你們三招之後，再出手攻擊你們。」

左首大漢接道：「還有第二條呢？」

艾九靈道：「你們跳到那小河中去，人只要跳下去，再上來，你們就可以走了。」

兩位大漢低聲商量了一陣，道：「艾大俠，咱們不能確定你是否眞的是艾大俠。」

艾九靈接道：「那容易，兩位動手試試就知道了。」

左首大漢道：「艾大俠的身份，和我們動手相搏，那自然有些不值了。不過，咱們希望能見識一下艾大俠的武功。」

艾九靈道：「你們選擇了第二條路？」

左首大漢道：「是的，咱們見識了艾大俠的武功之後，自然會走第二條路。」

艾九靈道：「好！你們身上有暗器麼？」

左首大漢道：「有。在下用亮銀梭。」

艾九靈道：「拏一枚給我。」

左首大漢伸手從懷中取出一枚亮銀梭奉了過來。

艾九靈接過亮銀梭，托在右手掌心之上，緩緩把左手合了上去。片刻之後，雙掌一開，一枚亮銀梭竟然變成了一個銀色的圓球。

兩個大漢呆了一呆，問道：「這是什麼武功？」

艾九靈沉聲道：「接着。」掌勢未動，但憑掌心的內力，把銀球彈了起來，直飛過去。

左首大漢伸手接住，頓覺着肌膚灼疼，一鬆手，銀球跌落實地。

原來，那銀球有如剛從火爐內取出一般，熱的燙手。

兩個人目睹艾九靈的內功化火，溶變銀梭的功力，心中大是震駭。

艾九靈說道：「兩位是否相信了在下的身份？」

兩個大漢點點頭，道：「相信了。」突然轉過身子，大步向河邊行去。

行到了河邊，兩個人突然停了下來。

原來兩人看到激流滾滾，心中有些害怕。

艾九靈微微一笑，道：「兩位可是要我出手麼？」

兩個大漢相互望了一眼，突然奮身跳入了激流之中。原來，兩人自恃水底工夫不錯，想逃過此刦，却不料這河中水流急漩，人一下河，立時被激流捲了進去。

艾九靈搖搖頭，歎口氣，轉入草叢之中。

兪秀凡低聲說道：「大哥，他們能夠逃得性命麼？」

艾九靈搖搖頭，道：「沒有機會，縱然是第一等水中工夫，也很難逃得性命。」

忽然微微一笑，接道：「兄弟，你可是覺得小兄手段有些太毒辣麼？」

兪秀凡道：「大哥一代仁俠，用手段逼他跳河自絕，自然是有所用心了。」

艾九靈道：「爲了兄弟你的安全，爲了咱們的行蹤隱密，非要把兩人置於死地不可。」

兪秀凡道：「唉！這地方如此隱密，他們竟然也找來了。」

艾九靈道：「不錯。目下整個中原的江湖道上，只怕都巳經佈滿了他們追查咱們兄弟行蹤的鐵騎了。」

兪秀凡道：「他們追蹤咱們而來，是否巳經知道了咱們的身份。」

艾九靈搖搖頭，道：「不會知道。追查咱們行蹤的兩人，只是千百個小組之一，他們發覺了奇怪、可疑的人人事事，他們就開始追蹤搜查。」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還會有別的人追來了。」

艾九靈道：「大概不會吧！這兩個人的武功不太高，機智也不夠，所以，算不得很重要的人物，如是他們對咱們太過重視，決不會派這樣兩個人物來釘咱們了。」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江湖上豈不是有很多人受咱們連累了。」

艾九靈笑一笑，道：「是的，很多人受了咱們連累。所以，江湖上，目下是杯弓蛇影，重重疑雲，不少人無緣無故的被追蹤、盯梢。不過，他們查明了之後，立刻退走，還未鬧出什麼大事。」

兪秀凡道：「追查大哥的下落？」

艾九靈道：「還有你的下落。」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小弟也形成了他們追查的目標，當眞是榮幸得很。」

艾九靈望望天色，道：「兄弟，咱們今晚上要在這草叢中坐一夜了。」

兪秀凡道：「不要緊，小弟近來有個很奇怪的感覺。」

艾九靈道：「什麼感覺？」

兪秀凡道：「我似乎是巳經不太需要睡覺了，只要能夠盤坐着行一陣吐納之術，就會有疲累盡復的感覺。」

艾九靈道：「你的進步，實在很快，一切都超越了我的預期。如是咱們再能順利的見到他，他又肯收留了你，小兄對你的安排，就成功了十之七八。餘下的，那就容易多了。」

兩人在胡草叢中坐了一夜，第二天，太陽上升，艾九靈立時叫起了兪秀凡，行到了斷魂河邊。

艾九靈從懷中取出一塊雪白的方形木板，用指力在木板上，寫了幾個字，揚腕投入了水中。

日光下，那雪白之物，閃閃發光，隨滾滾激流而下。

兪秀凡極目望去，只見木板在斷魂河水上起伏，在數百丈外，進入了一個山洞中去，他大是担心，忍不住問道：「大哥，他如是看不到大哥投下水中的信物，那豈不是白費了大哥一番心力。」

艾九靈笑道：「信物，他是一定可以看到，但他會不會和咱們見面，那就很難說了。」

兪秀凡心中暗道：「就算他看到了咱們的信物，歡迎咱們進去，但這水流如此的湍急，又如何能夠行船呢？」只覺疑雲重重，思解不透，但却沒有多問。

艾九靈投入了信物之後，笑道：「他是否要見咱們，至少要費上一番思量，咱們沒有法子急，只有慢慢的等他決定了。」

兩人在一片胡草上坐下，望着激流出神。

這斷魂河並沒有波濤洶湧，巨浪如山的氣勢，但它每一寸水流，似是都在翻動，顯然是水底的激漩，比外面強大甚多。越看的久，就使人越覺得它的險惡。

不知道過去多少時間，突然，一艘小舟，逆流而上，漸漸的向兩人駛來。

那小船走的不太快，也不太慢，但却有一宗奇處，那就是它在一定的速度中，常會有極短的靜止。

小船逐漸的行到了兩人的身前。只見小船中，鋪着一塊白色的羊皮。

艾九靈笑一笑，道：「這老兒靜寂的太久了。對我竟然如此歡迎。」

兪秀凡正想問問，何以瞧出了人家的歡迎的道理，左臂巳被艾九靈提了起來，道：「兄弟，提着氣，咱們上船。」

但覺身子忽然騰空而起，越過了一股激流，落在小舟之上。

這艘小舟可算是名符其實的小舟，至多嘛，擠下去三個人。

艾九靈扶着兪秀凡坐好了身子，道：「兄弟，抓緊兩邊的船沿，這小舟是特製的，堅牢得很。」

兪秀凡忽然想到了這小舟上沒有掌舵運槳的人，如何能夠行駛，當下問道：「大哥，這艘小舟很怪，它似是自己在走動。」

艾九靈微微一笑，道：「這等激流、漩水，縱然是天下第一等的行船好手，也無法在這斷魂河中行舟，個中的內情，你很快就會明白了。」

突然發出一聲長嘯。嘯聲如龍吟一般，用內力送了過去。

片刻之後，逆水而行的小舟，突然靜止了下來。

艾九靈道：「兄弟小心。」

一語甫落小舟突然順水而下，快速如箭，加上那激流漩動，搖動的十分厲害，震的人頭暈、眼花。

兪秀凡緊抓着小舟兩邊，閉起了雙目。忽然間，那奔行如箭的小舟，似乎是撞在一片柔軟的索繩之中。

兪秀凡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耳際巳響起了艾九靈的聲音，道：「兄弟放手。」

本能的，兪秀凡鬆開了兩手，一提丹田之氣。但覺身子又騰空而起，落着了實地。

兪秀凡這才有時間轉目四顧，打量了一下週圍的形勢。

自己巳停身在四面山峯環抱的一片盆地上，山不高，但上面却長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草樹，濃密異常，掩去原本的土質山色。

這片盆地，也就不過百畝大小，那條斷魂激流，通過了一個山洞之後，在這片盆地中，突然開闊了幾倍，水勢也自然減緩了甚多。

激流旁邊，豎着一個高大的鐵架，上面盤了一大盤鐵索，另由兩條鐵索由水中盤入鐵架中。

兪秀凡恍然大悟，原來，水底早巳有兩條鐵索，整個的小舟，就由鐵索滑輪操縱，人只要拉動鐵索，就可以操縱小舟的進退了。

艾九靈身側，站着一個全身黑衣的人，白髯似雪，髮絲如銀，但臉上却是一片紅光，道道地地的童顏鶴髮。黑衣老人的身軀高大，高

過了艾九靈半個頭。

但此刻，他臉上的神情很難看，兩道烱烱的目光，盯注艾九靈，一語不發。

俞秀凡暗暗忖道：大哥說過，他們是老朋友了，怎麼會是這樣一個冷落法。

良久之後，才聽那黑衣老人冷冷的說道：「你犯了我立下的戒規。」

艾九靈道：「你如是不同意，我怎能進入你遍佈劇毒的傷心谷中？」

黑衣老人道：「我只是要你一個人進來，你爲什麼帶了一個陌生人來。」

俞秀凡恍然大悟，原來那黑衣老人是爲了自己同來，所以才心中不悅。

艾九靈掏出了一包藥粉，道：「兄弟，把臉上洗一洗，恢復本來面目，如是這地方不肯留咱們，咱們就正大光明去闖蕩江湖了。」

俞秀凡不太瞭解艾九靈言中之意，但他知道，大哥說的話不會錯。當先接過藥粉，洗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立時，還他一個面如冠玉的俊美少年。

少林寺三個月伐毛洗髓，使他整個的脫胎換骨，臉上有一種飛揚的神采。

黑衣老人的目光，突然投注在俞秀凡的身上，瞧了一陣，緩緩地說道：「這娃兒是什麼人？」

艾九靈道：「是我兄弟。」

黑衣老人道：「你幾時有這麼一個兄弟，我怎麼從未聽過？」

艾九靈道：「你找了這處十里傷心坡，利用天然形勢，再仗憑你一身所學，佈置了這樣一處狹小的天地，把自己關起來，與世隔絕。你關心過什麼人，別說我只有一個兄弟，就算有十個八個，也不會告訴你了。」

黑衣老人冷哼一聲，却未接言。

艾九靈道：「你空有一身武功，但埋沒於毒花毒草之中。」

黑衣老人突然縱聲大笑，聲如龍吟，直冲霄漢，良久之後，才停住笑聲，緩緩說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不在江湖上走動麼？」

艾九靈搖搖頭，道：「不知道。」

黑衣老人道：「因爲你。」

艾九靈道：「因爲我？」

黑衣老人道：「我武功不如你，在江湖上走動，也難得第一之稱，那就不如藏拙了。」

艾九靈道：「好啊！原來你和我嘔了幾十年氣，今日我才知道。」語聲頓了一頓，接道：「可是你醫道世無其匹，但你又救了幾條人命，造就了幾個人才？」

黑衣老人冷冷說道：「我不知他們幾時會死，又瞧不到他是否有救，如何能救他們？」

艾九靈道：「你躲在這傷心廬中，如何能見到傷病的人。」

黑衣老人道：「我醫道雖精，但靈藥難求，我救活十人，難免有一次失手，那豈不是把一世英明盡付於流水麼？」淡淡一笑，接道：「有成功，就有失敗，就像有死亡才有新生一樣。」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老人身懷絕世醫術，但却怕萬一醫不好一個病人時，斷送了一世醫名，因此，索性躲了起來，不替任何人醫病。他不願有百次、千次的成功，因爲只怕一次失敗。一個人愛惜羽毛到此等境界，當眞是因噎廢食了。」

艾九靈道：「你躲在這裏半輩子了，可有什麼快樂？」

黑衣老人說道：「但至少我沒有遺恨和憾事。」

艾九靈歎道：「世人如都和你的想法一樣，那還有什麼世界？」

黑衣人忽然歎了口氣，道：「你是唯一能來這裏探望我的朋友，咱們不談這些了，裏面坐吧！」轉身向前行去。

艾九靈一面隨黑衣老人的身後而行，一面說道：「兄弟，小心一些，他這花花草草上都有奇毒，別伸手觸摸。」

俞秀凡道：「多謝大哥指教。」

他們由花草環繞的一條小徑，行入了一座茅舍。

茅舍前面有一塊白木板子，寫着「傷心廬」三個字。

俞秀凡心中忖思：這老人不知遇上了什麼傷心斷腸的事，竟然變得如此孤僻，創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茅舍中的佈置很簡單，但是却打掃的很乾淨。

黑衣老人輕輕咳了一聲，道：「入門一尺，任何物品，都沒有毒，你們隨便坐吧！」

轉身行出內室，提了一個葫蘆，拏了三個瓷杯出來，拔開塞子，却倒出三杯碧綠色的水來。

艾九靈端起瓷杯，聞了聞，道：「好大方啊！」

黑衣老人笑一笑，道：「一個人小氣了幾十年，總也該大方一次啊！」

雙目盯注在艾九靈的臉上，瞧了一陣，道：「你身體怎麼樣？」

艾九靈怔了一怔，道：「很好啊！」

黑衣老人道：「哼！幸好你來了一次傷心廬，如是你晚來一年，我就要失去你這唯一的朋友了。」

艾九靈道：「爲什麼？」

黑衣老人道：「你認爲你內功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可以把所有侵入體內之毒，都逼出來，是麼？」

艾九靈心中已然明瞭，道：「難道有幾種奇毒逼不出來？」

黑衣老人道：「不錯。你中的混合之毒，那配毒人很高明，所以，能使你毒存內腑，留作後患。一旦再發，那就無藥可醫。可惜他不夠高明，少加了幾種毒藥，使你留下命來。」

艾九靈點點頭，道：「原來如此，勿怪他們到處找我了。」

黑衣老人道：「因爲，那配毒人相信你非死不可。」

艾九靈道：「他們找不到我的屍體，一直放不下心。」

黑衣老人笑道：「喝下那杯萬應百花露，你將使他們很失望。」

艾九靈道：「因爲我不會死了。」舉杯一飲而盡。

黑衣老人笑一笑，道：「所以，我又得在傷心廬住下去了。」

艾九靈放下空杯，道：「這麼說來，我似是不應該喝下你這杯萬應百花露了。」

黑衣老人說道：「可惜的是你已經喝下去了。」

俞秀凡心中暗暗忖道：「這老人這大年紀，在這等寂寞的所在，一住幾十年，難免是有些喜怒無常，孤僻冷怪了。」

只聽艾九靈歎口氣，道：「花兄，咱們相交了數十年，兄弟還不知道你是因我在世才立志隱居不出，其實，你那一身武功成就，决不在兄弟之下。」

黑衣人笑一笑，接道：「這個，我心裏有數，咱們不用再爭論此事了。我數十年枯井不波，也很難使我興起重出江湖的念頭。」

目光轉注俞秀凡的臉上，接道：「你帶他來，用心何在，直截了當的說出來吧！」

艾九靈道：「好！這位俞兄弟對我有救命之恩，而且，他具有習劍的德操，可惜的是，

我們相逢恨晚，無法使他在童年奠基。」

黑衣老人接道：「但我看你這位俞兄弟，似是已具有了很深厚的功力。」

艾九靈道：「花兄，好眼光。不過，這都是借人的功力。我以一座金佛，强使少林掌門，動員數位長老，爲他伐毛洗髓，助長了他數十年功力。但目下時機危殆，江湖上醞釀大變，說不得只好借你的回春妙手，絕世醫道，助他一臂之力，早登大乘。」

黑衣老人點點頭，道：「好吧！三個月後，你來接他。」

艾九靈一抱拳，道：「花兄，情重不言謝，小弟告別了。」

黑衣老人伸手取出兩個玉瓶，道：「一瓶保命丹，一瓶拔毒生肌散，你帶着，以備不時之需。」

艾九靈笑一笑，道：「花兄，謝謝你了。咱們交了幾十年的朋友，你好像從來沒有這麼關心過我。」

黑衣老人神情肅然的說道：「因爲，這些年來，從來沒有人敢對你下毒手。目下的情況，似乎有些不對了，有人敢對你下手，那可能是人家早有了完全的準備，我就不能不關心你了。」

艾九靈站起身子，道：「花兄，你費心了，三個月，我來接他。」

黑衣老人點點頭，回顧了俞秀凡一眼道：「你坐着，我未回來之前，最好別出這茅舍一步。」

俞秀凡一欠身，道：「晚輩遵命。」

黑衣老人和艾九靈先後離開，俞秀凡望着艾九靈的背影，說不出是一份什麼樣的感情。突覺眼眶一濕，兩行珠淚兒，滾了下來。

天漸漸的黑了下來，還不見那黑衣老人轉回茅舍。

俞秀凡心中大感奇怪，暗暗忖道：這不過數十丈的距離，怎會一去如此之久，難道他送出了斷魂河不成。

忽然感覺到腹中有些飢餓，順手取過瓷杯，一口喝乾。

但覺清香可口，但入腹之後，立刻化成了陣陣熱氣，由丹田直冒起來。飢餓之感，頓然消失。

自那黑衣老人和艾九靈離開之後，俞秀凡就一直坐在竹椅上等，從未離開過一步。這地方人跡罕至，除了那流水之聲外，再也聽不見第二種聲音了。

俞秀凡突然覺得有些內急，室中又一片黑暗，只好舉步往室外行去。

他知道這地方除了黑衣人外，再無他人，想到屋角草叢之中，方便一下，强過在室中到處摸索，找尋方便之處了。

抬頭看去，但見繁星滿天，茅舍右面，有一片過膝的青草。

俞秀凡記得那老人說的話，不可輕易離開茅舍，也記得艾九靈說的話，這地方的一草一木，都可能含有奇毒。

因此，俞秀凡不敢行入草叢中去，小心翼翼的在叢草旁邊，準備方便一下。

忽然間，耳際間響起了一個童子的聲音，道：「放了我吧！放了我吧！」

深夜絕境，又明知無人，忽然間聽到了一個童子的聲音，俞秀凡雖然胆大，也嚇出了一身汗來。

凝目望去，只見一個深草旁側，竹片編了一個形似籠筐之物，罩住了一個小人。

俞秀凡蹲下了身子，才看清楚那人大約有尺許左右，穿着一件青袍，心中忖道：書上有小人國記，只道齊東野語，想不到世上眞有尺許小人。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你是小人國裏的人嗎？」

那小人搖搖頭，又點點頭。

俞秀凡道：「唉！你怎會到此，又被主人關在竹罩之下，可惜的是，我不是主人，不便作主放你，等主人返回之後，我替你美言幾句就是。」

那青袍小人，眼看所求難成，忽然哭了起來，聲音唧唧，有如初生的嬰兒輕啼。

俞秀凡忽生不忍之感，說道：「我放你出來，但你不許離開，俟主人回來之後，再作道理。」

青袍小人似乎是有些通達人言，但又非全通，搖一下頭，立刻又點點頭。

俞秀凡心中暗道：如此小人，被囚於此，受風吹夜露之苦，放他離開，帶入茅舍，就算受主人幾句責罵，也該替他担待下來。

一念仁慈，伸手去拔開竹籬。

正待伸手去抱那青袍小人，突見那小人身子一閃，鑽入了草叢中不見。

俞秀凡想不到那青袍小人，動作竟如此迅快，一手抓空，不禁一呆。

凝目望去，只見那竹籬罩着的地上，生着一株葉如人掌，高約尺半的草。

雖是夜晚之間，但因距離很近，所以，俞秀凡很清楚。只見張開的枝葉，緩緩向下垂去，似有立刻萎枯的現象。

俞秀凡怔在了當地，茫然不知所措。

他究是讀過萬卷書的人，驚慌的神智，逐漸回復之後，腦際中突然閃過了一道靈光，暗道：這莫非就是書上記述的成形仙芝麼？

一心念及此，頓覺着冷汗淋漓，忖道：成形仙芝，是何等名貴，十里傷心坡土質並無特異之處，而且斷魂水源充足，爲什麼只生莠草，不長嘉禾，難道這地上的靈氣，全爲這株仙芝吸收，拔去了麼？

成形仙芝，是何等珍貴之物，我這樣放它遁形而去，此地的主人，如何肯放過我，以他的冷僻性格，豈不要把我碎屍萬段。

一陣自怨自傷，頓感六神無主，望着那萎枯的靈草出神。

不知過去多少時間，突然一陣很慈和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娃兒，你在想什麼？」

要來的終於來了，俞秀凡暗裏舉手拭一下頭上的冷汗，緩緩轉過身子，一撩長衫，拜伏於地。

問話的正是傷心廬主人花老丈。

花老丈一皺眉頭，道：「快些起來，有話好說，你是艾九靈的兄弟，他却是老夫唯一的朋友，我已答應了他成全你。」

俞秀凡更覺慚愧，黯然說道：「晚輩要領受責罰。」

花老丈嗯了一聲，道：「爲什麼？」

口中問話，目光已瞧到那被拔開的竹籬，萎縮的芝草，立時臉上大變。

俞秀凡道：「晚輩不該擅離茅舍，見竹籃下罩着一個小人，爲他的哭聲所動，拔起了竹籃。」

花老丈冷冷接道：「老夫再三交代，不許離開茅舍一步，你爲什麼要出來？」

俞秀凡道：「晚輩內急，天色太暗，晚輩又不便在房中摸索。」

花老丈長長歎息一聲，道：「想不到啊，就爲這一點小事，誤了大局。」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晚輩事後警覺，已然造成大錯。」

花老丈道：「你可知道那是什麼？」

俞秀凡道：「成形仙芝。」

花老丈奇道：「你怎麼知曉？」

俞秀凡道：「晚輩讀書頗雜，旁及星卜奇

數，本草醫道。」

花老丈哦了一聲道：「你旣然知道了，爲什麼還放了牠？」

俞秀凡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書中記述，跡似神異，晚輩怎能事先想到。」

花老丈冷笑一聲，道：「怎麼，你可是不相信麼？」

俞秀凡道：「晚輩相信時大錯已鑄。」

花老丈道：「江湖上事，無奇不有，你今天只是開一次眼界罷了。」

俞秀凡道：「這成形仙芝，對你老前輩定然是很重要了？」

花老丈道：「重要的很。唉！老夫數十年的工夫，被你毀於一旦。」

俞秀凡道：「晚輩知罪了，所以，特地來領責罰。」

花老丈道：「老夫現在就算是活劈了你，也不能找回仙芝啊！」

俞秀凡道：「這個，這個——」

花老丈接道：「你起來吧，咱們到房裏談吧！」

俞秀凡心中暗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緩緩站起了身子，行入茅舍。

花老丈幌燃了火摺子，點起了燈火，立刻間全室通明。

花老丈指指竹椅，道：「你坐下！」

俞秀凡依言坐了下去，垂首說道：「老丈如何處置晚輩，晚輩一切從命。」

花老丈道：「你可知道那仙芝對老夫有多大用處麼？」

俞秀凡道：「晚輩不知道。」

花老丈道：「那可以使一個人長生不老，成爲金剛不壞之身。」

俞秀凡啊了一聲，道：「成神仙？」

花老丈說道：「不成神仙，大概也差不多了。」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晚輩就誤了老前輩仙道了。」

花老丈道：「正是如此。」

俞秀凡道：「晚輩罪該萬死！」

花老丈道：「萬死也不足贖你之罪。」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事已如此，誤了老前輩的仙業，不論你如何處置晚輩，晚輩是死而無憾。」

花老丈怒道：「殺了你於事何補？」

俞秀凡大感惶悚，道：「老前輩，晚輩是一念仁慈，想不到闖下了這樣的大禍，老前輩心中積忿難消，但請發洩在晚輩身上就是。」

起身離坐，緩步行到那花老丈的身前，屈膝跪倒，一閉雙目，大有從容領罰的氣概。

花老丈突然長長歎一口氣，道：「娃兒，你起來吧！這是天意，老夫一半爲了不願沾染世間的汚濁，避世獨居；一半爲了這枚仙芝，隱居於此。仙道之說，向無憑證，武當派開山祖師張三豐，曾獲以身求證仙道之說，不幸以身殉道。臨去之際，奮起大力金剛指，在求仙岩下，留下了『仙道無憑』四個字。」

這時，他已伸手拉起俞秀凡，臉上是一片神馳仙道的奇異神情。緩緩接道：「老夫別走蹊徑，希望藉藥物之力，求證仙道，但數十年苦心求證之後，才發覺不論何等靈丹妙藥，至多只能達到延年益壽的境界，卻無法上達仙道之境。因此，正値老夫心灰意冷之際，遇上了這枚千年成形仙芝。」

俞秀凡忍不住接道：「老前輩，食用了那枚仙芝後，眞的能白日飛昇，成爲仙人麼？」

這位隱技自珍，遺世孤居的一代神醫，突然長長歎一口氣，道：「孩子，那等飄渺虛無的境界，世人誰又能眞正的知道呢？老夫本要仗憑千年仙芝，求證此事。想不到，變生肘腋，竟然被你無意中放走了成形仙芝。」

俞秀凡道：「晚輩去找牠回來。」

花神醫哈哈一笑，道：「孩子，這豈是人能夠找到的麼？牠成靈變形，化作靈氣而去了。」

俞秀凡道：「那室外仙芝的原體，總不能也化作靈氣而去吧！」

花神醫道：「那倒不會。」

俞秀凡道：「我日夜守在原體旁邊，她總有回來的一天吧？」

花神醫笑一笑，道：「這個，老夫也無法斷言，總之，他受驚駭之後，再想找她，恐非易事了。」

語聲一頓，接道：「孩子，咱們不談仙芝的事了，談談你的事吧。」

俞秀凡道：「晚輩有什麼可談的呢？」

花神醫說道：「我答應了艾九靈，要憑我醫術、靈丹，使你更上層樓，助你早日習成劍道。」

俞秀凡道：「晚輩慚愧的很，放了你的仙芝。」

花神醫道：「我說過，咱們不談這個。老夫精研數十年醫道：除了爲艾九靈醫過一次病外，從未對人施展過醫術，如是我一生中不再用它一次，也實在有負這一身所學了。所以，老夫決心在你身上，求證一下我醫道上成就，造成人所不能的奇蹟，我花無果就算不能成仙證道，至少不讓華陀，扁鵲醫術專美於前。」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老人好大的口氣，想那華陀、扁鵲仍是一代名醫，這花無果竟然如此托大，不讓他們專美於前，他要在我身上求證他醫術上的成就，不知要如何擺佈我了。

但聞花無果接道：「你留此的時間不多，老夫的進度也不得不十分嚴謹了。由明天開始，你開始食用我配製的藥物，每日三次，然後，由老夫每日對你施針一次。」

俞秀凡奇道：「施針一次，但不知作用何在？」

花無果道：「老夫每日用金針刺你穴道，使藥力行開。」

俞秀凡說道：「晚輩每天吃藥，挨針就行了。」

花無果道：「那有如此簡單的事。」

俞秀凡想到一個人完好無痛，每天要吃藥，挨針，心中大是不安，聽說還有別的事情，心中更是震駭暗道：不知還要如何整治我了。

花無果捋髯沉吟了一陣，道：「老夫每天要你擺一種姿態，你要全神貫注，不能妄自改變。」

俞秀凡忖道：是了，這是故意整我了。我放走仙芝，他心中氣我不過，但又因艾大哥的面子，不好意思殺我，只有這樣懲罰我了。

他心中負咎萬分，也不多問，欠身說道：「晚輩一切遵命，老前輩怎麼吩咐，晚輩就盡力而爲。」

花無果帶着俞秀凡行入右側一間房中，室中床褥俱全，還有一張木桌，兩隻竹椅。

這是一段很艱苦的日子，俞秀凡每日按時服藥，有湯、有丸。

有些藥物入口清香，但有些藥物卻苦澀無比，難以入口，但俞秀凡總是強自灌了下去。

金針刺穴，有時全無痛苦，有時一針下去，全身筋脈收縮，身受之苦，有如裂肌割膚一般。

這些痛苦，俞秀凡都咬牙切齒的忍受了下去。

最難忍受的是，那花無果擺佈姿勢，有時要一撑幾個時辰之久，常常使俞秀凡有筋酸骨痛，難再支撑的感覺。

就這樣，過了三個月，大部份的日子，是

在苦澀、疼痛中過去。

每日迎接這等艱苦的日子，使俞秀凡忘了自我，也忘了時間，每日咬牙苦撑，每日充滿着辛酸，這刻板的緊張的折磨，使得俞秀凡連想想別事的時間也是沒有。

渡過了一個疲勞的夜晚，準備去迎接一個痛苦的明天。這時，午時過後，俞秀凡施針剛過，人從床上坐起，準備接受花無果再一次痛苦的擺佈，卻突然聽到艾九靈的聲音，傳了進來，道：「我進去瞧瞧，立刻就出來如何？」

花無果冷漠的道：「不行！你早來了一天，此刻不能和他見面。」

俞秀凡很想衝出來，訴說一下這三個月的苦痛日子。但他強自忍下了內心中強烈衝動。

只聽艾九靈道：「花兄醫道通神，我那俞兄弟在這三個月中，定然獲益非淺了。」

花無果道：「這是以後的事，你明天再來接他離開此地，此刻，請立即退出我這傷心廬去。」

艾九靈道：「花兄，你這地方，只有這一處茅舍，兄弟退出，豈不是連處避風雨的地方也沒有麼？」

花無果道：「你那一身本領，風雨豈奈你何，你隨便找個地方坐一夜吧！」

艾九靈沒有答話，耳際間響起了步履之聲，想是在退出茅舍。

但聞花無果接道：「艾九靈，太陽沒有出來之前，希望你別接近我這茅舍。」

艾九靈道：「兄弟早知花兄的厲害了，怎敢以身犯險。」

聲音愈來愈小，想是人已逐漸的遠去。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老人眞是冷酷、固執，幾十年的老朋友，只因爲早來了一天，就不准他進入茅舍，要在那荒野中坐上一夜。」

忖思之間，花無果滿臉嚴肅的行了進來。

俞秀凡一欠身道：「老前輩。」

花無果道：「行程百里半九十，這最後一日，也最爲重要，你要多多忍耐才是。」

俞秀凡道：「老前輩說的是，晚輩全力以赴。」

花無果冷冷的道：「躺下。」

俞秀凡心中暗道：今日已挨過針了，難道還要再挨一次不成。心中奇怪，却是不敢多問，依言躺了下去。

花無果雙手各執四枚金針道：「孩子，大聲吼叫。」

俞秀凡搖搖頭，道：「不要緊，老前輩只管下針，晚輩還忍得住。」

花無果道：「我要你大聲吼叫！」

俞秀凡怔一怔，只好大吼一聲。

就在他吼聲出口之際，突感全身數處大穴一麻，人就暈了過去。

× × ×

俞秀凡醒來時，已是又一個夜盡天明，滿窗陽光的新日子。

木榻前站的不是花無果，而是滿臉驚異的艾九靈。

俞秀凡挺身坐了起來，道：「大哥！」

艾九靈笑一笑，道：「你醒過來了。」

俞秀凡道：「醒過來了。」日光四顧一陣，道：「花老前輩呢？」

艾九靈道：「他走了。」

俞秀凡一下子跳下了木榻道：「大哥幾時來的？」

艾九靈道：「昨天。」

俞秀凡道：「這傷心廬只有一條出路，大哥就沒有瞧到他離開麼？」

艾九靈道：「唉！兄弟，這傷心廬四週的毒花毒草，可以難住別人，但如何能擋住花無果呢。」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兄弟，他爲人孤僻，行事爲人，莫可預測，咱們不用爲他擔心了。」

俞秀凡歎口氣，說道：「也許是我得罪了他。」

艾九靈道：「你怎麼得罪他呢？」

俞秀凡道：「我放走了他的仙芝。」

艾九靈道：「什麼仙芝？」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把放走仙芝的事，很仔細的講了一遍。

艾九靈皺皺眉頭，道：「世間眞有這等千年神物？」

俞秀凡道：「我誤了他的仙業，但他看在大哥的份上，不好意思殺我洩忿，所以，他含恨而去了。」

艾九靈微微一笑，道：「兄弟，就算那仙芝未被你放走，也無法使花無果身登仙境，別爲這件事情抱歉。」

語聲頓一頓，接道：「花無果除了武功上遜我一籌之外，才慧却在我之上，醫道上的成就，更是舉世無匹。只可惜他好勝之心太强了，爲了我，不願在江湖走動，他留下一封書信而去，留書上只寫了一句話。」

俞秀凡道：「寫些什麼？」

艾九靈道：「『幸未辱命』，不知這三個月時光中，他傳授你些什麼武功！」

俞秀凡搖搖頭，笑道：「這三月時光中，小弟除了吃藥，就是挨針，還有麼就是擺出很多不同的姿勢，一站幾個時辰，動也不能動一下，每次都累的小弟筋疲力盡。」

艾九靈沉吟了一陣，道：「兄弟，你可能記得那些擺出的姿勢麼？」

俞秀凡道：「每一個姿勢，都累了我一身大汗，自然是記憶得很深刻了。」

艾九靈道：「可不可以演習一次給小兄瞧瞧？」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大哥，很累人，一共有四十五式，小弟記得每一式作了兩次。」

艾九靈接道：「不錯，你這裏連頭算尾，共有九十二天，頭尾不算，剛好九十天，四十五式，每天一式，剛好作了兩遍。」

俞秀凡伸展一下雙臂，一口氣擺出了四十五種姿式。

艾九靈看了幾式之後，神情變的十分凝重，看完之後，沉思不語。

俞秀凡拭拭頭上的汗水，道：「大哥，這些姿勢有用麼？」

艾九靈說道：「很好，很好，咱們上路去吧！」

俞秀凡心中暗道：大約花無果是爲了折磨我，才想出這樣多的奇怪姿勢，艾大哥是他的朋友自是不便批評了。隨在艾九靈身後行去。

艾九靈拉起俞秀凡躍上小舟，道：「花無果走了，咱們只有順流而下了。」

放鬆了絞把，小舟順流而下。穿過了一個山洞。斷魂河恢復了旋轉激流。

但那鐵索有一定的長度，離開山洞四丈左右處，鐵索已盡，小舟停下。

艾九靈一提氣，拉起俞秀凡一躍登岸。繞過了一個滿生棘叢的土坡，到了一處三岔的路口。

艾九靈從懷中摸出了兩副人皮面具，笑道：「兄弟，江湖上的情勢，變化很大，少林、武當，都已經有了警覺，也許兩派已經有所行動，但表面上還得保持着適當的平靜。」

俞秀凡接道：「還在找你的下落麼？」

艾九靈道：「是，他們找不到大哥的屍體，心中絕不甘心。」

俞秀凡道：「大哥，小弟記得一句說話，『善戰者無赫赫之功』，防微杜漸，爲之上策

，以大哥在武林中的聲譽，只要登高一呼，江湖上各道俠士，自會振奮而起，直搗魔巢，掃穴犂庭，爲什麼遲遲不敢動手。如等敵勢形成，造成刦難，大哥再行出手，豈不是太晚了一些？」

艾九靈道：「動手，找誰去動手呢？」黯然歎息一聲，接道：「我不該離開江湖。想不到十年時間，竟有這樣大的變化，看起來，整個江湖上，都是咱們的敵人，難道要大哥殺絕武林同道不成？」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這樣嚴重麼？」

艾九靈道：「只怕比爲兄說的還要嚴重一些。唉！這幾個月來，我日夜奔走，足跡遍四省，行程逾萬里，但我一直找不到他們的主腦，找不出他們的巢穴。」

俞秀凡道：「大哥雖然武力高强，但你一個人，難免是力所難及，何不找幾個武林同道帮帮忙呢？」

艾九靈道：「大哥想到了。我也曾去拜訪了幾位極有身份的故交，不但受盡了他們的冷漠，而且還被他們攆了出來，有幾位更乾脆，根本拒絕見面。」

俞秀凡道：「有這等事？」

艾九靈笑一笑，道：「還有更嚴重的事，那就是小兄每拜會一位故交，離開時必遭暗襲，我又中了兩次毒，如非花無果給了我一瓶解藥靈丹，只怕爲兄屍骨早寒了。」

俞秀凡道：「那不是有跡可尋了麼？」

艾九靈搖搖頭，道：「兄弟，江湖上事，不是你想像的那樣簡單，那些人，都是極有俠名，身份的武林名宿，小兄不能殺他們。」

俞秀凡道：「這就很爲難了。」

艾九靈淡淡一笑道：「兄弟，以後要看你了。」

俞秀凡奇道：「我！我還要多長時間，才能帮助大哥你？」

艾九靈笑道：「快了。我原想至少要三年時光，但少林高僧薪火相傳，花無果靈藥助成，可能會提前一些時間了。」

俞秀凡大覺驚奇的道：「大哥，我還沒有開始學武啊！」

艾九靈道：「就要開始了，我先傳你拳脚上的工夫。」

俞秀凡道：「大哥一身所學深博廣遠，小弟學個三五年，也未必能及大哥十之一二。」

艾九靈道：「我只是傳十招掌法，三招擒拿，加起來，雖只有一十三招，但却是大哥畢生所學的精華，我想有得一月的工夫，你就可以學會了。」

俞秀凡道：「大哥，咱們應該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小弟安下心來學大哥的武功。」

艾九靈搖搖頭，道：「不用了，咱們還要去找一個人。」

俞秀凡道：「還要找什麼人？」

艾九靈笑一笑，道：「那人很奇怪，學了一輩子的劍，但却從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不過，他拔劍的手法，和出劍的姿勢，確是人人承認是天下最正確的姿勢。」

俞秀凡笑道：「怎會有這樣的一個人。」

艾九靈微微一笑，道：「這人是很奇怪，他從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雖然大家都承認他出劍的姿勢最好，但因爲從來沒有勝過人家一次，所以，漸漸的都不再注意他了，也沒有人再理他了。」

俞秀凡道：「那人現在何處？」

艾九靈道：「聽說，他一個人隱居在衡山的廻雁峯下，咱們現在就去找他。」

俞秀凡道：「大哥，你要他傳我武功？」

艾九靈道：「是的。要他傳給你拔劍的手法。至於大哥傳你的武功，你就在篷車上學吧！咱們由這裏到衡山，這段行程，不緊不慢的走着，大概到衡山，你也可以學會了。」

俞秀凡道：「大哥，你找從來沒有打過勝仗的人，傳我的武功，豈不是要小弟也練成一個常敗將軍麼？」

艾九靈道：「兄弟，這是世俗的看法。大哥研究過他拔劍的方法，那確實是武林中第一等的出劍手法。」

俞秀凡接道：「他如拔劍手法第一，怎會老是打敗仗呢？」

艾九靈道：「這就是微妙的關鍵了。所以，你要去學，找出那原因何在？」

俞秀凡吃了一驚，道：「大哥，小弟全無武功基礎，如何能够找出他出劍的錯誤呢？」

艾九靈道：「他沒有錯。只是有那麼一點技巧不對。」

俞秀凡道：「大哥，沒有研究過他出劍的錯誤何在麼？」

艾九靈道：「大哥研究不出來，也沒有研究的才智，但大哥却感覺到他的手法最好。因爲，大哥看過了很多的拔劍手法，都有很多的缺點。」

俞秀凡心中暗道：一個人，在半生之中，從來沒有勝過人家一次，怎能當一代劍手之稱呢？儘管他心中疑竇重重，但却是忍下來不再多問。

兩人雇了一輛馬車，奔向衡山廻雁峯。

在車上，艾九靈開始傳授俞秀凡掌法和擒拿術。

他講的很詳盡，而且，一面講，一面要俞秀凡練習。

俞秀凡人本聰明，又全心全意的去學。很快的領悟了十招掌法和那三招擒拿的變化。

但車中太狹，俞秀凡無法施展手脚，只能作勢比劃。

初習拳掌，俞秀凡有着很新奇的感覺，內心中也有着一股強烈的衝動，希望能停下車來，找一片空曠的地方，好好練習幾遍。

他忍了又忍，到最後還是忍耐不住，低聲說道：「大哥，要不要停下車來，小弟練習幾遍，大哥從旁指點。」

艾九靈搖搖頭，接道：「兄弟，來日方長，廻雁峯荒山空曠，地域遼闊，有得你練習的時間。現在你不用練，只要好好用心去想。」

俞秀凡心中暗道：你只傳了我三招擒拿，十招掌法，我已經默許於心，曲不離口。拳不離手，常唱常練，熟能生巧，如是只想不練，豈不是大背常規。

艾九靈似是已看穿了俞秀凡心中所思，微微一笑，接道：「兄弟，大哥雖只傳你十掌，但這十掌，却是我費盡心血，由數百種拳法，掌法彙集的精萃。至於三招擒拿法，更是大哥苦思苦索，把百招以上的擒拿手法，化繁爲簡，融於三招之中。你現在不用練習，只管用心去想，這一路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要走，車中無事，你好好的想想吧！」

俞秀凡忽然間有一種慚愧的感受，只覺有負艾九靈的用心，不禁惶悚汗下。於是，他開始思索那十招掌法和那三招擒拿的手法。

初想之時，但覺一片茫然，不知從何想起。思索良久之後，才理出一點頭緒。

俞秀凡學習這些拳法的擒拿時，並不覺到有什麼妙用，但理出一條思路之後，如江河浪湧，怒潮澎湃，只覺那一掌一招之間，妙用萬端，只一招就够人受用無窮。

就這樣，俞秀凡全神集中在探索那十招掌法，和三招擒拿之上。

他全神貫注陷入了神迷，顚狂之境，除了艾九靈招呼他吃飯之外，整個人融化於掌法擒拿的變化之中。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哈古弦被白如雲關在石牢中，由墨狐子秦狸看守着，哈古弦編了些謊話，設了小計，使秦狸上當而要放他出牢，幸好白如雲及時來到才沒放走哈古弦，而白如雲臨走時，又把秦狸也關在隔壁的一間石牢中，兩個老頭隔窗談了不久，竟能互相了解而變得無話不談……白如雲略施小計，而不費吹灰之力把哈古弦兩父女相繼擒來，心中得意，此時想起碧月樓中的哈小敏，不知她已逃走沒有，急忙去看望，只見她在樓上恬靜地睡着，白如雲見此，先前的惡意全消，忽見她手中揑着一個紙團……

千里尋愛徒　壁上題留書

白如雲輕輕伸出二指，把那紙球兒從她手中箝了出來，哈小敏口中呻吟了一聲，微微轉動了一下身子，又睡了過去。

白如雲拿着這紙團，覺得熱熱地，心中懷疑道：「這裏面到底是寫些什麼？」

當時遲疑了一下，遂把這個紙團兒打了開來，再往那紙團兒上一看。

他不由立刻臉色紅了，俊目一掃榻上的小敏，心中却想道：「眞可恨，她怎麼把這東西也翻出來了？」

原來那發皺的紙上，寫着一筆秀麗的字蹟，是：

「白雲深處曾爲客，
青萍隨波任浮沉，
……」

正是伍青萍離開此處時，所留下的筆跡，怎麼會到了這姑娘的手中？

白如雲忙把這紙團揣在了懷中，面色不禁有些訕訕，他冷冷的目光，注視着牀上的小敏，心中由不住連想起道：「怪不得她對我突然變了，原來是爲了這個，唉！眞是一個可憐的姑娘……」

想到此，他不禁雙手互揑着，在房中踱了一週。

這是一番煩惱的思慮，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也許他們能日理萬機，但是所不能當機立斷者，唯此惱人的情思耳！

白如雲踟躕了一陣，愈發覺得眼下的事，難以處理了。

可是他畢竟是一個異於普通人的人，在感情上來說，他也可說是「拿得起，放得下」之人。

他想到了青萍，想到了那緊繫着自己內心的姑娘，立刻使他意念堅强了起來。

他回過身來，顰顰皺着雙眉，暗暗的想：「我白如雲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這一生，我只知我要作什麼，我必需作，可是却決不能被兒女柔情所牽制，尤其是不能一錯再錯……」

「最不該的是，我愛上了伍青萍，可是我既然愛上了她，一任天涯海角，或海枯石爛，決不能轉移我對她愛的初衷。」

他緊緊地咬着一口貝齒，又回目看了一下牀上的小敏，雖是楚楚可人兒。

但他却接下去想道：「……不論她是如何痴心，不論她怎麼可愛，我都不能再對她心存異心……否則我將是一個天大的罪人了！我決不能改變！」

他心裏這麼想着，果然意志又堅定了不少，自己用手加額，緊緊按了按，忽然牀上的小敏又翻了個身兒，她口中含糊的道：「小雲哥……小雲哥……」

白如雲不由陡然一驚，急速轉過身來，却見哈小敏仍是閉着水泡泡的雙目，那像是方才痛哭過的樣子，這兩句話，却是她夢中的囈語。

白如雲一任是鐵鑄的漢子，到了此時，也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悽然之感！

諸位，白如雲眞是如同筆者手下所描敍的那麼冷酷無情麼？

不！他絕對不是的！相反地，他有火灼也似的熱情，和濃厚的情感，只是他一直把它們壓制在內心而已，或許說他表達的方式，是異於常人罷了。

這些都是因爲他有着過份淒涼的身世，和崇高至上的理想目標，因此久而久之

，養成了他這種孤癖的怪性，和異於常人的情感！

可是，他到底是一個有感情的人，這是不能令人否認的！

哈小敏這兩聲「小雲哥」，聲音是那麼脆弱婉轉，可是却似兩支冰箭也似的，深深刺入了白如雲的內心，他臉色帶出了一片誠恐驚惶之色！

他這一生中，從來沒有這種經歷，甚至連類似這種的經歷都不曾有過！

他幾乎不敢再在這裏留下來了，當時移動了一下脚步，可是夢中的小敏，却似有意捉弄這個少年也似，她斷斷續續的由口中又說道：「我……小雲哥……你不要走，不要走！」

她口中這麼叫着，嬌軀竟自猛然，由牀上坐了起來，人也醒了，原來竟是一個夢。

她微微吟哦了一聲，睜開了那雙含露也似的晶瑩眸子，一雙玉臂後撐着。

突然她驚叫了一聲，道：「小雲哥……你眞的在這……裏？……這……」

白如雲這時臉色極不自然，他本已回過了身來，哈小敏這麼一叫，他反倒不好再走了。

當時臉色微紅的點了點頭道：「我是在這裏……妳……」

哈小敏不由低頭一看，自己是坐在牀上，而且身上還蓋着一牀薄被，不由微笑道：「小雲哥！這被子是你爲我蓋的？」

白如雲搖了搖頭，臉色微紅的道：「我……沒有！是你自己蓋的。」

哈小敏秀眉微皺，自語道：「奇怪呀！我記得沒有蓋呀！」

她一面揭開被子，由牀上下來，微微笑道：「小雲哥，你什麼時候來的？怎麼來了也不叫我一聲，多不好意思……」

她一面說着，一面自桌上倒了一杯茶，雙手送到白如雲面前，就好像是在她自己家裏一樣的，白如雲這時本已落座，見狀哼道：「姑娘不要客氣，還是妳自己喝吧！」

哈小敏臉色微紅，說道：「我自己再倒！」

她一面說着，還眞又給自己倒了一杯，又瞟了白如雲一眼，就杯呷了一口，口中還叫道：「好涼！」

又看了白如雲一眼，笑道：「我最喜歡喝涼茶，冷冷地，眞過癮，小雲哥，你呢？」

哈小敏自言自語的說了幾句話，人家也沒接碴，她倒能從容應付，又喝了一口茶，眨了一下眼睛道：「小雲哥！這麼晚了你還沒睡呀？……」

可是話一出口，連她自己也覺得這句話說得有些多餘，不由自己暗暗的忖道：「廢話，人家睡了還來？」

當時不由低下了頭，她轉着一雙明亮的大眸子，只扭着自己一雙脚尖。

一雙鳳目來回的盤弄了一會，空氣仍然是那麼寧靜，白如雲仍然是用着晨星也似的一雙眸子牢牢的盯着她，也不說話。

哈小敏盤弄了一會足尖，心中可不禁有些犯嘀咕，偷偷的展了一下蛾眉，往白如雲的坐處窺了一眼，玉面禁不住紅了一下。

當時笑了一笑道：「剛才，你沒來，我一個人……可眞是嚇死了，老是聽見窗戶响，也沒見個人影兒……」

白如雲仍是不發一語。

他永遠是安靜着他的智慧，要在靜中去觀察和分析一個人！

哈小敏說了半天，白如雲一句碴也沒接，她心中又驚又怕，不知道對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當時秀眉微微一皺，但霎時又回復原狀。

她小心眼裏不由想：「反正我給他裝糊塗到底！」

想着抬起手理了一下秀髮，回眸一笑道：「小雲哥！你看我頭髮亂不亂？」

白如雲這時似是又好氣又好笑，只面上一點也不帶出來，哈小敏哆了一下嘴道：「不理人就算了！」

說着走到一張古銅鏡面前，獨自在鏡前搔首弄了一會姿態，把一蓬秀髮一會弄高一會又弄低，嘴裏兀自不停的唸道：「討厭死了，我把剪子都把它剪了！」

不想這話一出口，只聽見「叭！」一聲，一溜白光一閃落在了小敏脚前一物。

哈小敏不注意，不由吃了一驚，口中「唷！」了一聲，後退了一步。

再一低頭，原來脚前那東西，不是別的，却正是一把白光閃閃的小剪子，正是白如雲順手自桌上拿下丟過來的。

哈小敏不由玉面一紅，斜目瞟了白如雲一眼，半羞半笑的道：「怎麼！這句話你聽見了，眞叫我剪頭髮？你呀！你眞是個大壞蛋！」

說着把那小剪子拾起，不想目光一掃、只覺得這剪刀形狀特別，頗爲小巧玲瓏，雪也似亮，不由看一眼，這一看，她可馬上不笑了。

只見那雪亮的刄口柄邊，有一個小小的「萍」字，她秀眉一皺心說：「這不是青萍姐姐用的暗器『金風剪』麼？」

當時不自然的笑了笑，嘴角微微一撇道：「這是萍姐的暗器嘛？」

說着順手往桌子上一丟，白如雲本是順手由桌上拿起丟過去的，倒還不知是伍青萍留下的暗器，當時聞言不由往桌上瞟了一眼。

哈小敏哼了一聲道：「我還以爲你眼睛只會看前面呢！」

白如雲不由俊臉一紅，這才點了點頭道：「妳的話也該完了吧？」

哈小敏忍不住「噗哧！」的笑了一聲．忙用手捂着櫻唇，一面嬌哼道：「誰叫你一直不理人家呢？」

白如雲冷笑了一聲道：「小敏！妳不要太隨便了，妳要想到，妳現在的身份和立場說話才好！」

哈小敏後退了一步，小手一捂嘴道：「嗳呀！我現在是什麼身份呀？」

白如雲不由雙目突地一睁，射出了逼人的冷光，哈小敏心裏一怕，叫了聲：「小雲哥……」

這一聲小雲哥，果然有點用，白如雲不由立刻軟了不少，他仍然忿忿地盯視着她。

哈小敏眼圈紅了紅，低下頭道：「小雲哥……你還生我的氣呀？……我……我已經知道錯了！」

白如雲這時站起了身子，冷笑了一聲．道：「哼！知道錯了？妳知道個屁！」

哈小敏抬起頭，眨了一下大眼睛道：「眞的……我不騙你！」

說着話連聲音都抖了，白如雲這時站住了脚步，冷冷的說道：「小敏！我不明白，妳爲什麼這一次這麼大胆？」

哈小敏臉色緋紅的道：「我胆子很……小嘛……」

白如雲冷笑道：「很小？」

哈小敏怔怔的點了點頭，白如雲上前一步，說道：「好！我問妳，妳憑什麼把南水打傷了？」

哈小敏心中暗道了聲：「糟糕！這麼快就被他發現了……」

當時紅着臉辯道：「沒有打傷……我只是點了他的穴。」

白如雲寒着臉道：「點了穴還不够？北星、南水是我貼身的小童，你打傷了他跟打傷了我是一樣！」

哈小敏心說：「這倒眞和南水的論調差不多。」

當時臉紅紅的說不出話來，白如雲又冷笑了一聲道：「平常我對妳一再容讓，妳倒反而以爲我怕了妳，哼！這一次，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便宜了妳！」

哈小敏哭喪着臉兒，半天才說道：「那……小雲哥！你要怎麼罸我呢？」

她忽然笑了笑，往前跳了一下道：「這麼吧，你罸我站好了！」

說着她馬上跑到窗口，畢直的站在窗前，一面回過臉，笑道：「我站一夜好不好？」

白如雲冷笑了一聲，哈小敏馬上改口道：「隨便你說站多久，你不叫我走，我就在這裏站一輩子……好不好？」

白如雲哈哈大笑了幾聲！

哈小敏還以爲他不生自己氣了，不想白如雲笑聲一歇，厲聲叱道：「哈小敏，妳少在我面前來這一套，我已經說過了，天一亮，妳乖乖跟我到房裏去……」

哈小敏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姿態，道：「好罷！隨便你吧！反正我已經跑不了啦！」

白如雲見她這種不在乎的姿態，確也是拿她沒有辦法，當時恨恨的道：「妳本來可以逃走的，但是妳爲什麼不跑？」

哈小敏不由慢慢低下了頭，她苦笑了一下，道：「反正我在那裏都是一個孤單可憐的人，我又何必要跑？」

白如雲對於她這句話，倒是出人意料之外，當時怔了一下，遂道：「小敏！我眞不知妳現在會變成這樣？妳怎麼會變了……從前妳不是一向很快樂嗎？」

哈小敏抬起了頭，幽怨的看着他，苦笑道：「小雲哥，這不該來問我，應該問問你自己！」

說着她眼圈一紅，又要落下淚來，白如雲不禁呆了一下，其實小敏的話已經說得很明顯，他只須略微想一下，也就知道她話中之意了。

只是他却對這問題不敢過深去思索，只怕令自己陷于苦惱之中！

他搖了搖頭道：「我怎會知道？」

哈小敏鼻子一酸，又落下了幾滴淚，她用噙滿了眼淚的一雙大眼睛，看着白如雲。

只見白如雲今夜穿着愈發俊逸，一襲雪白長衫，自左胸一直到下擺，綉着一叢墨竹。

他那種挑出的兩彎眉毛，就似兩條飛龍，淡濃適宜，襯着那一雙星星也似的眸子，寬闊的雙臂……如貝的一口細齒，英姿竣爽，雖是在沉默中，但那種好男兒的豪氣却縱橫於斗室之間，哈小敏不敢過於對他逼視。

「他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他是人中之俊……」

哈小敏這麼讚嘆着他，可是：「他却是一個冰冷無情的人……」

哈小敏又低下了頭，她似有萬種幽怨，可是此時竟是一句也吐不出來，白如雲冷笑了一聲道：「小敏！我們是隣居，我們兩家和平的相處下去，妳可不能任意胡來，這一次我把妳父女關起來，只不過是對你們一個小小懲戒，今後要是再有這種類似的情形，哼！……」

他站起了身子，冷笑了一聲道：「那可怪不得我要不客氣了！」

他說着話，大袖一揮，人已竄窗而出，全身落在了竹欄之上！

夜風展動着他那一襲儒衫，宛如畫上仙人一般。

哈小敏又叫了一聲：「小雲哥……」

可是她的小雲哥，却是沒有理她，身形如箭也似的投向了水面，沉沉黑夜裏，蕩起了他凄涼的歌聲：

「幽幽天地心
凄凄斷腸人
我有千里仇
世人皆我敵
……………」

哈小敏又叫了一聲，撲到了竹欄邊上．那裏有那白如雲的影子，她不由扶着欄干，把臉埋在雙臂裏，喃喃自語道：「狠心的小……雲哥……狠心的……」

× × ×

龍勻甫自認識了哈小敏之後，給他心中帶來了無比的困擾，只要一閉上眼睛，小敏那亭亭玉立的影子，就浮上了他的眼簾。

這種現象，他想起來十分可怕，可是他雖自命一世奇俠，却不能控制他自己的感情，這一夜，他總是在床上翻來覆去，久久不能入睡。

他和伍青萍，很小的時候，雖然在一塊玩過，可是那印象也是模糊的很，再說，二人之間有什麼感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伍青萍，只是在名義之上，對他有責任，既然是自小就訂過婚，有了婚約．龍勻甫就得負起這個準丈夫的責任來。

因此在他驟聽了伍青萍被擄的消息之後，自然十分震怒，不過千里迢迢來到了此問，竟是撲了一個空，尤其可恨的是，竟連伍青萍的面也沒見過，她居然先自偸逃了，龍勻甫每想到此，總是費解十分、小敏美麗的姿態，大方的談吐，無形中已佔滿了他的內心，甚至於有時候他已把陌生的伍青萍忘了。

現在他用大部份的時間，去思念這個

他認識了不久的哈小敏，却用一小部份時間去想那個理論上，是他妻子的伍青萍，至於他本身的處，反倒是不放在心上了！

晚上花姑爲他撑上了燈，仔細的看了看他的氣色，低笑道：「龍相公氣色好多了！」

龍匀甫點點頭道：「這幾天，可把你們累壞了，我也該好了！」

花姑笑了笑道：「其實我倒沒什麼，我們小姐倒是累了點兒！」

龍匀甫臉色微微一笑道：「是的！你們小姐爲了我受累不少，等我好了以後，我一定要好好謝謝她。」

花姑倒了一杯茶，又走到他床前，皺眉道：「你可知道我們小姐……」

說到此，她竟然突然把話中途停住，闊口一咧，嘻嘻一笑道：「我的話是忒多．無怪我們小姐說我，我知道我就是有這個碎嘴子的毛病！」

龍匀甫只聽她一提到小姐，彷彿立刻就輕了不少，誰知他這句話，却又只說了一半，當時不由大急，忍不住追問道：「你們小姐怎麼？……」

花姑咧口一笑，不好意思的搖了搖頭道：「沒什麼！沒什麼？等會我們小姐又要怪我多話了！」

龍匀甫忍不住道：「沒關係，妳說出來，我不告訴你們小姐就是！」

花姑看了左右一眼，吞吐了半天，才嘻嘻的笑了笑，遂道：「其實告訴你也沒什麼！你可知道我們小姐要下山去了！」

龍匀甫不由一怔，遂道：「下山？她……她什麼時候下山？」

花姑不由「噗！」的笑了一聲，龍匀甫不由俊臉一紅，忙把目光轉向一旁，却聽花姑粗着嗓子道：「你別急，就是要下山也要等你傷好了以後，現在只不過順口一說而已！」

龍匀甫心中，這才算鬆了一口氣，當時不由看着窻外出了一會兒神，心中却由不住想道：「不知她爲什麼好好的要下山去？不過！……」

他轉念一想，心中却不禁大喜，暗忖：「她既下山了，以後少不得還會和我碰着，豈不更較在這地方好得多！」

當時想到這裏，不由眉舒目張，微微笑了起來，花姑見狀不由皺了一下眉毛道：「相公你笑什麼？」

龍匀甫才知自己，竟自失了常態，笑了起來，當時不由漲紅了臉，吞吐道：「我……沒有呀！」

花姑這麼大歲數了，還有什麼看不出來，當時心中不由一動，暗忖：「這小子果然是對我們小姐有了情了……」

當時抿嘴一笑，也不說破，二人又閒聊了一會，花姑也就退出去了！

龍匀甫心中一直惦掛着小敏，只是今夜她却是一直也沒有來，不要說她沒來啦，就是連她的聲音也沒聽見，龍匀甫不禁心中納悶十分。

他有意的把呻吟之聲放大，可是這一次，就是沒有一點用，連哈古弦也沒有出現，最後他不禁嘆了一口氣，對着床前那盞油燈，不由苦笑了笑，心說：「我今天是怎麼啦，怎麼變成這樣了？」想到了以往那些英雄氣概，不禁喟然長嘆了一聲，拚命搖了搖頭，當時把油燈的光撥暗了些，翻了個身把眼睛閉上了。

可是他腦子裏全是哈小敏的影子，竟是無法入睡，奇怪的是這偌大的一所宅子裏，竟是沒有一點聲音，像是一個寂靜的山洞一樣的冷清。

龍匀甫腦子裏充滿了各種思索，紊亂成亂七八糟的一團，簡直是無法入睡，他試探着運功調息了一番，覺得運功自如，身上氣力也恢復了不少，他知頂多再有七八天，也就可完全恢復了。

可是緊跟着問題就來了，傷好了又該如何呢？再去找白如雲？

他苦笑着搖了搖頭，暗忖：「白如雲却是武技高我一籌，再打也是打不過他的，反倒徒受其辱！」

當時睜開了雙目，不由發了一會楞，這問題本來他並沒有十分的去深思，可是此時這麼一思索，不由感到非常爲難了！

也正在這個時候，他耳中似乎聽到了一些聲音，龍匀甫本未入睡，不由立刻止住了思潮，仔細的傾聽下去，果然那聲音發自室外。

似乎是有二人在爭辯的口音。

龍匀甫不由立刻坐起了身來，把几上的燈撥亮了，據他估計，此時時刻差不多已快接近子夜了，如此深夜，怎麼還會有人在吵鬧？何況尚在哈氏父女的居處，這似乎是有些怪道了！

龍匀甫不由皺了皺眉，那聲音更清清楚楚的傳入到他的耳中了。

他聽到花姑的口音叱道：「喂！朋友，你怎麼不講理？要見我們老爺，明天再來，今天是眞的不在家！」

跟着另一個極爲怪異的冷笑之聲，一人細着嗓子，尖聲尖氣道：「妳這個女人是誰？這麼多管閒事？哈老丑子我又不是不認識，妳只管閃開了，我老人家愛怎麼着就怎麼着，惹急了，可有妳好看的！」

龍匀甫不由心中一驚，暗忖：「這人怎麼如此大胆？哈古弦可不是好惹的！」

想念之中，又聽到花姑厲叱一聲，似乎已動了氣，另聽到那尖聲尖氣老人的嘻笑之聲，看情形，像是花姑沒有沾着什麼便宜。

緊跟着，却又聽到花姑大叫道：「老鬼！你竟能自己往裏闖，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跟着風門格咯的一聲大响，似乎有人硬闖了進來，龍匀甫不由大吃了一驚，心說這人胆子也太大了，竟能破門而入，主人父女既不在家，自己雖是在此療傷，可是又焉能坐視着來人如此橫行。

當時心中一急，不由順手在枕下，把長劍掣了出來，右手一按啞簧，「琀！」一聲，生光耀眼的一口長劍已亮了出來！

他這裏長劍才一出手，已聽見冷冷一聲大笑道：「好小子！你倒享福，可把我們三個老傢伙急壞了！」

跟着人影一閃，龍匀甫驚魂之下，床前却多了一個奇瘦乾癟的老頭兒。

這老人一頭亂草也似的白髮，最奇的是却結得一頭小辮，散搭在前後左右，面色蒼白，又瘦又高，頷下三綹羊鬚，却也同樣結着三根小辮子，那樣子却是怪異已極，身着一襲短過膝頭的長衫，說青不青

說白不白，足下是高筒白襪，一雙芒鞋，簡直是不倫不類。

龍匀甫匆匆向這人一打量，不由又驚又喜，當時大叫道：「小師叔，是你老人家呀！」

這老人嘻嘻一笑道：「好猴兒崽子！你還想給我動傢伙不成？」

龍匀甫不由臉一紅道：「師叔你老人家怎麼到這裏來啦？」

說着匆匆把劍收回了鞘中，這時那花姑却由室外猛然撲了進來。

龍匀甫見花姑，這時臉色已漲成紫紅顏色，頭髮也開了，她手中執了一口寒光閃閃的魚鱗雁翅刀，一進室門，不論三七二十一，口中叫了一聲：「老鬼！你看刀吧！」

花姑似乎已爲這老人氣紅了眼，一進門就直朝着這老人撲去。

掌中更是絲毫也不留情，由上而下「力劈華山」，摟頭照着老人就劈。

這怪老人口中驚叫了聲：「好兒的娘們！」

他口中這麼叫着，只見他那細如竹竿也似的身子，猛然向外一扭，就像麻花也似的扭了個個兒，最奇是雙足仍然立在原處，連動也沒動一下。

花姑這一口刀，却是擦他衣服砍了個空。

醜女花姑一刀落空，已看出了來人果然大有來頭，無奈羞於刀難入鞘，連番被這老人戲耍，已氣得忍無可忍，當時忙向外一抽刀。

她用心是想，把這一刀未盡之勢改劈爲削，直斬對方中盤。

可是這突然現身的怪老人，本身已是武林中傳奇未見的人物，那一身傑出的功夫，可說是已到了超凡入聖的境地了。

花姑這一刀雖是又猛又險，可是在怪老人眼中，眞是視同兒戲一般，休想傷他分毫。

花姑的刀勢方改，老人已嘻嘻一笑道：「好娘們，妳這是給我老頭子玩命！」

他口這麼說着，身勢仍是原樣，可是左手一翻，大袖上却捲起了一股疾風，只聽見「嗆！」的一聲，正捲在了花姑手中這口刀上。

只聽見花姑口中「啊唷！」了一聲，身子通通一連後退了好幾步。

她手中那口刀，更是「嗆瑯瑯！」的一串大响，被老人這麼一捲之力，飛出了丈許之外，撞在了石壁之上，擊得火星直冒。

龍匀甫見狀，不由又驚又急，當時大喊道：「花姑快住手，那是我師叔呀！」

花姑這時爲怪老人袖上勁風，一連逼退了七八步，差一點坐倒在地，早已無明火起。

她生平火性最烈，生就一副可殺不可辱的脾氣，素日就是哈古弦也要順着她一點，一個鬧不好，她可是出口就罵人。

今日無緣無故爲一個陌生的老人，這麼戲辱一番，這個氣，她又豈能受得了。

當時早就哇哇怪叫了起來。

龍匀甫說完這句話，她倒是楞了一下，可是那老人却嘻嘻一笑道：「憑妳這兩手還想給我老人家遞爪子？我看妳才是不想活了！」

龍匀甫不由忙道：「師叔！你老人家少說幾句吧！」

不想他這句話尚未落口，花姑又再次怪叫了一聲，撲了上來。

她這一次却是雙手齊下，用「金豹露爪」的招式，十指齊開，分向老人兩肩頭上，猛然抓了下來。

怪老人冷笑了一聲道：「說妳遞爪子，妳倒還眞用爪子！」他說着話，身形一轉，快如電閃星掣也似的，只一閃，已飄出了丈許以外，人已到了牆角。

花姑這一雙手，可又是落了空。

她從門口到現在，一連施了七八招厲害的招勢，却是連對方衣角也未沾着一下，心中不禁又驚又怒又怕。

這時不由頓了一頓，只把一雙赤紅的眼睛，緊緊盯視着那牆角的怪老人，喉中虎虎有聲。

這怪老人此時，却是仰頭一連怪笑，他生就一副大嗓子，這一連怪笑，如同梟啼也似，尤其是在靜夜中，眞令人汗毛聳然！

龍匀甫也不由吃了一驚，當時叫了聲：「師叔！你老人家可造次不得，這是哈古弦老前輩府上的人，你……」

怪老人笑聲一歛，斜目看了床上尖叱了聲：「小子你給我住口！」

龍匀甫不由嚇得一呆，知道這位師叔，可也是動了怪脾氣了，今天活該花姑倒霉。

無奈自已身受此間主人父女如此大恩，報答尚還不及，如何敢如此得罪？當時不由急得臉上變顏變色，只是却又奈何不得，只急得雙手連搓。

那怪老人冷笑一聲道：「哈老魔有幾個腦袋，竟能如此待我這老朋友！哈！」

他尖笑了一聲，一雙深凹在眶子內的眸子，向花姑一掃，冷焰逼人，露出一口白牙道：「好個醜婦，來！來！來！妳就把妳一身本事，都施展出來，我老頭子倒要看看你有什麼能耐，今天我倒要爲妳的主人，好好管教你一下子了！」

他說着話，身子依然是紋絲不動。

這時花姑已把落地的刀拾起來，老人的話，她聽在耳中，早已是氣焰膺胸，可是她心知這老人一身功夫，竟似還在主人哈古弦之上，自已萬萬也不是對手，只氣得緊緊咬牙切齒，一雙紅目之中，幾乎要冒出了火來，龍匀甫見狀不由急得發抖道：「花姑，請看我面子：千萬不要……」

話尚未說完，只聽花姑大吼了一聲，道：「我與你這老狗拚了！」

龍匀甫不由「啊！」了一聲，刀光閃處，花姑早已撲到了老人身前。

龍匀甫這一聲還沒叫完，只聽見「嗆！」一聲，跟着黑影一閃，再看自己師叔，已全身倒貼在了房頂之上，花姑這一刀，却是砍在了石壁之上，直震得手腕發麻，手中刀又差一點落地。

她怒目上視，房上怪老人，却向下一墜，只憑右手三指，輕輕捏着一塊石角，竟把全身半吊在高空，幌來幌去，搖個不停。

這種「老猿墜枝」的輕身功夫，在屋頂之上如此施展，可足以驚人了。

花姑不由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老鬼，你欺人太甚！」

她如同瘋了也似的撲上，這一次，却是一跨步，掌中刀「點天燈」猛然向上一挑。

怪老人嘻嘻一笑，身形旋身而下。

可是花姑早已料到這一點，她一聲不哼，猛然把出去的刀，向回用力一帶，足下一搶步，「唰！」地也是一個大轉勢。

身子可是已跟着到了怪老人身邊，她心中想道：「這一次看你再往那裏跑？」

思念之間，手下可是絲毫也不敢怠慢。當時一擰刀把，刀花一閃，魚鱗雁翅刀已平過了刀身「秋風掃落葉」，只聽見「嗖！」一聲，刀身上是一片白汪汪的寒光，如同一條玉帶似的，直向怪老人腰上猛然纏了過去，勢子是又猛又疾！

那怪老人，此時面目是向着另一面，花姑刀到，可說是他根本就沒看見。

可是這位一代奇人，畢竟功力有異一般，他鼻中只微微嘆了一聲。

花姑刀到，他猛然一個擰身，刀口已到了他腰上，這可是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就聽他口中叱了聲：「來得好！」

猛然見他伸出一隻白瘦如霜的手，只向刀身上一捏，無巧不巧，却正捏在了花姑的刀刄之上，這種驚人的手法，巧妙可是到了絕頂，只要差上一絲一毫，那簡直後果不堪設想！

花姑大驚之下，向回一奪刀，無奈這刀口雖是爲老人二指捏上，却如同是挾在了萬鈞的鐵壁縫中一般，一任她用盡了全力，休想搖動分毫。

他這裏奮臂施力，那怪老人却嘻嘻冷笑道：「怎麼着？妳服氣了麼？」

花姑用力搖了兩下，仍是絲毫不動，怪老人倏地一翻左手大袖，喝了聲：「去吧！」

大袖向外一翻一揚，花姑可眞聽話，頓時通通通一連又後退好幾步。

這一次却是「噗通！」一聲，坐在了就地。

怪老人低頭看了手中鋼刀一眼，日開一綫，冷冷的哼了一聲道：「破銅爛鐵也要傷人？」

他說着話，右手已貼在了刀面之上，猛然見他雙目一張，喝了聲：「斷！」

只聽見「拍！」一聲，那口厚有三分許的魚鱗雁翅刀，竟自爲老人這種神力，從中一折爲二，他猛笑了一聲，順手向身後一丟，「噹！」地一聲。

花姑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一時之間竟自呆呆的坐在地上，再也沒有力量站起來了。

老人望着她嗞牙一笑，頭遂回對龍勻甫看了一眼，哼了一聲道：「小子！別看熱鬧了，還不下來收拾收拾跟我走路，等會老帮子回來可麻煩！」

龍勻甫對師叔這種擧動，萬分不滿意，可是他却不能表露在面上。

當時嘆了一聲，道：「師叔你這是何必？……」

怪老人一翻眼皮道：「那來這麼多話，你倒是走不走？我老頭子跑幾百里路來找你，可不是鬧着玩的！」

龍勻甫不由皺了一下眉。

怪老人不由搖頭一笑道：「我倒是忘了，你原來是受着傷，難怪睡在床上呢！怎麼樣，要不要緊？」

說着已走到床前，伸手把在他手腕子上，略微歇了一會，點了點頭吟道：「好傢伙！傷得還不輕呢……不過已大有起色了！你是怎麼攪的？」

說着一雙眸子，上下在他身上亂轉着，龍勻甫不由嘆道：「師叔！不是我說你老人家，這一家人，可都是弟子的恩人，你老……唉……」

說着又重重地嘆了一口氣，眼光向一邊窘態畢露的花姑瞟了一眼。

怪老人不由臉色一紅，這才想到，自己果然行動太冒失了，那琴魔哈古弦雖和自己有一面之緣，可是如此折辱他的家人，恐怕哈古弦也勢難和自己甘休？

當時不由楞了一下。

可是這三百老人，避居滇、貴已久，却養成了一副怪癖偏激的個性，凡事只知任性去作，很少却想到是否應該，至於要叫他去向一方低頭，那却是萬萬別想的事情，根本是不可能！

此時雖是想到了這事情，是自己作的有失風度，可是並不後悔！

當時臉紅了一下，又冷笑了一聲道：「她自己動手打人，又怪得誰來，哼，哈古弦有什麼了不起，他要不服氣，却叫他到滇西來找我好了！」

話聲一完，他猛然叱了一聲：「來得好！」

只見他右手向外一揮，「叮噹！」一聲，一對瓦面透風鏢，却被他大袖揮了出去，在牆上撞得火星直冒！

緊跟着花姑朝他撲了上來。

龍勻甫眞料不到，這花姑竟是如此難纏，居然是接二連三的襲擊，因知她那身功夫，比起這位水夢寒師叔來，那可是差得太遠了。

當時唯恐她又要吃虧，不由叫道：「花姑使不得！」

可是一言甫畢，只覺人影一幌，跟着「噗通！」一聲，花姑已倒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了。

怪老人却是雙手負袖，連連的冷笑不已。

龍勻甫這時一撩被子，已下了地，大驚道：「她……怎……麼了？」

水夢寒冷笑了一聲道：「放心，她死不了，我只點了她的穴道，兩個時辰後自會醒轉……」

他看了地上的花姑一眼，冷冷的點了點頭，接道：「這倒好，省得再麻煩！」

龍勻甫才算放了心，可是心中到底不是味兒，當時又嘆了一口氣，看了這位師叔一眼，搖了搖頭道：「你老還是這個脾氣，她一個看門的女人，何必和她一般見識……」

水夢寒本是一肚子氣，此時再被龍勻甫這麼一埋怨，不由勃然大怒。

只見他把雙眼一瞪，方要發作。

龍勻甫不由吃了一驚，他知道這位師叔要是惹翻了，那可是不得了，就許把哈古弦這所房子，也給拆了，那時候自己可是得罪人家更大。

當時不由忙改成了笑臉，鬆口氣道：「得了！你老人家鬆鬆氣吧，大老遠跑了來，何必呢！」

水夢寒本已要發作，聞言不由轉了一下眼珠，死死的盯着龍勻甫，看了一看，才沒有好氣的道：「還不都是爲了你這小子，我沒說什麼，你倒怪起我來，惹火了我，把他這鳥房子給他砸了，他又能怎麼樣？」

龍勻甫聞言，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心說：「乖乖！我一點沒有猜想，這玩藝可是來不得！」

當時忙陪笑道：「師叔這可施不得，你老不是找我嗎，現在不是找着了，我跟你走不是沒事了，可別砸人家的房子！」

水夢寒這才回怒作喜，當時重重的在龍勻甫身上拍了一巴掌，怪笑道：「你早跟我走，不沒事了？來！我揹着你。」

龍勻甫一心想見哈小敏一眼，可是眞要是現在哈氏父女回來了，那還眞不能想，說不定也許和這位師叔翻了臉！

想到這裏，他可眞是不能再留在這裏了，不由望着水夢寒苦笑了笑，嘆道：「你等等，我還得整一整呀！」

水夢寒翻了一下眼皮道：「你有多少東西，還用得着整？」

龍勻甫顧視了左右一下，確是除了一口長劍以外，別無長物，不由皺了一下眉道：「就這麼就走了？」

水夢寒怔了一下道：「不這麼走還怎麼着？還眞要我砸他們房子？」

龍勻甫對這位師叔，可眞是哭笑不得，當時又笑又氣的嘆道：「我在這打擾了人家好幾天，人家還是我救命恩人呢！難道說，連走的時候，一個招呼也不跟人家打？」

水夢寒短眉一皺，道：「那來這麼多的禮節，我老頭子就不知道這些，你倒是走不走？不走我自己走。」

說着一轉身就要走，龍勻甫不由急道：「師叔你別急呀！」

水夢寒轉過身來，尖聲道：「那哈老頭子不是不在家麼！你怎麼打招呼？」

龍勻甫苦笑了一下，道：「得了，我方才是急昏了頭，已經把人家得罪到了家，還打什麼招呼！」

水夢寒看着這個愛徒，一時愁成這樣，不禁嘻嘻笑道：「小子，沒有什麼大不了，不就是打了他個人嗎？諒那哈老頭子度量還不至於這麼小，你何至於愁成這樣？什麼事都有我爲你頂着，你怕什麼？」

龍勻甫心說：「人家度量小，要是你老人家，早不知要氣成什麼樣了？」

想着不由哭喪着臉，點頭道：「我不是怕啊！只是你老人家平白無故，惹了這個麻煩，認爲太划不來就是了！」

水夢寒尖聲怪笑道：「你就別管我了，我們走吧！」

龍勻甫定了定神，走到書桌前，見椅子四寶全備，當時抽出筆來，一面磨着墨，心說：「總要給人家留個字啊！」

水夢寒已走了過來，伸手把筆接了過去，在硯中飽浸墨汁，一面笑道：「好辦法，還是你想的週到，我老人家就給他留下一句話，也好叫他知道知道！」

龍勻甫不由皺眉道：「還是我來寫吧，你老人家……」

水夢寒一瞪眼，道：「放屁！你算老幾？」

龍勻甫只好嘆了口氣，當時把紙鋪好，道：「好吧，你老人家請寫吧！要客氣一點！」

不想他說完話，却不見人來，當時忙回過身來，却見這位老人家，已將筆在粉牆上大書了起來，龍勻甫不由大吃了一驚，口中「啊唷！」了一聲，心說：「這是幹什麼事？還用得着在牆上題字？」

遂聽水夢寒哈哈一笑道：「你看看師叔這字留得好不好？」

龍勻甫忙趕上一步，擧目牆上，水夢寒龍蛇飛舞的寫着：

「字示古弦老兒：

小徒勻甫，今已帶回，專此致謝，令僕對客不恭，代爲薄懲，希不怪我！嘻！就此別矣！

三百老人水夢寒壁書」

龍勻甫直看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心內是叫不迭的苦，暗忖如此看來，這樑子是結定了！

但老人既已留下字語，擦也擦不掉了，他不由氣得銀牙緊咬，當時重重地跺了一脚道：「好吧！我們走吧！」

水夢寒對壁觀賞了一陣，嘻嘻一笑，就手一抖，已把手中毛筆拋了出去。

龍勻甫這時已把劍揹在背上道：「我們到那去呀？」

水夢寒一翻眼皮道：「自然是回去呀，你這小子居然連家也不想回了，莫非那個小姐把你給迷住了？」

這雖是一句戲語，却是無巧不巧，正說中了龍勻甫的心病，當時不由俊臉一紅，吶吶道：「你老人家別打趣了，弟子是來辦事來的，如今事也沒有辦好，怎麼能走？」

水夢寒吱牙一笑道：「不就是伍家那點事麼？這個你放心，我們三個老的這一次都出來了，我們是各人辦各人的，我只管找你，找着我是什麼都不管了。」

龍勻甫不由一驚道：「師父和師姑都出來了。」

水夢寒尖笑了一聲道：「還不都爲了你這寶貝徒弟，我們這三百老人一生只收了你這一個好徒弟，有一點事，那還不全軍出動，眞把你給寵壞了！」

說着連連幌着頭，那滿頭小辮子，就像是小鼓槌也似的舞了起來。

龍勻甫聞言不由皺了皺眉，心想：「這三位老人家何至於全體出動？就是對付白如雲來一個也够了，這可眞想不透！」

他因知道，自己這三位師父，一個個都是怪異到了家。

最難惹的是那位師姑星潭，平日對自己更是寵愛得無微不至。

她這一次要是知道自己受了傷，那還了得？

當時想到這裏，不禁深深皺着眉頭，生恐那另外兩位老人家，自己闖下大禍，以致於不可收拾。

水夢寒見他立着直發楞，不由咦了一聲道：「小子！你今天是怎麼了？有什麼事値得你這麼發愁？」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紫衣侯挑戰白衣劍客，兩人各乘小舟在海上決戰，結果紫衣侯以半招險勝。白衣劍客敗走時，聲言七年後再來雪恥。紫衣侯雖勝，但內傷甚重，自知不治，但為挽救今後武林刦難，免至白衣劍客再度肆虐中原，乃將畢生珍藏各家劍法，傳與胡不愁，又將其師兄留下錦囊交與方寶兒，按址前往找其師兄習藝。各事交待完畢，狂飲狂笑一番之後，逕奔密室，閉門狂笑，至天亮時笑聲已止。不久，珍兒乃向羣衆宣佈侯爺已死了……

人死鬼上門

這五個字自海上飄過，飄入羣豪耳中，羣豪但覺身子一震，都已癡了，連鈴兒跌倒都無人瞧見。

也不知是誰，當先跪下，別的人立刻跟着跪滿了一地。

浪濤拍岸，風聲呼嘯，夾有一陣歌聲隨風傳了過來，歌道：

「雙劍擊兮風雲意，龍吟絕兮……巨星落……」

歌詞雖然簡單，但却充滿一種悲壯蒼涼之意，那歌聲更是古樸蒼淳，羣豪癡癡地聽着，有誰不下淚？

他翻來覆去，唱了三次，羣豪情不自禁，也隨聲唱了起來，頃刻，天地間便充滿了這悲壯的歌聲。

一條褸衣漢子，蓬頭散髮，打着赤足，自人叢中擁出，高歌着走到海邊，正是王半俠。

海浪如山，澎湃洶湧，在他面前捲起層層銀白的浪花，朝日初升，便被陰雲掩沒，蒼穹重重地壓在海面上。

海天蒼瞑，似乎突又變成了無限生機、王半俠熱淚盈眶，喃喃道：「蒼天既不祐斯人，為何又為斯人之死悲悼？」

風雨最無情

突然間，一隻手緊緊抓住王半俠的臂膀，手力之重，五指之硬，幾乎將王半俠肘節都捏得碎了。

王半俠皺着眉轉目望去，只見是個身穿灰布袈裟，頭戴寬邊竹笠的行脚僧人，緊立在他身側，竹笠又寬又大，戴得又低，幾乎將這行脚僧人面容一齊掩住，但王半俠一眼瞧到他木褐色的面容，刀削般的雙頰，以及那緊閉成一綫的嘴唇，不用瞧第二眼，便知此人乃是木郎君。只聽木郎君沉聲道：「取藥之約，你可忘了？」

王半俠道：「未曾。」

木郎君道：「拿藥來。」

王半俠道：「沒有藥。」

木郎君嘴唇閉得更緊，怒道：「莫非你想食言背信不成？」

王半俠道：「紫衣侯已死，我去那裏求藥呀？」

木郎君道：「紫衣侯已將後事，交託給鈴兒、珠兒兩人，你快去問鈴兒、珠兒取藥，否則……」

王半俠冷冷截口道：「否則怎樣？我只是答應你向紫衣侯求藥，可曾答應你向鈴兒求藥

麼？」

木郎君呆了一呆，道：「這……這……但……但……」

王半俠道：「紫衣侯既死，我自無法向他求藥，我既未答應你向鈴兒求藥，自不必向她求藥。」

木郎君又急又怒，却又無可奈何，呆在那裏，再也動彈不得。

× × ×

直過了頓飯時分，五色帆船艙裏，仍是無人動彈。

但聞哭泣之聲，越來越響，「紫髯龍」壽天齊早已背轉身子，面對着大海，只因他身為海上羣豪之長，自不能當着別人落淚，但那眼淚却偏偏不由自主，奪眶而出，他只有背轉身不讓人瞧見他的面容。

小公主已撲倒在那後室緊閉着的門前，嘶聲痛哭着：「爹爹，你……你怎能拋下我一人，就走了？」

方寶兒低着頭不敢去瞧她，水天姬扶着寶兒的肩頭，纖纖玉指，簌簌直抖，晶瑩淚珠，不停的落下。

突然間，一陣悽厲的呼聲自岸上傳來，呼道：「胡不愁……胡不愁……」聽來有如厲鬼索魂一般。

水天姬聽了聽，突然問道：「誰？」

胡不愁道：「你早已聽出來了，還問個什麼？」

水天姬道：「木郎君喚你作什麼？」

胡不愁道：「他要我守約。」

水天姬道：「你與他約好了什麼？」

胡不愁道：「我與他約好要將妳毒死。」

水天姬身子一震，睜大了眼睛，說不出話來。

木郎君那慘厲的呼聲又起：「今晚子夜……子時……」

胡不愁緩緩說道：「他要我今晚子時毒死妳。」

水天姬突然迴眸一笑，道：「你毒得死我麼？」

胡不愁道：「乘妳不備時，要毒死妳實是易如反掌。」

水天姬嫣然笑道：「但我此刻已知道你要毒死我，怎能不防備？說不定還要想個法子先毒死你，免得被你毒死。」

胡不愁微微一笑道：「不錯，先下手為強，正該如此。」

兩人四目相視，眼珠子轉來轉去，心裏也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這兩人俱是玲瓏剔透的七巧心肝，要猜別人心思，實是容易得很，但別人要猜他們的心思，却難如登天。

× × ×

這時天上陰霾更重，簌簌竟落下雨來。

雨勢漸大，岸上羣雄方自乾透的衣衫，又被淋得水濕，却仍是無一人退下避雨、目光依舊癡癡地望着五色帆。

這五色錦帆，昔日本是代表一種無上的權威。

如今，這權威的來源——紫衣侯雖已死去，但五色帆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却變得更是光榮。

船艙中方寶兒瞧着胡不愁與水天姬的神情，心裏越來越是担心，鈴兒在他耳旁輕輕問他：「你担心什麼？」

方寶兒嘆道：「妳瞧他們兩人，我怕！」

鈴兒道：「傻孩子，胡不愁若真想毒死她，怎會說給她聽？這道理連我都可猜出，她又怎會猜不出？」

方寶兒搖頭嘆道：「這道理雖然是很簡單，而且用在別人身上都行得通，但那大頭叔叔和她却是怪人……」

突聽艙外有人朗聲道：「洛陽彭清，有事稟告！」

鈴兒忙拭乾淚痕，當先迎出，道：「什麼事？」

只見雨中一艘輕舟駛來，「摘星手」彭清卓立船頭，恭聲道：「紫衣侯魂歸極樂，凡我江湖中人，莫不哀痛欲絕，直到此刻，還在岸上，以示悲悼，但衆人悲痛之下，心神已都有些失常，久聚岸上，只怕有變。」

語聲微頓，躬身道：「在下出言直率，望姑娘莫見怪。」

鈴兒嘆道：「難為你想得這般周到，我怎會怪你，但……但朋友們如此情況，我勸也勸不走的。」

彭清道：「姑娘若是將船駛出此灣，停泊別處，羣豪想必也就會散去了，在下一得之愚，不知可蒙姑娘採納？」

鈴兒沉吟半晌道：「這果然是好法子！」

彭清道：「由此北行不遠，便有個小小港灣可以避風。」

鈴兒嘆道：「久聞洛陽摘星手之名，果然是位處處為別人着想的英雄，賤妾實是感激得很。」

彭清躬身道：「不敢當。」微一揮手，輕舟駛回。

王半俠雖立在岸邊，他並未注意，目光只是瞪着木郎君，沉聲道：「你還不放開手？」

木郎君也狠狠瞪着他，半晌終於緩緩放開手掌，厲聲道：「本座並非怕你，只是被你言語套上，將你無可奈何。」

王半俠道：「瞧你不出，倒是條說一句算一句的漢子。」

木郎君道：「哼……哼哼！」

王半俠道：「如此，我倒要勸勸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日子夜，千萬莫妄動，否則憑船上那幾位姑娘，無論那一個都已足夠將你打下船來。」

木郎君道：「放屁！」轉過身子就走，再也不瞧王半俠一眼。

王半俠瞧着他背影，只是搖頭。

突有幾個身背蔴袋的丐幫弟子，自人叢中擠來，神色匆匆，滿面俱是惶急之容。

其中一人，搶步走到王半俠身側，躬身一禮，道：「幫主有難，昨夜……」

他的語聲越說越低，誰也聽不清他說的什麼。

只見王半俠面容驟變，瞧了瞧五色帆，又垂首沉吟半晌，終於頓了頓足，隨着那幾個丐幫弟子走了。

這時五色帆船龐大的船身已開始移動，向北駛出。

羣豪一陣騷動，有的頓足，有的嘆息，木郎君遠遠立在雨中，目光凝住着船影，冷冷道：「你走不了的……」

不出彭清所料，五色帆船一走，羣豪也在嘆息中散去，入夜時便走得乾乾淨淨，只剩下沙灘上凌亂的足跡，告訴別人，這裏不久前，曾發生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但這足跡終於也得被浪花捲去。北行十數里，果然有個小小的港灣。

浪濤拍岸，雨未歇，夜色漸漸沉重，偌大的五色帆船，却只亮起一星燈火。孤零零的燈火，比無光還要顯得冷寂淒清！

一陣風吹過，無人的海岸上，突然幽靈般現出一條人影，口中喃喃道：「你走不了的……」語聲冷漠生澀，正是木郎君。

他已換了一身黑衣勁服，顯得更是瘦削頎長，身子一掠，躍入海水中，有如黑色水蛇般

，一閃而沒。

五色帆船上，仍是一無動靜。

木郎君自海水中探身而出，爬下船舷，輕輕一翻身，便上了甲板，身形輕靈巧快，絕無半絲聲息發出。

那知他身子方站穩，船艙中突有個冰冷冷的語聲道：「你來了麼？」語聲雖輕，但夜黑雨冷，靜寂中突然聽到這聲音，却實是令人嚇上一跳，木郎君身子也不禁爲之一震，霍然轉身，只見船艙中探出半個頭出來，在向他輕輕招手。

木郎君定睛一望，見到此人竟是胡不愁，這才放下了心，飄飄掠了過去，嘶啞着聲音道：「事可辦成？」

胡不愁悄聲道：「隨我來。」頭又縮了回去。

木郎君微一遲疑，側身而入，眞氣貫於四肢，全神戒備。

偌大的船艙中，唯有一盞孤燈。

海風自船窗隙中吹將進來，吹得室中燈火飄搖不定，短榻上，飄搖的燈光下，直挺挺地躺着條白衣人。

只見這白衣人長髮四散，披落在短榻旁，身子動也不動，亦無呼吸，顯然早已氣絕多時了。

木郎君縱然胆大，此刻也不免微生寒意，壯起胆子，跟着胡不愁走過去，目光轉處，心頭又不禁爲之大喜。原來短榻上躺着的，赫然正是水天姬，她雙目緊閉，蒼白的面容在昏黃的燈光下，看來更煞是怕人。

胡不愁悄聲說道：「藥已全給她吃了下去了。」

木郎君乾嚥了一口垂涎，望着水天姬的身子，獰笑道：「賤人，妳也有今日……」伸出枯木的雙手，向水天姬咽喉扼去！

他對水天姬怨毒實已深入骨髓，水天姬縱然死了，他還是饒不了她。

胡不愁突然一把拉住他的手掌，道：「且慢！」

木郎君道：「你拉我幹什麼？」

胡不愁道：「你交給我的藥，我已全部讓她服下了。」

木郎君道：「我知道……」

胡不愁道：「從此以後，你與她之事，已與我全無干係。」

木郎君怒道：「什麼干係？本來就沒干係嘛。」

胡不愁道：「好！」轉過了身子，大步走了。

木郎君瞧着他背影，喃喃道：「瘋子！」喉嚨裏怪叫一聲，兩隻蒲扇般手掌又抓向水天姬。

眼見水天姬是死了，動也不能動，那知，突然間，動也不能動的水天姬，手掌突然伸出，閃電般揑住木郎君腕間穴道。

木郎君眞是駭了一跳，大驚之下，躲也無法躲了，只聽「喀！喀！」兩聲，木郎君右手肘間，肩頭兩處關節，已被水天姬抖斷。

水天姬嬌笑道：「就憑你那點毒藥，就毒得死我麼？乖孩子，快回家去吧，免得我見了生氣。」

木郎君又驚、又恨、又怒，也知道單憑一條手臂，再也休想敵得過水天姬，怪叫一聲，一陣風似的跑了。

只聽艙外水聲「咚」地一響，接着「嘩啦！嘩啦！」幾響，然後什麼聲音都再不可聞，只剩下海風刮得呼呼直響。

× × ×

胡不愁悄悄自藏身處鑽了出來，微微笑道：「怎樣了？」

水天姬嬌笑道：「雖然沒有怎樣，最少也要叫他難受幾個月，這都是你，都是你出的好主意！」

胡不愁道：「還不全是爲了妳。」

水天姬眨了眨她的眼睛，道：「你可別忘了我是你侄子的大老婆，你少說些叫人聽了不舒服的話好麼？」

胡不愁就算再沉得住氣，這一下臉可也紅了。

水天姬格格笑道：「原來你也會臉紅的，本來我還以爲你臉皮是水磨磚造的，有城牆那麼厚。」

胡不愁道：「咳……咳咳……」一口氣嗆了幾聲，一個字也沒說得出來，轉過頭去，一溜烟走了。水天姬瞧着他笑得更是開心，却不知道這時……

就在這時，黝黑的蒼穹下，無聲無息的鑽出了二十餘條人影，身穿着緊身水靠的黑衣人影。

這二十餘人水性俱都極佳，在水上行動絕無半分聲音。

這二十餘人俱是黑巾蒙面，只露出兩隻灼灼發光的眼睛，目光閃了幾閃，見到五色船上一無動靜，爲首之人打了個手式，二十餘人齊地爬上了船舷，動作之輕靈巧快，無與倫比！

水天姬還在輕輕的笑。

鈴兒、珠兒等一羣少女們，擁着小公主、方寶兒和胡不愁走出來，衆人已經換了一身縞素衣衫。

方寶兒道：「木郎君那……」

突然間，水天姬一聲輕呼，撲在他身上，兩人一齊翻身跌倒，只聽「颼」地一聲，一道勁風，穿窗而入，自水天姬髮際飛過，「奪」地釘在艙中梁柱上，箭尾鵰翎，簌簌抖動，黑鐵箭桿，入木幾達五寸。鈴兒變色道：「什麼人？」

船窗外陰森森冷笑道：「追魂奪命二十四怪，殺人性命不管埋，若是爾等生得乖，不要性命要錢財！」

「砰」地一聲暴響，兩旁窗戶，俱都被震了開來，露出了二十餘條黑衣勁裝，黑巾蒙面之人影。小公主雙手叉腰，大眼睛睜得滾圓，怒罵道：「好大膽的强盜，你可知這是什麼地方？敢來撒野？」

爲首之黑衣人，陰陰冷笑道：「太爺們要的是金銀財寶，要命的就快乖乖靠牆站着，否則……」

鈴兒怒道：「否則怎麼？」

二十餘條黑衣人齊地一聲怪笑，同時伸出手來，反手一掌，擊在窗戶上，只見木屑四下紛飛，聲勢煞是驚人！鈴兒倒眞未想到這些水上小賊，掌上竟有這般功力，竟已全都是武林一流高手的身份，衡情度勢，自己與珠兒、水天姬等三人，雖還未將這些人放在眼裏，但別的人武功比起他們，已是有所不及，心念數轉，暗中不覺大是驚惶，厲聲道：「你等在海上作案，可是紫髯龍的部下？」

黑衣人冷笑道：「紫髯龍？紫髯龍是什麼東西？」

小公主大罵道：「不管你們是誰，我爹爹才爲武林捐軀，你們就敢來無禮，你們的良心莫非都被狗吃了不成？」

黑衣人仰天狂笑道：「良心？太爺們幾時有過良心？」微一揮手，二十餘條黑衣人，一齊縱身而入，落地絲毫無聲。

鈴兒、珠兒大驚之下，搶步擋在前面。

突聽水天姬道：「我方才還在奇怪，江湖中那來『追魂奪命二十四怪』這麼一號人物？如今我才知道了。」

黑衣人道：「妳知道什麼？」

水天姬也不理他，只是瞧着胡不愁道：「你可知道了麼？」

胡不愁微微頷首道：「知道了。」

鈴兒忍不住問道：「他們究竟是誰？」

胡不愁一字字緩緩道：「摘星手彭清。」

衆人心頭霍地一震，那黑衣人不由得倒退兩步。

鈴兒恍然道：「好呀！原來是你！你要咱們躲到這裏來，那裏有絲毫好心，原來竟是要躲開天下人的耳目，好來動手……你平日看來倒也像是個人物，不想你竟是個人面獸心的衣冠禽獸！」

小公主道：「什麼禽獸？簡直連禽獸都不如！」

黑衣人突然反手抹下面上黑巾，露出面目，果然是那「摘星手」彭清，只見他滿面獰笑，道：「想不到你們倒也有幾分聰明，竟猜出了太爺來歷，太爺本想瞧在紫衣侯面上，饒你們幾條活命！如今嘛……哼！哼！你們誰也莫想再活着等到天亮了！」獰笑聲中，一步步走了過去。

這些人雖是有備而來，但對紫衣侯船上侍妾，顯然仍存有畏懼之心，是以亦步亦趨，不敢一擁而上。

胡不愁衡情度勢，即已知自己這方，絕非人家敵手，心念轉處，自懷中悄悄取出那柄金鑰匙，悄悄塞入頂上髮束裏。

但聽彭清一聲輕叱，二十餘條黑衣人終於齊地展動身手，鈴兒呼道：「珠兒，照顧着小公主……」

小公主大喝道：「我不要人照顧。」

這時已有一條削瘦漢子向她迎面撲來，自是瞧她年幼力弱，又想留下她活口，是以手中未曾使出兵刃。

方寶兒雙目圓睜，大呼道：「不要臉，這麼大人欺負小女孩子！」他見別人危險，便忘了自己不會武功，竟搶身擋在小公主身前，一拳向那削瘦漢子打了過去，但那削瘦漢子亦是武林成名人物，他這拳如何打得着。

水天姬驚呼道：「寶兒，小心……」

呼聲未了，寶兒身子已被人提起，遠遠擲了出去，「砰」地一聲，撞在艙板上，動也不能動了。小公主變色道：「寶兒，你……」

瘦削漢子獰笑道：「小寶貝兒，莫去管他……」張開兩隻蒲扇般的大手掌，去抓小公主小巧的身子。小公主身子一旋，便自他掌握中飄了出去。

削瘦漢子怪笑道：「小寶貝兒，輕功不錯嘛，且瞧瞧俺的手段！」雙掌施展開來，當眞如千百隻蝴蝶漫天飛舞。

小公主輕功確是佳妙，但別的武功也確是不靈。

她身形展動，總不如別人手掌轉動來得迅速，她全力跨出三步，別人身高腿長，只要一步就追着了。

鈴兒、珠兒縱想出手助她，却已自顧不暇，只聽小公主尖呼，削瘦漢子怪笑，已將小公主一把抓住。

這時船上的少女，已有一半被人點着穴道，胡不愁亦是滿頭大汗，終於支持不住，撲地跌倒。

只有水天姬，窈窕的身形，遊走於刀鋒劍刃間，仍是遊刃有餘，但獨木難支，也不知還能支持多久？

鈴兒、珠兒武功雖高，但大多只是紙上談兵，與人交手的經驗，既是不够，氣力更是不濟，兩人此刻已俱是香汗淋漓。

珠兒道：「水姑娘，妳走吧，不必管我們了。」

水天姬搖頭道：「我不走。」

珠兒心下大是感激，顫聲道：「水姑娘，你不必爲咱們……」

水天姬嬌笑着接口道：「別誤會，我可不是寧願爲別人平白送命的人，只是你們離岸太遠了，我又不會水。」

在如此情況下，她仍是笑語如鶯，半諷半嘲。

鈴兒與珠兒聽在耳裏，却有些哭笑不得，突見一個人湧身而上，鈴兒纖手不知怎麼一轉，便點了他穴道。

這一招之精妙，實是匪夷所思，防也難防，她氣力縱然不濟，但憑這些絕妙的招式，別人也不敢近來。

一條短小漢子嘶聲道：「彭大哥，這幾個清水貨倒扎手的緊，可要小弟使上兩招絕活兒麼？」

彭清笑道：「你瞧着辦吧！」

那短小漢子道：「好！」一步躍到已被點了穴道的少女身邊，十餘個少女，已被一個接一個推到艙壁旁。她們穴道雖被點，但知覺却仍未失去，一個個都已駭得花容失色，眼波中却充滿了驚懼的光芒。

那短小漢子獰笑着伸手，在那第一個少女臉上摸了一把，嘻嘻笑道：「小寶貝兒，長得倒又白又嫩的。」

鈴兒眼角瞥見，驚呼道：「你……你要拿她怎樣？」

那漢子怪笑道：「妳說俺要拿她怎麼樣？」突然反手一把，將那少女的衣衫撕了開來，露出了晶白的肌膚。

鈴兒顫聲道：「你……你這畜牲！」

那漢子道：「俺本來就是個畜牲……嘻嘻……你們要是還不乖乖的住手，好戲還在後頭哩！」

說話間，他手掌已自少女渾圓的足踝，滑上了修長的玉腿，他手掌移動得很輕，但看來却是說不出的猥褻。

那少女更是驚懼，目光乞憐的望着，像是待宰的羔羊，雪白的肌膚，在那短拙的手指下不住的顫抖，輕輕顫抖。

鈴兒身手雖未停，但呼聲中亦充滿驚駭，憤怒道：「你……你敢……」

珠兒不住喘息，更是連話都說不出來了。那少女拚命掙扎着想扭動身子，怎奈絲毫也無法動彈，那乞憐的目光似是在說：「侯爺，你忍心看着你羽翼尊貴的燕子，落入如此粗率的暴徒手中麼？你在天之靈若是有知，快來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另一削瘦漢子，雙手高高舉起小公主，獰笑道：「這小丫頭也不算小了，你們可要瞧瞧她。」

鈴兒嘶聲呼道：「放開她，我……」

水天姬大呼道：「你萬萬不能住手，你應該想想，咱們若是都落入這羣畜牲手中，那情況又當如何？」

鈴兒滿面痛淚，道：「但……但……」

突然間，四壁燈光，一齊熄滅！

艙外雖有燈光，但燈光驟暗，衆人視力頓失，剎那間什麼都瞧不見，只聞一陣奇異的香氣，自艙外傳來。

接着，艙外又滑入了二十餘條金色的影子來，似鬼魅，似幽靈，又似是一種惡魔般的怪獸。

彭清邀來的雖都是聞名江湖，殺人不眨眼的角色，但此時此刻，心頭仍不覺泛起一陣寒意，不由自主靠到一齊。

鈴兒、珠兒、水天姬更是早已避入了角落中，纖手也緊緊握在一處。

這時衆人已可瞧出，那金色影子，既非鬼怪，亦非幽靈，却似是人影，奇異的香氣，便

是自這些人影身上發出來的。

忽然間，不知自那裏，射入了數十道强光，照射在這些金色的人影身上。衆人一陣目眩後，才駭然發現，這金色的人影，竟全都是長髮披肩，曲綫玲瓏的少女，豐滿而誘人的軀體，竟似未着寸褸，都塗滿了一種奇異的金粉，在强光下閃閃生光，帶着種妖異而媚冶的魅力，尤其那奇異的香氣，任何人只要嗅着一絲，心弦便立刻會生出一種難以描述的飄盪。

就在這一陣目眩，心神一盪間，金色少女們，已張開雙臂，撲了過來，帶着妖魅的媚笑，撲向黑衣人們。

閃亮的金粉，眩目的軀體，誘人的異香，妖媚的笑容。

黑衣人們雖然久經大敵，但此時此刻，驟見如此奇詭怪異的對手，刹時間也不禁大感驚惶無主，眼見金色少女們移身撲來，竟呆在地上怔住了，既不閃避，也不招架，那誘人的胴體，誘人的異香，甚至使得他們幾乎也要撲將上去。

等到他們驚覺之時，縱要閃避，亦是有所不及。

只見二十餘條金色少女，竟張臂撲上了黑衣的身子，雙手自黑衣人脅下穿出，緊緊摟住了黑衣人的頭頸，一雙修長的玉腿，也盤到黑衣人身後，足尖緊緊勾住了黑衣人們的膝彎。

驟然看來，直如一雙雙熱情如火的情侶，在激情中摟抱求歡，那裏有絲毫與人動手爭殺的模樣？

衆人見過場面雖不少，但這樣的打法，倒當眞是連做夢時都未曾瞧見過，都不禁瞧得呆了。

黑衣人們除了又驚又奇外．更覺懷中抱的似是團火焰一般．只令他們心旌搖擺．慾火如焚，連手都抬不起，那裏還能與人搏鬥？

只聽得一條金色少女問道：「咱們是什麼人？」

其餘的少女們，一齊嬌聲應道：「黃金魔女。」

嬌喚聲中，但聞「喀，喀，喀，喀……」一連串輕響，黑衣人們一連串慘呼，黃金魔女們一連串嬌笑……

然後，黃金魔女飄身落地，黑衣人們則一個接着一個，倒了下去，口中呻吟不絕，身子再也不能動彈。

原來這些「黃金魔女」們，竟以腕肘足尖之力，在刹那間，將黑衣人們雙肩、雙膝、四大關節一齊拗碎！

直瞧得衆人面容變色，目定口呆，由指尖一直涼到足底，只有水天姬袖手立在一旁，非但未曾驚惶，反似比方才遠爲鎮定。

「摘星手」彭淸滿面冷汗交流，顫聲道：「妳們可是西方金……」

船艙外一個尖銳的語聲道：「不錯，算你還有些見識。」語聲直直硬硬，叮噹作響，聽來當眞有如金屬相擊一般。

「摘星手」目光更是驚駭，面上冷汗流得越快，顫聲道：「金……金老前輩，晚輩們與你老人家無寃無仇，你老人家何必……」

艙外人冷喝道：「放屁，紫衣侯縱然不是東西，但他的侍妾，也不是你們這般狗東西能碰的！」

他先罵紫衣侯不是東西，又顯見對紫衣侯不甚推崇，也不知他與紫衣侯到底是友？還是敵？

少女們又驚又喜——此人若是紫衣侯之友，那麼今日之事便定可遇難呈祥，逢凶化吉。但此人若非紫衣侯之友，那眞是趕走批强盜，趕强盜的却是惡鬼——惡鬼總比强盜兇得多，那麼今日之事，便再也難以收拾了！

水天姬仍是毫無表情，似是早已料定來人是誰．

別的人却都不禁眼睜睜瞧着艙外，只因來人無論是好是壞，是友是敵，必定是個名傾天下，值得一瞧的人物．

只見眼前金光繚繞，一條三尺長短的金條，被人拋了進來，來勢又急又快．等到金條落地，才看出這金條竟是個人．

他身長竟然不滿三尺五寸，滿身金光閃閃，也不知穿的是何質料織成的衣衫，頭上戴着頂金冠，形式奇特，份量却是沉重已極，別人戴在頭上，只怕連頸子都要被生生壓斷了．

最妙的是，他頷下一部鬍鬚，竟比他身子還長，拖垂在地上，也是黃金般顏色，令人看來雖然驚奇艷羨，却又不免有些好笑．

此人模樣，生得委實滑稽已極，但衆人見是此人，却再無一人心中有絲毫滑稽之意，有幾人手足雖斷，身子也不禁顫抖起來．

黃金魔女們一齊跪伏在地，誘人的軀體，有如一尊尊黃金仙女塑像，看得人目眩神迷．

金髯老人哈哈大笑道：「好！好！妳們總算沒丟老夫的臉．」

他語聲已如金屬相擊，震人耳鼓，此番笑將出來，更是如戰鼓齊鳴，千軍萬馬奔騰刺殺，誰也無法想到，這長不滿三尺的小小身軀裏，怎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聲音來．

只見金髯老人笑聲突頓，目光已凝注到水天姬身上．

他不但周身金色，就連目光中都帶着那種黃金的光芒，只要他目光對你一瞧，你身上便會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寒氣．

水天姬面上却泛起一股嬌笑，笑得又嫵媚、又誘人．

金髯老人亦自大笑道：「妙極，想不到水丫頭妳也會在這裏！」

水天姬笑道：「妙極，想不到金河王你也在這裏！」

她說話聲音，故意學作那金髯老人「金河王」的模樣，當眞學得唯妙唯肖，逼眞已極．

就連那些黃金魔女，都不禁聽得睜大了眼睛，少女們更是驚喜交集，暗道：「好了好了，原來水姑娘和他認得的，想來我們已得救了……」這老人不但生得奇特，連名字也奇怪已極，不知爲何叫做金河王？」她們到底年輕，恐怖之心一去，就立刻琢磨起別人的名字．

金河王放聲大笑道：「好個水丫頭，居然敢學起金大叔來．」黃金色的眼珠，滴溜溜四下一轉，却又放聲長嘆，道：「但水丫頭，妳常誇自己如何了得，老夫今日見了，却失望的很！」

水天姬嬌笑道：「哦！」

金河王道：「妳既然在這裏，竟然會令紫衣侯的侍妾，被這般畜牲所辱，連老夫的臉都被妳丟盡了．」

他說的搖頭幌腦，似是激奮已極，一陣風吹過，他頷下長髯，不住隨風波動，看來當眞有如奔流不息的金色河水一般．

少女們這才知他取名之意，竟在頷下一部長髯，水天姬道：「這些畜牲實在可惡，不知你老人家要將他們如何處治？」

金河王道：「念在他們還有人能認得出老夫來歷，饒了他們吧……」彭淸等一齊大喜，少女們却是不服．金河王緩緩接道：「就賜他們個全屍也罷！」

這句話說將出來，不但黑衣人們心胆皆喪，少女們也不禁爲之大驚失色，誰也想不到這老人手段之毒辣竟一至於斯？說要饒了別人，却是取人性命，彭淸嘶聲道：「西方黃金宮……」一句話還未喝出，已被兩個黃金魔女抬起，四條金色手臂一悠一盪，彭淸身子已穿窗

而出，遠遠落在海水裏。

只聽一連串「噗通！噗通！」之聲，頃刻間，二十餘條黑衣人，已全部被拋入海水中，只剩下一兩聲輕微的慘呼餘音，仍殘存於星光海水間，這些人四肢俱已殘廢，被拋入海，那裏還有活命？

少女們雖然對他們深惡痛絕，但此刻見了這情況，仍覺滿心悽慘，不忍卒睹。

金河王手捋金髯，哈哈大笑道：「這下眼前才清淨了，這些四肢發達的臭男人，老夫最是見他不得！」

目光轉處，突然指着胡不愁，大喝道：「這裏還有一個，拋下去！」

鈴兒、珠兒一齊大驚。

但見黃金魔女已搬起胡不愁的身子，鈴兒與珠兒方才眼見她們奇詭之武功，雖知單憑自己兩人之力，絕然無法援救，但却也萬萬不能眼見胡不愁被拋入海裏，兩人身形齊展，擋住窗口。

鈴兒驚呼道：「他……他既非與那些黑衣人們一同來的，又和你們無寃無仇，你爲何要害他性命？」

金河王道：「天下的男人，俱都該死，知道麼？閃開！」

鈴兒又驚又怒，大聲道：「如此說來，你莫非要天下男人都死光死絕，就只剩下你一個才對心思？」

金河王冷冷道：「正是如此，只因……」

水天姬緩緩接口道：「只因天下的男人若是俱都死光死絕就沒有人會覺得他比別的男人矮了。」

金河王放聲大笑道：「不錯不錯，妳倒知我心意。」

此人脾氣之古怪，端的天下少有，不該怒時，他偏要大怒，此刻水天姬如此譏罵於他，他反而沒有絲毫脾氣。

水天姬道：「但你老人家若將此人殺了，我媽媽定必要不高興了，那時她若完全不理你了，別人可是沒有法子。」

金河王竟自呆了一呆，道：「眞的麼？」

水天姬道：「誰敢騙你老人家！」

金河王又自呆了半晌，突然頓足搥胸，暴跳如雷，將船艙踢得咚咚作響，少女見他如此大怒，都不禁駭呆了，只當胡不愁此番必無生機，那知金河王跳了一陣，竟只是大呼道：「放這臭小子下來，拋到老夫後面去，莫讓老夫再見着他！」黃金魔女手臂一盪，果然將胡不愁拋到艙後。

過了半晌，鈴兒方自定過神來，緩步走出，斂衽道：「前輩救了賤妾們之大難，賤妾亦不知該如何報答？」

金河王道：「不錯，老夫救了妳們性命，妳們自該好生報答才是，應該如何報答於我，妳自己，說吧？」

鈴兒沉吟了半晌，道：「侯爺也曾留下些金銀珍寶……」

金河王大笑道：「金銀珍寶？誰要你的金銀珍寶？誰不知道西方黃金宮富甲天下，老夫難道還會是貪圖金銀而來的麼？」

鈴兒怔了一怔，面上又自變了顏色，偷偷瞧了那些黃金魔女一眼，顫聲道：「那……你是爲何而來的？」

金河王笑道：「妳們也不必怕老夫將妳們帶走，老夫雖然好色，但別人的侍妾，老夫還不屑一顧呢！」

鈴兒這才鬆了口氣，道：「不知前輩有何吩咐？」

金河王笑聲突頓，面色一沉，厲聲道：「老夫此來，爲的只是要查聽一個人的下落，此人與老夫恨深如海，勢不兩立，老夫若不將他下落尋出，活生生殺死，一輩子也休想活得舒服！」他語聲中，怨毒之深，當眞令人聞之胆寒。

鈴兒顫聲道：「不……不知此人是誰？」

金河王牙齒咬得吱吱作響的，道：「他便是紫衣侯的臭師兄，被老夫駭得縮頭烏龜般躲起，天下唯有紫衣侯知他下落。」

鈴兒心念數轉，道：「但前輩却來遲了，我家侯爺已……」

金河王怪笑道：「妳當老夫不知他已死了麼？老夫就是因爲他死了，才自來的。你可知道老夫等着他死，已足足等了十餘年，始終沒有機會，一聽到他與人比劍，才趕了出來，一心要他死在別人劍下……」

鈴兒道：「但侯爺一死，便沒有人再知道他師兄的下落……」

金河王哈哈笑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被你騙倒？紫衣侯與他之關係非同小可？紫衣侯一死，豈會沒有些後事交托於他？尤其那白衣人七年後還要再來，紫衣侯怎會不令人去求他指點武功？」

鈴兒面目變色，顫聲道：「但……但……但……」

金河王大喝一聲，道：「但什麼？妳們快些說出那厮的下落，便也罷了，否則老夫的手段如何，你們不妨先閉起眼睛想想。」

鈴兒縱是口才靈便，此刻却也張口結舌，說不出話。

金河王尋了張交椅，跳上去盤膝坐下，揮手向魔女們道：「唱個小調，要唱的不長不短，教人聽來高興的！」

黃金魔女們嬌聲應了，她們的語聲雖也十分嬌柔，但却也是冷冷冰冰，全無半分溫柔之意。

金河王道：「她們唱完，妳們若是還未答覆，老夫就要妳們的好看！」閉上眼睛，養起神來．只聽黃金魔女中已有一人漫聲歌道：

「天上瑤池落凡塵，化做西方黃金宮，黃金爲柱玉作階，珠光寶氣照千重，酒池肉林珍饈味，妙舞絕色勝天堂……」

那冷冷冰冰的語聲唱起歌來，竟是委婉動聽已極，唱的雖非淫靡之音，但却自有一種妖媚之意，令人聽來心旌搖搖，難以自主，只是鈴兒此時憂心忡忡，縱是仙樂，也聽不進耳裏．水天姬突然叫道：「求求你，莫要唱了，好麼？」

金河王霍然張目，怒道：「誰說的？」

水天姬道：「你老人家就是要她們唱上三日三夜，唱完了別人還是不會說出一個字，這又何苦要唱？」

金河王凌空一個翻身，跳下交椅，戟指大罵道：「臭丫頭，妳明明是我『五行神宮』的子女，爲何却幇外人說起話來？」

水天姬嫣然笑道：「我可不是幇外人說話，只不過是說出事實來而已，莫非你老人家願意我騙你不成？」

金河王微一揮手，歌聲戛然而止，他雙目狠狠瞪着鈴兒與珠兒，足足瞪了半盞茶時分，突然大喝道：「妳說不說？」

鈴兒與珠兒緊緊閉着嘴，果然連一字都不再說了，水天姬笑道：「我說的可沒錯吧？」

金河王暴跳如雷，他罵得越兇，鈴兒嘴閉得更緊．

水天姬身子斜斜倚着牆，悠悠道：「依我良言相勸，你老人家不如回去吧，免得在這兒空着急，急壞了身子．」

金河王呆了半晌，竟又哈哈大笑起來，笑道：「好，老夫倒要瞧你們說不說！」反手自懷中取出一團金綫．

這金綫看來最少也有數丈長短，但細如柔

絲，似是女子們繡花用的，誰也不知道金河王要用它來作什麼？

只有水天姬面上却變了顏色，但見金河王手一抖，那盤成一團的金綫，驟然展開，疾伸而出。

那細如柔絲的金綫，竟被他硬生生抖得筆直！

金河王燊燊怪笑道：「看妳說不說？」手腕一抖，金綫就如鞭子抽了下去，抽在那些少女們的身上。

金綫長達數丈，由第一個到最後一個誰也沒有逃脫，別人只當這柔絲般金綫縱然抽在身上，也未見多麼疼痛。

那知金絲落下，竟比蟒鞭還要厲害，只聽那尖銳的破空聲，「嘶！嘶！」不絕，兩三鞭抽過後，少女們身上衣衫巳片片粉碎，雪白的肌膚上，生生被抽得多了三條血印，可憐她們穴道被制，連慘呼都叫不出，但面上那驚怖與痛苦之色，却眞教鐵石人見了也要痛心。

鈴兒與珠兒驚呼一聲，撲了過去，伸手去抓金絲，那金絲宛如活的一般，一曲一扣，「嘶」地竟抽到她兩人身上。鈴兒與珠兒身子一顫，但覺金絲落處，那滋味竟有如燒紅了的烙鐵烙在身上一般，叫你一直疼到心底。

金河王哈哈笑道：「說不說？說不說？」他見了別人受苦，神情委實得意巳極，手腕震動，又是一鞭落了下來！

鈴兒與珠兒存心與他拚了，身子轉處，便要撲上！

突聽一聲大喝：「住手！我說了！」

金河王大笑道：「好！好！終是有人說的。」手腕一挫，颼的一聲，幾丈長的金絲，蛇一般的縮回，盤做一圈。

只見一個大眼睛，高鼻樑的小孩子，自角落裏爬起，慢騰騰走了出來，正是方寶兒，他不知何時巳醒過來了？

金河王皺了皺眉，道：「就是你這小鬼？你知道什麼？」

鈴兒與珠兒大喝一聲，道：「寶兒，你說不得！」

金河王還不信這孩子會知道什麼，聽了這句話，方自大喜，因爲這孩子若是什麼都不知道，鈴兒怎會如此着急？當下身子一掠，掠到寶兒身旁，笑道：「乖孩子，快說，爺爺給你買糖吃！」伸手想要去摸寶兒頭髮，怎奈他生得比寶兒還要矮上一截，那裏摸得着？

方寶兒眼睛一瞪，大怒斥道：「你是誰的爺爺？」

金河王怔了一怔，大笑道：「好，好，我是別人的爺爺。」

方寶兒嘻嘻一笑，道：「長鬍子的小弟，這才乖，大哥給你買糖吃。」

金河王又自一怔，似是勃然大怒，却又不能發作，只得不停的摸鬍子，那神情當眞尷尬巳極。鈴兒與珠兒如非心事重重，此刻早巳笑出聲來。

方寶兒接口道：「紫衣侯死後，曾留下一封密柬，寫着他師兄的藏身處，那密柬此刻在誰那裏，你可想知道？」

金河王大喜道：「想，想極了，快說！快說！」

方寶兒道：「哼！對大哥說話，怎能如此無禮？」

金河王乾咳幾聲，暗罵道：「小畜牲，等你說出來，看老夫不撕碎了你？」但寶兒未說出來前，要他叫祖宗看來他也一樣會叫的。當下一陣乾笑，抱拳道：「大哥，就請你快些說吧！」

水天姬格格嬌笑，拍手道：「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長鬍子的老公公，趕着孩子叫大哥。」

鈴兒與珠兒再也忍不住「噗哧」一笑，但這一聲笑過，想起種種憂煩愁苦之事，淚珠又幾乎要奪眶而出。

方寶兒道：「你要大哥說出，那也容易，但這些少女與你無冤無仇，你不如先將她們放走吧！」

金河王牙齒咬得吱吱作響，口中却乾笑道：「容易容易……」揮手道：「解開她們的穴道，放她們走吧！」

要知他不惜一切，也要尋着紫衣侯師兄之隱處，別的事什麼都可放到一旁，否則以他身份，那「大哥」兩字怎會叫得出口？

黃金魔女動作迅速，片刻間，便將少女們穴道完全解開。

這些少女們，昔日雖然尊貴，此刻却巳如伶仃的落花，一個個衣衫破碎，花容無色，滿帶傷痕的嬌軀，似巳站立不穩，柔弱的雙手，拉着破碎的衣衫，遮掩着身子，帶淚的目光，乞憐地望在鈴兒和珠兒面上。

鈴兒與珠兒又何嘗不是淚流滿面？她們瞧見此刻的愁苦，想起昔日的榮華，那裏還忍再瞧第二眼？情不自禁，一齊垂下了頭，顫聲道：「妳們走吧！」

方寶兒眼睛也不忍去瞧她們，只是大聲道：「角落裏的箱子，本屬她們之物，也讓她們一併帶去如何？」

金河王道：「容易容易……」揮手間黃金魔女們巳將箱子送到少女們身畔，箱子裏自是紫衣侯留下的珍貴。

少女們逡巡顫抖在穿窻而入的晚風中，雖不願走，又不敢不走，只因她們終究是柔弱的女子，而非倔強的鐵漢，只因她們實是吃過了苦，也受夠了任何女子都不敢再受的折磨與羞辱。

金河王大喝一聲，怒罵道：「臭丫頭，還不走？等什麼？可是等着要再嚐嚐老夫的鞭子麼？」

少女們身子一顫，齊地跪倒在地，跪倒在鈴兒與珠兒面前，流淚道：「妹子們對不起侯……爺……」

鈴兒道：「侯……侯爺不……不會怪妳們的，快……快走吧！」

水天姬道：「對，侯爺本就要妳們走的，快，快，再遲就來不及了。」將箱子塞入少女們手裏，扶起了她們身子。

金河王更是連連頓足，連連喝罵……

少女們終於走出了艙門，每個人臨去時，都情不自禁，回頭瞧了方寶兒一眼，雖只匆匆一瞥，但那目光中的悲痛與感激，却巳足夠令方寶兒永生難忘。

夜更深，濃雲沉重，掩去了星光。

× × ×

十幾條短小的金色人影，提着孔明燈，或站或坐，攀附在船艙四面的桅杆橫樑上，强烈的孔明燈光，自窻口筆直射入艙中，這些金色人影看來似乎都和金河王生得一般模樣，但仔細一瞧，才知道「他們」不過是十幾條遍體生着金毛的靈猴，巳被金河王訓練得頗通人意。

船舷旁海水中有十餘條輕巧的皮筏，想必是金河王與他的黃金魔女們自岸邊乘來的，皮筏輕巧，是以划水無聲。

少女們放下小舟，輕啜着去了。

晚風中猶殘留着她們悲痛的哭聲，似是暮春杜鵑之啼血。

金河王早巳等不及了，此刻衝着方寶兒哈哈一笑，道：「那密柬在誰身上，老兄此刻可說了吧？」

方寶兒道：「在我身上！」

金河王怔了一怔，道：「在……在你身上，拿來！」

方寶兒雙目凝注着他，目光中的神情極是奇特，似是譏嘲，又似得意，口中緩緩道：「你拿不走的。」

金河王獰笑道：「小畜牲，你可是也要嚐嚐滋味？」

方寶兒微微笑道：「你這金猴子，你不妨殺了我，吃了我，切碎我，燒了我，但却拿不走那張紙，只因那張紙方才巳被我吃下肚子裏去了……」

鈴兒與珠兒又驚又喜，又是傷感，目中又自淚下，這眼淚却是爲方寶兒流的，誰也想不到他小小年紀，竟有如此心腸，如此大胆！

金河王如被雷擊，呆呆地愣了半晌，突然大喝一聲：「小畜牲，我剖開你的肚子！」一把抓了過去。

他身形雖小，但這一抓竟將方寶兒擧了起來。

方寶兒早巳抱定了必死之心，面上不但全無驚怖之色，反而仍然帶着微笑，只是心中不免有些酸楚。

鈴兒顫聲道：「寶兒，莫怕，你死了我陪着你……」

珠兒道：「我……我也……」跟着放聲大哭，話也說不下去。

突聽水天姬大喝道：「放下他！」

金河王獰笑道：「等老夫剖開他肚子再放下他！」

水天姬道：「剖開他肚子，可是要我做寡婦麼？」

金河王又是一怔，道：「什……什……什麼？」

水天姬悠悠道：「他是我丈夫，我巳嫁給他，如今他便是我『聖水神宮』的小主人了，你敢殺他麼？」

金河王仰天大笑道：「你會嫁給他？這小畜牲會是你的丈夫？哈哈……放屁放屁……胡說胡說……笑話笑話……」

只因他見到鈴兒與珠兒淚痕中的驚笑，水天姬神情之鎭定，巳知道這既非放屁，亦非胡說，更不是笑話。

他笑聲不禁越來越是勉强，越來越是微弱，到後來終於只剩下喉頭咯咯作響，再也笑不出來。

水天姬望着他嫣然一笑，道：「還不放下他？」

金河王咬牙切齒，連連頓足，忽然强笑一聲，柔聲道：「好姑娘，求求妳，求求妳，讓我殺了這小子吧，我若不殺這小子，這口氣實是無處發洩的，好姑娘，妳讓我殺了他，我一輩子忘不了妳的好處！」

水天姬嬌笑道：「哎喲，你老人家莫非老糊塗了麼？你可別忘了，他是我丈夫呀？我怎麼捨得讓你殺他？」

金河王道：「好姑娘，從今以後，妳算是我阿姨都行，妳……妳要我下跪也行，只要妳……」

水天姬搖頭笑道：「說什麼都不行的。」

金河王突然厲喝一聲，大罵道：「死丫頭，臭丫頭，妳莫忘了，五行宮大大小小數十人，只有老夫武功最高，老夫殺了他又怎樣？」

水天姬嫣然笑道：「不錯，你武功的確最高，但見了我娘却半分施展不出，你此刻話雖說得兇，但見了我娘却連屁也不敢放一個！」

衆人只見金河王緩緩垂下頭去，耳根都似巳有些紅了，顯見水天姬這番說的話，乃是眞情。

黃金魔女們偸偸交換了個眼色，目光中竟也現出一絲笑意，別人雖想不到如此兇狠毒辣的金河王會對那「聖水宮」女主人如此畏懼。黃金魔女們却想必早巳知道，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

過了半晌，金河王突又抬起頭來，獰笑道：「老夫若連妳一齊殺了，妳的娘又怎會知道是老夫動的手？」

水天姬笑道：「你敢麼？」

金河王道：「爲何不敢？」

水天姬嬌笑道：「你不敢的，你若敢早巳動手了，只因你再也不會忘記『聖水宮』那着『無水黃蜂針』，就算你能殺了我，我臨死前也要螫你一口，那一口世上再也無人知道它的破法，只因嚐過滋味的人都巳回老家了，木郎君始終不敢眞刀眞槍地與我動手，還不是也怕我使出這同歸於盡的一着？」

金河王又呆住了，呆了半晌，突然放下方寶兒，咬牙切齒地大喝道：「氣煞我也！」一頭向艙壁撞了過去！

那船艙造的是何等堅固，但他這一頭撞去，竟生生將艙壁撞開個大洞，木屑紛飛中，他身子巳穿洞而出。

鈴兒與珠兒見他如此功力，都不禁瞧得舌撟不下。

又過半晌，只聽「咚」地一聲，另一邊艙壁，也破了個大洞，金河王自洞中飛身而入，仰天大笑起來。

水天姬早巳扶起方寶兒，在寶兒身上輕輕撫摸，輕輕道：「痛不痛？」此刻，抬起頭來，道：「你老人家氣出夠了麼？」

金河王大笑道：「笨驢笨驢，我老人家眞是條笨驢。」

水天姬嬌笑道：「原來你老人家到現在才知道。」

金河王也不理她，自顧狂笑着接道：「老夫雖不能將你兩人痛痛快快地殺死，難道不能將你們兩人捉住，禁閉在個隱僻之處，慢慢地折磨，慢慢地逼這小子說出那密柬中所留的地點麼？」

水天姬面色驟變，初次現出了驚恐之色。

金河王狂笑道：「老夫縱然尋不着那紫衣侯的屍身，但將這艘船毀得七零八落，多少也能出口氣了。」

鈴兒與珠兒更是大驚失色，只因不但紫衣侯屍身還在船上，小公主也未離開，她兩人先前不敢去瞧小公主，便是生怕別人覺察她們的關切之態，而發覺小公主便是紫衣侯唯一的後人。

但此刻兩人驚惶之下，再也顧不得這麼多了，一齊撲到猶未回醒的小公主身上，眼睛却瞪着金河王，顫聲道：「你……你敢！」

金河王目光一閃，獰笑道：「老夫不但要將這船毀去，還要將船上人殺得乾乾淨淨！只是這小丫頭……」

他伸手一指小公主，笑容更是得意，道：「這小丫頭看來必是紫衣侯的孽種，老夫却要將她養大了，作老夫第一百九十九房姬妾。」

鈴兒牙齒格格打抖，道：「你……你……你……」

忽然間，艙外竟響起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這簡簡單單四個字，却被此人說得生硬巳極，接着，一個極是奇特的聲音冷冷道：「誰也動不得這船上一草一木！」

語聲響處，還隔着甚遠，但說到最後一字，人却巳就在船艙門外，冰冷尖銳的語聲，聽得人牙根都要發軟。

金河王又驚又怒，大喝道：「什麼人？敢管老夫閒事？」

艙外冷冷道：「你可認得貧僧？」一個赤足，膚色漆黑如鐵的枯瘦僧人，自艙門下衣

陰影中緩緩現出身來。

金河王面色微變，脫口道：「可是伽星法王？」要知伽星法王名傳天下，金河王雖未見過他，但他這種奇異的裝束，奇異的形貌，却早已被江湖中人傳說過不知多少次了，金河王一眼瞧過，便已知道。

伽星法王枯澀的面容-露出一絲微笑——但這微笑之中，却無半分笑意，只是嘴角微微牽動了一下而已。

只見他雙手合十，徐徐道：「不想金宮魔主，竟也識得貧僧。」金河王這一身奇裝異服，怪模怪樣，江湖中亦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尤其那一把比身子還長的金色鬍鬚，更早已成了他的獨家招牌，伽星法王自也一睹便知了。

金河王乾笑道：「好說好說，本宮與大師素來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大師爲何要來管本宮之事？」

伽星法王道：「你要生要死，都與老僧無關，只是這艘五色帆船，乃是老僧屬意之物，天下無人動得。」

鈴兒與珠兒見到有人來救，面上本是滿懷期望之色，此刻聽他竟也是不懷好意而來，不禁大感失望。

水天姬走過去悄悄道：「妳失望什麼？我早知道今日到這船上來的人，都是黃鼠狼給雞拜年，誰也沒安着好心，咱們要想脫身，還是得自已想法子。」

鈴兒道：「什……什麼法子？」

水天姬嘆了口氣，道：「現在我也想不出來。」

金河王冷笑道：「不想大師身在方外，居然也妄生貪心，要來强奪別人所有之物，難道不怕被我佛如來怪罪麼？」

伽星法王道：「老僧只是不忍令紫衣侯絕世武功從此失傳。是以趕來取他武功秘笈，代他傳道，其他紅塵之物，老僧一介不取，此本我佛普渡衆生，慈悲之心，豈能與貪念相提並論？」

金河王道：「如此說來本宮倒失敬了！」

伽星法王合十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金河王突然放聲大笑，道：「好個慈腸心悲的老和尚，那紫衣侯武功縱要相傳，他自己有的是後人，也輪不到你呀！」

伽星法王目光閃動，道：「誰是他的傳人啊？」

金河王道：「艙中的都是。」

伽星法王銳利的眼神，在方寶兒、水天姬、鈴兒、珠兒、小公主身上一掃，冷冷道：「這五人天資都不佳，若是傳了紫衣侯的武功，必爲紫衣侯門戶之羞，老僧與紫衣侯神交已久，實不忍令他盛名死後被汚，今日說不得只有越俎代庖，將紫衣侯武功秘笈全都取去了。」

金河王道：「你這老和尚明明要想偷別人武功，又何必說得如此冠冕堂皇，豈不令人齒冷？」

伽星法王大怒道：「你竟敢對老僧如此無禮？」

金河王道：「今日你我少不得要打一場，有禮又怎樣？無禮又怎樣？別人怕你，本宮可不怕你！」

伽星法王道：「老僧也想瞧瞧金宮秘技，請！」

兩人目光互瞪，對面而立，伽星法王雖然枯瘦，金河王却矮小一尺有餘。

陣風吹過，寒意更重，風勢也較前猛烈。

衆人見這兩大絕頂高手，又將展開一場生死之搏鬥，心中不僅泛起一陣與奮激動，還不覺有些好奇。

只因紫衣侯與白衣人之鬥，雖可驚天地而泣鬼神，但兩人只是以絕世之劍法相爭，打的可說堂堂正正。

而此刻兩人却都是奇詭怪異之人，身懷之武功，也俱都各走蹊徑，怪異百出，在兩人未動手之前誰都不知道他兩人將要施展何種怪異的武功，是以人人都滿懷憂慮，仍不免大動好奇之心，想瞧瞧那從不外傳的金宮秘技，和中原罕覩的天竺異功，究竟有何神奇之處？

除此之外，衆人觀戰忘情，還有一點與平日大不一樣。

紫衣侯與白衣人之勝負，天下人莫不關心，而此刻這兩人的勝負，却無一人放在心上。

只因他兩人無論誰勝誰負，都與別人無半點好處，這兩人若是落個兩敗俱傷，才是絕頂妙事。伽星法王與金河王身子仍未移動。

水天姬等人目光也無一個移動。

突然間，金河王手掌飛揚，隱藏在掌中之金綫，又自飛射而出，風聲破空，「嘶」地，抽在伽星法王身上。

金綫出勢雖快，但衆人算定伽星法王必將以巧妙之身法閃開，誰知伽星法王竟然不避不閃，任憑那金綫抽在身上。

鈴兒與珠兒都曾嚐過這金綫的苦處，只道伽星法王此番想必將皮開肉綻。

又誰知伽星法王雖然挨了一鞭，竟仍然若無其事，漆黑的肌膚上，那有半點傷痕？神情間更不似有絲毫痛苦。

金河王手不停揮，霎眼間，已抽了四鞭。

伽星法王似乎是呆了，任憑他打，動也不動。

金河王面露獰笑，手腕一震，抽出的金絲，突然不再收回，綫頭一圈，蛇一般纏在伽星法王的身上，密密層層，竟纏了十餘圈之多。

金河王挫腕收回，伽星法王索性閉起眼睛，誰也動不了他分毫。

衆人瞧得又驚又奇，珠兒忍不住悄悄道：「伽星法王這功力雖然厲害，但與人交手，他身子總不動彈，焉能勝得別人？」

鈴兒沉吟道：「我瞧他必有取勝之道，只是不知……」

水天姬冷笑道：「管他有無取勝之道，管他誰勝誰負，兩人一齊死了最好。」

手拉着的方寶兒突然一揮，水天姬道：「你要幹什麼？」

方寶兒悄聲道：「大頭叔叔在喚我，我去瞧瞧。」

這時金河王面上神情，已更是凝重，掌中金綫，琴弦般繃得筆直，但如此柔細之金綫，竟到此刻還未綳斷。

伽星法王仍是不動，原來天竺瑜珈之密宗功夫，最最精奧之秘訣，便是個「忍」字，密宗中之高手，入水不淹，入火不傷，甚至被活埋在地下數十晝夜也無關係，別人萬萬不能忍受之事，他們却可以若無其事地忍受下。兩人相爭，武功若是相差無幾，「忍」之一字，便成了勝負之關鍵。再若能將「忍」字做到極處，柔自可克剛，弱亦能勝强。伽星法王號稱天竺第一高手，這「忍」字功夫做得如何！自是不問可知。

窗外狂風怒吼，如此巨大的五色帆船，竟似有些搖盪，但衆人全神俱都貫注在這一場比賽上，誰也未曾覺察天氣的變遷。

金河王額角已漸漸開始沁出了汗珠。

方寶兒悄悄回到鈴兒身旁，壓低了聲音，道：「大頭叔叔要我問你，紫衣侯藏書之處在那裏？」

鈴兒彎下身子，俯在寶兒耳畔，道：「便是侯爺方才進去的那重門戶。」

寶兒應了，又悄悄走了過去。（未完）